

## 新建文件夹

---

| No. | File Name     | Title     | Size |
|-----|---------------|-----------|------|
| 1   | 不速星踪.htm      | 不速星踪      | 33K  |
| 2   | 超越光速时.htm     | 超越光速时     | 9K   |
| 3   | 第二个人.htm      | 第二个人      | 15K  |
| 4   | 独行者.htm       | 独行者       | 7K   |
| 5   | 感觉.htm        | 感觉        | 7K   |
| 6   | 飓风1号.htm      | 飓风1号      | 15K  |
| 7   | 孔雀伶(网络版).htm  | 孔雀伶(网络版)  | 33K  |
| 8   | 苦斗上.htm       | 苦斗(上)     | 31K  |
| 9   | 苦斗下.htm       | 苦斗(下)     | 32K  |
| 10  | 苦斗中.htm       | 苦斗(中)     | 24K  |
| 11  | 杞人忧天.htm      | 杞人忧天      | 5K   |
| 12  | 青色.htm        | 青色        | 21K  |
| 13  | 人机"大战".htm    | 人机"大战"    | 3K   |
| 14  | 深度昏厥.htm      | 深度昏厥      | 36K  |
| 15  | 神的链接.htm      | 神的链接      | 16K  |
| 16  | 涛声无涯.htm      | 涛声无涯      | 31K  |
| 17  | 未来战争.htm      | 未来战争      | 30K  |
| 18  | 无声的嚎叫.htm     | 无声的嚎叫     | 46K  |
| 19  | 无题.htm        | 无题        | 18K  |
| 20  | 雾中山传奇.htm     | 雾中山传奇     | 29K  |
| 21  | 有去无回的时间机器.htm | 有去无回的时间机器 | 4K   |
| 22  | 真情漂流.htm      | 真情漂流      | 24K  |
| 23  | 真实的代价.htm     | 真实的代价     | 38K  |
| 24  | 征服者.htm       | 征服者       | 26K  |
| 25  | 追日.htm        | 追日        | 10K  |

### 不速星踪

那个不速之客到来之前，我们一如往常，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情。日子过的平常而又自在。

平自力那个地球老乡一个月以前（记忆的误差该不会多过三个月吧），套上这条老爷飞船里的那件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跑气漏电变成寿衣的舱外活动服，去了“他的”那颗微行星----他叫它“人工俘获天然卫星一号”（喂----你猜得出来这怪名字是什么意思吧？）----就在千米以外，和飞船相伴而行。那个家伙在星上，就像聋哑人加弹簧人----总之不像个正常人----那样寡言少歇，拚抢他的工作进度----在星上安装三组阳光火箭发动机。

我嘛----自己----本人----月城居民证号----那个号码是.....唉----反正就是这个叫辛岐的家伙，这一个多月就呆在鞋盒一样窄小单薄又如同宇宙一样空洞寂寥的船舱里，失重让身体和思维一齐无依无靠无所事事无聊又无趣----只好把睡觉当件正经事干干----其实也就是拿自己做做试验

玩玩----看看人在连月长睡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在这次旅行以前一直呆在比这里复杂亿万倍但同样不怎么热闹的月城里，应付这种没劲的环境和试验算是还有点半职业化的经验，而且我似乎还挺喜欢睡觉和做梦，可这次弄不好是干过分了----我日益神思飘忽焦躁莫名，各式各样的杂梦如若受压潜行蓄势已久的涌泉一样气势汹汹、无休无数，“清醒”和“好梦”被魔压在一块铅灰混浊的深海里，令我气逼心悸虚脱几乎溺死，迷迷糊糊使尽了各种歪招却总也摆脱不了----大概就和冒冒然闯进了事件视界的星际物质摆脱不了被黑洞吞吃的宿命一样吧。我猜我弄不好就要疯掉啦----假如不幸在真发作之前还不能回到我的月城老窝的话----这小毛病要是能拖到那个迄今最最文明、最最理智、最最宽容，能容纳各种可能的地方发作的话，不论怎样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要么是自生自灭，没人看见；要么会大红大紫，万众仰目----反正不会被认为是与新兴的优越的月城文明不相称的问题事件。我是个月城人。土生土长的月城人。月城人的这点特性我是最清楚不过啦。

月城人----月城，对了，对了，按照月城历，今天应该是“蓝月桂市标准时间\*年五月二十日”。船上的老钟已饱纪沧桑，但仍在老顽固地按它们那些月城建设飞船的机械惯例，以它服务的主月城的授时标准计时。它记录着，这次航行已用了29个月（木星真远），我们回入火星轨道有----大约1、2天吧----就为这个总算回进了火星轨道，平自力一反这个多月的常态，开了金口和我通了一次话----当时我随手把通讯器第一次闪光呼叫这件惊梦大事记在了时钟上----到现在总有十几、几十个钟头了吧。钟上的年数显示是多少？不知道。忘了？没看清？没显示？难说。我的还有这船的零件现在都有点靠不住。我的从“长睡试验”开始就乱糟糟的，就不用说了。这飞船的提起来就复杂了：时钟记录着，整条船，除了大修换上的底气不足的二手发动机以外的其他机件，都至少已在月城建设工地服了十年以上苦役；而船上的主计算机却说它们（也包括它自己）还没到报废期限。可是我却止不住疑心这些高寿者的工作状况究竟怎样----时钟是对的话，那些机件就超龄得太吓人了----相信主计算机，时钟又不晓得该不该相信----而我的月城人特有的“一切机器都值得无条件相信”的“后天本能”又总在让我条件反射的认为两方都该相信。照这看，应该怀疑的是----我的判断力？双保险的纪录模式下都弄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也真够差劲的。我左右为难啦。躁！不过好像还好，我以前在从空气到水到电力到热能到甚至饮食，这所有一切的物质与能量的流通都由人类的技术严密又谨慎地监控着的月城里常遇到这种情形----是够麻烦的，也怪好笑，还挺好玩----努力习惯吧。“适者生存”嘛。我是月城人呐。还有一件叫我有点紧张的事是，有一回我象溺水者一样手舞足蹈地失重梦游醒来以后发现飞船自毁钮的强化玻璃护罩“自行”开裂了。那毒蜘蛛网似的苍白裂纹让我忍不住瞎猜其他机件（像时钟啊什么的）是否也会撞上这种霉运。万一搞出什么后果来.....弄得噩梦连连。咳，其实，我莫名其妙卷进了这次航行就已经是倒了大霉了----平自力独到的老乡眼光跳了这条只合适在月城间跑跑堂的小东西干远空飞行，一没速度二没饱饭甚至没起居舱更没消遣还没大脑----我没辙啦。不过话说回来，倒霉的人和事多着呢，就像那些按统一标准品级成批生产出来的大工业产品，也不是只有我一个、这么几桩。事实上，好像所有人都逃不过轮到自己头上那么几回。这样的例子我随手就能拉个来----当然这一桩也和别的许多霉事一样，刚开始时或是表面上一看，好像是些不错的怪能叫人沾沾自喜的吉兆，可是实际上都是一肚子自酿也唯有自饮的坏水----就和现在注满了地球表面的那些五颜六色的什锦死水一样----这个现成的教材就是平自力和他这次航行的目的：“凭人力改变一颗小行星的轨道，使它飞向地球并成为又一颗环地运行的卫星”。

他具体是怎么干的我弄不大清楚----倒不是因为这事有多复杂或是对

我保守专利秘密。我是个宇航盲。当然我和平自力一样不想成为这种现世稀罕人种。我只知道他似乎是投机取巧利用了木星的巨大引力……哦----还有，这颗准卫星和那些人造小玩艺的几千上万吨的块头当然不是同一级别的----这块铁镍质宇宙石足有二千万吨上下。依我看，别说单凭这条满身晦气色寿斑的前月城建设飞船，就算动员人类的所有航天器也未必有把握把它安安生生地定在合适的轨道上。而一旦调姿或是入轨有一点点意外的话----比如某只不识趣或者干脆就是心怀不轨的蚊子、苍蝇之类凑巧在附近打个喷嚏什么的----这块二百米直径的大宝石没准就会放弃它的操纵者给它预备的什么“低成本太空矿冶基地”、“廉价航天器制造中心”、“无重力穴居旅馆”等等的重任与轨道，更没准还会任性一个猛子扎向地球或月城，那就……哦！当然，这只不过是胡猜----也许没什么根据----我是个半瞎子嘛----自己都觉得欠缺点说服力。哈哈！可是--我这么说也确实不是别有用心危言耸听蛊惑人心鼓吹世界末日----因为很显然的，我在这儿“别人”谁也吓不到，了不起只能像杞人一样吓吓自己而已----没准他是我的始祖？不晓得还有几个怪种记得这位始祖？

也许有人记得吧----

24年前，有一颗火流星----它可能不大----反正它躲过了所有小天体预警雷达的监视----可对于一座遍布易燃易爆汽液以及化学反应器的石油化工城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据幸存目击者说，它在快要落地的时刻爆裂成几团，像一群分导弹头一样，瞬间点燃了全城。那座当时亚洲最大的石化城的厄运以“通古斯卡大爆炸以来人类的最大天体碰撞劫难”的可怕名号永远铭入了人类记忆深处。而且，当时本就日薄西山跟这破飞船一样让它的乘客们人心浮动的石化工业、还有以其为基础的许多夕阳产业门类也因这突如其来的天外重拳的一击而加速了分崩离析的进程----在这“天意”之下，再坚强的人也会万念俱灰----就和随大流上月城的我妈一样----遏制不住的外流潮形成次生的冲击波，让那枚小小的贼星如愿催死了一个曾如偶像天王一样专宠一时的工业名词。据说月城群就是在那时突然获得了服用兴奋剂一样的发展速度与劲头。那发生在地球小小局部的一点震动几乎震撼了人类的一切。就算我没有经历其时，但每每想到，却总是错觉一样感到那如泥石流般裹挟冲激一切的情景就在眼前----可是这些和这个“一号”能够搞出来的相比----我简直不能想象！可又不能不想！

唉----真荒唐----居然会有人吃饱撑似的干这种事----他不怕真弄出那种结果？----那种任何人（包括我）都能想到的结果。他想不到？还是没想？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就碰上了这么个灾星？----就象是前些时废掉了重注兴冲冲赶去海王星系的“龙”探测器的那颗灾星一样----24年前的那颗也差不多----貌不惊人，又小又暗，守候在无数（是的，我这个拿命穿过乱石滩的人才知道是无数，而不是有些靠不住的坐井观天者所谓的多少百几多千）同伙里毫不起眼，可一有谁背运碰上----简直就是飞来无妄！见他的鬼！得叫他停手！我会被他害死的！我……冷静、冷静，千万别太激动搞得自己吓自己----不能再弄出个什么“蜘蛛网”来了！再说，已经这样啦，激动也没用。其实，这世上有这种人好像也不稀奇----那么多人----甚至连“蓝月桂”那第四代月城特有的方圆十千米的特大顶盖现在都大有不得像其他月城一样人满为患不罢休的决心----更何况堆在地球上的那八十亿众----总会有个把变异变态的----就像曾生机无限的地球生物圈最终在无数物种中分异出了别于其他所有生物的人类一样----“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是我在月城时的口头禅和生活秘诀之一----否则光吃惊就早吃得撑爆了----没法子，谁叫我的好奇心无论如何不能像别人那样对月城层出不穷的光怪陆离安之若素几近麻木呢？哦，对了，我是怎么记起这句经典名言来的？别的月城生活经验呢？咳！现在还记不起来

。失重的脑袋空空洞洞的失忆这么久了，能记起那“之一”来就很了不起啦。这该死的航行！该死的宇航疯子！

好像是为了给这该死的航行再添加一点怪味的作料，一个声音突然惊叫起来。“嘀----嘀----”，电声尖细如针，刺耳又刺心，常听也难听----真弄不明白这种怪腔怪调的信号声为什么无所不在、广受欢迎。不过，自从离开月城，好像有好久没听过这种声音了，还叫人怪想的----想念我在繁荣的蓝月桂市四号天港时干过的清洁工的活计----还有那些老是卖力地鬼叫唤着的清洁工具车----制造它们的繁荣世界以此来诏令我们为其卖命乃至其余一切----我这个顽固分子至今还没有被这鬼叫招去魂儿，一失足猝成千古，被那繁荣勒买走我这条小命，也可以算是一个值得念想的奇迹吧？在泛滥的奇迹构建的月城里，唯独这种生命的奇迹是不多的哦！当然了，不必为这“大惊小怪”----这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好像又想起一点点来了----因为我有一个自幼就要实现的梦想，它牢牢地扎根在我的心田里，随着我像别的月城人一样越来越瘦长的身体轻松生长，并且让我本身生机盎然。哈，所以我不会像那些没有主心骨的苇草一样轻易夭折掉。嗯，对了，好像那个梦想现在已经初步走出了梦园，正在变成真正的现实----那应该是我一直追求的现实吧----所以我会更加坚强----对于我的标准月城人的体型和体质来说，那将是一种绝对少见的强健。也像对于时髦的常识来说，宇航盲症也是怪少见的一样----试试找找看，那信号声到底是船上的哪个器件在玩恶作剧的藏猫猫时唱的倒计时？

是----生活节律器吧----不像----我记得那个定时定量托着饮食迫人乱飞、不厌其烦叫这个服药睡觉、那个起床锻炼甚至于强行注射营养剂等等的圆盘早就不会动也不能叫了----前些时候我拆了它的部件----反正吃了睡、睡了吃的一个人也用不着它----用来修理我带上船的一件我叫做“虚脑”的宝贝。嘿！----我这月城人取的名字你猜不透了吧？其实.....嘿嘿，我也猜不透----忘光了还没记起来呢----莫非因为生活打乱仗弄得脑袋出毛病了？----咳，它要坏掉就让它坏吧，为了我可爱的梦魇们，现在没功夫管那么多了----那信号----是异物接近警报？也不象----那颗准卫星到了现在这亲密的千米近处以后，平自力就让那幸运的警报永久休假了。也许----是故障警报----更不是----那个至关重要的家伙发作起来可比“耳前”这个不紧不慢不死不活的讨厌鬼威风多了，就算石头人也会被吵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还有----我这个宇航盲在飞船上只能想到这些-- --其余那些更多的家伙们全都不认识我----和我的操作。

这个叫人腻烦的噪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找不到它的来源----无论是在脑袋还是船舱里----简直就象个不那么好玩的----梦----只有那里的东西（包括声音）都没有来源，也没有必要问出处和产生的原因----就象是在无始无终自在自足的宇宙里一样----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有这种相似性----我只觉得人在梦里和在宇宙里（也就占据了那点尘埃）一样，不能自知自主。哈！我真在梦里？我明明是醒着的嘛！这点毫无疑问----因为我这么觉得，也这么认定----好多万年以来，人就是这样过来的----自己的头脑里觉得、认定“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该是”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些天生地长的野小子们----谁叫他们是“人”的智慧视野里独一无二有意识和思维的东西？就像现在，这船里只有我本人，不信这唯一的一个我----我该信谁？----尽管这“信任”明摆着叫人有点不能“信服”.....这都是些什么乱糟糟的？梦还没醒呀？倒霉----难怪视线所及那些机件都像蒙着一层总也擦不掉的细灰一样显得朦朦地不实在----还有更倒霉的----那个像鬼眼一样闪亮的肯定是噩梦将来的红色警告灯----我该想个法子再逃掉的好.....也藏猫猫？等等----我想我想起来了----那玩意几天前也闪过----和那个还在叫的破信号在一

起----通讯器？平自力这可是大反常态了----两三天时间两次要求通话  
----他那锭金口这下可该降格了，降成和他的地球老乡的身份相称的泥嘴  
----本来那个“什么什么1号”就让我觉得土腥味冲人啦！

我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月城人对待老乡时常有的也应有的轻松随意，命令通讯器：“同意通话。”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奇怪，这家伙玩什么玄虚？这么久不回答。这号人，莫名其妙。

----不过这也挺正常----月城人本来就难以理解八十亿地球人----老乡们对不足八十万的月城市民应该也一样----人们之间隔着漆黑冰冷的天文距离呐----这种距离产生的遥远神秘的感觉当然也不例外阻塞在我和他之间的了解真空里。在我看来，平自力这位老乡就象是现已遍布地月系还在招兵买马的醉人军团中的某位攻入了哈哈镜屋的踉跄勇士一样光怪陆离：他的体型和骨骼怎么那么厚实，粗短？他的肌肉为什么发达得总叫我感到饱胀着野蛮？地球上的高重力究竟是种什么可怕的滋味？在那重力之下的行动会是一种怎样生硬笨拙的韵律？他作为八十亿地球人之一是怎么忍受那个挤满了汗臭、油臭、铜臭、腐臭的活动场地的？他为什么要到月球来？因为憧憬着这里是高科技的“银色天堂”？（可是他不可能明白，这儿也会有我这样的人力清洁工----还是宇航盲）因为计算出这里是冰冷机械的“广寒月狱”？（也不完全只有机械----这里还有冰冷的烈火一样的人欲）因为妄想到这里是地球之外的“冒险乐园”？（有可能----更有可能已经被别人抢先占据了----比如本清洁工常见的那帮天港流氓----据说这帮变态佬喜欢妖怪美杜莎）或者干脆是因为测不准这“新月大陆”究竟是个什么所在，没事飞来傻看鲜新？（鲜新倒不少----像----这个有意无意粉饰出来的好地方现在还没有合适统一的法律和执法者。和地球不一样吧？怪诱人吧？不觉得害怕？）还有，他怎么就偏偏挑了这么条老爷船远空险航？而且，选中的那颗目标星怎么看都不讨人喜欢。他认为那丑家伙有什么好处？说实话，我闲盯着那微行星看了一个又一个月，只能认为，他这次撞这太空彩一样撞到的这粒“宇宙金沙”本身也是组成他自找的那个标准品级霉运的一部分，当然令人百看不顺。不信？咳----千米远处，那小家伙看来就像颗先天不良、缺水严重的太空土豆。土褐色的表皮皱皱巴巴遍布如若印刻着“终究逃不过人手”的宿命的纹章一样的沟槽和撞击坑。其中几个坑特别大而且呈现炭色，恰似几个大得吓人的虫疤。这土里土气的德行倒和它的老乡派头挺相当的----可能它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羞于将它的土样展现在火星轨道内已有些刺眼的阳光下----那自传慢慢吞吞、不情不愿的----就像一个被强押着上路的奴隶（小可怜的），沿着一条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方向与目的虽已注定，但沿途与后果却难测的流放路蹒跚行去。深沉之中，那些依次被掩的星辰标示出这条灰蒙蒙的路指向还找不见的地球与月城。那里是它亿万年以来第一次被微不足道的人类的计算和技术确定的终点。是呀，终点----到那时候，我这又长又臭的宇航盲的梦也就到了终点站了吧？----这是个好消息。可是伴我此生的梦是不会终断的----它顶多也就会改品牌，换换广告创意，让外包装看起来不再是一个天港清洁工的梦想----但是----当然----独有的内在的品级是不会变的----对这点，我就象是许多梦中人自认的那样坚定不移。可是.....这个与生俱来的梦的实际内容究竟是什么呀？我还没记起来？嗨.....

“嗨----嗨----”怎么搞的？我刚才不是接通通讯器了吗？还在鬼叫？好了好了，别吵了，这就睁眼通话----不对，不应该这样，通讯器不可能发这种神经----机器也许就在这点上比人强吧----所以它们值得人最大限度的信任（就是无条件的）----就象古人对神鬼的信任一样。好吧，

我现在相信不是通讯器----这个不可能发神经的值得信赖的家伙倒极有可能是----清洁工具车？唉----莫非真是它？倒霉，它又在按标准程序象缉捕罪犯的警车一样振铃拘魂啦！连续不断锲而不舍，也只能解释成它干的才对。刚刚还在稀里糊涂地怀念它，它可好----真正货真价实死硬的铁砧心肠。----没办法，它的遥控者也差不多是这种心肠嘛----工头！这么快又到开工时间了？我身子还象在醋里渍着一样----真该让他尝尝这滋味，那样他恐怕就会----应该是一定会----只要他尝过----把我们这些工人的休息时间缩得更短！受不了？那就走人----或者死人----总之又能让他省下几笔“发不出去”的工钱。反正在美妙的月城里，既没法象他那样的月城精英们（好象我曾是其中之一？）一样潇洒地掠夺，也不能象我常打交道地那些只该生存在“地”狱里的天港流氓那样凭野蛮和残忍掠夺，总之无力肆无忌惮地好好生存，弄到两不着实，饥不择食的家伙们比比皆是--再重再要命的活他也不愁没人蜂拥而来抢鸠望止渴。让我们轻松？好美的梦呀----好美----就象刚才结束的那个一样，确实不错，我居然逃离了月城和天港，而且闲了二十九个月还没到头----真不该这么早醒----余下时间也享受完了多好。可是醒了就再难续上啦。这梦的规律可由不得我，虽然我生来就好梦也做了不少梦经验丰富技巧具足可谓专家，可人对梦的无力自主是极难改变的（对了，对了，我“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是我制造虚脑的原因及其功能的一部分）。其实人对现实也差不多----梦和现实都是人脑的产物么----人对自身的产物（无论心理的或是生理的）--象----软弱溺爱的父母对古灵精怪总是出人意料的下一代----都是无所适从无能为力的。好玩----很荣幸，我现在对清洁工具车也是如此。喂--求你别叫啦----叫得又不好听，卖弄什么----你们这些“物质文明的结晶”的威力呀？行了行了，我怕你，起来了。唉----我的梦！

起----来！清醒点。这种状况可没法干活，睁开眼睛----怎么搞的？我这老手也真被魔住了？撑开那两片又薄又小的窗帘皮比撑起整个身体还难？

咳，就这样吧----走----照老办法扶着工具车。虽然我总笑它四方呆板的身子笨重，但却是出奇地稳当----确实是个值得信赖的依靠。偏偏倒倒好歹晃到了我位于天港大过道的工区----我从那两道气密门启闭的声音、还有那钛钢家伙停步不走了判断出来的。这个饶舌鬼！准是从我的两眼还闭着判断我还没醒。真是机械式的笑话----那我不成梦游病人了？有谁见过梦游人干活的？而且还是那些用几乎万能的计算机和机械手武装到牙齿（假如有的话）的工具车都弄不好的工作。看看----左边那块暴露着地球人浪费本性，夸张地溅洒开一大片，刚刚凝固的血污，肯定有些已经渗进这大过道的月城混凝土里了；旁边那块像极了地球上乌黑的内陆海的情性机器油斑，也肯定已经和血渍发生了那种月城天港清洁工独有的溶血反应，这又将为一台因护主而碎的小型机器忠仆在月城地面抢到一块黑斑纪念徽（这一对新移民主仆也不晓得是第几号被伤毁的倒霉蛋----这些流氓下手真黑----还好他们对没什么油水的清洁工没兴趣）；我踩到了----一块死鼻涕虫一样的地球口香糖的残渣----这些才闯进大观园就大大咧咧以主人自居却还死抱着航空习惯不放的乡巴佬----真不明白穿梭航班机上的无渣口香糖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右前方的月极天青玉的嫦娥浮雕壁，还有褐金岩的帕尔修斯圆雕柱上，不约而同布满了初次体验到低重力就骨头发轻、旅游手癖症发作的涂鸦留念者留下的土腥味扑鼻的墨蚯蚓----这些一望而知放射着小家子底气中生出的踌躇满志的即兴败笔书法可算是这一块“新旧世界板块接合部”上的“土”特产（其实这种登月传统从阿姆斯特朗留下那小家子气的旗帜标志物就开始了----尽管他代人类说了那么一句大气的开场白）；嗯？那面美杜莎盾上今天怎么这么干净？倒可以省点力气----那些细腻柔美的蛇发上的杂碎清理起来最麻烦----嗯----还是有东西----这个签名从肘底开始----那条拖长的线是准备牵到美

杜莎盾上去的----还没划到手腕就突然终止了----被某种外力？别真是被那个蛇发的丑鬼吓成石头了吧？瞧瞧她那双猫不象猫，人不象人的怪眸...

...

突然一个寒噤从美杜莎的晶黄石怪眼顺着我的视线（怪！眼睛什么时候睁开的？）闪电般窜过我的全身。从踵至顶，全都如石般僵硬也如石般冰冷。下意识猛然回头----石瞳里的映像赫然立在身后----一头蛇发，发辫梢上点点绿星犹如无数细小的蛇眼----在那眼丛中的，是一双比晶黄石的妖眼还要惊心的眼睛----明明是人的眼睛，却像罩着一对无质有形的壳一样，闪射出蛇眼一样冷硬漠然的磷光，而在那两柱磷光中，分明又有人独有的气息犹如在风中明灭悸动的火舌一样在吞吐不定----我知道，没有什么原因我就知道----因为我那么觉得----那是在濒死的绝望中痉挛挣扎着的灵魂的一双投影----就象是核爆的死光烙在花岗岩上的身影记录的生命“最后时刻”一样，触目惊心，震魂撼魄！他微微一笑。我无法形容那种笑容----他的脸像所有土生月城人一样，纤细幼嫩，窄长优雅，那从嘴角自然溢出的笑意闲适优越，似有若无----看去简直就像纯洁无瑕的天使----可是在他眼中的凶光笼罩之下，天使也变成了腥风逼人的阴邪死神！蓦然惊觉----在他身后有一群奇色怪形如小妖似的家伙，像从空气中冒出来一样，空洞地狞笑着，不知什么时候，慢慢包围了我..... 然后？我自然就醒了----在月城长时间的梦觉体验中磨练得来的自控本能发觉继续以后的情节对身体有害，于是唤醒了自己。

醒啦？“嗨----“喊！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又有一个人造物----当然不是梦里的工具车----也沾染上它的主人独有的那点发神经的癖好了？天，人简直就是天地间的疯狂染料，什么东西一沾上，就都别想保持自己的本色啦----当然了，染料们自己也无法不彼此脏污直至七色五味俱全全都自行陷进黑黑的沼泽无法再变为止。没法子，因为人有一个在地球生物中独一无二的能有效思考的脑袋，而这思考又几乎能改变一切。在现世，这思考更多的变身成一种叫做“科技”的超级引擎，载押着一切----当然也有人----加速在时空中呼啸而过，让所有的物象在匆匆惊鸿的眼中都变成一条条拉长变形扭摆跃迁如暴风拽柳的离奇谱线。看上去低维的世界变得简单了，但却更不明了----“人”这种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才会有各色各形的“怪物”们？----什么平自力呀----美杜莎呀----小妖怪呀----工头呀.....呵，呵呵，好像还有一个。算啦算啦，不胡想了----我又从他们手里“逃”出来了一次，还是想想别的吧，特别是可以开心的事。否则这么无聊的航程可没法过啊。开心事----开心事----怎么？这可真是怪好玩的----我这个挺喜欢驮着显微镜到处找开心的人居然找不到什么开心事了----好笑----可是不好玩。那就只有照老办法，去找开心的梦啦。还好，有一个现成的----“美杜莎”和它的小妖们----发现我突然消失了----从他们精心组织的钳形围猎阵里（大概就对付我这次失了手）----他们会怎么反应？呵呵！尽管他们本身就是帮莫名其妙的混蛋----看看他们那样子----外皮跨越了人类诞生以来的各个时代，也许还夹着外星人的式样和材质也说不定；脑袋像是基因改造的茂盛生化草园；四爪有光杆的、长刺生刃的、牵枝挂蔓的、另外“生着”头眼之类“器官”或“肢体”的、还有就干脆像机械战士一样粗笨畸形的；眼神活像随风定止的空虚阴魂；开口就象是失真的通讯器一样阴阳怪气；行动时则更像是一些因年老胆怯而格外稳重阴狠凶残的野兽----总之是匪夷所思的一群----但是我敢说，他们肯定没见过瞬间消失这之类更离奇古怪的事----他们肯定会目瞪口呆变成一群木头木脑的呆鸟----就和人在所有的意外的突然冲击下必经的本能反应一样----尽管一般情况下，这种反应并不能让那意外消失或改变，只能表示一种暂发性脑膜炎一样的空白一片的无可奈何的震惊而已。呵呵，哈，这可真是怪好玩的！接下来----“谢谢你救了我”----？！（！表示阶乘）----轮到我变成木鸟了。

谁？

方脸阔耳，粗手大脚，厚实的嘴唇和结实有力的两腮肌肉共同挂着一个真实浅淡的地球老乡的注册商标式的笑----这家伙！----我知道----不是平自力吗？他躺在一张已放平的飞船座椅上，说道：“发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也快准备好。”

“发射？什么发射？”我问----突然又记起来了----去木星的发射--  
--我怎么知道？我掺和到这里面来干什么？“让我离开！我可不想和发射、宇航这些扯上什么关系！”“不行了。飞船已经被移到发射井底了。按照调度时间，发射线圈马上就会通电启动。你快坐好。”

这情景我好像在哪儿经过一次？一种震动提醒我没时间去想了。我一下躺倒了----宇航盲误入飞船了！

飞船如一粒子弹般从月城顶盖旁宇宙来复枪一样的发射井斜斜飞射而出。继续上升一段距离后，飞船自身的核热发动机开始短时间试运行。一条高热氢离子的尾迹标示出一段流动的环月轨道。等待着月城宇航调度中心的最后引航信号，并和已先期进入轨道的远空飞行氢储罐对接上----那么大的块头，至少是由三只常规储罐组成的。飞船似乎已绕飞好几圈了----怎么还没有引航信号？调度中心打算把

我们晾在这儿多久？还赶着飞木星呢！不对、不对，我根本没打算过去木星----刚才忘了----我只想着呆在月城，我熟悉的地方，安安心心地做那件我熟悉的事----完成“虚脑”，达成我的梦想。现在想起来也没用了--  
--没钱回去了----钱全花到虚脑上了----能让我回月城的出租小飞船一向都是先钱后载从不赊账。月城就在脚下不紧不慢地转悠，可是这一段短短的距离我居然跨越不了，只好南辕北辙似的到木星再回头了----反正这种或冤枉或不冤枉的弯路从古到今走的人太多了，都快变成正道捷径了----要弯走就弯吧----总比一离不能回要好吧。

“对呀，对呀，总比一离不能回要好。”平自力突然钻出来轻描淡写地附和道。

我记得（记得？）他说话不是这种腔调----不对----刚才那只是我的想法，又没有说出来----他怎么晓得的？

“因为有虚脑嘛。它虽然只是你用那些二手元件拼凑起来的，不过效果还不错。其实也许应该说是你的设想不赖：‘以灵敏的超导磁探头监测目标人脑的微弱电磁波，同时对背景电磁场进行自适应性降噪，再根据需要发射谐振回波，同人脑实现实时互动的无线联接。’对吧？那将是一种‘无需手术’、‘没有实体接触’的‘悄悄地’联接方式----就像你现在经历的一样。怎样？我记得不错吧？有虚脑在，‘看清楚那些千奇百怪又错综复杂的人的谜题’，达成你这三百多个月以来的人生目的，确实有可能。”

噢----虚脑----效果真绝了。可是，他怎么跑到平自力手上去了？

“它并不在我这里。我只是一个幻象。看看你的手。”

我的手----虚脑正好好地抓在我手里。它的超大规模集成度的相控阵天线面板上，那种标志着正常工作状态的熟悉的七彩荧光正在缓缓流转

，那景象就好像是银河心核的细密珠光化作了蝶翅上的轻烟软罗----那么迷人，也感人，还隐隐地莫名地怕人----正如世上其他的人造的事与物一样----因为创造他们的人的意识本身就是这样的----千奇百幻，眩惑难解，犹如一个个建筑在流沙上，坐落在万花筒里的永动迷宫。任凭你穷极目力也无法看清其中奥妙，更不用说驾驭自如了。因为大家都是“身在此宫中”----注定永动的流沙们无时无刻不在被别的沙粒们冲撞推挤，剧烈无序犹如岩浆分子的热运动，只是无论这种运动多么激烈，也极少能有一个分子获得足够的能量，化为自由的气体，超升于这迷宫之外，悠闲俯瞰宫中变幻----除了所谓神。而不幸的是，现世的这种热运动的必然后果之一却是正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科学”的证明一个结论----无神。沙粒们就只有陷在这永无休止的冲撞里继续运动下去了？多半是这样吧。嘿嘿嘿。而好笑又好玩的是，几乎每粒砂为了延续自己在这种自己并一定明白目的与原因的运动中存在的资格，都没法不想方设法尽一切可能从别的沙粒那儿攫取利益，逃避推卸不利，这是一种举世皆然的半边理，结果却自然是“自己”们趋利的同时也没法避害----“风水轮流转”，这倒形成了最公平的天意了----只是未免太过于难测罢了----和“自己”们都心知肚明心平气和地趋利也承害（这两样都是每个“自己”应得的名份嘛）的那种局面相比。那种理想社会显然不在现世。所以我这个表面上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不会超越时世（这样多半就是蠢），自己一个人去自觉自愿----许多人（尤其是月城人）都是这样想、这么干的吧？当然啰，我不是说会为自利去害别的“自己”，只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既然理想太渺远，那么我的自我保护总应该有吧？可是这就必须预知灾祸，而且还要准确，否则不就成了杞人笑话的月城版了----天灾还好说，人祸就难讲----因为人意本就与天意一样难测，而且还比一视万物同为刍狗的天意更多了一种莫名其妙如若疯狂的“针对性”----集中火力，重点突击，犹如激光亮过阳光-- --结果----天哪，天哪！假如.....假如，我能知道别人的心思那该有多好？也许我的心血和梦想结晶的虚脑能够帮助我看得清楚一点？应该是这样吧----目前它的作用半径还很小，但是那效果已经完全超出了我这个制造者预先的想象----它几乎能洞察一切----那种因接触到别的心灵的极深处引发的精神上的剧烈冲撞的感受，使我很难说我的意识是在趋向清晰还是越来越混乱----可能还是只有虚脑才能明白它这个人造物令它的创造者的头脑经历了怎样的山呼海啸？唉，虚脑啊，我的梦想可不是为了看清别人的意识，到头来却让你来弄混我的意识呀。真是笑话----可是一点也不好玩----我的追逐怎么却让我和梦想背道而驰了呢？这些记忆真是我的吗？虚脑，这该不是你造的幻境吧？在你那如世事一样变幻永新的彩光下面，你真的运转正常吗？唉----噫？！这根断线----电源线！我想起来了，彻底想起来了----我确实救过平自力----还是从那帮天港流氓的手里。

当时我正在调试虚脑----当然工头看到的是我在工具车里手忙脚乱清理小工具----在天港龙蛇混杂的人流里接收那些免费提供的脑电波样本，充实它的脑电波库，以提高经验值，完善幻觉功能，为下一步的人机互动做准备。那天有三艘地月轨道穿梭航班机运载着一波千人级的中型移民队到达四号天港。和“蓝月桂”市的惯常移民组成比例一样，亚洲人占据九成以上。那三艘航班机在绕月轨道上----它们已经历了一次“临近”，由月城过渡飞船载走了旅客舱段----即将第二次临近了，不晓得怎么搞的，天港计划挂载在回程空机上的货物舱还没准备好，旅客也没人管了，整个天港乱成了一团。我正好趁机搜集想要的资料。可是奇怪，“美杜莎”们怎么没趁乱下手？搞得我打算好的再增加一些人在极端情形下的特异波形的算盘也落空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落单的应该适合被猎捕的家伙----他呆呆立在那面墙屏下，仰望着经过了一点美化处理的地球图像----那宝石兰圆润丰满如若孩童的脸----正处在孩童脸中央的是那三艘外圈银白，中央金黄的航班机，它们在强烈的阳光中熠熠生辉，恰似三只溜圆的炯炯的大眼----俯视着“蓝月桂”，俯视着顶盖下的他，俯视着和他一同前来的

移民们，也俯视着地月间那绵绵人流掀起的滚滚浪潮，还俯视着那些散碎之后的每一朵浪花的命运轨迹----好漂亮！确实不同凡响。难怪“可以体现月城整体的品位与气质”----我这个多见少怪的月城人都由衷在心里喝彩----他肯定就更激动了！他这时的脑电波肯定值得一录----奇怪，怎么是这种图象？象是精卵细胞结合的教学录像？可是那颤动的“精子”有火红的吗？“卵子”也有点奇怪，似乎惨白中带着暗蓝？看不清楚，图象太模糊，也抖得厉害，消了又显，显了又消。怎么搞的？“虚脑”又没毛病，借用的工具车的显示屏也正常得很----这几个人的波形不是显示得很清楚吗？----是“他们”在接近？不用抬眼看我就知道，“他们”要下手了----我后退一点吧。这时那抖动的图象突然变了：蓝玉般的地球宁静安详，无数金黄的光点各带着一抹淡蓝的慧尾在漆黑的天幕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延飞四方，仿若地球长上了活力四溢的一头金发，在宇宙中显得灿烂而又骄傲！唉，我这时不晓得是怎么了----忽然就失去了月城人惯常的冷静和理智，变得傻乎乎地冲动，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救这个人！于是我冒冒然就对着“那些”家伙启动了还没最终完成的幻像功能，然后趁一时混乱抢出了他。那帮家伙很快就醒神了，于是紧追不舍！我只好逃了。从工具车里抢出“虚脑”时，急慌慌把电源线也扯断了----怎么能工作？平自力那小子骗我！他人呢？人呢？

我悚然四顾----只有我自己----老旧的飞船舱内，四周除了一些我从来弄不懂的阴沉模糊的家伙，再就是一面黑沉沉的半球大屏幕。那莫测的宇宙的本色犹如一块浑黑的帐幕将我笼罩在其下。我惶惶地试着命令：“月城图像。”一大块灰白的岩石突然如泰山压顶般出现在仰视的眼前----连同在它周围就象野蜂一样多的地月轨道穿梭航班机、货运飞船、出租小飞船、调度监控站、太阳电站、陨石监测平台、各种卫星.....它们就象月城里各个分工明确的职员一样，沿着各自分派好的固定轨道运动着，各行其事，互不相干----起码在我这个月城人、宇航盲看来如此。嗯？所谓轨道，就是这些在太空架设的一个个大圆环吗？看上去----似乎是石质的？有点不对头----那三艘穿梭机----怎么定在那个顶盖上方了？看上去象是从“轨道环”里“伸”出了一截石柱“粘住”了它们----也许说“凝固”更合适。在那顶盖旁边还有一根石柱升起，并弯转成了另一圈石环。看来这样的石环还有很多。奇怪！所有的飞行器都定住了----“粘”在了交叉叠错的在太空的浑黑中显得异常苍白的无数石环上----也变成了石头！我乘的这飞船----船尾后一条不断伸长的石环的端头在追赶！----就象僵尸青蛙的没有血色的舌头在追赶猎物！不！不能变成石头！快转向！快加速！快！该死----该怎么操纵？快呀！谁来救我？！

## 超越光速时 空门

2079年11月25日，纽约，联合国科学院总部大厦93层。

笛卡尔睁开眼睛的时候，阳光已经洒在他身上了。他从计算机终端前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走到窗前。他推开窗户，猛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窗外是繁华的纽约市，磁悬浮列车在钢铁大厦之间无声地穿梭着，一架架空天飞机正飞向外层空间。联合国科学院成立三十几年以来，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笛卡尔目睹了这一切，他的同事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当然，这也离不开他--联合国科学院计算中心负责人，计算物理学家笛卡尔博士。自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生产出黑洞系列超级并行处理计算机以来，大部分高能实验和天文研究都由计算机代劳，如五年前的可控核聚变实验及前年的大爆炸宇宙模型实验（计算证明该模型不正确）。

此刻的笛卡尔并不轻松，他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宇宙模型。这是一个基于混沌和统计规律的模型，笛卡尔称它为“白蚁”。昨晚他刚刚完成了最后的调试工作，现在只等他输入运行的指令了。

匆匆洗漱后，笛卡尔又坐回终端前，向黑洞IV发出了执行“白蚁”的指令。

门铃突然响了，笛卡尔满腹狐疑地打开了门。令他惊讶的是来访者竟是老友量子物理学家斯科特，高能粒子实验室负责人。

“又有什么重大发现？”笛卡尔非常了解自己的老朋友，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斯科特径直走到沙发上坐下，毫不客气地端起一杯咖啡就喝：“天哪！我敢打赌这是三天前的咖啡！”笛卡尔想了想，笑嘻嘻地回答：“四天！”

“瞎忙些什么呢？”斯科特放下那杯咖啡，“光靠计算机搞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还是得做真正的实验。我敢打赌，你肯定猜不出我们观察到什么现象了！”“难道看见一个原子上刻着你的大名不成？”笛卡尔不以为然地说。“扯淡，老伙计，你就不能正经点吗？”斯科特有些激动，唾沫星子都溅了出来，“你不会相信，几个轻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

“真的？”笛卡尔惊讶地说，“会不会是该死的量子效应？”

“老伙计，我可是专搞量子力学的。”斯科特回答道，“我们反复实验，作出种种假设，但都是徒劳。那些轻子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了，换句话说，它们蒸发了，毫不留情地践踏伟大的质能守恒定律。”

“天哪！”笛卡尔突然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你又要得诺贝尔奖了！”

“但我并不希望这是真的，”斯科特忧心忡忡地说，“守恒定律完蛋了。”

“别管什么定律！想想看，诺贝尔奖在等着你！”笛卡尔去取酒杯酒具，“你们怎么干的？”

“说了你也未必明白，我们把一些电子的能量降到很低，”斯科特接过酒杯，“当它们的能量低于某个值时，有些电子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你们不是搞高能粒子的么？”笛卡尔半开玩笑地说。

“没有高能实验室的设备没法把电子的能量降低，就像低温实验室的制冷设备热得吓人一样，”斯科特回答，“用强引力场使基本粒子降低能量是我们的新课题。”

“这么说你们和统一场实验室合作了？”笛卡尔颇有些吃惊，“我记得量子物理学家和相对论学家是有世仇的！”

“别耍贫嘴了，”斯科特说，“我们还试了其他几种轻子，它们都消失了，我们都快疯了！”

“这么说这个世界在蒸发？”笛卡尔开玩笑地说。

“这种现象在宏观上微乎其微，”斯科特回答，“其影响还不如量子效应造成的涨落大。更何况在自然界中发生这种事的概率不比质子衰变大，而引力场强的地方基本粒子的能量又都很高。”

“太好了，”笛卡尔笑着说，“我不用校正我的数学模型了！”

“我得走了，”斯科特一口喝下酒，“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超越光速。”

“祝你成功，”笛卡尔喝下酒，目送老友离开，“有空来坐坐！”

这时笛卡尔才想起自己的宇宙模型，他对电脑耸耸肩，自言自语道：“看样子今年我又得不了诺贝尔奖了。”

计算机默默地继续工作着，终端监视器上混沌的图形在不停地变换着。

---

第六天。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涡旋形的图形，趋于稳定，像一个星云。笛卡尔激动万分，立刻给斯科特挂通了可视电话。

斯科特的头像一出现在监视器上，笛卡尔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白蚁’开始生效了！”

“‘白蚁’？”斯科特有些莫名其妙。

“那是我的程序，”笛卡尔这才想起从未向斯科特提起过它，“一个宇宙模型！”

“名字真怪，”斯科特皱了皱眉头，“为什么取名为‘白蚁’？”

“你见过白蚁群吗？”笛卡尔有些激动，“几十只白蚁就像一盘散沙，什么事都做

不了；但只要它们的数量超过某个阈值，便像有了智慧一样，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不知道你见过白蚁窝没有，自然界太神奇了！”

“这与宇宙模型有什么关系？”斯科特更加糊涂了。

“老伙计，所以说你没想像力，”笛卡尔回答，“我的程序只模拟基本粒子——实际上我的模型中只有两种，一正一负，它们之间只有四种相互作用力，利用黑洞IV的并行处理可以将程序变得很简洁。结果这个简单的模型已经从混沌中产生了有序，我的宇宙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涡旋星云，太绝了！”

“就像微观粒子具有量子性，但宏观物体是确定的，”斯科特若有所思地回答，又扯回了本行。

“对！”笛卡尔兴奋地说，但立刻放低了音调，“可惜诺贝尔奖非你莫属了，我又得再等几年了。”

“其实粒子消失算不了什么，”斯科特谦逊地说，“我们快把中微子加速到超光速了。”

“你真想让那些统一场实验室的人下不了台？”笛卡尔很惊讶，但仍忘不了开玩笑，“还是给爱因斯坦留点面子吧！”

“他们就站在我身旁……”斯科特缓缓地说，“爱因斯坦、玻尔都错了。”

“不打扰你了，”笛卡尔挂断了电话。

第七天。

笛卡尔中断程序，统计了一下数据。模型的总能量、质量和基本粒子数量都有可以忽略的损耗，仅为几百个基本单位。由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系统的熵实际上增加了。他对黑洞IV的精度很满意，毕竟系统中有约 $1.0e23$ 个粒子，下溢造成的损耗比他预计的要低好几个数量级。

---

第十三天，系统崩溃了，屏幕上只有一行警告：“Overflow, System Halted.”

笛卡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了一些技巧避开无穷大量出现，譬如用洛仑兹变换限制速度和禁止出现裸奇点。他暂时没有精神去查出故障原因。

疲惫不堪的他挂通了斯科特的电话：“‘白蚁’崩溃了。”

“我很遗憾，”斯科特看上去并不在意这件事，“我们正忙着进行实质性的实验。”

”

电话挂断了。

笛卡尔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重重地坐在沙发上。他死死地盯着终端监视器上那一行出错信息，各种古怪的想法在他的脑袋里互相碰撞，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觉得自己正在接近系统崩溃的原因。

“白蚁”从理论上说和这个现实世界是同构的。量子力学指出，微观粒子的状态量是离散的，例如光的能量是由光子流传递的，单个的光子能量为 $h\nu$ ， $h$ 为普朗克常数， $\nu$ 为光波的频率。事实上，普朗克常数 $h$ 联系了微观粒子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众所周知，数字计算机只能处理离散量，而宏观世界是连续的，因此笛卡尔巧妙的运用了量子力学理论，在自己的模型中用了一个很小的步长作为系统中的普朗克常数，又利用量子力学的各种公式将微观系统与宏观系统联系起来，建立了完美的宇宙模型。

猛然间，笛卡尔想起了斯科特的实验，“白蚁”中不也有粒子的消失，对应着数据下溢。计算学家的本能使他想起一条基本原则：无害的下溢和致命的上溢。

突然，他想到了斯科特的新实验。假如超越光速……

笛卡尔发疯似的冲向电话。电话铃已经响起，他抓起电话筒，只见斯科特笑容满面地说：“想目睹跨时代的一幕吗？”

笛卡尔看着不断变化的记速器，有气无力地而又徒劳地喊道：“中止实验！中止实验！中止实验……”

笛卡尔的电话筒从手中滑落，也没管斯科特的质问，像一堆淤泥一样瘫倒在地。他明白，超越光速以后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

OVERFLOW SYSTEM HALTED

\*裸奇点：黑洞中的奇点由事件视界与外界隔绝，但根据计算，转动的黑洞或带电的黑洞

的视界可能被剥去，从而出现物理学无法解释的裸奇点。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等人提出了一条假说：“自然憎恨裸奇点”。

第二个人

作者：失落的星辰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彼得直挺挺的在我面前倒下，他的脸上还残余着笑容，仅仅五分钟前，我和他还在庆幸我们侥幸从失事的飞船上逃生，全船六十个人，只有七个人活下来，落在这个荒芜的星球上。这里一片红土，热的象烤炉，但我们还是很高兴，因为我们活着。

“你在干什么！”我半晌才回过神，手指颤抖着指向提着斧子的机械师阿米可，他居然还满不在乎地嚼着口香糖，我迅速往后退了几步，急急的向四周发出求救信号，可是，没有人反应我。

船长陈和副驾驶沙德漠然的站在一旁。他们甚至目光都没有朝这里多停留，就开始谈论飞船的损坏情况了。

那个懦弱好色的商人克朗浑身打着筛康，蹲在一旁，嘴里嘟哝着主啊，宽恕我吧之类的话。

而我觉得唯一关注此事并且孔武有力的水手康倒是手里握着武器，可是，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的是我而不是杀人阿米可！

我不知所措地又追问了一句，“你杀。。人。。”语气软弱的就象幼稚班的孩子。‘下一个是不是我，下一个是不是我。。’我疯狂的在脑海中转着念头。

“我知道。”阿米可居然对我笑了笑，“这里连鸟屎都没有，救生艇上没有食物，离开这里最近的救援站到达这里至少需要一个月。你说怎么办。”他舔了舔厚厚的嘴唇。

我张大嘴，没有反应过来，傻傻地几乎是条件反射地问他，“为什么是彼得？”

“因为他只是个见习水手，又没用，又软弱。”他又笑了笑。补充了一句，“只能做食物”

我毛骨悚然，打击来的太大，我不能把食物和人联系在一起。我机械的指指自己，却发现已经说不出话了。阿米可倒看出了我的疑问，轻松地踱到康面前，示意他把枪放下，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回答我，“你有用，见习通讯员。你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次处女航，如果你还能活着的话。”

我浑身发冷，是冷到骨子里了，灿烂的光线下，阿米可露出了他的雪白牙齿，他又习惯地舔了舔自己地嘴唇，这个习惯的动作让我终于想起了我从上船报到伊始就觉得他很熟悉的原因！

我再次环目四顾，是的。。是的。。。。船长，副驾驶，商人，水手，和机械师，他们。。他们！那群“吃人肉的水手”！

我脑海中迅速的浮现出那起案例，此时，我真是在痛骂自己的愚蠢，我本该想到的，看到阿米可的时候我就该想到的，那个案例实在是太轰动了，轰动到了我不该不记得的地步，‘小鹰号’飞船失事，生还者六人，是的。。除了大副全在这里了，还有那个商人，他的狡猾的眼神和诡辩在庭审时让我印象深刻。本来这是一起很普通的飞船失事事件，但是如果当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发现有其他生还者的遗留痕迹，并且发现了一些人骨碎片再加上这些人的诡异程度，引起了他们的怀疑，经过搜索后，一盘磁带是争执的焦点，磁带损坏很厉害，只能模糊的听到些呓语，有很强烈的证据证实就是那失踪的两名生还者之一的遗言，约略提到“生吃同伴”等字样。余下的船员立刻遭到严密看管，并且在抵达目的地后被起诉一级谋杀。但终因他们的辩护律师的高明，和他们抵死不认帐而不了了之，毕竟，吃人是一项很严重的道德指控，这似乎又把人类降低回了动物级别。他们被无罪释放了，为此而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害者的家属坚持认为有罪，而另外的人则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是有水准的人，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甚而有人私下里认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哪怕吃人肉，恐怕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于他们究竟有没有干这事，无人知道，他们似乎也销声匿迹了。没想到，我的运气会真的这么好，刚从航校毕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一桩死亡差使！想到这，我又看了看横尸地下的可怜的彼得，他是瞬间毙命的，几乎没有什么痛苦，我闭了闭眼睛，心里居然还有几分窃喜，自己毕竟是逃过命去了。但紧接着，我忽然的又想起来一件事，这让我重新堕入冰窟，上次的事件除了时间，地点不同，人物几乎相同，那次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通讯员，而这次。。。会不会仅仅是开始，而谁又会是谁的续呢？

“你，想办法和基地联系上，告诉他们我们的位置，大概情况。”船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面前，他打断了我的沉思，向我发出一系列的命令，“我想你知道该说什么吧？”他的脑袋忽然凑的我很近，我忙不迭的点头。脸上不自然的流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忽然拍了拍我肩膀，尽量用柔和的口气安慰道，“别怕，小伙子，这毫无办法。。。。毫无办法。。。。谁让我们还想活哪。”他的语声有点低沉，看上去恍恍惚惚的。直到阴沉着脸的副驾驶推桑了他一把，才回过神来，他使劲按按我肩膀，和副驾驶一起走了。

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而那个讨厌的商人克朗又象苍蝇般围着我转，还有总是在附近，用一种阴森的眼神盯着我的水手康。我不知道，怎么能够用若无其事的口气去和救援中心报告我们的现状，光是想到阿米可切割肢解彼得的熟练样子就使我恶心。

我对他们说通讯器材需要修理一下，借此来调整我的情绪，克朗总是对我很殷勤，康有点怀疑，而船长同意了，其他人也不说什么。只是要我尽快修好。

从到这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或者是吃“彼得”了。

我陷入了昏迷中。

我快要死了吗？好像总有人影晃动，嘴唇边有点点清水，还有硬硬的东西塞进来，我下意识的咀嚼了几下，腥气重的我立刻把它吐出来，我昏乱的摇晃着头，一只坚持的手阻止我的行为，“你这个傻瓜，这么拼命的跑，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吗。现在，为了活下去，吃！”语音一转，又开始诱惑我，“想想那些漂亮妞们，还有碧蓝的天空，大海，和宽阔的大床，你活着。。。才有机会再次看到。”

我就在这半威胁半甜蜜的逼迫中慢慢苏醒。。。。。。

我睁开眼，看到康正坐在我旁边，发呆地看着远处，我头痛得要裂开了，呻吟了一下，康听到了，不声不响地拿来水，还有食物。这几天的煎熬都爆发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把食物打翻在地，“我受够了！受够了！”我大声冲他嚷着，不去注意他腰间的武器。

他瞪着我，沙哑的喉咙一字一句地说，“你已经吃过了。”

我呆住了，呆呆地朝他望了很久，直到克朗一扭一拐地走过来时，还在对望着，克朗努力的抬起头，他的鸡胸使他看上去又小又可笑，“算了，算了，闹什么哪。”他尖着声说，“闹过就好了，等过了这关，我给钱。。。给钱。。。 ”他的唾沫都溅我脸上了。“一大把子的钱，你可以不再受罪。。。 ”他比划着。

突然，我蛮横地把他推倒在地，拾起地上散落的肉干，一口，一口地嚼着。

我和他们早就是同一种人了，我绝望地想着。绝望地吃着。也就绝望的去向基地求援，求得生命的救援。

基地很快联系上了，和我们预想的没错，离开这里最近的救援中心也需要一个月后才到达。这意味着，我还得忍受一个月，和这些人呆在一起，继续吃着彼得的肉。

救生艇降落的时候有部分机件损坏了，船长和机械师阿米可打算将它改装成一架小型的运输工具，在这个星球上探索探索。可是这里，除了干枯的河床和满是尖刺的荆棘状突石，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我想他们只是想打发剩余时光吧。

我的任务就是维护和基地的通讯仪，不过大部分时间我无所事事，这里的地貌很奇怪，白天要比我的母星长一倍，而夜晚只有一个小时，到处是错综交叉的大裂痕，看的出这里经过剧烈的地貌变动，我总是花很长时间去仔细的找一根我觉得

漂亮的裂痕，然后小心的坐上去，看着地平线的那端或者我的同伴们。

如果不去想克朗那讨厌的外貌，他还不算个坏人，最多比较懦弱胆小，我一直觉得当初的事情有隐情，他们怎么会留下他呢？我时常这么想，也不客气的提了出来。克朗的脸皱了起来，就象一个压扁的桔子那样，他得意而尖刻地说，“是阿，我是最没用的，可是我有钱。”

“那有屁用，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人都要死了，有钱有什么用。”我粗鲁地骂他。他倒不生气，一句话就把我噎的不出声了，“可是，你不是还想活着吗，不然。。。 ”他没说出后面的话。

可我懂他的意思，知道他指什么。我又烦躁起来。正想教训教训他，一侧脸，却被康的表情吸引过去，他鼓着腮帮子，单腿长跪在地，忽而笑，忽而伤心，整个脸都扭曲起来，似乎陷入梦魇中。他蓦然大吼一声，把我和克朗都吓了一跳，但沙德却反应过来了，他就在康身边，只见他迅速抱住康，死死地和他纠缠在一起，“还愣什么！帮帮我！”他大嚷大叫着，康的力气极大，手胡乱挥舞着，他们的争夺焦点在那把枪上。

克朗害怕的朝后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报应。。。。”他嘟哝着，没命地往反方向跑去，我也有点害怕，可还是冲了上去，帮助沙德。在一番运动后，我们制服了康，敲晕了他。康陷入了昏迷中。嘴里还喃喃地在唠叨着：“魔鬼。。。”

我顾不上推敲他的含义，刚才的一番搏斗，使我消耗了大量体力，我和沙德气喘嘘嘘地分享了一瓶水，我们的距离就这么拉近了。

“我们只是想远离那个喧嚣之地。”沙德看着康安静的进入梦乡，突然对我说。我还在思考他的意思，他又接着说，“以前，康不是这样的。。。他是个傻大个，总喜欢傻笑。。傻笑。。”他忽然呜咽起来。

这和我印象中的那个阴沉的沙德不一样，我有点惊讶地审视他，在我记忆中，从上船开始，他就是不爱说话，不苟言笑的。我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气问，“究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沙德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的脸上充满一种梦幻的表情，就好像在叙说一个神话，“我们八个人，逃生，在那个星球，我们忍了很久，通讯仪也坏了，在通讯仪修好前我们就已经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后来，传来消息，说救援要很久后才到。我们都想活下去，可是没有食物。于是我们决定采用古老的习俗，抓阄决定谁来作食物。”

“后来呢？”

“是阿米可先抽中第一个的，可他忽然反对，他说他很有用，我们需要他的修理机械的能力，而且。。。他很强壮。。。他提出这种抓阄不是公平，应该把生存的机会让给强者。。。，当时。。。我们中的一个人在降落时腿断了。。。 ”沙德的声音断续。但我大概听清了。我不可置信地追问道：“于是。。你们就决定牺牲他？”

沙德艰难地点点头，“大副首先赞同的，然后船长。。。后来其他人都同意了，就算我们不杀他，他也活不了。”

“可你们抓阄的阿，你们得公平。”我嚷道。

“什么是公平？这本来就不公平！抓阄的人就该认可这个公平吗！”沙德激动起

来，“弱肉强食是基本的生存法则。”

“那第二个人呢？他为什么又死了？他应该和阿米可一样强壮吧。为什么第二个人不是阿米可而是他？”一连串的问题将沙德打的瞠目结舌。

“你更该想的是为什么你还活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船长已经站在我们身后了，他阻止沙德回答问题的企图，冷冷地看着我，“多嘴的人总是比其他人更早死。”而那个可恶的阿米可则在不远处嘿嘿笑着。

夜晚，我独自坐在一角，而船长他们都围坐在一起，康已经醒了，他看上去又恢复了冷漠的神情，他们似乎在激烈的争论着什么。我只看见克朗害怕的躲在一旁，偶尔他会插嘴，但没人理睬他。

“康说。。。康说他看见了多尔。。。。”克朗悄无声息的移过来，他的声音很不稳定，“就是。。我们当初。。”他蠕动着嘴唇，最终没有敢说出“吃”这个词。

我很奇怪，象他这么胆小的人，为什么还敢再次踏上旅程。。。“你为什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在我看来，这太巧了，一条船上，有五个人是当事人，除了大副。难道冥冥中真有天意？

“大副死了。。。他是自杀的。。”克朗痛苦地说。我的眼睛睁的好大，没有理解这句话，克朗的小眼睛转了几转，“我是个商人，贪财，胆小，可我还是个人哪。”他好像在抗议什么，“这么多年了。。当初确实无奈，我捐款，好赎些自己的罪过，我原以为，一切早该过去了。可是。。可是当大副死讯传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所有人，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真的不是人。。不。。我是人。。”他说话开始语无伦次起来。

我的眼睛湿润了，某种感情在渗透进来，我忽然觉得他不怎么讨厌了，我叹了口气，“那么。。这次旅行是你们刻意安排的？”

克朗点了点头，“他们找我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可我知道我一定得去，我们计划是在最近的着陆点着陆后，乘小型飞船去那个星球，说拜祭也好，说求心安也好。总之。。。可谁知道，又一次恶梦。。又一次啊。。”他浑身筛糠般颤抖。

我真的很想问他，第二个人是怎么死的，可是船长他们已经朝这里走过来，我只好将这个打算消除了。

后来几天，康的情绪始终处于不稳定中，时好时坏，他总是嚷嚷着，说看到了多尔，还有什么他的幽灵女人。沙德和船长整天看着他，而阿米可则时常是出去一整天，都不见个人影，克朗象个虫子一样跟着我。

我大概是其中比较正常的人了，但也需要靠时常和基地通通话，听听那些活跃的声音才能让我保持正常，当他们问我食物和水是否足够时，我总是和他们说是的，很充分，一边用手捂着胃部，那里有着还没有消化完的彼得。

气氛越来越阴郁了，终于在一天早上，剧烈的枪响把我们震醒，康自杀了。

“又一个。。”沙德喃喃的说，“他说他真的看见了多尔。。。”船长和阿米可阴沉着脸，将康抬了出去，没人知道，他们把他怎么了。我作了各种猜测，甚至开始怀疑他会否成为我们的储备粮食？

船长是个好船长，他在尽他的责任，如果没有那件事的话。我想我会对他很佩服的。但是，他好像被过于巨大的压力给压垮了，我始终记得他在杀死阿米可的前一天晚上和我对话。

“其实，我们比克朗好不了多少。我们也许比他强壮，但是，内心同样的懦弱。”他磐石般立在那里，背影深刻而苍老。“这就是人，永远活在矛盾中，我们想活下去，却又耻于承认。徒劳地认为某种伟大是必须，当危机真正降临的时刻，才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傻瓜，在要求自己不可能完成的标准。”在说完这些后，他就大踏步的离开了。

飞船是在第二天抵达的，在徐徐降落的轰鸣声中，阿米可狂笑着，一边朝船长大喊什么，我在后来猜测过许多次，他到底在说什么，只知道船长掏出了枪准确的击中他的前额。

阿米可缓缓地倒下了，他倒下前，作了个古怪的笑容，就好像殉教的教徒一样解脱了。

我呆住了，在这一刹那，我突然象被抛入时空中，我看到了一艘飞船，那里彼得正对着我开朗的笑着，还有一个蓝色堆砌而成的幽灵般的女人。他们是那么真实。真实的直到救援队员把我拉上飞船，许久以后，我还沉浸在这个场景中。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星球上有种奇怪的现象，被称为视幻，一个人的幻觉会同时传递到和他频率相近的其他人身上。阿米克是一个，船长是另一个，而我是第三个。

多尔是生还者中唯一的一个外星女人。我想那就是他们那么自惭的原因。无论多么有道理，他们还是没道理。

而我几乎立刻明白了那第二个人怎么回事了，他是自杀的，就象我一样，因为最靠近真实和谎言的边缘，一个通讯员，他时刻在撒谎的同时又处于真实的环境。最后崩溃了。

我在还没抵达基地前，就已经把真相说出来了，而从其他人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们和我会感到一样轻松的。

这曾经是个梦魇，而现在不会了。

在经历了激烈的争议后，最终法院通过了无罪的决议，除了船长，他因为谋杀而坐牢。我想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他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了。

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会去旅行，会继续我的飞船梦，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次处女航，我知道这一辈子，我都会内疚的，虽然我没有错，可是我还是会内疚。但那让我高兴。

因为这使我知道我还是个人。

我是个“吃人肉的人”

独行者

飞腾小组/明辉

在这个世界中，我几乎为了低能、无能的代名，原因很简单，我拒绝进行智力移植，我是这个世界唯一一个没有进行智力移植的人。

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智力移植的出现实际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因为这很大程度将人类的发展脚步从一个低等种族变成了宇宙一等一的民族。

我并不是反对智力移植，因为我知道智力移植的意义，但我不愿意进行智力移植，我从不后悔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我正这样想着，我的生活助理告诉：“明辉，有两个人要来找你，接不接见。”我的生活助理是六年的不带人性化概念的老版本，现在几乎没有人还是用这个，但这几年没工夫却更新他。

我想肯定是联盟人力资源委员会的那些家伙，真不愿见他们，算了，还是见一见吧，便点了点头，说了句：“让他们进来吧！”但进来的居然是林老师和吕如燕，我以前的班主任和班长。

我可以对任何人不客气，但却她们不客气，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对我的关怀令至今仍难忘怀，林老师还是老样子，但好象老了很多，口口如燕（我在学校时对她的称呼）看来也不再不当初的那个小女孩。

林老师还是当年那副很干脆的样了，一见面就问我：“高明辉，外面都说你不肯记忆移植，这多糊涂，有什么问题，老师帮你解决，再说如燕也在这里，你们两个当初的交情可是不错啊！”

我一边泡茶，一边用低沉的语气对林老师：“林老师，我明白你的意思，在十年前，一个拒绝记忆移植的人绝对合理的，现在但是我是世界最后一个拒绝记忆移植的人，别人不会明白我的，我知道现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爱好者做出的成果也要比我好。但这件事，我不后悔，你不要劝我了。”

吕如燕接过我递过去的茶后，在一边叹了口气说：“你还是这个样子，这样吧坐下来好好谈谈，我知道，我是人力资源委员会派来劝说你。你难道还明白，记忆移植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这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他改变以前的命运。”

我想了想，才说：“我明白记忆移植的重大意义。”我转达用严肃的语气说道：“公元2589年，人类在第三次拉乐斯特战争中失败，其时九国兵临城下，人类危急。”听着这，林老师有些欣慰的样子，因为她们知道我在这种危急时刻所立下的不朽战功，否则的话人力资源委员会那些家伙早就把我强制实行记忆移植。”

“仅管2590年的几次会战人类取胜，但人类仍处于亡族灭种的严重危机之中，2591年史坦因博士研制出记忆移植器，并将其公布于众。2592年，部分实行记忆移植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平常情况出现了20%的增长，八月，第一个全民实行记忆移植的国家出现。十月，人类共取得各类改变人类命运的科研成果十六种。十二月，进行记忆移植和拒绝进行记忆移植的人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后因此制定了《记忆权力公约》，规定人有选择是否进行记忆移植的权力，并且规定不准对少年儿童进行记忆移植，直到本人有独立意识后方能由本人决定是否决定记忆。2592，三十亿人进行记忆移植，次年一百二十亿人进行记忆移植，到2594年人类只有一千七百万人拒绝进行记忆移植。”

她们显然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比我还清楚，很简单，他们早已经移植了这段时间的历史资料。但我还是接着说下去：“2595年，第四次星际战争爆发，人类取得决定性胜利，北方各国也通过决定，决定实行记忆移植，其时，全世界共有二十三个国家通过《移植记忆法案》，规定对公民进行强行记忆移植。2597年，最后一个大规模反对进行记忆移植的团体—统一人类联盟宣布解体，次年，全世界仅有未进行记忆移植的二百余万人中有二百二十万人进行了记忆移植，到达2598年秋，人类通过强行进行记忆移植的《记忆移植修正案》，到冬天，全世界只有我没有进行记忆移植。林老师，虽然我没有进行记忆移植，但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吧？”

吕如燕在一旁用眼睛描着我，这才说道：“你在学校中不是说是说过人类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进行记忆移植不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可是你拒绝记忆移植以后，原来是全联盟更优秀的学者之一，现在你的知识只是一个进行两次记忆移植的普通人的三分之二，这还是从专业知识角度来说。再说，实行记忆移植以来，人类的社会进步在这十多年间不知飞跃了多少年，据最新调查结果，这十年的社会进步，相当以往一百五十年，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距七百光年的地区，而十三年前只有四十光年，一百年才只有八光年。”

这时电子助理又响了起来：“明辉，有人来访，他自称是联盟军部的李上校。”李上校，这是谁，可还没有等我想起来，他已经走了进来，是一个三十上下的军官，长得相当秀气，但身上还有一种英气，但不失是个军人。

“请问这里是不是史坦因博士的家，我是向他来送本届诺贝尔奖的通知书的，你就是史坦英博士吧？”吕如燕和林老师都站了起来，因为他们都知道史坦英博士是谁，史坦英是不仅是记忆移植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也是联盟政府大楼等诸多建筑的设计者，但他还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在不少学科，他的成就被认为不可超越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史坦英是谁，因为史坦英所有的成果都是的一个叫“史坦英的个人主页”上发表的。

我艰难地点了点头，说道：“我是史坦英，但同时我也是高明辉。”没有人会明白我在说这句话时的困难程度，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我的科研成果是因为史坦英是记忆移植的创始人，只然比别人更早进行记忆移植，但没有人明白没有进行记忆移植的高明辉进行形容时所付出的艰辛。

在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想到，也不会相信史坦英和高明辉会是同一个人，。因为很简单，没有人看见过史坦英的真正面目，当然也没有人会真正明白高明辉。记忆移植不是一支兴奋剂，他并能使人类得到真正的发展，但是他会人类在这个特殊的时候生存下来。

人类发展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好的生存，更好的生存要求人类有更强的创造能力，但更强的创造能力不能简单来源于于别人的记忆移植，这十年取得的成果，墨守成规的多，富有创造力的几乎没有。这要求人们进行对记忆移植的反思。

十二年前，当时年轻的我创造了记忆移植术，当时这是创新，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没有解决其中的一些副作用，这就是人类现在是多么缺乏创新意识。虽然是一场大象与蚂蚁的决斗，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蚂蚁仍然还占着上风，没有进行记忆移植的我取得成果虽然是拼命的结果，便也是人类缺乏创新意识的结果，知识可以通过移植取得，但消化知识就是本身的问题，我曾见过不少人，每年都要一次去年同样的记忆移植。

李上校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军礼，双手向我递上一本邀请书，我明白这是什么，但我并不需要这东西。我将它接过来，将这张世界少有的纸质印刷品撕了个粉碎。太快的发展的往往会毁灭人类，所以我在过去的十年所选择的学科往往是威力过于具大的学科，人类不敢轻易使用，而且冲突的各方都拥有我所提供的武器，正因为平衡来源于力量，所以我才维持人类的发展不会落入一个无底的深渊之中。

我向李上校笑了笑，说道：“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找到我的真正住所，虽然我的保密功夫做的很好，但是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不过，我恐怕不能尊重你的劳动。你从来不知道高明辉和史坦英是谁，再见了。”

我回过头去向吕如燕和林老师行了个礼，说道：“再见，过十年我会来看你的，多多珍重。”说道，我逐渐从空气中消失。这是我刚刚发明的物质转移机的第一次实验。李上校好象明白了什么，又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个军礼。

公元历2611年，联盟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最新新闻，本周一批未成年人拒绝进行记忆移植，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能消化这些知识。此外，十年前失踪的著名人士高明辉重新回到联盟，他说他仍然拒绝进行记忆移植。现在播发刚刚收到的重大新闻，十二位著名科学家经过联合研究得出结论，记忆移植并不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我没带雨具一个人在大雨中慢慢独行，雨点顺着我的眼睛流了下来，我几乎看不清眼前十米的东西，但我心中看到人类已经开始成熟，他们将走向更广阔的宇宙，记忆移植可能会淘汰，可能成为一种工具，但它永远不会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东西。远处跑过来三个人，正是被我叫过来的林老师、吕如燕、李上校他们，此时的雨更大了，我几乎睁不眼了，但我仍然慢慢地在雨独行。

## 感觉

“欢迎光临！有什么我能为您做的吗？”从门外进来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脸色不大好。

“您好，嗯……能介绍一下你们的服务内容吗？”

一个好奇的孩子罢了。尽管这样想，但出于职业需要，我还是满脸堆笑的答道：“当然可以了！”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客人的，哪怕他只是一个好奇的孩子。我递给他一份介绍资料，然后开始背诵那一套早已滚瓜烂熟的介绍词。“我们这家服务所叫做‘

感受人生’，在这里您将会有一番奇妙经历。我们拥有一套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就是您拿的资料的\*\*第一幅图片上那套设备。我们管它叫‘人生五味瓶’，通过它，我们可以让顾客们真切地感受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所能感受到的感觉，而您却不用亲自去做。比如说，您想玩跳伞，但不敢真的去跳。那么您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可以让您躺在床上而能感受到跳伞时的感觉。！”我顿了一下，接着说：“难以置信，对吧。我来解释一下吧。曾经有一部片子叫《骇客帝国》(《Matrix》)不知你看过没有。片中对‘真实’的解释是这样的，其实所谓真实，只是各种事物通过不同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传递给大脑不同区域的加了密的电子讯号。这些电子讯号和相应的大脑皮层上的区域碰撞产生刺激，就有了不同的意识，也就是有了各种感觉。啊，举个例子吧，您现在看见我的样子，实际上是从我身上反射的光线进入你的眼中，刺激眼底的细胞激发出一种生物电子讯号，并且加上密码。再通过视神经的传导与大脑皮层的相应区域碰撞，同时进行解密，于是在您大脑中便有了我的影像。这就是视觉的产生过程。其他的感觉也是类似的，只是产生机理不同。这一系列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是电讯号的加密和其在相应的大脑皮层区域上的解密。而一年前，两位咱们中国的科学家掌握了人工制作这一系列过程的方法。于是‘人生五味瓶’便诞生了！”我瞥了他一眼，好像他正在想自己的事，而没在听我讲。于是我便停了下来。

两秒后，他回过神来。似乎觉得刚才有点不礼貌，于是赶忙说：“啊，谢谢你的介绍！我知道了，不用事必躬亲，就可以体验到各种感觉。”

“正是如此！而且在这里体验，不会对顾客造成任何身体伤害！但一定能给你留下几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我可以保证！在我们这里消费您决不会后悔的！”我感到很骄傲！毕竟目前全世界只有三套这种设备！而用于商业的设备只有我这里的唯一一套！”我不禁笑了。尽管我一直笑着，但现在的笑比较真实。

他思索着，没说话。我开始直接劝他试一次：“看您脸色不好，一定心里不痛快。选一个合适的内容改善一下情绪吧！”“尖子生高考落榜，当然心里不痛快。”它嘟囔了一句。“好吧，我决定尝试一次。但我想再明确一点，是否我可以感受任何体验？我只是想了解清楚，没有不信任你们的意思。”

“我只能说是几乎任何的感觉都可以感受到。但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顾客们总是会提出一些很奇妙的想法！不过你可以放心的是：只要是您想得到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心里想：其实开张一个月了，什么样的顾客我没应付过？什么样的奇思妙想我没听过？有的人在公司里受到巨大压力，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出人头地的感觉；有人受到欺负后，要求感觉一下古代武将在千军万马之中斩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威猛，以泄心头之恨；最有意思的是一位又想找刺激又不敢亲自参与的小姐，到这里来感受在一百米高处玩儿蹦级的感觉，结果吓的够呛！你这么个毛孩子能有什么新鲜的想法？还做老练状呢！当然我只是心里想了一下，绝不可能说出来，除非我是傻子！我递给他一张表格，告诉他：“您需要详细填写一下这张表格，以便我们为您服务。”他接过表格，坐到一边去填写起来。

过了十分钟左右，他把表格递还给我，我浏览了一下：……男性，十八岁，高中……“什么！”当我看到在“希望得到的感受类型”一栏中写着“死亡”两个字时，我着实吃了一惊！看到我如此吃惊，好像正在他意料之中。我接着看“具体要求”一栏：“死于车祸，要求将重点放在死亡的过程上。时间约为二十五分钟。”我又看了他几眼，他还是十分平静。我压制住心里的好奇，问他：“这……这个死亡过程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因为我的表现而觉得好笑，依然平静的出奇，答：“就是从全身的细胞开始停止新陈代谢到新陈代谢完全停止这个过程。嗯……也就是通常说的垂死挣扎到完全咽气。”

“但是……这可是没有先例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无法搜集这种资料！您知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而复生者，也就没人供我们搜集这类资料。虽然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程序，但是如果要求真实性的话，恐怕……”

本来有点丧气的他，一听说可以编写程序，又有了点精神。他说：“你可以从有类似内容的书上抄一段，或者编一个你认为最有可能性的程序，反正我又没死过，是否真实无所谓。只要没有明显的破绽就行了。”

“好吧，您的想法还真奇特！虽然不好办，不过我们的宗旨是：‘顾客的要求就是命令’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请先付款，这是我们的规矩。”“多少钱？”

“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收费为四百元。”

“四百元！这么贵呀！”

“价钱是高了些，可这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产品！”

他在身上摸索了一阵，只摸出一百来元钱。我说：“您不必着急付全款，我们设计程序还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您可以先付一部分钱，等您接受服务时再付剩下的一部分。”

我们约定三天后再接受服务。三天很快就过去了。他进门时脸色还和上次一样。

等他付过款，我拿出光盘，“我们开始吧。”他躺上了操作台，我给他作了一些必要的麻醉，然后给他戴上布满了发射电讯号用的元件的头盔和遮光眼罩，最后打开了机器。随着嗡的一声，他就开始感受“死亡”了。这个程序可是我两宿没合眼编写出来的！我认为精彩极了。内容是这样的：他在路中间被一辆载重卡车撞飞了起来，但落地后并没有死。在他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了。在所谓“死亡过程”中他所感受的是极端的恐惧，最终在巨大痛苦中死去。这个程序应当是十分逼真的！可以说没有破绽！当我看到他开始颤抖时，还感到很得意呢！忽然警报响了！原来他心跳过快，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怎么办？立刻停机？不行，那样不但会砸自己的招牌，更可能把他变成植物人！我瞟了一样进度显示器，大约刚刚开始感到死亡的逼近，我急中生智，按下了暂停键。然后把一个游戏光盘放进光驱，把里面的一段灵魂升入天堂的场景拷贝了下来，作了一些简单的修改，输入设备的主机替代了原程序的后半部分，潇洒的敲了一下“Enter”键。慢慢的那孩子又恢复了正常。

程序全部结束了，麻醉剂也过了药效。那孩子坐了起来，似乎有点兴奋了。“真实美妙！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四周都是白茫茫的，只觉得灵魂与躯体逐渐分离，慢慢的上升，扩散，模糊，直到消失！我感觉如释重负，飘飘欲仙！”

“我说过，您几辈子都忘不了！”我心里想：要不是我够机灵，反应够快的话，你小子就被吓死了！

“谢谢你！你给了我面对死亡的勇气！本来我不敢面对它，但是我也无法再面对生活了。现在我没有顾虑了，我决定去了！再见！”

“再见！再见！欢迎下次再来！”我还沉浸在得意之中！他出门后我突然感觉到不对劲！寻思道：“刚才他将的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呀？难不成……难不成他想……啊！见鬼！”我冲了出去！

不远处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个站在路中间的男孩被一辆载重卡车撞飞了出去，砰得一声，重重的摔在地上。

—

一脉东西走向的大山逶迤起伏，绵延不绝……

在一座高峰顶端的宽阔的平地上，矗立着一架架巍峨的气象雷达，此刻，它们正朝着阴沉沉的天空严密监测着，巨大的、扁圆形的机身在浓浓的晨雾中缓缓地转动、俯仰……

一小时后，雾气渐渐散去，但天还是阴的。

忽然，在平地的一角响起了轻微的引擎声，随之，一架造型别致的轻型直升机轻盈地升离地面，旋即，像一只蜻蜓似的，飞向山的南面。几分钟后，它停在了山脚下的一块草坪上，前后左右是一片乳白色的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在中央地带耸立着气象卫星讯号接收塔，塔前高高地竖立着一行金色大字：国家气象中心。

此时，从飞机上下来一位三十左右的女士。她中等身材，圆脸盘，剪着短发，上身穿一件鹅黄色短袖汗衫，下身穿一条浅灰色长裤，脚下蹬一双黑色半高跟凉鞋。普通的容貌，普通的装束，但她却是此“中心”的二把手——第一副主任兼总气象师。刚才，她是到气象雷达站察看情况，得到的信息，令人忧虑！这时，她又急急地走向气象卫星讯号接收大厅，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台阶，进到大厅里面。

大厅里温度宜人，四周环绕各种各样的仪器和忙碌的人们，但整个室内并无嘈杂的声响，只有一阵阵轻微的机件运作声像一条涓涓的小溪在各个角落流淌着……

迎面的墙上是一幅大型气象图显示屏。屏幕上经纬交错，在这经纬世界里不时变幻着大气云层的形态和云色的深浅……

她站到了屏幕前，凝神注视着云图的每一点变化……良久，她轻声叹了口气，然后缓缓地走到一扇窗前，默默地遥望阴霾的天空，不由陷入了沉思……是啊，今夏的气候令人堪忧！

入夏以来，北方大部分地区连降大雨，雨水量已近饱和，但有迹象表明，又一片降雨云团正在形成，近日暴雨将至，这样，降雨区就会造成涝灾！而南方呢，有相当大的面积却在遭受旱灾煎熬，而近日又无降雨的兆头。按说，她只要将气象预报准确作出，就算尽职了，但她每天都要签发这近乎残酷的消息，却实在叫她忧心如焚。

此刻，她的胸口又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双眉也渐渐紧蹙起来……

蓦然，一个念头在她心头闪过：当年，他是的！但他现在怎么样呢？他的研究有没有结果？现在，我是多么盼望他早日成功啊！

于是，一幕幕往事又呈现在她眼前……

二

那是五年前，她和男友许斐然都在吴教授那里攻读气象专业的博士学位。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她正在宿舍里看书，忽然，许斐然风风火火地找来，兴奋地说：“沈华！刚才我做实验，有一个新奇的发现——”

“噢，是发现了地球引力，还是发现了磁场？”沈华逗他，同时微笑着让座。

“也许这个发现并不亚于它们！”许斐然并不坐，却郑重其事地说。

“噢，真有这么回事？说说看！”沈华也正经起来。

许斐然说：“我发现，E号试剂与带电气团相接触会产生一种动力——向前推动的力量！”他显得更加兴奋，并竖起右掌朝前推去，以加强语句的效果。

“那又怎么样？”沈华颇为不解。

“那用处可大啦！”许斐然遐想般地说，“如果能知道E号试剂里到底是

哪种物质起这种作用，并能大量得到它，那么……”

“怎么样？”

许斐然两眼闪着光，微带笑意地望着她：“那么就能在未来的气象科学中大有所为！”

沈华还是不解，眨着眼问：“你说具体点！”

“比方说——”许斐然顿了顿，回答道，“如果某个地区将要暴雨成灾，而另外一些地区却干旱少雨，那么就可以利用那种物质与降雨云团相结合，从而产生大风甚至飓风，将雨云刮向旱区，把雨下到那里，这不是件造福人类的大好事吗！”

沈华听完，顿悟说：“这倒是一件大好事！”停了一下，又说，“可是要想变成现实谈何容易啊！”

“当然是不容易的！”许斐然说，“不过，我倒想为此而努力！”

沈华一怔：“可这需要多少的精力和多少时间啦！我们哪有……”

“我打算中断博士生的学习！”许斐然紧接着说。

“什么，你疯了？”沈华腾地站起来，同时瞪大两眼说，“我们已经学习了两年，再有两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可我认为，博士学位跟这项研究比起来，算不了什么！”许斐然平静地说。

沈华两眼直瞪瞪地望着他一会儿，而后沉吟地问：“这么说，你是执意要这么做啦？”

许斐然默默地但却有力地点点头。

沈华忍不住，又问：“你能不能等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再进行这项研究？”

“我等不及呀！”许斐然答道，“一想到这项研究的壮丽前景，我就想马上动手！”

沈华无言了。她重新坐下，微低着头，沉思着……片刻，她抬起头，神情庄重地提醒说：“那也得问问老师的意见吧！”

“是的，”许斐然赞同道，“是得老师同意才行。不过，我想老师不会阻止我的。”

沈华恍惚地望着他，心里很乱，也不知自己应该支持他呢，还是反对。

第二天，在教研室里，许斐然将自己的发现和打算告诉了老师。老师听后，没有立即表态，他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万里云天，沉思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自语般地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计划！”跟着，他猛然转身，望着许斐然，关切地问道，“你有把握吗？”

“把握谈不上，但我认为大有希望！”许斐然回答。

“有希望就得去干！”吴教授断然说。

“那么老师，你同意……”

“对，我同意你的想法！”吴教授答道，“并且，我推荐你到国家科研中心去，那里科研设备齐全，有益于你此项课题的研究！”

于是几天后，许斐然走了。和沈华道别的气氛是淡然的，她只礼节性地说了句“祝你成功”的话。

之后，许斐然给沈华来过两封信，篇幅不长，词句也很平常；沈华回过一封，字数更少，言辞更淡！再以后，通信便终止了。

现在，沈华又想起了他！可是，怎么才能打听到他的消息呢？

### 三

但她没有想到，此刻，许斐然正把电话打到了楼上的主任办公室。

办公室里，一位鬓发斑白的学者站在窗前，也神情忧郁地遥望天际，并且，也同时想起了许斐然……

他，就是许斐然与沈华的老师——吴教授。两年前，他出任了国家气象中心主任。

听见电话响，他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了听筒。

“请问您这里是国家气象中心吗？”对方问道。

“对！”老人答道。

“请找吴主任！”对方又说。

“我就是！”老人又答。

“啊，老师！我是许斐然哪！”对方兴奋地喊道。

“啊！斐然！”老人又惊又喜，他急切地问，“你怎么样？”

许斐然明白老师问话的含义：一是问他个人怎样，二是问那项研究进展如何。

他答道：“谢谢老师的关心！一，我一切都好。二，那项研究已取得了成功！”

“好哇！太好了！”老人兴奋之极，“快详细谈谈！”

许斐然叙述道：“首先，我们用了两年时间，终于辨明和分离出了我们所需的那种物质，定名为EG裂变原子；紧接着，用一年时间，进行了批量生产，并作了模拟实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再接着，又用两年时间，我与导弹部队联合研制出一批实用飓风弹，定名为飓风1号。这几天，北方地区连降暴雨，早已饱和，而广大南方却干旱成灾。因此，我们想趁此进行实用性实验，如能成功，则可解南北双方之灾。而要将此变成现实，就需要气象中心随时向我们通报降雨云团的变化情况，以便我们选择最佳时机，实施计划。”

“好，很好！”老人听完，连声称赞，“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我马上就去布置。”说完，老人顿了顿，跟着又说，“不过，你也要和沈华取得联系，每项天气预报都经她签署发布。”

“沈华？”许斐然有些惊奇！

“是啊！你的老同学！她现在是我的第一副主任兼总气象师。”他告诉了他沈华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挂上电话后，许斐然呆愣在办公桌前，心里泛起了波澜……五年了，又听到了沈华的名字！尽管当初她与自己意见分歧，导致了双方的冷淡，但他们毕竟亲密相处了几年！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啦？看样子，在事业上她是得意的，在生活上呢？她有没有……

刚想到这儿，他的思绪戛然而止住了，随之，他责备起自己：我想什么呢！现在面临的任务如此重大，我还想这个！真是的！于是，他稳定了情绪，然后神情庄重地拨通了沈华的电话。

“啊，斐然！”接电话的正是沈华，“我刚刚还想到你……”

“噢？”许斐然颇感意外。

“你的研究成功了，这太好了！”沈华又兴奋地说。

“你知道啦？”许斐然又为消息的传播之快感到惊异！

“老师刚刚告诉我的！并要我全力配合你们这次实用性实验！”沈华又说。

“好，那就请你随时向我们通报降雨云团的变化情况！”许斐然语气加重地说。

“没问题，我们一定当好你们的千里眼！”沈华也字字响亮地说。

正事谈完了，双方猛地默然了。他俩都想问候对方，但又都没有开口。

这样静了一会儿，许斐然才语调缓缓地说：“那么……再见吧！”

“再见！”沈华也轻声说。

但是，他俩都没有放下话筒，都若有所思地呆愣着……

直到许斐然那边有了人声，他才慢慢地挂上了电话。无奈，沈华也只得照办了。

#### 四

于是，在这以后的一天一夜里，沈华每隔一小时便向许斐然通报一次气象与气象雷达综合监测大气云团的变化情况，并约定：遇有紧急变化随时通报，以便许斐然他们选择适当的时机发射飓风弹。与此同时，导弹发射基地已做好了发射前的一切准备，全部仪器都已打开，一颗颗巨型飓风弹已稳稳地安装在发射架上。

上午十点半钟，电话又响了。许斐然顿时紧张起来，如果是沈华来的，那

么，很可能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因为十点钟时，沈华通报：降雨云团正加速形成、聚集，但不会马上降雨。可谁挡得住发生意外变化呢？于是，他迅速抓起听筒。对方正是沈华！情况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但不是许斐然所猜测的，只听沈华说：“斐然！根据各种信息综合分析，在降雨云团中心部分很可能正形成一片大面积的冰雹带！虽未最后证实，但我觉得应先通报给你，使你们有所准备，以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

这消息使许斐然怔住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他是没有想到的。北雨南送，如果送去的是冰雹，无异于加剧了南方的灾害，这是万万不行的！而如果先化雹再送，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一化雹便必然促使大雨早降，无法送到南方，无论如何，都将加重灾难！这可如何是好？

焦虑中，他步出门口，仰望无边无际的阴云，仿佛要向长天索要一个答案！但长天无言，只有翻滚的云团警示他：老天发怒施威的时刻越来越近了！这使他越发焦躁不安！他心中暗暗叫道：难道苍天真要与我对，不让我顺利完成这次实用性实验吗？那可真是苍天无眼啦！苍天啊苍天！你可知北国将涝，南国奇旱？你可知我这数年的艰辛与企盼？你可知百姓的忧虑与渴望？苍天哪，愿你有知！苍天哪，愿你有情！

这心灵的疾呼又消耗了几分他本已显得疲惫的体力，他有点颓丧，但没有绝望。他记起沈华在电话中说，冰雹的形成只是“可能”，如果这种推测不会成为事实呢？那事情不就完全两样了吗？所以，希望还是有的！想到这儿，他又打起了精神……

十一点，沈华的通报仍旧不能确定那“可能”的冰雹，这样，他心里仍然抱有一线希望！

正午，电话又响了，许斐然一边拿起话筒，一边期望沈华不再发来那令人忧心的“可能”通报。

沈华说话了。果然，在她的通报里取消了“可能”这个字眼，但代替它的是“现在可以肯定，一片前所未有的特大雹云已经形成”！许斐然一听，脑袋嗡的一声涨大了！难道这难得的进行实用性实验的大好机会就此错过吗？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北国南疆惨遭天灾吗？他的脑子成了一片空白，而心情是难以名状的沉重！

大约沈华从对方的沉默中感到了什么，连忙说道：“斐然，你别着急！我有个想法，你看可行不可行？”沈华沉稳地说。

“是这样，斐然！这片雹云由于重力的原因，悬浮在主云层的下面，我想，如果用飓风弹从西面将雹云推向东面，让冰雹降落到海上，同时由北面将雨云推向南面，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啊！是啊！真是一语点醒懵懂人！妙，太妙了！他激动至极，紧握话筒，声调颤抖地说：“沈华！谢谢……谢谢你！真是太感谢了！”

“说这干吗！”沈华嗔道，“你赶紧布置吧，特大冰雹和特大暴雨的降临就在眼前了！”

“好！好！”斐然即刻放下了电话。

两分钟后，许斐然赶到了导弹发射场，与指挥员一起确定了发射两组飓风弹的具体布置：第一组，飓风弹四枚，等距离发射至一万二千米高空的雹云西部边缘；第二组，飓风弹八枚，等距离发射至一万四千米高空的雨云北部边缘。布置完毕，飓风弹发射立即进入了倒计时：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发射！”一声令下，发射场发出了轰然巨响，与此同时，万里长空划出了道道火线，十二枚飓风弹兵分两路迅疾飞升……

二十秒后，第一组飓风弹首先到达预定位置！于是，一声“起爆”，只见超远程雷达的显示屏上绽开了四朵灿烂的烈焰的花朵！又一声“起爆”，一扭头，另一面显示屏上又显现了一幅更为壮丽的画面……

紧接着，空中的花朵迸溅蔓延，转眼间，在西、北两处各自连成一线，同时，气势汹涌地向前滚动……滚动……将乌黑的雹云和雨云向东、南两个方向席卷而去……

许斐然激动万分！实用性实验成功了！他与指挥员们拥抱庆贺！

几分钟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等待着气象中心传来东、南两方向的最终的消息。

## 尾声

“铃……”电话终于响了，许斐然迅速抓起话筒，里边响起了沈华兴奋的声调：“斐然！喜讯！特大喜讯！几分钟前，一场特大冰雹降落在太平洋上；与此同时，南方广大旱区普降大雨！”

“太好啦！”许斐然顿时喜泪盈眶！

随之，他用另一部电话向导弹发射场报告了喜讯，然后，又回过头来与沈华通话。这时，沈华又说：“斐然！我代表气象中心，代表老师，当然也代表我自己，向你、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谢谢！谢谢！”斐然连声说，紧接着，又郑重说道，“我也对你、对你们的密切配合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必！不必！应该的！”沈华忙道。

双方都停顿了一下，之后，沈华叹了口气，又说：“想起当年，我真是惭愧呀！”

“别这么说！”许斐然忙道，“这次要不是你在关键时刻想出了那个好主意，那就误大事啦！”“我那不过是急中生智！”沈华淡然说。

“可我成了当事者迷啦！”说完，两人都轻声笑起来。笑声过后，是一阵静默。接着，两人都嘤嘤嚅嚅，想说点别的，但又都缺乏勇气！最后，还是许斐然先开了口：“你……你现在怎么样？”声调柔柔的。

“我……我还是那样！”显然，沈华明白许斐然话里的含义，便以同样的语调回答。许斐然又默然了。这时，沈华反问：“你呢？”

“我也是！”许斐然答道。

“那么，我们见面谈谈好吗？”沈华鼓起了勇气。

“好哇！”许斐然连忙回答，声调颤颤的，“等我向基地首长致过谢意，就去找你！”

“好，我等你！”于是，他们挂断了电话。

半小时后，一架轻型直升机突突地升向天空，接着，越过山顶，飞向了山的那面……

## 乾坤大挪移·科幻七种武器

“……

真正的胜利，并不是你能用武器争取到的，那一定要用你的信心。

无论多可怕的武器，也比不上人类的信心。

所以我说的这种武器，并不是孔雀翎，而是信心！”

棗古龙《七种武器·孔雀翎》

孔雀伶（网络版）

文 / 查羽龙

暗夜。

孤星。

有风从窗棱间渗入，虽不很硬，但一样冰凉刺骨。

高立慢慢拾起桌上那套网络虚拟现实装备，伸出手，轻轻抹去头盔上的一丝微尘。

一种诡异的压力，弥散在狭小的空间里。

而今夜这种感觉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强烈。

他极力平抑着自己的心跳，躺入角落中的大椅。

大椅宽阔却破旧，上面缀满了各色古怪的设备连线……

这曾是网络时代人们所拥有的最普通漫游装置。

只是对高立这种人而言，这张大椅似乎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机器，这张大椅似乎已逐渐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他在大椅中躺稳，再度将传感器触片捆满全身。

从键动“Telnet”接入总掣那一刻起，他便不再是高立，他又一次变成了那个游荡于网络虚幻空间里的浪子。

脑电波透过虚拟现实装备的接口传入网络，拨动起网络的一条条神经。

时钟指向23：40。

子夜，很近了。

高立触及着一连串奇异的链接，向网络的深层翻找。

5分钟过去。

他终于找到了那扇门。

“Guest Code？”门禁问。

“高立。”高立答。

“正在检测脑电波特征，请等候……”

高立的心在“咚咚”乱撞。坚硬的金属传感器触片贴在皮肤上，也许是捆得太紧，身上有

好几处被硌得微微酸疼。

背上开始渗出了汗水。拳，愈攥愈紧。

“ Password通过验证，你好，A13！请进入。”

“收到。”高立沉吟了一下，重重键动了“Login”登录掣。

头盔拾像镜里的景物突地一跳，转成到另一个呆板的场景中。

高立并不是第一次到这个Chat Room里来，但这次他明显感到了这里气氛的不同。

头盔拾像镜的左上角有一条波动的蓝色曲线。高立认得出，那是自己的脑电波映像。

在蓝色曲线的上下，像这样的曲线还有三条。

上面的那一条颜色略有些发紫，波形平淡，极少有变化。据说有这样波形的人，总是城府很深，他通常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隐藏得很好，绝难在网络中真实地表现出来。

高立知道这个人叫做丁干。如同网络中脑电波形反映的那样，丁干的确是一个很会隐藏自己的人。直到现在，高立都无法知道丁干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也无法知道这个人究竟有多大年纪。

也许正是由于丁干的善藏，于是每当他出手攻击的那一刻，对方网络甚至无从戒备便已陷入崩溃。

所以丁干在组织里的排名一直很靠前，有他参与的攻击行动似乎至今还不曾失手过。

下面两条曲线的第一条是红褐色的，波形一直处在一种无规则的跳跃状态下，显示出这个人内心的极度躁动。

这个人叫做汤野。人如其名，汤野在网络世界的表现真的很野。在加入组织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黑客，他的有名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高超手段，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攻击方式从来都不会按照常人的思路进行，可能他的方式的确拙笨，的确无理，但那种方式却每每能莫名其妙地突破人们曾精心设置的网络防线。

网上知道汤野的人，大多还在心有余悸。就像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他会攻击何方一样，也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他会采用什么手段。

最底下的那条曲线是翠绿色的，高立认得那是一个被叫做小武的年轻人。小武进入组织不是很久，他的身世对每一个人都像是个谜，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小武今年20岁，人们除了知道他有着很好的技术以外，这20年其他的東西几乎是一片空白。

“ :- ).....Hi！老高？来了？”

一个俏皮的笑脸，一份简洁的致意。

这是高立进入Chat Room后收到的第一份问候。

是小武。

高立一直对这个年轻人颇有好感：“你好，小武，没想到你也在。”

“这种场面怎么会少了我。”

丁干的波形仍很平，汤野的波形仍在躁动。高立的到来似乎并没有引发Chat Room里过多的关注。

高立皱了皱眉，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有些不安。望望头盔拾像镜上的四条脑电波映像曲线，那分明只是四条曲线，但他感觉得到，这个Chat Room里绝对应该已有5个人在线。

为什么只有四条曲线？

那第5个人是谁？

在高立的印象里，这种靠脑电波特征密码才能进入的动态Chat Room，无论如何，脑电波形都会被系统自动捕获。

什么人能够在这样的系统内成功地掩盖自己的脑电波形，又为什么要刻意地隐藏在这间Chat Room中？

黑暗中盯在背上的一道锥子般目光。

什么感觉？

联想到这次的任务，高立背上有冷汗渗出：

“有没有看到那个没有脑电波形的人？”他只有问小武。

“不必找了。他们知道我在这里。”

高立的不安被一下证实，他不由得愣了愣：“谁？” “麻锋！”

高立又是一惊。

他当然不会不知道麻锋。因为棗

麻锋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高立、丁干、汤野、小武、麻锋。

这是5个人。这5个人聚在一起，是因为一件事。

一件惊天的大事。

7月15日是中元，也是鬼节。

“7月15日，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道士于是日诵经，饿鬼囚徒，亦得解脱。”

“7月15日”是一些人。

这些人是一个神秘的组织。一个游荡于网络之中的黑客组织，一个存在于虚拟世界里的杀戮组织。

他们自己决定着网络中的善恶，然后用自己的手法让对手解脱。

对于网络时代来说，网络的崩溃和永远无法登录到网络，或许是种最彻底的解脱。

“7月15日”的任务就是要对手解脱，彻底地解脱。

这个组织幕后的指挥者，这个组织最神秘的人物，就是麻锋。人人都知道他的存在，却极少有人和他真正交往过。“7月15日”每一次行动都是他一手安排，但他却从来不在组织中露面。他的指令原本一直是由丁干在转达。

只是这次居然例外。麻锋第一次亲自现身参加行动。这会是怎样一件惊天的行动。

当高立知道那第5个人是麻锋的时候，反倒平静了下来。在他看来，这个网络世界里如果有人能真的掩盖脑电波特征密码，这个人一定是麻锋。他刚刚加入组织时已知道，这个一直在幕后策划的麻锋，有着自己或许永难相媲的异能。这次，他们要对付的是“百里长青”。

在网络中号令四方的“百里长青”。

确切一点说，“百里长青”并不是一个人。“百里长青”是网络中的一个站点，它也许算不得是网络中最大的站点，但它却有着网络中旁人所不曾拥有的威望。

“百里长青”有着中原地区最大的服务器群，有着普通ISP所难以拥有的宽带接口，有着极其严密有效的网络安全系统，它的子站遍布在大江南北。“百里长青”这4个字就像一面旗帜，这面旗帜让网络中最高超的黑客也不敢贸然光顾。

所以网络联军的六大站点才会想到与“百里长青”同盟。

从此以后，东方网络的所有站点将会完全处于六大站点与“百里长青”同盟的庇护之下，将会在一种近乎天衣无缝的网络安全系统保障下自如运转。

这种结局，对游荡于网络间的黑客而言，无疑将是一个灾难。

这种结局，对万千生活于网络世界的人们而言，无疑将是一个福音。

这种事情，在当今的网络虚幻空间里，当然只有“百里长青”能够主持。

于是有些人认为必须让“百里长青”统御下的网络崩溃！于是有些人认为“百里长青”统御下的网络无论如何不能崩溃！

子夜。已经愈来愈近了。

这个子夜，“百里长青”将会和网络联军的六大站点互传及测试网络安全系统的底层协议。

这是“7月15日”惟一的机会。

“百里长青”和网络联军的六大站点绝不会给网络黑客们任何的机会，它们的网络安全系统从不允许任何的闪失出现。

“7月15日”绝不会错过机会，哪怕机会如良驹过隙。

“我已计划了每一个细节，除非“百里长青”和网络联军的六大站点今夜不能按时交割，否则它们就死定了。”麻锋恨恨的话语在Chat Room里幽灵般出现。

“百里长青绝不能崩溃！百里长青绝不可以崩溃！”

高立的拳在紧张中愈攥愈紧，汗水湿透了背上的衣衫。

麻锋的计划太周密了，周密得让人心寒。

高立需要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搞懂这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他必须想尽办法去抑制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知道你们都是高手，而且配合娴熟。但今天的事，不能有半点疏忽。”麻锋在吩咐，“就是因为这件事的难度太高，所以我才不得不破例亲自参与，作你们的总预备队。

“行动的步骤是这样设计的。“百里长青”和网络联军的六大站点今夜的交割从0：00开始，从这一刻起的5分22秒内，它们会互传及测试网络安全系统的底层协议。在这件事上，时间将是决胜的根本。

“汤野和小武作第一组，从网络联军六大站点的外围网络切进去，23：55分开始，用天幕工具修改时钟，每分钟调快2秒，这样六大站点就会在23：59：50提前9.7秒开始传递底层协议。高立和丁干为第二组，当六大站点的底层协议发出后，利用这9.7秒的差值，把特洛伊程序接驳上去，等0：00时分，百里长青站点开启互传程序时，把这部分加工过的底层协议输送上去，特洛伊程序会在同盟后的百里长青与六大站点网络安全系统中留下无法测知和弥补的缺口。以后的网上世界就在我们的手中了，这对东方网络也许是个灾难，不过，我喜欢这个灾难。Hei Hei Hei Hei……”

麻锋怪笑。这的确是个惊天的计划。

高立身体里陡然一股凉气由脚底直冲头顶，紧攥的拳心里满是汗水。

这，的确是个可怕的计划。可怕得要命。

等到子夜时分，这个计划也许真的会要了百里长青与六大站点的命。

但棗

“百里长青绝不能崩溃！百里长青绝不可以崩溃！”

高立反复默诵，牙齿咬出了响声。

23：53、23：54、23：55……

第一波计划已经展开。

一切看来已经不可更改。

高立的心跳在急骤加速。他很清楚目前这种处境，在眼前的情况下，惟有孤注一掷，等待被截获的底层协议传过来，在挂接特洛伊程序同时，封装进一枚“派克”逻辑炸弹。这样，即便“百里长青”的网络安全系统不能被触发，他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段引爆逻辑炸弹，让底层协议与特洛伊程序玉石俱焚。

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高立来不及再考虑。

这是他惟一能想到的办法，也是他惟一有可能实现的办法。

现在他只有等待，等待汤野和小武第一波攻击的实现。

他的呼吸也逐渐粗重了。

等待，有时也是一种非常的考验。

……

然而，就在这时，浏览器上的红色警报装置陡地一响，竟有人在这种关头侵入了他的系统。

高立剧振了一下，全身的肌肉猛然绷紧。他无法阻止这种侵入，行动开始前，“7月15日”的每一个人都已遵命关闭了一切保护程序。要想从“百里长青”和六大站点的夹缝中偷入，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变得简单。

随后高立就在自己的ICQ中见到了丁干。

“高立，我奉劝你不要妄动，我已在你的系统中，你如果一定要妄动的话，我就会随时用‘绝地’逻辑炸弹把你Cancel掉！”丁干的话阴沉而刺耳。

“绝地”逻辑炸弹？

高立当然知道那是什么。这是组织中很常用的一种神秘武器，他自己也曾经几次用这种东西将对手Cancel出网络。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炸弹，这是一种被网络上游荡的人们所公认的绝杀武器，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从它的封杀中侥幸回到网络。

这种‘绝地’逻辑炸弹一旦被引爆，它会在崩溃对手系统同时迅速形成7重屏蔽，锁死对手的脑电波特征密码。在这个网络时代中，脑电波特征密码是网上人们惟赖以生存的身份，就如同指纹和视网膜一样，一人一型，绝无重复，那样，即便对手可以重建系统，也还是会因为脑电波特征密码被网络锁死，而永远也不可能再登录到网上，登录到网上的人就像是拥有了网络中的生命，而如果这样的能力不再具有，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在网络中的生命从此结束了。

对高立、丁干这些网络中的浪子来说，网络生命本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生命中的90%已给了网络，如果失去网络，剩下的也许只有空空的躯壳。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结局？

高立不得不考虑，但他仍不明白，丁干为什么会把攻击的矛头突然指向自己：

“丁干，你干什么？这种时候别开玩笑！”

“我这个人从不开玩笑。听着，你乖乖待在这里，不要有任何动作。”丁干是用一种命令的口吻。

“我们只有9.7秒，你难道想破坏计划？”高立仍试图改变局面。

“计划已经变了，你我的任务麻锋会亲自完成，我现在的任务就是看住你，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乖乖地不要动。”

“看住我？为什么？”高立真的不明白。

“你真的不明白？”丁干的口气里充满嘲弄，“组织永远不会容许有异心的人参与行动。”

“我有异心？HaHaHaHa……”高立忽然想笑，笑得很干，很硬，“谁说的？”

“你自己！”

“我自己？”高立真的不懂。

“你的脑电波形已经反映了你内心深处的一切，那是你根本无法隐藏的。” “脑电波形？开玩笑，谁有本事从脑电波形里看透人心？你能么？”

“我不能。但麻锋可以！”

高立终于闭上了嘴，如果在网上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只可能是麻锋。

高立不知道麻锋是怎样从脑电波形中看破自己内心的，但他相信这是真的。

他的眼前一黑，一切的准备已经全是徒劳，现在他所能做的，只有眼睁睁看着最令人痛心的结局产生。

“百里长青”真的就要崩溃。

一切真的不可避免。

六大站点已经准备开始传送底层协议。 汤野、小武已经出手。

高立终于无能为力了，他准备闭上眼睛，不再直视这场网络上邪恶对正义的屠戮。

而就在这一瞬间，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汤野已出手。

小武已出手。

汤野的出手是针对六大站点的外围网络。

小武的出手却是针对着汤野。就在汤野最专著于六大站点的外围网络的时候，就在汤野戒备最松懈的时候，小武突然出手，从背后侵入汤野的系统，用的正是人人为之惊惧的“绝地”

逻辑炸弹。

高立看到头盔拾像镜里汤野的脑电波曲线一闪而灭。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就从这个网络世界中彻底消失了。变化，突如其来。顿时惊呆了Chat Room里所有的人。

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高立忽然动了。

就在丁干愣愣注视这场突变的时候，高立已运行“金开甲”防火墙，屏蔽了自己的IP。

丁干也动了，他马上发现本在自己股掌之中的高立竟然脱身出去。

他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当然知道这种情况将意味着什么。

他的脑电波曲线失去了原先的平稳，他的方寸大乱。

丁干猛然反扑，但为时已晚，高立此时先手成功地切进了他的系统。

丁干恐惧而绝望：

“你们……你们竟背叛了他，麻锋……不会放过你们，你们斗不过他，因为他是……”高立没有给丁干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机会，在网络的世界里，时间就是生命，他不能再随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绝地”逻辑炸弹在丁干的系统里炸响，丁干就与网络告别了，即便是最出色的黑客，他的网络生命也一样显得十分脆弱。

高立忽然有种失落。

小武将汤野Cancel出网络的时候，汤野正在“百里长青”与六大站点的连线之中。“绝地”逻辑炸弹的爆破，不仅是置汤野于死地，同时也一并触动了“百里长青”与六大站点严密而有效的网络安全系统。

“百里长青”惊醒了，它的反击无比有力。此时的麻锋正处于“百里长青”网络的A类节点上，汤野和小武的变故无疑让他完全暴露于“百里长青”网络安全系统的扫描之下。

“百里长青”的反击绝不会给入侵者任何脱身的机会。一个接一个网络反制程序的连串攻击，即使像麻锋这样的高手也只得疲于应付。

高立决心不再放弃这个机会，他知道，只有现在，才是让麻锋这种网络上的幽灵永远消失的最佳时刻。

他要在网络中继续生存下去，就绝不能让麻锋再存在下去。

他不失时机地瞄准麻锋系统防御上的那个薄弱地带，精确地将“绝地”逻辑炸弹祭出。麻锋消失了，就像汤野和丁干一样，成为了网络世界的过去。

子夜。

终于来临了。

网络中的这个子夜终于还是和以往的日子一样平静。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

网络中也曾经有过惊心动魄，但那一切似乎从来都只是在昨天。

“百里长青”在躲避了那场生死攸关的劫难后，在首页上打出了“谢谢你！网络世界里的朋友！”

但高立没有看到。

Chat Room里孤寂而冷清。

从网络的杀戮中逃生出来的高立没有一丝兴奋的感觉。他忽然发现，在这个网络虚幻世界里存在，是如此的无奈。

他本不想置丁干和麻锋于死地。任何人本都无权打断别人的生命，就算是那种网络虚幻中的生命。

他本不想以这种形式背叛“7月15日”的组织。他也知道“7月15日”通常会怎样对待组织的背叛者。

但他只有这样做。他需要在网络世界里坦然地生存下去。

背叛“7月15日”的人想要在网络中继续存在是很困难的，他也许必须应对网络深处随时可能发出的扼杀。

让高立稍稍宽心的是参与这件事的人大多已不再属于这个网络，特别是麻锋。到现在，他不得不承认，那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麻锋的确是他的一块心病。

好在这块心病也不会再出现在网络世界中了，于是高立就想到了小武。

他的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小武，今天的结局绝不可能是这样。小武所拯救的不仅仅是“百里长青”和六大站点，小武所拯救的更是自己的网络生命。

欠人一命的感觉并不好。

所以高立决心要找到这个谜一样的少年。

从Chat Room里出来，高立一直不停地触动着网络中的链接，他已经感到了小武的存在，他已经追踪到小武的踪迹。

高立扫描着一个个IP中残留的痕迹，这些痕迹让他和要找的人愈来愈近。

所有的痕迹终于全部指到了一个方向，这个地方将是小武最终可能回归的地方。

这个地方终于就在眼前。

但高立却呆住了。

他不敢相信小武竟会去了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做：

棗孔雀在线！

几乎每一个做过黑客的网上浪子都曾经受到过这样的关照：

棗如果还想继续在网上活着，就最好不要去碰“孔雀在线”。

“孔雀在线”是网络世界里一个充满神秘与传奇的地方。它之所以会让网上的浪子们产生无端的恐惧，却并不是因为它的显赫，更不是因为它的强大。

事实上，“孔雀在线”只是网络中很小的一个去处，小得几乎就要默默无闻。他能在这个虚幻世界内博得如此响亮的生命，其实不是因为“孔雀在线”这四个字。而是因为在这四个字背后，拥有着一种网络间最犀利的武器：

棗孔雀伶！

孔雀伶是什么东西？

孔雀伶并不是一件东西，孔雀伶是一套对付网络攻击最有效的反制程序。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种程序如同一个优秀的伶人，具有无所不能的模仿能力。在孔雀伶面前，无论多么高超的攻击手段都会被淋漓尽致地模仿出来。

孔雀伶又像一面无形的镜子，它会在模仿之后把那种攻击手段尽数返回给攻击者自身。

这对网络中的黑客来说，也许才是最致命的。因为他们虽然往往能拆解别人精妙的攻击程序，却始终无力抵御自己所发出的，哪怕相当笨拙的一招。

道理很简单：

棗没有人想过要对付自己！

孔雀伶就是这样一套反制程序，是昔年孔雀在线的秋老斑竹创制的惊人之作。秋老斑竹惊才绝艳，在他所属于的那段网络时代，虚幻世界里无人能望及其项背。

秋老斑竹就是凭借这样一套孔雀伶，同时在线对抗当时网络世界中公认的二十位顶尖黑客。这场经典之役，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这场比拼之后，二十位黑客中至少有十六位直接从网络中被永远Cancel掉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敢打孔雀在线的主意。

孔雀伶已成为网络世界中的一种神话。

高立相信这个神话，所以他从来都对孔雀在线敬而远之。他一样不相信网上现在还有什么人不畏惧孔雀伶的威力。

但小武似乎是个例外，谁也不能理解，这个谜一样的少年竟然会如此简单地冲进了禁地样的地方。

小武真的进了“孔雀在线”？

高立不敢肯定。他也不敢贸然闯进去寻找。他于是只有在“孔雀在线”左右来回地打转。他已经转了很久。

嘀嗒

ICQ竟忽然起了反应。

“小武？”

“是我。”

“你在哪里？”

“孔雀在线。” “你真的在里面？你怎么会在里面？”

“我为什么不能在里面？”小武反问。

高立说不出理由。

“这里本就是我的家。”

“家？”高立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小武说的“家”是什么意思。

“从一开始我就属于这里，我不姓武，我姓秋，秋风梧。”

“秋风梧？你难道本就是‘孔雀在线’里的人？秋老斑竹是你什么人？”

“那是家父。家父已经退出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了，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是‘孔雀在线’的新斑竹。”

高立愣住。他想象不到事情竟是这个样子的。他有太多的问题要问，却不知从何处问起。幸好高立还有个很不错的习惯，不知道该怎么问的问题，他从来都不会去问。他于是闭上了嘴。

“你怎么会想到要救‘百里长青’？”这次发问的是秋风梧。

“报恩。”

“报恩？”

“是报恩。因为如果没有‘百里长青’，我也就早不属于这个虚幻世界了。”高立回答，“那时我刚刚开始在网络中闯荡，碰过很多次壁，也结了不少的仇。有一次我被几个黑客中的高手围攻，险些被Cancel出去，好在当时我正在‘百里长青’的连线上，于是它的那套精密网络安全系统救了我，帮我扫除了那些惹麻烦的人。”

高立停了停，问：“你呢？你又为什么要救‘百里长青’？你们本是商场上的对手，难道……” “但我们并没有仇。”秋风梧告诉高立，“其实就算在商场上我们有仇，今天我还是一样会救它，因为……这个网络世界需要有正常的秩序。”

这或许是最根本的道理。

高立承认，所以他改变了问题：“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又会加入了‘7月15日’。”

秋风梧仿佛沉吟了片刻：“很晚了，我不能再陪你聊了。高立，很高兴在网上有你这样的朋友。欢迎你经常到‘孔雀在线’来。”

秋风梧走了，突然就走了。就像他突然到来那样。

高立有些失落。他想要收线，却迟迟没有动作。

就在这时，他忽地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似乎又有人来了，这个人居然是来攻击自己的系统。只是动作极其隐蔽，极其轻微。

但高立还是感觉到了，凭着他在网上混迹多年的特有直觉与经验。

高立在第一时间已经出手，下意识地触动“金开甲”防火墙的应急程序。他坚信“金开甲”防火墙的能力，因为这套反制程序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这曾是他网上生命的依托。

三层脑电波屏蔽同时启动了。连在网上的人就有脑电波，有脑电波就有特征密码，有特征密码就会在“金开甲”前露出痕迹，只要被“金开甲”捕获这种痕迹，对手就绝对过不了这一关……

三层屏蔽好象泥牛入海，没有丝毫的反馈。高立全身如坠冰窖，他不能相信有人能这样轻易地穿越“金开甲”的阻击，除非……

他的心念如电转，紧接着又激活起三层屏蔽墙。这已是他仅能使出的最后抗争。

但仿佛利刀割纸，三层屏蔽墙转瞬便被对方所击破，高立目瞪口呆。自己一直奉为救命护符的程序，竟被对手当作幼稚园级的作品轻松撕裂，自从涉足网络那一天起，他还从没有这样败过，还从没有败得像今天这样惨。

对手如魅影，已毫不费力地直逼系统的底层数据库，高立已再无半点回天之力。他闭上了眼，他的网络生命也许注定就该在今天终结。这一瞬，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但棗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这个虚幻的世界里，或者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在攻击堪堪接触到系统底层数据库的刹那，对方的行动竟陡然停了下来。ICQ中传过一阵磔磔的怪笑：

“\*^&^\*，Hei Hei Hei Hei……”对方竟似能洞悉高立心中的恐惧。

“麻锋？”高立如同见了鬼一般。

麻锋，本就是一个鬼：“你想不到我还在？”

网络中从没有人能在“绝地”逻辑炸弹的封杀下逃生，麻锋为什么会例外？高立的发根都

炸了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他已面如土色：“真的是你？”

“是我，我又从坟墓里爬出来了。”

“那我还有没有机会？”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麻锋的口气有些玩弄。

“那你为什么不马上把我Cancel掉？”

“我随时可以那么做，但我不想马上做。在网上，像你这样的人毕竟已不太多，还有小武……，小武呢？”

“小武已经不在。”

“没关系。就算你不说，我一样可以找到。不过那是后话了，现在先要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你想怎么解决？”

“我可以给你3天的时间，让你去解决你在网上遗留的问题。3天以后我会再来找你。”

“3天？倒是足够了。”高立惨然一笑。

“不管够不够，只有3天。3天之后只要你还连线，无论在什么时刻，无论你躲到网络的什么角落，我都会找得到你。那时候，你就不再属于这个虚幻的世界了。”

麻锋的影子从系统中倏然消失。

高立仍发呆地凝视着一切。

3天！只有3天！

很多时候，等待死亡，比死亡本身更让人难以承受。

整整一天的时间，高立一直在网络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网络属于他的日子也许真的已不太久。等待死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高立说不出。

又是夜晚。

高立拖着疲倦的躯壳，继续碰触着网络的条条链接，这时他忽然想起了小武，秋凤梧！

“至今我仍猜不透，麻锋怎么会给我3天的时间。”

“你有没有见过猫捉老鼠？”

高立见过，他已觉得自己像一只被猫儿捕住玩弄的老鼠。

“你早知道麻锋没有被Cancel？”

“我知道。因为他是麻锋。”

“我实在想不通，难道网络中真的有他这种可以破解‘绝地’逻辑炸弹的人？”

“没有人可以破解‘绝地’逻辑炸弹。”

“但……”

“麻锋能躲过‘绝地’逻辑炸弹，那只不过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

“不是人？”秋凤梧的话高立听不懂。

“‘绝地’逻辑炸弹只能封杀有脑电波的人类，而麻锋不是人类！”

“不是人类会是什么？”

“麻锋其实是计算机虚拟出来的，那是隐藏在网络深处的一个庞大的计算机群，只是这个计算机群与平常的计算机有最大的不同，这些计算机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像人一样的思想。”

像人一样拥有思想的计算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现象？

“你肯定？”

“绝对肯定。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组织里出现么？那是因为‘孔雀在线’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麻锋和‘7月15日’的存在。他们那时虽然还不够强大，却有了人类很难察觉的野心。它们已准备彻底摧毁人类的网络根本，取代人类而成为网络的主宰。”

高立的嘴在张大，这种现象他不能想象。

“你是因为要查实这一切才到组织里来的？”

“是。可惜袭击‘百里长青’的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提前中止了卧底的计划。”

“你能在组织里蒙蔽麻锋这么长的时间，的确难以想象。”

“这倒不奇怪，因为我当初才刚刚涉足网络，而我的IP却和‘孔雀在线’没有一点瓜葛。在麻锋看来，‘7月15日’正需要我这种没有来历的人。蒙蔽他并不困难，他毕竟只是一些机器。”

麻锋只是一些机器！

高立在玩味秋凤梧的话。

他终于明白麻锋为什么在组织每一次计划的时候都会像一个幽灵。

他终于明白丁干在绝望中呼出的“麻锋……不会放过你们，你们斗不过他，因为他是……”那后半句话里包含了什么。

他终于明白Chat Room的系统为什么从来捕获不到麻锋的脑电波形。

他也终于明白 ‘绝地’ 逻辑炸弹的攻击下麻锋怎么还能轻松脱身。

网络中人类与这种处于极至状态的计算机对垒，是否真的也将永无出头之日？

“错！麻锋的确具备很多人类所不具备的能力，这是他作为机器的优越之处。但他却也一样存在着绝对的缺陷，因为他是机器，即便他能有人类一样的思想，却也永远变不成人类，人类身体里的一些东西，他永远都不可能拥有。”

机器就是机器，机器永远也不能真正变成人类。

高立的眼前一亮。这一瞬，他已经发现了麻锋最致命的弱点。但他还没有把握，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件事：

“小武，我要求你一件事。”

“你说吧，你是我在网络中最好的朋友，无论如何，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帮你。”

“我想借孔雀伶。” 秋凤梧一阵沉默。过了很久：“你要孔雀伶？”

“我已经想到了对付麻锋的办法，但我担心挡不住他的攻击。我想借孔雀伶，那至少可以让我立于不败之地，我就能有机会。”

秋凤梧迟疑着：“你一定要借孔雀伶？”

高立有些讷讷：“孔雀在线是不会把孔雀伶传给外人的，我知道你很为难，不过没关系，只要你说‘不行’，我就不会再要。”

秋凤梧没有说“不行”：“我不想网络世界知道孔雀伶能借给外人。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要使用它。”

“我答应。”高立飞快接道。

秋凤梧又迟疑了很久：“孔雀伶已经在你的邮箱中，虽然是个只能使用一次的单次版，但对你已经够用了。那个程序附有3个指令，第一个指令会让孔雀伶开启到系统，而后引发第二个指令。这之间只需要0.8秒，第二个指令一开，麻锋所有的攻击都会被挡回去，他就惨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没有用孔雀伶的话，事后千万不要再打开它，直接执行第三个指令，系统会自动把孔雀伶就地销毁。”

“明白。小武，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高立警眼望望邮箱。那个尚未开包的程序，是网络中拥有无上威力的武器。

高立忽然感觉到在网络中的生命是那样的美好，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高立回到了那间神秘的Chat Room，他知道麻锋的接口就是连在那里。

麻锋果然在。

看到高立的到来，麻锋竟也会表露出吃惊。他喜欢像猫一样玩弄老鼠，却不喜欢老鼠反客为主。

“想不到你反倒这么早来找我，这么快就想和网络告别了么？”

“我来不是和网络告别的，和网络告别的应该是你，我已经找对了方法，你完蛋了。”

没有回应，半晌。

“ \*^&^\*，Hei Hei Hei Hei……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既然这样，你怎么还敢来？你们人类凭什么和计算机斗？”

“正因为我是人类，而你是机器。人类有很多东西是你永远也不会拥有的。即使离开网络，人类也依然有生命，依然有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你呢？你只是网络中计算机虚拟的幻象，离开这个网络，你将一无所有。”

麻锋竟仿佛被高立的气势压住，机器，难道也会恐惧？

“高立，你不要忘记你本不是我的对手，难道你真的舍得告别这样多彩的网络生命么？要知道，我只需六分钟就可以切入你的底层数据库，让你和这个网络世界永远地告别。”

“那你为什么不试试？我也告诉你，我只需五分四十秒就可以攻进你的主机核心系统，让你的硬件设备全面崩溃。”

没有网络深处的计算机群，也不再有什么麻锋。

麻锋不相信高立有这样的能力，他的确要试一试。他的攻击已开始，他本不必抢先攻击，但他不想再给高立任何机会。

在他出手的同时，高立也出手，几乎如出一辙地放弃防守的一味抢攻。

高立信得过秋凤梧，更信得过孔雀伶，他知道，即便麻锋真的率先切至自己的底层数据库，他只要留足0.8秒就能完全化解一切危机。他有绝对的把握。

“ \*^& ”……

麻锋不相信高立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才会想要嘲笑，但他的嘲笑脸型只打出了一半就嘎然而止。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机会知道自己这一次错得有多么厉害。

五分二十九秒。

高立便攻进麻锋的主机核心系统，成功地释放了硬件封杀程序。

五分二十九秒。高立本来绝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到这一切，但，他毕竟做到了。

头盔拾像镜里跃出一连串的数据，这不是一般的数据回报，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具备邪恶思想的网络幽灵彻底覆灭。

高立仰天长吁出一口气，在网络中游荡的日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过。

网络世界真好！孔雀伶真好。

没有孔雀伶的帮助，高立已击败了从不可能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没有孔雀伶，高立真的可以击败这样一个从不可能击败的对手么？

有些事情真的很微妙。

高立瞥眼望望邮箱中给予他胜利的武器，在触动第三指令做系统销毁的一刻，他实在忍不住内心的另一种冲动。

孔雀伶！这种神秘的网络武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奇？

高立渴望目睹这种传奇。他已顾不得秋凤梧的叮嘱，意识驱使他发出了打开指令。

系统转动，压缩包被打开，一幅画卷缓慢展开。

赭金色的孔雀昂着高贵的头颅，骄傲地挺直着身体。七彩的尾屏迎着阳光，盛开怒放……

这？！

出乎高立的意料之外，压缩包中除去一张硕大无比的TIFF格式孔雀开屏图外，竟空空如也。

这难道就是人人畏若神明的孔雀伶？

高立绝对信得过秋凤梧，所以他觉得自己好象个丈二和尚。

“对不起，小武。我食言了。但我实在抵御不了孔雀伶的诱惑，我已经打开了它。”见到秋凤梧的时候，高立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秋凤梧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小武，我知道我是个不守诺言的小人，我不配再作你的朋友，不过我是真心向你道歉的。”

“我猜得不错，没有孔雀伶的帮助，你也一样可以击败麻锋。”

“但拥有孔雀伶的时候，确实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我虽然没有用孔雀伶，但事实上麻锋还是被孔雀伶所败。”

“不。麻锋的失败是因为他始终是机器，人有些东西他是不能体会的，比如信心，比如勇气。”

高立承认。

“我想你在打开邮包以后，已经见到了里面的东西。”

“只是我不明白，难道那幅TIFF图片就是孔雀伶？”

“那不是。那个压缩包里本就不是孔雀伶。”

“难道你给我的本就是假的孔雀伶？”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你难道不知道这关系着我的网络生命？”有些事情高立难以接受。

“我并没有想骗你，其实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孔雀伶。”

“没有孔雀伶？什么意思？”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孔雀伶，那不过只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东西。真正的孔雀伶就是家父，是家父头脑中的聪明才智，家父引退，孔雀伶已成绝响。”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送一份假孔雀伶给我？”

“因为你与麻锋对垒，所缺的并不是能力，而是信心。你所需要的不是孔雀伶，而是信心。”

高立无言。

在这个网络的时代里，人类也许总会迫不得已地与机器对垒。

也许虚幻世界里人类会有时处在下风，但网络时代却永远不会离开人类的主宰。

因为，机器永远只是机器，有些东西机器永远也不可能体会。

譬如信心！

这故事也给了我们个教训。

真正的胜利，并不是你能用武器争取到的，那一定要用你的信心。

无论多可怕的武器，也比不上人类的信心。

所以我说的这种武器，并不是孔雀伶，而是信心！”

道，此时龙凡已经遇到了危险。

苦斗（上）

倪晓明

---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他们自宇宙黑暗的深渊来到人间，他们是生命进化之路上的探索者，肩负着在人类看来可怖的使命，人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工具.....

契子

龙普走出实验室的大门，抬头望天，半晌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慢慢地坐到水泥台阶上，摸出只烟，狠狠地吸着，脑子里乱作一团。龙普有种感觉，这事没完。

当那位士兵站在自己面前，一脸严肃地敬了个礼，龙普就知道糟了。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当手中已有了一个绝妙的研究课题时，若有人突然出现，宣布剥夺你的研究权

，那一刻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一切都要从那块奇怪的陨石说起。陨石是郊区一个农民送来的，石头从天而降，穿过屋顶，恰好将饭桌砸个稀烂，把正吃着饭的一家人吓了个半死，所幸没伤着人。农民念过中学，知道这是块陨石，四下打听了一番，稀里糊涂就送到生命研究所来了。所长龙普胡乱讲了一下价格，花300元就买下了。

石头被放进一个玻璃柜台，在研究所的展览大厅里足足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市长办公室主任神秘兮兮地带了位“气功大师”来。大师鹤发童颜，相貌堂堂，据说很有名气，是市长特意请来为省委书记看病的。市长安排他参观生命研究所，实际上是请龙普一辨真伪——龙普会点气功，也小有名气。龙普心里不太高兴，但今年的研究资金还没到位，只能领命。大师老江湖了，很是聪明，参观时一语不发，一直笑眯眯的点头不止。龙普又好气又好笑，但察言观色，对方步履间倒确实能看出是有功夫的，多少就难说了。

龙普还记得，大师走到那块陨石前面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脚，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两眼死盯着石头看了半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场。过了十几分钟，他才收了功，嘎声说了一句：“好邪门的石头！”

事后龙普对陨石倒起了好奇心，便拿出来秘密研究了一番。借助x光，他发现陨石里面竟然有三层结构。最外层是石质，中间是十八枚不明材质的圆球，包裹着最里层的一个卵形物体。

龙普当时就醉了，只觉得全身的血液几乎要沸腾，他知道自己莫名其妙捡了个宝贝，这玩意儿能让自己轰动世界。

龙普苦苦研究了三个月，终于想出办法将陨石破开，取出了中间的卵形物。但让他大为失望的是，那并不是什么外星生物的卵，而只是一颗黑色的卵形晶石。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龙普正要改换目标，去研究那18枚圆球时，霉运降临了。今天一大早，他刚刚走进办公室，几辆军车驶进了研究所。

那名军官一看就是个内行，简单地问了几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翻阅了一下这些日子以来龙普的研究心血，便铁青着脸将龙普骂了一顿：“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危险？”

龙普只能眼睁睁瞧着军方的人将自己视作性命的宝贝夺去，他连呻吟的力气都失去了。

下班了，研究所的人从仍然坐在台阶上呆若木鸡的所长身旁匆匆走过，犹如鸟兽逃散。大家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日子龙普到底在疯狂什么，但突然来了一群当兵的，傻子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当人们走到大门口，发现那些兵并没有走，还有一些穿便衣的人。便衣们摇晃着证件，通知所有人必须由他们陪同一起回家，有个女研究员顿时吓哭了。“龙所长！”

龙普茫然抬头。

说话的是那名军官，脸色似乎好看了些。

“刚刚接到指示，你还得跟我们走，这东西你已经研究了好几个月，今后的工作，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

“我们会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办妥你调任军职的有关手续。”

“天啦！”龙普呻吟了一声。

此时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那枚黑色晶石我拿回家了，没有人知道陨石里有晶石的事。”龙普低下头，一瞬间，他已下定决心，绝不把晶石交出来。

1

一统纪元37年，7月5日，周末。

宁州体育馆售票处前聚集了好几千人，绝大多数是女中学生，也有不少是象龙凡这样替女友效劳的男生。空气中弥漫着脂粉的香气和汗臭混合而成的奇怪味道。

今天很热，下午的太阳吐着火信，地面的热反射助纣为孽，使得气温不断地攀升。由于温室效应愈发地严重，夏季越来越难熬。虽然政府已经在城市所里有的空地上种植了树木，但几千年来对环境的破坏，决非区区百年的努力补救就可以改善的。据说万国联盟即将在10月份开始实施“补天计划”。但在41年5月份计划完成之前，人类还得继续呆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烤箱里面接受煎熬。

龙凡觉着自己就象是被夹在两片起伏有致的面包中间的火腿。他抬眼打量着巨大的广告牌上的那个人——雪衣长发、面带微笑、眼神深邃。

那个人名字叫修罗，是近两年在影视歌坛如日中天的天皇巨星。修罗明晚将在体育馆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他可以说是今天所有在烈日下帮女友买票的男孩子的情敌——比如小小，梦中呼喊的名字决非“龙凡”，而是“修罗”。

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一阵骚动，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愤怒的燕语莺声。大概是哪个坏小子又动了色心了吧。龙凡忍不住回头，却被身后那位高大威猛的女生挡住了所有视线。他连忙从对方沙袋般的胸脯移开目光，女生低头轻蔑地瞅了一眼身前的小个子男孩，又回复到迫切的等待之中，脸上每一颗痘痘都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体育馆东侧的步行街道上行人很少，几个半大小子正在练习着斥力飞梭板，不时卖弄地玩出一些花式动作。这是眼下风靡全球的游戏，可以在地面和水面上玩出各种惊险动作。但真正的极速飞梭，只有专业的运动员才能够操纵得了。路旁的树荫下，小小坐在龙凡的电单车上，百无聊赖地晃悠着两条腿儿。

小小已经吃完了五盒爽爽冰乳，听完了两盘音碟，她从包包里又翻出修罗的最新专辑《天国凤凰》放进耳机里。天籁般的音乐顿时将她的心灵带到云端。

小小很漂亮，典型的北方美女。她今天穿的是乳白色的中空麻凉衫配牛仔蓝大管长裤，浑身上下没有一样是名牌，一副乖学生的模样。她的家教很严，所以不能象别的女孩儿那样在服装上追赶新潮。不过最近的流行趋势也确实有些出轨，最时髦的玩意儿竟是一种植入眉心或者肚脐眼儿的水晶，可以随着人的情绪变化颜色，还能发光。在小小看来，脸上做了植晶手术的人看上去就象是《西游记》里的二郎神。

龙凡从人群中奋力挤出，手中捏着汗津津的两张卡。为了追求旧时代的“美好感觉”，修罗的现场秀摒弃了所有快捷方便的售票方式，让女孩儿们懂得凡是美好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像小小这样不愿亲历亲为而让男友代劳的，已属难能可贵的理智了。

小小欣喜地接过票，说了句“我爱你”，意犹未尽，又飞快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两人骑上电单车，小小前所未有地在后面紧紧搂住了龙凡。女孩温暖柔软弹性十足的身体让他呼吸紊乱。他没想到她第一次说出我爱你竟是如此的轻率——仅仅因为给她买到了一场明星现场秀的门票。

龙凡本想送小小回家，她半途却改变了主意，非要去他家玩玩。

龙凡的父母都是优秀的科研人员，15年前在一次试验事故中不幸去世，他成了孤儿。国家不但承担了他的生活学习费用，还给了这套房子。小小的模样身材在班里只比“校花”玉婷逊色，龙凡却是个不起眼的闷家伙。这两个人会走到一起，很是让众人吃惊不小。小小之所以会和龙凡谈恋爱，并非他学习成绩优异，而是因为在班里，龙凡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孤儿，更是唯一一个自己拥有一套房子的人。她觉得他与众不同。龙凡的

家在滨河道秀园公寓，小小是第一次来，好奇地四处打量着。房子属于标准的个性住宅模式，面积不大，但如今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放进功能隔墙里面，所以一个人住起来，仍显得很宽敞。这套房子被功能墙隔成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结构。所有的房间都毫无装饰，却很干净整洁，一点儿不象是“单身汉”的家。

客厅里挂着龙凡父母的遗像，他的爸爸妈妈看上去都很文静。小小好奇地按了按相框的播放键，却毫无反应，储存芯片里只有这一幅相片。

在卧室里，和客厅相隔的功能墙有半面是书架，摆满了书碟，瞅瞅标签，天文地理历史政治无所不有，全是自己闻所未闻的怪书。她撇撇嘴，“书呆子！”另一半的墙里装着电脑，她发现龙凡的电脑很“超”，是最近一期的《新鲜》才介绍过联想人机互动C型。

“这是你家里最好的东西了。”她从龙凡手里接过杯子，喝了一口，皱眉。“怎么就拿水来招待我？”

“我不爱喝饮料，所以没买。”

“瞧不出来你倒挺有钱的，这么贵的电脑都买得起。”

“哪有，”龙凡摇头，“家里的东西都是齐叔叔买的。”

小小“哦”了一声，以前听他说过，齐叔叔是他的监护人。她眼珠一转，道：“热出一身汗，我要洗澡。”便径直去了洗手间。

龙凡又好气又好笑，这话好像自己更有资格说。他唤醒了电脑，调出新闻频道。

“天皇巨星修罗先生将于7月6日起在市体育馆举行为期3天的义演，这是今年修罗先生的第20场巡回义演。据主办单位介绍，义演收入将悉数捐给宁州市儿童慈善基金会。在记者采访修罗先生的经纪人凤先生时得知，修罗先生还将给美丽的宁州小城带来一份礼物——作为世界著名的武打影星，修罗先生已和市有关方面谈妥，凤凰武术学院宁州分院将于7月7日——也就是后天举行奠基仪式。届时省市有关领导均会参加仪式……”下面的新闻龙凡没有再听，因为从洗手间里传出了小小的歌声。

这是家里第一次来女孩子，这女孩是自己的初恋女朋友，她正在近在咫尺处洗澡——龙凡涨红了脸，不敢再想下去，却又忍不住回想着方才脊背上那种异样的感觉。

“该你洗了。”美人儿出浴后神清气爽，身上散发着少女的体香。

洗手间里面那种陌生而又特殊的气息更加浓烈，熏得他昏头昏脑的。龙凡进了沐浴罩，打开开关，蒸汽从脚下涌出，渐渐笼罩了他的身躯，气流开始在四周旋转。由于水

资源危机日益严重，早在本世纪初期，国家就在所有的城市里强制推行气波浴，原始的淋浴和盆浴方式已成为历史。

洗好出来以后，两人沉默了好一阵子。

“晚上想吃点什么？”他看看时间都5点多了，就问。

“今晚我不回家行吗？”

“啊？！”

“到现在我还是处女，”她的声音很小，带着一丝委屈。“娟娟她们都笑我。”她抬头瞧了瞠目结舌的龙凡一眼，这个笨蛋！对于新世纪早熟的少年男女们而言，性就象是一枚任君采摘的水果，宽松的社会舆论和昌明的医学都保证了做“那事”绝无危险。笨蛋还真的就冒了一句傻话：“我晚上要去齐叔叔那里。”

“那我回家了。”小小说完，拎起包包愤然离去。

龙凡坐在那里发愣，心里象是什么东西被打碎了，好难受。

小小边走边无声地流泪。街上大厦的霓虹水晶幕墙上变幻着的全是修罗的各种剧照。她一直梦想着见到修罗，可他真的来了，自己却又莫名害怕起来。她发现自己爱的人并不是龙凡，而是修罗，就象天底下无数爱做梦的女孩子一样。这太可笑了。于是她想和龙凡上床，或许可以打消这种可笑梦想。

“蠢货！”她骂了一句。

3个月前，小小的同学和密友娟娟听说她和龙凡谈上了恋爱，曾大声地讥笑：“龙凡，那个亚洲制造标本版？”当时小小很生气，和娟娟大吵一架，女孩间脆弱的友谊几乎破裂。

此时小小突然明白了，对她而言，龙凡虽然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但他太善良太软弱太平凡。以她的性格，和龙凡的“爱情”不会有结果，更遑论天长地久。

她在路边一个贩卖机旁停住脚步，摸出卡塞进去，机器的大嘴巴里吐出一盒爽爽冰乳。就算恋爱不谈了，零食还是要吃的。

小小就站在路边，吃着冰乳，看着车来车往。

2

龙凡握住门把手，听到“嗒”的一声，便推门进屋——齐叔叔的电脑管家东东认得他的掌纹。齐叔叔的家很大，他径直朝地下室走去。每天晚上，他都要到这里来练功，然后和叔叔说说话。齐叔叔一个人住这儿，他的妻子在静州上班，和他们18岁的女儿齐琪住在一起。

齐灵正在地下室的练功房里等着龙凡。他今年42岁了，可看上去却象是30刚出头——黑脸，薄嘴唇，浓眉大眼，中等身材，全身上下没有一丁点儿赘肉。龙凡觉得齐叔叔很帅，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穿着雪白的练功服，站在那儿稳若泰山的模样。

整个练功房约有120平米，空荡荡的，地上铺着昂贵的原木板。龙凡换上练功服，走到叔叔面前站好。两人并不说话，静静的对视着。龙凡的呼吸渐渐变得缓慢起来，齐灵

待他准备好了，便突然发起了进攻。房间里顿时发出一连串急促的拳脚相碰的声音。

四只闪速摄像器记录下两人的所有动作，并将数据传输给东东——齐叔叔的电脑，由它来对龙凡的训练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

练完功洗过澡，和往常一样，齐灵端了一大盘水果，两人坐在客厅里边吃边聊。

“今天你有点心不在焉，”齐灵说道。他偷偷在龙凡的家里装了几个监视器，下午的事情他一清二楚。“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我有一个问题。”龙凡避而不答，将话题岔开。

“说说看。”

“我看过一些资料，关于气功方面的，很有趣。叔叔你会不会气功？”

“你想学？”齐灵微微一笑，小家伙挺狡猾。

龙凡点头。

“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几乎就是工具科学的发展史，对其他领域的研究相对就要落后许多。比如人体潜能方面，人的潜能就象是一座深埋地底的金矿，而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式就象是用铁锹采矿。自公元20世纪80年代起气功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课题之一，但直到21世纪中叶，对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齐灵抓起一个苹果，边削皮边解释。“你要知道，人的大脑有着两大功能。一是记忆、计算、判断、情感等理性思考功能，一是作为人体神经中枢的生理功能。这两者是相互隔离的，意识不能指挥生理活动，但可以影响生理活动。气功的‘气’，实际是一种指令信号，用以唤醒、激发人体某一方面的潜能。气功，就是一种以玄学为基础产生的开发人体潜能的修行方法。”

“那么说气功的那些特异功能是真的喽？”

“也不尽然，”齐灵将苹果递给龙凡，“气功是一种玄学，所以用现代科学理论去研究时往往不知所云，再加上有一段时间有些人打着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弄得大家更是莫名其妙。”他又拿了个苹果削起来，“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比修炼气功更好的方法。”

“真的？”龙凡越听越有兴趣，“是什么方法，叔叔你一定知道的。”

齐灵沉默了好久，他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是否应该说真相。他一直将这个聪明、善良的男孩儿看作自己的儿子。15年来，他在龙凡身上所倾注的情感，甚至让他的亲生女儿嫉妒不已。

青春期的孩子最容易走上邪路，倒不如今晚就告诉他，龙凡明天就满16岁了，应当肩负起对龙氏家族、对国家的责任。

“你的爸爸就是世界上在这方面最好的专家。”他缓缓地说道，“如果你有兴趣，我会把你父亲留下的一些资料交给你。”

龙凡的身子颤抖了一下，平时叔叔很少提及父亲的事情，也许今天是一个机会。“能说说我的爸爸吗？”

“我想讲的，不只是你的爸爸，而是你们龙家的故事。”

“故事要从你的曾祖父龙普讲起。龙普是一个生命科学家，他在很偶然的机会有得到了一块陨石，陨石里面有18枚外星生物的卵和1颗不明物质构成的晶体。国家得知此事后，由军事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包括龙普在内的专家组专门对18枚卵进行了研究。结果卵全是空的，专家们一无所获。这些卵后来作为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轰动一时。龙普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著名人士。龙普隐瞒了晶石的事，把晶石藏在家里，结果受到了晶石产生的不明辐射伤害。3年后龙普便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7岁。可怕的是，这种辐射对人的伤害非常强，它能改变受害者的遗传基因，祸及子孙。龙家的后人都是男性，而且一代比一代出色：龙普的遗腹子龙秦，和你的爸爸龙坚都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基因科学家。但令人惋惜的是，龙家的后代都不能摆脱英年早逝的宿命。”

“龙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所提出的龙氏理论。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8%是相同的，而正是这2%的差异决定了人在地球生物圈的最高地位。他认为人类的基因中有一大段——也就是那98%的部分——其实是5亿7千万年来地球生命从单细胞到人的进化信息记载，可这一大段信息究竟有什么用处呢？龙秦从人的胚胎发育过程和人的返祖现象以及特异功能现象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如果能够激活基因中相应的段落，那么就能将人的潜能释放出来。人的潜能中有许多其实是原始人类甚至是类人猿所拥有的一些能力，随着工具的进步，这些能力因为无用而逐渐退化。再比如人的大脑的有效使用率仅有百分之几。龙秦希望能够找出一种方法，象修改电脑程序一样重新组合人的基因，从而产生新的力量更为强大的人。”

“他成功了吗？”

“是的，但他却销毁了所有的资料。”

“为什么？”

“因为这种技术将比原子弹的发明更加可怕。”

龙凡想了想，又问道：“那又怎么知道他真的成功了？”

小家伙好聪明！齐灵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答道：“龙秦在近百次的电脑模拟实验之后，对5个人类受精卵细胞进行了基因调整，激活了控制体能的基因命令。最后只有一个受精卵存活下来，成功地培育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强化基因人。”

“那么如果有人获得了强化人的基因，不就可以得到答案或是进行克隆了么？”

“问得好！”齐灵开始有些佩服龙凡了。“基因的调整仅仅是对将近30亿个碱基中的几组基因数据进行了修改，别人即使和龙秦水平相当，由于没有实验对象的原始基因纪录作参考，也不可能找到答案。至于克隆，龙秦在实验时加入基因锁，控制了强化人的细胞分裂次数，并将生殖细胞中相应段落基因的遗传性改为隐性。”

“真了不起！”龙凡低声赞叹。

“你们龙家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家族。”

“那我爸爸呢？”龙凡问，心想难道爸爸比爷爷还要厉害？

“龙坚？”齐灵露出回忆的神色，缓缓说道：“你爸爸在龙秦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自然的封印’理论。他认为人的体能和智力所受到的限制，是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无用的功能弱化或退化，而智能的开发程度恰好能满足现有的需要。这就像是大自然在人身上下了封印，锁住了人类无穷的可怕潜在力量。封印是一把锁，找到钥匙，人就可以拥有神话人物才有的能力。但龙坚并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也未进行任何的实验，他认为那样有违天道。他的成绩是研制出了神奇的基因修复药物，可以

激活基因的自动修复功能，给世界上无数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可你说爷爷一把资料都毁掉了，爸爸又怎能在他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呢？”

“龙秦只做了一次实验，虽然当时成功了，但他去世后，强化人生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危及生命。龙坚为了救治那个人而进行了研究，他是怎样做到的谁都不知道，但龙坚的确是挽救了那人的性命。”齐灵望着龙凡，“你们家族是天才的家族，对于龙坚，我只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

“我爸爸也是病逝的吗？你以前告诉我说是意外事故。”

“他和你妈妈是被人害死的，”齐灵叹息道。“国家要求他在基因科学的军事应用方面进行研究，他拒绝了，离开国家实验室后和你妈妈一起建立了一个私人实验室。但他太有价值了，成为好几个国家的间谍垂涎的目标。对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来说，得不到的最好是毁灭掉，免得别人得到。”

让齐灵惊讶的是龙凡并没有哭，而是在长长的沉默之后说了一句：“我为先辈们骄傲！”他望着叔叔，眼中充满了孩子对亲人的依恋，“你和我爸爸是好朋友么？”

“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提到龙坚，齐灵的声音有些激动。“你爸爸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是那个强化人。你爸爸遇害后，我向国家申请了对你的监护权，当时我曾发誓要尽最大的力量来照顾和保护你。国家希望你在正常的环境里健康成长，延续龙家代代精英的奇迹，为国家贡献力量，于是同意了我的请求。”说到这里，他用手擦去眼角的泪花，笑道：“我原来的职业是特工，现在终于离开了每天与黑暗、阴谋和危险打交道的生活，不知道有多么开心。你婶婶也很开心，还笑话我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保姆！”

这天晚上，龙凡很晚才回到家里。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才睡着，在梦中他见到了爸爸和妈妈，醒来后他哭了。

3

小小决定暂时不和龙凡分手，尽管这小子蔫不拉叽的，可也不坏。于是一大早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龙凡。

在屏幕里龙凡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儿疲倦。“怎么啦？”他打了个哈欠，问道。

“今天有什么节目？”

“演出不是晚上么？”

“那白天呢？”

龙凡苦笑，看了看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可不可以让我睡个好觉！”他挂断通话，揉着眼睛挪到床边，想到小小的一向作风，便又走回通话器前。

不出所料，小小价的号码很快又在屏幕上闪动。

龙凡叹了口气，按下通话键。“我就知道你没完，这样好不好，10点在你家门口见面。我真的很困。”

“那我怎么怎么打发时间？”

“吃早饭了没？”龙凡耐着性子。

“没！”回答很爽快。

“那就去吃吧。对了，你今儿个有3小时的时间，别让我久等了。”龙凡终于重新爬上床，却发觉自己的瞌睡已经被她搅没了，气得大叫一声：“讨厌！”

结果小小还是让他等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才打扮得象朵花儿一样从楼上下来。两人驱车到了市郊的大江超市，小小在那里逛了2个小时，最后选中了一件单吊带低胸长裙——水蓝色、露背、胸前印着微笑的修罗头像。衣服是今年巴黎的最新款式，标价3000元，比品牌专卖店要便宜不少，但也抵得上小小半年的零用钱了。她在试穿衣服时，见龙凡的眼有点发直，就毫不犹豫地走进制衣间。

她将信用卡插进收银槽，然后脱去外衣接受电眼扫描——最近她又长高了点，原先的尺码已经不合用了。她把货号卡塞进制衣机器里，在帮助屏幕的“面料”栏选择了普通的高弹丝。晕光丝她可买不起。大约10分钟后，衣服做好了。小小又试穿了一次，确实贵了点，可这是她有生以来所买的第一件性感的衣服，她很满意。

直到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小小才发现龙凡的情绪不大好。“你怎么不高兴？”

龙凡看着她，摇摇头，你不会懂的。

菜上桌了，很快台面上摆得满满的都是盘子。“这么多菜！”小小快活叫起来。“今天是我生日。”他淡淡地说。

“生日快乐！”她惊喜万分。

龙凡一点快乐的样子都没有。

“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小小很小心地问。他不说话。

“那这样，晚上到我家，让我妈妈给你过生日，她做的菜——”她夸张地用手在餐台上指点江山，“比它们好吃多了！”

“谢谢你。”龙凡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然后我们就去看演出！”

假日的傍晚本来就热闹，今天更是万人空巷。宁州体育馆自建成以后，第一次满负荷接待了5万观众。绿色的草坪上已经搭好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巨大舞台。透过PTM板构成的透明天篷，可以看到深蓝色的星空。天很热，加上观众的热情，许多人汗流浃背，空调也不管用。

8点钟，演出开始。灯光齐灭，顿时全场一片口哨和尖叫声。

音乐声渐起，是修罗的成名曲《我见犹怜》。一束追光射向半空，人们这才发现，修罗正傲立在一架遥控斥力天梯上，白衣黑发随风飘动。这位天皇巨星竟以自天而降的方式出场。整个体育馆沸腾了，女孩们拼命地朝着梦中情人挥着手呼喊着。

修罗的确是个美男子——1米9的个头，身材健壮匀称，古铜色的皮肤，一张俊美而不失刚毅的脸庞笑容灿烂，目光炯炯有神。

“雪衣玉颜我见犹怜，一颦一笑魂萦梦牵……”他低低吟唱着。音响效果很好，那浑厚却又不失空灵韵味的歌声立时控制了所有观众的心神。

龙凡没买到好位子，便在进门时买了两副变焦眼镜，倒也看得很清楚。他也挺喜欢修罗的歌，但还不至于像小小她们那样听得泪流满面如痴如醉。

一曲终了，掌声如雷。在一片入梦如幻的蓝色灯光中，天梯稳稳地降落到舞台上，与此同时舞台左侧的地板无声地滑开，一架白色的古典式三角钢琴缓缓升出地面。修罗走到钢琴前坐下，弹响了第一个音符。音乐从他的指尖飘荡而出，在空中盘旋萦绕，旋律中蕴含着的深沉情感有如潮汐，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灵。

“我离岸登上船头，在故土只留下一丝乡愁……”“这首歌我没听过，叫什么名字？”龙凡问道。

“《栈恋》。”小小目不转睛，隔着大眼镜也能看出她的眼神柔情似水。

在一阵海啸般热烈的掌声过后，修罗起身面对着5万名歌迷深深地鞠了一躬。聚光灯开始在看台上巡弋，每照射到一处就会掀起一波人浪。修罗目光追随着灯光，他知道此时神佑长老正在贵宾室里通过灵能寻找着凤姬的位置，以便让灯束最终能准确地落在她的头上。

凤姬，你在哪里？他在心里呼喊，有些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当聚光灯照过来的时候，小小起身，又将龙凡从座位上拽起来，她兴奋地朝着灯光挥舞着手臂。光柱掠过他们头顶时停留了片刻，龙凡突然有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他皱起眉头。

随着聚光灯的熄灭，一道粉红色的光晕笼罩住了修罗。这是一个信号，表示神佑长老已经找到了凤姬了。他松了口气，说道：“感谢宁州的朋友们，我们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成为朋友，我希望用我真诚的歌声伴随大家度过一个美丽的夜晚……”

“……下面是一首新歌，歌名叫《比翼》。请原谅我们事先没有告诉大家，今晚在现场的观众中会产生一位最幸运的姑娘，她将成为凤凰乐队的特邀成员与我完成在宁州的剩下两场现场秀。我现在还不知道她是谁，但我要把这首《比翼》送给她……”所有

的女孩子都因为修罗这一段令人意想不到的话而疯狂起来。直到明快而又深情的歌声，将她们兴奋得快要爆炸的心儿带入用音符构建的伊甸园里，体育馆才渐渐恢复了平静。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全场一片寂静。聚光灯的光束又开始在看台上移动，灯光下的女孩子无不屏住呼吸，然后在黑暗中发出声声叹息。

灯光在西南看台的最上一层定住，然后光柱迅速收缩，最后落在一个穿着水蓝色长裙的少女身上。

怎么回事？龙凡有些糊涂地瞧着小小下意识的起立，脸上还戴着老大的一副眼镜。他又朝舞台上的修罗望去，发现修罗脸上也闪过疑惑的表情。

她不是凤姬！修罗早在几个月前就见过凤姬的相片。他的目光迅速移向西侧的贵宾包厢，与他的经纪人凤先生的眼神撞个正着。

“怎么回事？”他无声地向神佑长老发出质问。

“情况有变，凤姬在我这里，请按原计划继续演出。”

修罗这才发现在长老身后亭亭玉立着的少女的身影。他稳了稳心神，纵有千种疑惑，也只得打点精神开口说话：“那位幸运的女孩子，请你到我身边来好吗？”

龙凡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更是疑云密布。他转过头望着贵宾包厢，与凤先生的眼光相遇。对方如有实质的阴沉沉的眼神让龙凡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这时小小已经回过神来，摘掉眼镜走下看台。一时间，龙凡有点儿不知所措。

小小全身轻飘飘的，如在云中漫步。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修罗面前的，恍惚之中修罗好像问了几个问题，自己也一一回答了。她的灵魂象是离开了身体，在舞台上空飘荡。

修罗握住这个名叫小小的女孩汗津津的小手，音乐再次响起。他一边唱着歌，不时微笑着看看小小。

此时比观众更为兴奋的，就是各媒体的记者们了，他们拼命地从各个角度抢拍下无数的镜头，就象是在骨头前蹦跶着的一群小狗。

贵宾室里，凤姬惊讶地望着舞台上的小小。凤先生注意到了她的表情，开口问道：“你认识她？”

凤姬敬畏地瞧了一眼神佑长老，不知为何，她很害怕这个又矮又胖的老头子。

凤先生的样子并不难看，白白净净的，衣着高雅得体。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讲话时嗓音低柔，极具绅士风度。让凤姬产生出莫名畏惧的，是他那狭长的凤目间闪烁不定的寒光，象是毒蛇吞吐不定的恐怖的舌头。

父亲在几天前突然告诉她，说她并非凡人，而是神族的凤姬。神佑长老会亲自给她做启灵仪式，然后她将与另一位神族翼天使结为夫妻，完成延续神族血统的神圣使命。直到此时，她仍然如坠梦中，只有幻想小说才有的故事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她小心翼翼地答道：“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名字叫小小。”

“告诉我，和小小姑娘一起来的那个男孩是谁。”凤先生走到显示墙跟前，在定格的画面中将龙凡指认出来。

“他也是我的同学，叫龙凡，是小小的男朋友。”凤姬越来越糊涂了，难道龙凡就是翼天使？

果然是他，凤先生点点头。

本来此次来到宁州只是神族一次正常的计划工作，目的—是在宁州建立一个新基地，培训出更多的凤凰武士；另外顺便让凤姬能以不触怒歌迷影迷的方式和修罗呆在一起。

15年来，神族从未忽略过龙凡的存在，就连凤姬和他在—所学校上学，也是长老们有意无意布下的一步棋。对付龙家本来是由总部的灵灭长老专门负责，神佑长老并没有想到会在演出现场碰上龙凡。当他发现那个男孩儿时，灵机—动，临时改变了计划。他转身看了一眼肃立在门边的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那壮汉便离开了贵宾室。

“我知道你的心里充满了许多疑问，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凤先生微笑着，示意

凤姬坐下，“请你先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所有关于龙凡的事情。”演出——结束，龙凡抢在歌迷和记者之前到了后台，却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回答他说，小小姑娘晚上还有一些事情，不能和他一起回家了，而且乐队方面已经通知了她的父母。“她不会有事的，”经理笑嘻嘻地说，“要知道，今晚她也是一个明星呢！”

龙凡没有办法，等了一会儿，见小小的父母惊喜莫名地急急赶来，这才快快地离去。

回家途中，龙凡突然又有了那种被人窥视的感觉。

4

修罗大步走进贵宾室，一进门就看到了凤姬，心神不禁为之一荡。凤姬本人比照片要

美上十倍。她就安静地站在神佑长老身后，一身黑色冰魄丝织晚装长裙，勾勒出修长玲珑的动人曲线。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的化妆品——对她可与仙子媲美的玉容来说，任何的浓妆淡抹都是对美丽的污染。

凤姬也看见了修罗，美目中一霎那间流露出惊喜，明眸有如仲夏夜空中光彩闪耀的星子。她的心儿犹如小鹿乱撞，修罗真的是翼天使么？她突然喜欢上了自己的神族身份。

就在这一瞬间，修罗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她。

自从被塑造成迷醉万人的明星，整日里在各地巡回演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修罗很少有时间修行。最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情绪化了，他知道这是个危险的征兆，表示自己尚未克服人类皮囊对精神的负面影响。但是不知怎的，他却似乎很喜欢这些低级的感受。

“长老，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修罗努力压抑着情绪，难道那个愚蠢的人类女子会代替凤姬成为自己未来的妻子？这未免太可笑了。

“因为他。”凤先生指了指显示墙，龙凡的形象已被放大，占据了整个屏幕。

修罗瞧了一眼那个戴着廉价变焦眼镜的男孩子。“我不明白。”

“他姓龙，没有他的祖先，我们可能仍然被封存在无尽的黑暗之中。”神佑长老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也正是他的祖先，将魔晶据为己有，并因此获得了变异，成为具有可以和我们相媲美的能力的可怕敌人。”他盯住屏幕中的龙凡，声音象是从地狱最深处传来的咒语。“当我看到他，就感觉到了他身体里蕴藏着的那种与我们相似的能量气息。”

“请原谅我的愚昧，我不明白——”“那个女子并不会代替凤姬的地位，改变计划是因为她是那个叫龙凡的人的情人，控制了她也控制了龙凡。”凤先生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翼天使，别让那无聊的情绪影响了你的智慧！”他瞥了一眼修罗，嘴角浮出一丝冷笑。“在和凤姬第一次见面之前，你应该把妆卸掉。”修罗右手抚胸，躬身

行了个礼，飞快地看了一眼始终一语不发的凤姬，转身离开了房间。

“记住，别让那女子见到凤姬，她们是同学。”凤先生冲着他的背影说道。

小小呆呆地坐在一旁，爸爸正和几个陌生的西装革履的男人说话，不时传出他兴奋的笑声。“他们在做什么？”她迷惑地问。

“他们在讨论你的美好未来，孩子。”妈妈怜爱地搂住她，“凤凰乐队希望你签订合同，他们会为你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和最好的音乐舞蹈老师，也就是说，他们会把你变成一个明星。”

“那我不用上学了？”小小傻笑着。“是呀！”妈妈被她逗乐了。“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就是生意，我的女儿。”妈妈平静地说。

那龙凡怎么办？小小忧虑地想着。

苦斗（中）

龙凡下了车，看着拦住自己去路的四个人。“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想问兄弟借几个钱花花。”为首的那个胖子说道。其他的家伙邪里邪气地笑起来。

“我是个学生，哪有钱。”

“嘿！”那人露出凶相，“我们可不想打架，识相点好不好！”

龙凡环顾四周，街上没有行人，这几个家伙倒挺会挑选抢劫的地方。“可是我想打架哎！”他笑嘻嘻地说，然后一个箭步，拳头象出膛的子弹射出。

齐叔叔说过，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将进攻的力量集中于一点。

拳头打在胖子脸上，发出“嘭”的一声。胖子的身子晃了晃，眼中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然后就栽倒在地晕了过去。

“下一个。”龙凡笑道。这是他第一次打人，感觉很过瘾。

那三个人面面相觑，正犹豫间龙凡已冲了上来，慌忙应战时已然乱了阵脚。

龙凡这时才知道，齐叔叔平日里教的搏击术有多厉害，这几个流氓都是成年人，却无一能够抵挡自己尽全力的一击。齐叔叔曾经说过，“就是世界拳王也不见得受得了你一拳头。”当时他还以为是句玩笑话，因为每天和齐叔叔练功时，自己都要使出浑身解术，却从未打败过叔叔。

他从倒在地上呻吟着的四人身上跨过，用腕机通知了警察，这才骑上电单车绝尘而去。

一个壮汉从黑暗出走出来，蹲下身仔细检查几个流氓的伤势，若有所思。他唤来了两辆轿车，将四人运走了。待到警车呼啸而来时，现场已是空无一人。

齐灵被一阵铃声惊醒，他探手握枪从床上跳起，却发觉只是通讯器在响。

“你好！”搅人清梦的是警察局的赵啸天副局长。过去赵啸天和他都是国安局最优

秀的特工，两人相交莫逆。齐灵为了保护龙凡，离开天京来到了宁州小城隐居，恰好3年前赵啸天也由国安局调到宁州警察局工作。3年来两人时常把酒彻夜畅谈。

“你来一趟，小家伙现在在我这里。”

“怎么回事？”齐灵大吃一惊。

“小家伙报警说有四个流氓，但我们的人赶去时，只在现场找到一些血迹和一颗被打断的牙齿。弟兄们根据他的腕机号码找到了他。”赵啸天笑道。“不愧是名师高徒！”

“我马上就到，”齐灵急忙穿衣。“这事没那么简单，恐怕要麻烦你了。”

“来了再说吧。”赵啸天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收敛起满不在乎的笑容，沉声答应。

龙凡没有想到几个流氓竟然会让齐叔叔如此紧张。在赵叔叔的办公室里，他将晚上的事情又讲了一遍。

齐灵问：“你在看演唱会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龙凡想了想，用不太肯定的口气说了小小成为幸运观众时他的奇怪感觉。在介绍到小小时，赵叔叔那古怪的笑容让他不禁有些害臊。

齐灵和赵啸天对视一眼，两人很清楚，这件事确实没那么简单。“我先把他带回我家，你想办法查查看对方什么来头。”齐灵说完，搂住了龙凡稚嫩的肩头，“走吧，我的小英雄。”

5

修罗已经在静室门口守候1个小时了，凤先生仍未出来。他只能继续等下去。在人间他是万人迷恋的天皇巨星，但对于神族的翼天使来说，长老的命令就如同圣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长老们的可怕。

和其他14位长老一样，神佑长老喜欢在黑暗的静室中修行与思考。黑暗是宁静和平衡，是力量的源泉。

人类皮囊纵然潜力无限，但与神族蜕变进化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人体基因有太多的缺点，精神尚处于智慧进化的幼稚阶段，肉体更是软弱得不堪一击。

最先降世的3位长老，由于当时那个所谓的专家组愚蠢地采用了最粗暴的方式来打开孢子，在转化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能力，只在地球上存活了很短的时间。幸好3位长老的皮囊在专家组里的地位很高，很快控制了局面，阻止了那些人的进一步疯狂行动，又历经艰难险阻，使剩下15位长老得以安全转化。少了3人，神族的力量大为削弱，再加上失去了魔晶的帮助，只能依靠不停的修行来恢复能力，以克服肉体皮囊的无数缺陷。

15位长老的能力虽然只恢复了一小部分，但终于能够实现短距离的神游，可以通过二次转化获得新的皮囊，不至于和皮囊一样短命。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类的混血繁殖时对基因的改造，已经产生了象修罗和凤姬这样的神族后裔。修罗和凤姬结合的后代，基因又将进一步纯化。如此不断，或许几百年后可能就会产生拥有完美基因的“天人”。到那时就可以从魔晶的记忆中找出“终极基因”程式，和“天人”的基因相结合，使

得“圣子”这个宇宙间最伟大的智慧生命体降临世间，最终完成智慧进化的伟大使命。神族所建立的组织可分为4个层次。其核心是长老会。以梵迦长老为首的15位长老各司其职，以超人的智慧和效率事无巨细地掌控着组织的经营运作。只用了短短数十年时间，便使得神族成功地渗入人类社会，拥有了巨大的财力和权势。凤凰集团不过是这个地下王朝的一个部分，就象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例如欧洲的冰川集团和美洲的白垩集团，也都是属于神族操纵的经济组织。

第二层是在混血繁殖的后代中挑选出的基因高贵的神族后裔，比如魔天使玄武、幻天使迦妙、翔天使吉达和翼天使修罗等等。经过“启灵”唤醒了潜藏灵能的神族战士已有37位。凤姬由于其父亲母亲分别来自灵能最强的灵绝长老和法相长老两个家族，血统的优势更为强烈。可以肯定，经过启灵后，她定会成为极其杰出的神族战士。

组织的第三层是经过严密筛选后雇用的人类精英。神族进行混血繁殖时大都从这些人当中挑选配偶。

第四层则是在各地建立的凤凰武术学院招收的学员中的佼佼者，由长老对他们进行洗脑后，成为神族专用的打手——凤凰武士。

地球上还有着其他的外星智慧种族，那些外星人在地球的任务多半是进行各种考察研究，神族和他们从来井水不犯河水。

龙家可以算是神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敌人。当年龙普匿藏的那块魔晶，是神族的圣石，蕴含着极大的能量，并记录了对神族至关重要的信息。它不但对修行大有裨益，更是圣子降世后进行智慧进化的“最后一步”时所必须的法器。夺回魔晶始终是老人们

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一直以来，龙家的后代凭借在军方的地位作为依靠，使得在人类社会立足未稳的神族无从下手。直到武尊长老二次转换后成功地进入军方高层，才将龙坚从军队里逐出；又通过远在欧洲的灵绝长老的巧妙操纵，把龙坚拖入间谍斗争的漩涡。但龙家早已将魔晶藏了起来，神族费尽心机却一无所获。

龙坚死后，龙凡就成了唯一的线索。但老人们并不认为龙凡已经知道魔晶的下落。龙家代代从军，龙秦和龙坚与情报系统更有着密切关系。以龙坚的非凡智慧，自然知道魔晶的巨大价值，他绝不会让儿子因“怀璧之罪”而遭受不幸。也就是说，龙凡只有在成年之后，才有可能掌握这个天大的秘密。

而且龙凡的那个监护人齐灵决非等闲之辈。他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神族和龙家的后人之外，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基因改造的异种人类，拥有极强大的力量。

老人们本来打算再等几年，等到龙凡成年之后，专门制订一个计划来了结此事。但在昨晚体育馆的偶然“相遇”，令神佑长老惊喜不已。他发觉龙凡的基因结构近乎完美——修罗的基因修正指数只有47，凤姬是62，而龙凡竟然达到了88。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不但要获得魔晶，龙凡的基因也是目标——这将大大加快神族对皮囊的改造进度，使得“圣子”尽快出世。

以人类的方式对付人类，虽然效率不高，但确实很有趣。

神佑长老派人试探，结果发现不知是什么缘故，龙凡可怕的潜能至今尚未能完全发挥出来，只是体能和反应超乎常人。

他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但在实施这一计划之前，还需要和其他长老商议一下。神佑长老轻轻地吁了口气，起身走出静室。

修罗急忙迎上前去。

“联络总部，我要和所有的长老通话。”凤先生说道。“设好神坛，让凤姬准备好接受启灵。”

“是。”

“你和凤姬的婚姻可能要推迟。”“什么？”修罗吃了一惊。

“我会交给她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凤先生盯住修罗。翼天使对于神族来说极为重要，他的价值不仅仅是演出所创造出的巨大的利润。关键在于神族可以利用无数的青少年对修罗的盲目迷恋，提高凤凰集团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报考凤凰武术学院、凤凰大学等学校，从中挑选和培养组织所需要的人才。修罗最近的表现越来越象人类，这很危险。“对了，你不是有事找我么？”

今天是星期日，不用到学校，龙凡呆在齐叔叔家里，哪儿也没去。齐叔叔将龙坚关于激发潜能的论文给了龙凡，让他自己琢磨。龙坚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大脑

就象是中央电脑，通过神经网络用生物脉冲电流指挥如同功能各异的机器的身体各个部位。“气”的实质是一组受大脑理性思维控制的脉冲电流信号。

几千年来各种流派的气功，其修行方式都可以分为四个步骤：自我催眠、强化气感、控制气流、激发潜能，其本质都是强化“气”这种信号，通过“气”对人体的穴位——有些象电脑的各种接口和功能扩展槽——的刺激，达到唤醒、激活或是强化人体某些功能的目的。

气功确实能强化人体机能的发挥，但不能对人类智慧的进化有所帮助。如果不能摆脱人的生物属性——即人是一种通过生物化学作用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碳基生命——的限制，人类智慧的进化仍然不会有实质性的飞跃。换句话说，练气功不能成仙。

“气”只对人体器官适用，而不能对非生命物质产生作用。

由于人类对于人体科学的无知，气功的玄学色彩很浓，不仅使得对气功的研究往往陷入迷途，更给居心叵测之徒提供了行骗的利器。

龙坚对流传于世的各种气功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一套脱离任何玄学理论基础巢臼的激发潜能的修行方法。由于龙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人体科学家，这套方法虽然也分为四个步骤：自我催眠、强化气感、控制气流、激发潜能，但其科学性、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比传统的气功先进了许多。

齐灵过来看了龙凡两次，见他已然沉湎于潜能修行知识的神奇世界里，便没有打扰。

赵啸天不愧是当年国安局的精英，很快就搜罗了一大堆资料。齐灵和电脑管家东东花了几个小时，总算整理出了一些头绪。

修罗的凤凰乐队是天籁唱片公司旗下唯一的签约乐队，乐队成立五年来替公司赚得了无数的利润。天籁唱片公司背后的控股公司是新智集团，而新智集团又是凤凰发展集团旗下的控股子公司。

凤凰发展集团的创始人吴炬于公元1995年7月买下第二军区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云州市科委合作组建的现代生物药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9月吴炬另成立凤凰投资公司；11月由凤凰投资购入现代生物51%股份，公司更名为凤凰发展集团。

公元2001年，凤凰集团进军证券市场，成为炒作旅游股的主要庄家，从中获得巨利。凤凰集团经营领域很快扩展到证券投资、电子商务、旅游开发、医药、影视娱乐、通讯等行业。一统元年年10月23日至26日，凤凰证券公司狙击亚美瑞卡证券市场，导致号称世界第一股的山姆实业股价跌破面值，成为当年全球最大新闻。一统3年，迦般国大和天下株式会社状告凤凰通讯公司在东南亚市场的垄断经营案宣判，迦般国败诉。时至今

日，凤凰集团已成为一个商业帝国。有人开玩笑说，凤凰集团的现任总裁贾祥早上打了个喷嚏，下午世界各大股市指数就会下跌至少0.5个百分点。

齐灵摇摇头，他看不出龙凡和凤凰集团之间有什么关系。想了想，他对电脑说道：“东东，查一下凤凰集团的创始人的背景。”

东东在资料里搜索半天，一无所获。

齐灵突然想起当年龙普参加了军队组织的专家小组，或许那个吴炬也在其中？可这些资料都属于军事机密无法查询。

他再次联络赵啸天。

“咱们好像是捅到马蜂窝了。”赵啸天的表情有些无奈。“局长问我为什么要搜集凤凰集团的资料，我说是帮儿子应聘。局长叫我别惹事。”

齐灵通报了自己这边的调查进度后，说道：“你有没有办法进入军方的电脑系统？”

“别做梦了，咱俩的级别不够格。”赵啸天没好气。

“我说的是其他办法？”

“黑客是上个世纪的童话，你又不是不知道。”赵啸天摇头。“对方太强大了，我们又没有任何的证据。这场仗势不均力不敌，我实在没把握。”

齐灵叹气，结束了通话。

“午餐吃什么？”东东问。

“订两份快餐吧。”他随口答道。记得龙坚留下了好几张晶碟，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

吃饭的时候，叔侄俩看了看新闻。

小小真的出名了，面对镜头她还不大习惯，回答记者提问时常常露出羞涩的微笑。“别让你的漂亮女朋友飞了。”齐灵促狭地说。

“我很担心她。”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齐灵半真半假地说道。“对了，你看了半天的潜能修行，有没有什么收获？”

“没有，那些方法全都试过了，一点感觉也没有。”

“那就奇怪了。”齐灵吃惊不小，他自己一直就是这样修行的，成效十分显著。龙

凡为什么不行呢？如果说他的体质不宜修行，可他已跟自己练了将近10年的搏击术，武功比专业武师还要好得多。

他记起龙坚曾经说过，让儿孙做平凡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莫非龙坚真的在儿子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6

今天龙凡得上学。齐灵虽然有些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就凭小家伙现在的本事，一般人哪是对手？

走进教室——曾几何时，流行全球的家庭网络教育差一点儿就完全取代了传统的教育方式，但随之而来产生的极其严重的学童心理健康问题，这才使得濒临绝境的学校教育重新受到重视——龙凡发现同学们都很兴奋。见到他进来，大家的表情都有点儿怪异。娟娟刚才正在和姚长荣吵架，此时依然绝不服输，大声说道：“本来就是嘛！小小哪一点比得上玉婷，凭什么让她好事占尽？”说完狠狠地瞧了一眼龙凡。

苦斗（下）

龙凡视而不见，坐到自己座位里，将手掌放到桌面上启动书桌的电脑系统。上周语文测验的成绩出来了，拼写错了几个字，只得了96分。每次都是大意失荆州，他很不满意地摇摇头。

小小的座位空着，他不看也知道，她是不会再来上学的了。

历史老师来了，教室里终于安静下来。老师将讲义晶碟插进讲台，大屏幕上出现了几个大字：“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次农民起义……”

玉婷没有听课，她总是忍不住要去偷看龙凡。

老师发现学生们今天似乎都有些心不在焉，不禁暗自叹息，现在教师是越来越难当了。

齐灵把最后一张晶碟放进东东体内，苦笑道：“再找不到什么线索，我可就真的没法子了。”

“我找到一个文件，不过只能用掌纹钥匙打开。”

“我来试试，”他的心中又有了一点希望，忙见手掌放在感应板上，却毫无反应。“这个文件是给龙凡的信件。”东东解释道。

“你怎么不早说！”齐灵有些生气。

“因为你没有问东东。”电脑很老实地回答。

齐灵气结，起身到厨房倒了杯水一口喝干。“有你的信！”东东提高了声音。他连忙走回书房，问：“是不是龙坚留下的？”

“不是。是国安局发来的一封机密信函。”东东说完，遵照特工操典自动关闭了自己与通讯器连接的浏览系统。

信是国安局寄发来的，通知他下午4点搭乘宁州警备司令部的专机去应州，参加明日上午的紧急会议。齐灵很奇怪，自己离开情报系统的实际工作已经将近15年了，这个时候开什么会？他核对了一下密函中隐藏的国安局和自己联络的专用密码，没错。“简直莫名其妙。”他嘀咕了一句。齐灵按照操典洗掉了通讯纪录。他沉吟半晌，唤醒了东东，

“联络赵啸天。”

“公司通知我出差，下午就走。”他斟酌着字眼。“小家伙就拜托你照顾了。”

“注意身体，家里你放心。”赵啸天也觉得这事来得很突然，他提醒老朋友。“会不会是公司搞错了？”

“军令如山啊！”齐灵摇头。

“或许有什么大买卖了呢。你可是公司里最优秀的人才，新来的经理们也许觉得让你这么呆在家里是一种浪费吧。”

“那可就糟糕了。”齐灵叹道。“你那边有什么新闻？”

“下午要来个大人物，是凤凰教育基金的阴主席，享受4级保卫待遇，大伙儿又要忙了。”说到凤凰两字，赵啸天特别加重了语气。

自从局长警告了赵啸天，俩人在联系时便尤为小心。

“你也要注意了。”

“放心吧，”赵啸天一笑。“我毕竟是警察。”

齐灵又拨通了龙凡的腕机。“中午回家来一趟。”

吃了午饭，齐灵叫龙凡向学校教导处请了3天假，又让东东买回足够一个礼拜吃的食物。“记住，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许出门，直到我回家。”他再三叮嘱道。

“要不你带我去开会得了，”龙凡笑嘻嘻地说，他毕竟只是个16岁的少年。

“傻小子！”齐灵怜爱地抚摸着男孩毛茸茸的脑袋，不知怎的，他心里一直有种不详的预感。“如果我三天还没有回来，你立刻离开这里，到静州去找你婶婶。”

龙凡这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他有些惊慌地抬头望着叔叔。

“你知道，做特工的人都有些神经兮兮的，”齐灵解嘲地一笑。“我找到了你爸爸留给你的一封信，你让东东放给你看。我去准备一下行李。”

当龙凡将手掌放上东东的感应板时，心里无比的激动。

“请接驳上视听帽。”东东检测完文件的运行程序后报告道。

龙凡忙一一照办，然后焦急地等待着电脑将信件里的数据传输到视听帽的自带存储器里。

“请注意，这封信是一次性加密文件，完成浏览后所有数据将自动销毁。”东东提醒道。“请切断接驳后进行浏览。”

龙凡戴上帽子，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开始！”

龙坚出现在龙凡眼前。隔了15年，晶碟的数据仍然保存得很好，图像很清晰。

他一看到父亲，眼睛里顿时涌出泪水。

“孩子，我想你这时一定会哭，是吧？”龙坚深情地注视着镜头，仿佛真的在和儿子促膝谈心。“很对不起，我和你妈妈不是称职的父母，不能给你应该得到的爱。但请你相信，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你。”

“录下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也许留给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和妈妈把你拜托给了齐叔叔，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好人，有能力保护好你，我们很放心。也许齐叔叔已经把龙家的故事告诉你，而下面我要说的，是属于龙家延续了几代的秘密。”

“……你的爷爷龙秦之所以会成为生命科学家，是因为他想弄清楚在龙家后人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答案。那颗来自外星的黑色晶石，具有神秘的辐射能，射线改变了龙普的基因结构。在龙家后代的染色体里面，多出了一段新的基因片断。正是这多出的一共1276组基因数据，解除了我们身上的‘自然的封印’。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着人类的外形，但实际已和人类不同，是受到外在因素影响导致基因突变而产生的新的人类种族。我们拥有更高的智慧和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能力。但由于我们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比常人要快上将近一倍，我们的寿命自然就相应的缩短了一——这就是龙家的大秘密。”

“你爷爷想到晶石既然具有如此神秘的力量，那么龙普发现的那18颗圆球，里面就不该是当年专家组所称的“空无一物”。他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许多疑点。当时被打开的圆球只有3颗，在里面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专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很快就终止了研究，专家组解散，而剩下的15个圆球竟然神秘地失踪了。时隔不久，组长、副组长和另外一名研究员相继去世。3个月后，专家组里一名叫做吴炬的研究员主动提前退伍经商。他所创建的公司，就是如今的凤凰集团。”

“龙秦根据这些疑点，再加上其它的证据，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那些圆球并不是卵，而是一种外星生命的孢子。专家组鲁莽地打开了孢子，释放出里面的异物，异物也许是一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外星球寄生生命形式，以孢子的方式进行星际漂流，最后来到了地球。异物侵占了3名专家的身体，阻止了研究的继续，并从研究所偷走了剩下的孢子。然后以妥当的方式，让那15个孢子里的异物完成了寄生。”

“因此你爷爷十分注意凤凰集团的一举一动，他怀疑那个吴炬也已经成为异物寄生的躯壳。而凤凰集团奇迹般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其领导者的非凡智力。让龙秦担心的，是这些外星人如此迅速地渗透进人类社会，并且很快建立起了强大的势力，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另外，如果这些外星人真的存在，那么那颗卵形黑晶石，对他们来说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龙家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时，就会来对付我们。”

“当父亲告诉我这一切时，我不愿相信，但却不得不相信。因为我清楚自己的与众不同。为了防备他们，我做了一些准备。但敌人非常的狡猾，他们比人更清楚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他们使用人类的方式来对付人类。我知道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对付我了。他们太强大，我恐怕自己不是对手。”

“我对你的基因做了一些改动。你在18岁之前只会拥有足以自我保护的异于常人的体能；当你长到18岁时，我加在你体内的基因锁会自动解除。到那时，你将会拥有龙家后人的所有神奇能力和非凡的智商。这避免了你的生命过早地加速燃烧，你会因此获得

正常的寿命。如果你只愿意做一个平凡的人，下面是有关基因枷锁的延时办法……”

“……不过我担心你可能没有机会去做平凡人，虽然那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给你起的名字就叫‘凡’。外星人是不会放过你的，而你为了自己，为了龙家血脉的延续，为了人类，也只能选择战士的身份去和他们斗争。”

“记住，我的儿子，你将会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你千万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其他人，人类的愚昧和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不但不会相信你，还会将你视作异类，用各种方式伤害你。凤凰集团的可怕势力连政府对他们也要敬畏三分，即使有人相信了你的话，也不能给你任何的帮助。”

“如果情况危急，你可以选择提前解开基因枷锁，但一定要慎重，那将大大缩短你的生命。如果要解锁，你必须通过修行突破生死关……”

“……我的儿子，我为你的未来感到忧虑，但我相信，作为龙家的传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战士。”

“我爱你！”

图像变成了蓝屏，视听帽中传出细微的滋滋声，程序自动销毁了所有的纪录。

龙凡摘掉帽子，泪流满面，他哽咽着低声呼唤着爸爸，一遍又一遍，然后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齐叔叔已经走了，他让东东录下了几句话：“照顾好自己。不论发生了任何事情，都不要惊慌失措，做一个坚强的男人。我会尽快赶回来。”

7

小小从未想过，唱歌竟这么难。好好的一首歌，被那个瘦得像根电线的老师分成一字一句教唱。小小耐着性子，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翻来覆去地练习。等到老师终于开恩，让她把整首歌连起来唱过一遍，又说她只顾音准忘记了感情投入。老天爷！现在她一听到那曲调脑袋就疼，哪里还有什么感情可言？但这里可不是在家，来来往往的都是在演艺界有身份的人物。负责教她的那个老师据说也是赫赫有名。到后来老师也有些头大了，气愤之余说了一句让小小伤心欲绝的话：“你身上的音乐细胞全都死光了。”

要不是凤先生，小小真的就唱不下去了。在乐队里，凤先生有着很高的威信，几乎所有人——包括修罗在内都有点怕老爷子。但不知怎的，凤先生对小小特别好，那张对别人十分威严的脸转向她时就变得慈眉善目起来。他仿佛能读懂小小的心思，很快给她换了一位特别温和的老师。凤先生闲暇的时候，还爱和她聊天。有一句话小小印象极深：“做明星往往不得不放弃感情”。这两天她忙得晕头转向，几乎将龙凡给忘了。她想，如果自己真的成名了，还能和他在一起么？

齐灵出事了。

昨天下午5点07分，齐灵乘坐的飞机在距离应州67公里的上空失事，飞机在空中爆炸。有关方面在方圆20公里的区域内搜索了整整一夜，只找到了几块烧焦的人体残骸碎片。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赵啸天闻讯赶到齐家时，门口有个人正在对着通话器苦口婆心地劝龙凡开门。赵啸天上前一问，才知那人名叫张扬，是国安局派来临时接替齐灵照顾龙凡的特工。

龙凡打开门，得知噩耗后的他一脸的肃穆。他递给张扬一把被扭成环状的西餐刀，冷冷说道：“你能不能用手把这把刀捏回原样。”

张扬看看刀，试了一下，摇摇头。龙凡一把抢回小刀，两手用力将刀拧直，然后瞧着对方。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赵啸天叹了口气，对已是目瞪口呆的张扬说：“你先回去吧。”他送张扬走下楼梯时小声说道：“齐灵的死因未调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们增派些人手保护这里，齐灵昨天还打电话给我，说有人会对小家伙不利。”

“你是——”赵啸天掏出证件。“小家伙那里我会劝劝他的。”

张扬答应一声，走到远处用腕机联络去了。

赵啸天进屋，将龙凡搂在怀里，说道：“别怕。”

“是他们害死齐叔叔的。”龙凡慢慢地说道。“我一定会报这个仇。”“事情现在还没搞清楚，我会过问这事，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赵啸天道。“门外头那个，你真的不让他进来？”

“我不相信他。”

赵啸天正想说话，腕机响了。警局有紧急任务。“我得走了，你要小心些。”

龙凡点点头。我会的，我会做一个坚强的男人。

## 苦斗（下）

张扬看着赵啸天驾车远去，抬起手腕说道：“长老，那个警察走了。”

龙凡无力地坐在地板上，脊背贴着冰冷的墙壁。阳光透过窗户倾洒在房里，他的眼前却仿佛一片漆黑。

一阵急促的“嘀嘀”声将他惊醒。他低头看看手腕，腕机的屏幕上显示的是小小的腕机号码。

他按下按钮。

“我在安宁饭店，快来救我！他们不是人，是怪物……”

通话断了。

龙凡听得真切，确实是小小的声音。

他从地上一跃而起，胸中怒火熊熊。

凤凰乐队定于明天上午离开宁州，应各大媒体的强烈要求，凤先生在乐队下榻的安宁饭店的4楼大会议室里召开了这次记者招待会。

小小坐在修罗身旁，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明天她会跟随乐队离开家乡，凤先生答应将她送到首都音乐学院学习3年，3年里她只在寒暑假期间参加乐队的演出。

今天小小成了记者们注意的焦点，她在回答问题是始终面带微笑，显得训练有素。小小时不时转过头望一眼站在侧门边上的妈妈，让记者们抓拍下母女俩无声胜有声的情感交流场面。

“女儿真的长大了。”妈妈欣慰地想着，心中充满了幸福。

“咣啷”一声巨响，大门被人一脚踢开，龙凡冲进会议室。两个脸色煞白的乐队保镖捂着小腹，踉踉跄跄地随后追了进来。

全场哗然。所有的摄影机器一起掉头对准了这个无比愤怒的男孩。

龙凡一眼看到了显得无比惊愕的小小，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上当了。

凤先生和修罗交换了一个眼神。

“看来小小姑娘有些私事需要处理，”修罗站起身打圆场。“下面该是由我来回答问题了，”他开了句玩笑：“我都等了老半天了。”

记者们笑起来，有人不依不饶地问道：“修罗先生，您认得那个少年吗？”

“我想是小小姑娘的歌迷吧。”修罗一本正经地回答。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采访的气氛又恢复正常。

侍者将小小和龙凡引到隔壁的小会议室。

“你来做什么？”小小记起刚才妈妈愠怒的表情，不高兴地问。

“不是你叫我来么？”龙凡说道，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各种念头。“你说你遇到了危险。”

“你有病啊！”小小真的生气了。“不让我走，也别用这种蠢办法。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你要走？到哪里去？”龙凡没有看到新闻。

小小奇怪地瞧着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别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不是好人。”

“那他们是什么？”她嘲弄地问。

“他们不是人类，是外星人。”龙凡急了。

不可理喻！小小的脸气得通红，掉头就走，却和正推门进来的凤先生撞了个满怀。

“我来帮你劝劝他，好不好？”凤先生慈祥地对她说。

小小感激地对他点点头，又恶狠狠地瞪了龙凡一眼，走出房间。

凤先生把门关上，屋里只剩下两个人，静静地对峙着。

“终于见面了！”神佑长老叹息道。“这一时刻，我们等了好久。”

“为什么要杀害齐叔叔？”龙凡目光似火。

“和智慧进化的伟大目标比起来，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

“可那微不足道的生命对我来说却是无比重要！”龙凡愤怒到了极点。“你们到底为什么杀人？”

“不要这么剑拔弩张的，”凤先生坐到沙发上，示意对方也坐下。“让我们好好沟通一下，这可是两个种族间的第一次交流哟！”

“我们已经交流过了，用暗杀的方式。”龙凡冷笑道。

“冲动的人类！”神佑长老摇摇头，啧啧惋惜。他仍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眼中那阴寒的光芒却是前所未有的强盛，牢牢地笼罩住了面前的敌人。

这个小男孩儿衣着普通，个子不高，相貌平凡，乍看上去毫不出众。可长老知道，龙坚为了保护儿子，特意在他的基因里做了手脚，将他伪装成一个平凡之辈。龙凡其实已经不能算作是人类，他实际上是经过魔晶的伟大力量彻底改造的新的人类种族。他和神族战士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丰富的人类情感和更强大的潜能。

“我想我有权力知道真相。”龙凡提醒自己平静下来，他调整着呼吸，把自己变成一张慢慢拉开的弓。

“好吧！”神佑长老点点头说道。果然没错，这小兔崽子象是一块璞玉，潜能无穷无尽。假以时日，他必将成为神族最危险的敌人。“你想知道些什么？”

“你们是什么？”

“我们是神族，是和人类不同的智慧种族。”

“你们从哪里来？”

“很远的地方，宇宙的深处，一个叫虚冥星云的地方。”

“来这里的目的是？”

“探索智慧进化的天道。”神佑长老见他似乎不明白，就详细解释起来：“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是能量和时间结合的产物。能量以物质的形式存在并以物质转化的方式不断流动转移和变化着。物质构架了空间，物质的运动遵循着时间演变的频率。”

“宇宙时空就象一个母体，孕育出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生命的雏形只是一种活跃的、简单的化学物质交换模式，生命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她是智慧产生的物质前提。智慧源自基因的遗传记忆功能，每一个拥有生命的星球上，随着物种的进化，生命的基因记忆不断积累信息，最终都会产生具有智慧的生物种族。”

“对宇宙母体来说，智慧是一种具有非凡意义的存在。因为当智慧进化到了最高的境界时，就会超越物质基础，超越所有的宇宙法则。宇宙母体就能够借着智慧形态的最终升华进入更高级的存在层次，或者实现轮回，产生新的宇宙母体。从这一点来说，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生命体。”

“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最初的生命形式，我们的文明历史，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祖先拥有了星际神游的能力之后，悟出了智慧进化的最终目的，将无数的后代以孢子的形式播撒出去。我们在久远的岁月里在广漠的宇宙中漂流，寻找拥有生命的星球，与各种智慧形式结合，探索进化的大道。”

神佑长老一边说着话，一边尝试着象早先对小小那样将对方催眠。但龙凡只是被他的话深深的吸引住了，并未中招。

“可是人类的进化程度与你们相距甚远，你们为什么要找上我们？”龙凡不解地问道。

“人类的确是一个落后的智慧种族，你可以查阅你们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与飞跃，都闪耀着极少数基因突变的个体所释放出的智慧灵光。这恰好证明了人类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我们一直在寻找办法，不断纯化人体基因，使其最终能够和我们的基因结合，产生拥有完美基因的圣子。”

“你们的确实十分的崇高伟大，”龙凡冷笑。“可手段实在邪恶。”

“邪恶？”凤先生一晒。“邪恶不过是为达到目的尝试所有的方法。人类真的是有着混乱的道德逻辑，你们没有一刻停止过在黑暗中的罪恶勾当，却一直颂扬着光明！”

“经过数十年的观察，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过分注重物质发展，有着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正沿着自我毁灭的道路前进，是个注定要灭亡的智慧种族。也许人类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我们神族对智慧进化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神佑长老不屑地说。

“人类再怎么样落后与你们有何相干，你们又凭什么剥夺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进化的权利？”龙凡再一次愤怒起来，向前跨上一步，如果对方稍有妄动，他就会给以全力一击。

“当圣子降世后，整个宇宙将以圣子为中心塌陷，到那时所有的物质与生命都将在一瞬间毁灭，宇宙将获得新生。与宇宙的进化相比，神族也好人类也好，又算得了什么。”凤先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好了，我已经把话说完了，该休息一下了。”

说完，他就坐在那里不再动弹，眼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直到完全熄灭。

他死了。

9

龙凡楞了好一阵子，慢慢走上前去，仔细观察着失去了生机的凤先生。敌人就这么死掉了？龙凡实在不敢相信。

他毕竟只是个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16岁少年，面对神族设下的连环诡计，他的脑子里一片茫然，只知道大事不妙，却不晓得该如何是好。

门开了，小小走了进来。她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仍未见两人出来，生怕龙凡和凤先

生争吵起来，想进来瞧瞧。

小小迷惑地看着龙凡站在瘫倒在沙发里的老人身前，他听到门响，转过头来呆望着自己。

下意识地，小小发出了一声尖叫。

龙凡被这声尖叫惊醒了，此地不宜久留。他象一头想要冲出牢笼的猎豹从女孩儿身边窜出，向楼梯直奔而去。

一道白色的身影以更快的速度从大会议室里飘出来，恰好在楼梯口前拦住了龙凡的去路。

龙凡不加思索一拳击出，却被那人抬手挡个正着。两人拳掌相击，发出一声闷响。龙凡被硬生生弹了回去，连退几步才立稳身形。

“你逃什么？”修罗厉声喝道。他的身子晃了晃，将对方凶悍的冲击力量化解掉。修罗被这一拳的强大劲道激起了斗志，眼中光芒灼灼，一股迫人的煞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直逼龙凡。

走廊里这时已乱成一片，有人惊叫：“凤先生死了！”又有人喊道：“别让那个男孩跑了！是他杀了凤先生！”

龙凡深吸口气，再次冲向修罗。他想起了被杀害的父母和齐叔叔，强烈的仇恨和逃生的欲望使得他热血沸腾。他凝聚起全身力量挥出一拳。拳头在空中划出一道曼妙的弧线，由于力道精妙，拳势不断地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让人无法准确判断这可怕的一击的最后落点。

只看来势，修罗就知道自己不一定能接得住这一拳。他一闪身，右手并指成刀高高扬起，待两人身影交错时掌刀顺势劈下，正砍在龙凡后背上。

龙凡“噗”地喷出一口鲜血，却借着这一掌之力落下楼梯，在地上一个翻滚便直朝3楼扑去。等到修罗抬腿追赶时，他已然连滚带跳冲到了1楼，身影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闪了闪，便从饭店大门闯了出去。等众人追到一楼时，龙凡早已消失无踪了。

修罗没有再追，而是在保镖的护卫下悄然离去，他的手中攥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瓶子，那里面装着采集到的龙凡吐出的血液。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总统套房，屋里的人早已准备妥当，立即有人接过血液样本拿去分析。他穿过摆满了今天早上运来的各种仪器的会客室，进到里间。房里坐着两个人，那位60多岁的老人是凤凰教育基金委员会主席阴先生，他在神族的身份是法相长老；另一个中年人则是一张新面孔。修罗恭敬地向两人行礼，说道：“法相长老、神佑长老，我已经得到龙凡的血液了。”

得到新皮囊的神佑长老心情很好，这时他第三次转化，虽然转化耗去了相当大的能量，但他还不能休息，计划才刚刚开始呢。

龙凡一路狂奔到地下停车场。他骑上车，警惕地环顾四周，还好，没人追上来。他将电单车的功率提至最高档，旋风般冲出停车场。今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人行道上路人悠闲，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他放慢车速，免得引起交警的注意。混迹在川流不息的车的河流中，让他心情多少放松了一点。但他很清楚，自己已经落入了神族设下的陷阱里。

敌人明明白白地说：“这一时刻，我们等了好久。”

让龙凡感到泄气的是，他象是只被拨来弄去的老鼠，却不知道猫在什么时候才会击出致命的一爪。

他们肯定已经报了警，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杀人嫌疑犯，即将面临一场大追捕。到那时天下虽大，却无自己立锥之处。

修罗的动作好快，眼下的自己的确不是他的对手。但他的那一击并未使出全力，他为什么不干脆将自己打倒呢？

小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凤先生真的死了吗？

“敌人非常的狡猾，他们比人更清楚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他们使用人类的方式来对付人类。”爸爸已经警告过自己。

但是自己还是中了圈套，连具体情况还没搞清楚，就已被逼上了绝路。

龙凡觉得很窝囊，更前所未有的有一种无助的感觉。

“你将会是一个孤独的战士。”

“不论发生了任何事情，都不要惊慌失措，做一个坚强的男人。”

他记起了亲人的话，心中又升腾起一股斗志。

他没有去齐叔叔的家，而是将车直接开到滨河道秀园公寓门口。

除了几件衣服，家里没什么东西可以带的。他将电脑打开，洗去了所有的私人纪录，然后拎起背包。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警察很快就会来的。

走到门口，他又回身，留恋地环视这个自己居住了十多年的地方。

他突然想起应该把父母的相片带上。

龙凡来到相框前，这是爸爸妈妈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他伸手将它取下，轻轻拭去上面的灰尘，目光突然被照片吸引住了。

照片可能是在爸爸妈妈原来的家里拍摄的，爸爸妈妈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背景是布置得十分温馨的卧室。引起龙凡注意的是他们身后的墙壁上挂着的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龙隐寺”。

爸爸妈妈都是生命科学家，怎么会把寺庙的名字挂在家里？

龙凡脑子里一闪念，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

远处传来了警笛呼啸。

他不再迟疑，悄然离去，开始了逃亡生涯。

“安宁饭店事件”成了所有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新闻。对这件事最流行的说法是：龙凡为了阻止小小离开宁州，和凤先生发生了争吵，并失去了理智将老人杀死。

也有报道指出这件案子的几个疑点：死者表情自然，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伤痕，现场也无搏斗痕迹；虽然证人众口一词说龙凡杀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是现场目击者。

但愤怒的歌迷、演艺界人士和极爱面子的宁州市民们并不是思维周密的侦探，他们的看法一致，并通过各种方式对“疯狂少年”的罪恶行径进行强烈谴责。

龙凡成了“名人”。

这是今年发生在宁州的影响最大的案件，再加上凤凰集团通过上层对警局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根据法律程序，局长亲自签发了拘捕令。而组织指挥此次全市大搜捕行动的负责人，正是赵啸天。

包括龙凡的照片和掌纹在内的相关资料已经发给了全市所有的出境口、饭店、酒吧、医院和商店等地方；而且一旦被追捕，嫌疑人的身份证、护照便告实效，信用证资格也立即冻结，不但无法使用，反而会暴露行踪。

一整天赵啸天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很清楚，对于一个身无分文又无路可去的16岁少年来说，逃脱法网是绝对不可能的。

赵啸天的心里十分矛盾，齐灵临死前才将小家伙托付给自己，而现在自己却不得不去抓他。说实话，他绝对不信龙凡会杀人，倒是齐灵的死更值得人怀疑。可不管怎样，龙凡是凤先生一案最大的嫌疑人。他希望龙凡早些被捕，这样自己就能问清事情真相，说不定还有可能帮得上忙。

现在已是晚上9点了，还未得到任何消息，龙凡到底多到哪里去了？

话机响了，赵啸天抬起手腕，却不是腕机在叫。他一愣，从怀里掏出手机，接通。

“赵叔叔，我是龙凡。”

“老天爷！”赵啸天压低声音，焦急地说道。“你在哪里？”

龙凡躲在市图书馆的24小时阅览大厅里。赶在信用证被冻结之前，他买了些食物和水，还有一张不记名的讯通卡。

他就在阅览大厅的电脑前坐了一下午，这里很安全，风平浪静。通过新闻频道，他知道了此次针对自己的大搜捕的所有情况。考虑良久，他想起赵啸天曾给自己一个私人号码，决定试试。

“赵叔叔，我中了他们的圈套，具体怎么回事我也没弄明白。我真的没有杀人，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碰对方一个指头。”“什么圈套？”

“小小联络我，说她很危险，结果等我到了那里的时候，小小却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还把我骂了一顿。然后凤先生过来和我谈话，说完话他就死了。”

“他和你说了什么？”

“他说我爸爸拿了他们一样东西，却没说是什么东西。”龙凡学精了，外星人的事提也不敢提。

“他是怎么死的。”

“说完话，松了口气，就死了。”

赵啸天越听越糊涂，小家伙的话漏洞百出。他想，也许龙凡真的有问题。“你现在在哪里？”

龙凡侧身，透过玻璃窗朝下张望。“朝阳广场，有一个小玩具店，旁边有个讯通亭。”

“你在那里，别走开。我马上来接你。”

龙凡立在窗前，只等了5分钟，几辆警车就包围了讯通亭。

你是个孤独的战士，他苦笑着摇摇头，自言自语道。

“查那个号码！”赵啸天站在街头，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是市图书馆的公用通讯器。”

“立刻搜。”

他带着警员们到达后，在一台电脑桌子上放着龙凡的身份证、信用卡和腕机。电脑屏幕上有一句留言：“干嘛骗我？”

10

龙凡吃饱喝足，抹了抹嘴巴。

他现在的位置是在市图书馆大厦的楼顶，这里没有监视器，没有警察，没有被神族骗来对付自己的人类同胞。

他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来疗伤。

蓝缎似的天幕中繁星点点，夜风阵阵袭来，让他心情为之一爽。

龙凡盘膝坐下，很快入定。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龙凡悠悠地从冥想之中醒来，睁眼一看，天已然大亮了。他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昨晚胸中的郁闷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不禁大喜。

他走到护栏边上，低头望着地面上虫子般急速爬行的车辆，觉得好玩极了。

一股阴寒之气袭来，龙凡知道这又是神族的灵力遥感侦察，却毫不在意。他向空中挥了挥手，算是打个招呼。

修罗和乐队已经搭上今早的班机离开了宁州，留下现在身份是乐队执事的神佑长老处理剩下的事宜。小小作为凤先生一案的主要证人，被告知暂时不能离境。反正就算苦学3年，她也只能做个三流小明星，在艺术圈里扑腾几下完事。神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把她的所谓明星梦当一回事，她只是棋子而已。

血液分析的结果令长老们很是失望，他们找来的最优秀的医师也无法解开龙凡基因里的枷锁，他的细胞无法克隆。神族庆幸没有让修罗杀掉龙凡，那样可就前功尽弃了。

“他还在那儿。”静室里，法相长老结束了神游，表情有些愤愤然地说道：“那小子在做什么？”神佑长老问道。他在转化之后的10天之内都不能妄动灵力，这也正是他请法相长老前来助阵的原因。

“看风景。”法相长老冷哼一声。

神佑长老想了想，道：“把他逼出来。”

张扬走进来说道：“总部通知两位长老，必须尽快解决好这件事。蛇翼星人警告我们神族不要违反星际考察的规矩。”

“它们还以为我们是观光团呢！”法相长老忿然。

“总部说我们目前不宜惊动其它星球的势力。”张扬小心翼翼地说道。“还有一件事，云智长老说，在飞机失事现场找到的人体残骸是飞行员的尸体，齐灵可能还没有死。”

“什么？”

龙凡打定主意，在没人——不管是人还是神族——找上这里之前，好好调整一下身体状态。只可惜这里还不够安全，解除基因枷锁需要进入假死状态，而且爸爸并没有说这种“生死关”修行要花多长时间，想来也不会太短。

阳光越来越强烈，龙凡静静站着，心如止水，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一人练习搏击术。张扬拉开被拧断了插销的小门，走上楼顶，见龙凡犹自练得开心，不觉一笑。

“怎么是你呀？”龙凡停下手脚，讶然问道。

“我叫玄武，是神族的魔天使。”张扬故意将灵力释放出来，煞气直逼向龙凡。他心里也很惊奇，只不过一夜时间，男孩的伤势似乎就已经痊愈了。“你最好乖乖地带我去找那块晶石。”

这家伙比修罗还要厉害。龙凡心里一惊，嘴里却毫不示弱。“魔天使是什么玩艺？”

“我在神族里专门负责杀人，是凤凰的复仇之翼。”玄武进一步恐吓。

“修罗就应该是你们魔鬼凤凰骗人的那只翅膀了吧？”龙凡一脸苦笑。“好吧，反正打不过你，带你去就是了。”

他出奇地合作，和玄武一起下楼走出图书馆。玄武一指停在路边的一辆高级轿车。“上车。”

龙凡却往后一缩，道：“等一下，有警察！”

乘玄武一愣神的功夫，龙凡拔腿就跑，速度惊人。

玄武发觉上当后，只是一笑，缀在男孩儿身后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龙凡很快发现对方不只一人，而是早已在图书馆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并且几乎在附近的每一幢大楼的门口都安排了人手，防止自己故伎重演。他不知道，此次神族将长州和平州两所凤凰武术学院训练的武士都调到宁州来了。

“那就赛跑吧。”他咬咬牙，越跑越来劲。

他的一路狂奔终于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而这恰是他所希望的。警察总比神族要好对

付些。

随着警车的呼啸声渐起，玄武他们果然果然停止了追赶。

龙凡放下心来，瞅准马路对面林立着十几幢公寓楼，加速冲了过去。他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不论如何也得找个旮旯角落歇一会儿。

随后而来的警车没能发现他。“幸好他们没派出直升飞机。”龙凡松了口气，小心地在一幢幢楼宇间慢慢穿行。他四下打量着寻找藏身之处，结果却很失望。这里象是高级住宅区，每栋楼的安全措施都很严密，绝无可乘之机。

他突然想起一事，忙从背包里取出相框，将相框背面的盖板打开，用手指戳烂了里面的芯片。

直到现在，他在和神族的斗争中仍处于绝对的劣势。他绝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的线索。只要神族没找到晶石，他们来到地球所要进行的巨大阴谋可能就会无法得逞。

龙凡心疼地瞧了一眼已变成一片空白的相片，用力将它扔了出去。相框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落到地上摔得粉碎。

背后传来电单车的马达声，他回头一看，呆住了。

那人也认出了他，急忙煞住车子，俏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龙凡避无可避，只得强笑着打了个招呼：“玉婷你好！”

玉婷的一双美目凝视了他半晌，这才开口说话：“如果你相信我，就到我家来吧。我家就在前面，家里没人，很安全。”

经过启灵仪式，玉婷已经正式成为神族的一员。她了解了神族的历史和伟大使命，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神佑长老交待的任务。

“你家就住在这里呀？”龙凡心想这倒真是巧了。他哪里知道这是法相长老运用灵能对他的大脑进行了极为微弱的干扰，又在围追堵截中巧妙安排，一步步诱使他逃到此地。

他看着这位学校第一美女，问道：“他们说我是杀人犯呢，你不怕么？”

“我才不信你会杀人呢！”她回头望望。“快些了，别被人瞧见。”

玉婷的家果然就在前面不远的一幢楼里，她停好了车，说道：“电梯里有监视器，咱们得爬楼梯。”

“你家住几楼？”

“17楼。”女孩儿俏皮地一笑。“你不害怕么？”

11

两人气喘吁吁地到达了目的地。玉婷抚着胸口依在墙上歇息了一会儿，这才有力气去开门。

进门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扑向客厅的沙发。过了好一阵子。“你饿不饿？我拿东西给你吃。”

玉婷娇喘着低声说道，不待他回答，便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

龙凡将整个沙发占为己有，等到玉婷端了食物出来时，他已坠入了沉沉的梦乡。

她轻轻地将食物放到木几上，蹲在沙发前静静地仔细看着龙凡。这个男孩子怎么会是神族最危险的敌人呢？她疑惑不解，是不是神佑长老搞错了？

龙凡做了个恶梦，梦见凤先生、修罗和玄武的身影在黑暗中飘浮变幻，朝自己步步紧逼，强大无匹的力量将自己推向一个巨大的黑洞漩涡。漩涡中隐约可见到爸爸、妈妈和齐叔叔正在苦苦地挣扎。他大叫一声睁开眼坐起身来，浑身上下汗如水浇。

玉婷闻声赶来，打开灯，关切地瞧着他。

龙凡晃晃脑袋，头昏沉沉的。“现在几点了？”“晚上11点。你渴不渴？”

他一愣，目光落在玉婷身上，见她已换上了睡衣睡裤，再看看窗外对面大楼的灯光，这才相信自己真的睡了这么长时间。他接过她递来的水杯，仰起脖子大口喝着，仿佛才从沙漠里归来。

“你下午有没有去上课？”他放下水杯，眼光打量着木几上的各种食物。

“我请了两天假。”她走到他的身边，背靠沙发坐到地板上。“你一直不停地说胡话，流了好多冷汗，浑身烫得怕死人，人家那敢走开。”

龙凡心中一热。“干吗对我那么好？”

“因为你现在需要帮助嘛！”她嗔道。“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哪有了！”见女孩一脸的委屈，龙凡急忙辩解。他转移开话题，问道：“你爸爸、妈妈到哪里去了？”

“他们都在天京工作，只在周末回来——班里的同学都知道的，就你不晓得！”玉婷的声音里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酸意。“心里面只知道小小！”

她越说越气，起身从卧室里拿出一个小包。“这里面是我下午买的营养胶囊、水和药，还有我的信用证。”她的美目里滚动着晶莹的泪珠。“你走吧！”龙凡见她真的动了怒气，顿时慌了手脚，想要起身说话，却失去了平衡一头栽倒在地。玉婷惊呼一声冲上来，奋力将他扶上沙发，嘴里犹自喋喋不休地道：“你还真要走呀，你这个样子能到哪里去？干嘛那么小气，人家只是讲气话嘛。”

龙凡用内视术检查自己，这才发觉挨了修罗那一掌所受的伤不但没有痊愈，反而由于今早耗尽了体能，使得已被抑制下去的伤势复又发作。“我不是怀疑你，”他歉然说道。“只是你对我这么好，让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

“谁要你的感谢了。人家知道你出事了，一直就想帮你。好在老天有眼，真的就把你送到我面前来了。”玉婷幽幽低语，说完凝脂般白嫩的小脸上浮现出两朵红晕。灯光下女孩垂下妙目，浓密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有若出水芙蓉，偶然抬眼瞧向龙凡，黑白分明的眸子里荡漾着无法掩饰的柔情。

龙凡不是傻瓜，自然明白女孩眼中的情意。但他自家知晓自家事，自己已被神族的连环毒计逼得走投无路身心憔悴，如此境地，哪有谈情说爱的资格。更何况直到现在，他仍然挂记着小小的处境。

玉婷小心地不断提高灵能，将寻常人无可抵御的媚力从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中散发出去。龙凡却仍旧不为所动，她不禁暗自佩服。“班里现在怎么样了？”他打破沉默，问道。

“小小已经办了退学手续，等这件案子了结了，就会去天京学音乐。同学们都说若不是她，你也不会这么惨。”她闻音知意，回答时却仍隐藏不住自己的情感趋向。“你还没有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很多事情你也不懂。”龙凡摇头叹道。“陷害我的敌人势力太大了，我斗不过他们，又怎么能够把你牵扯进来？”

玉婷娇躯一颤，她心里一直在不断地思念着修罗，用对翼天使的爱慕作为武器，抵御着龙凡对自己的那种莫名的诱惑。但此刻他的善良击中了她心底最深处的那一片禁地。被压抑着的人类情感冲破了禁锢，刹那间奔涌而出，将她的芳心淹没。她情不自禁扑进龙凡的怀中，将脸儿深深埋进男孩儿的胸膛，泪水已然夺眶而出。好一阵子她才平复心情，嘴里喃喃地说道：“你会死吗？”

龙凡默然，想要推开女孩，却被她搂得更紧。他此时体能衰竭，抵御诱惑的能力也大大减弱。身子被这情意绵绵的少女那柔弱无骨的动人躯体紧紧贴住，顿觉有些吃不消。他急忙说道：“夜深了，你也该歇息了。”

玉婷这才离开了他的怀抱，抹去泪水，说道：“你身子不好，还是到我房里去睡吧。”

她搀扶着龙凡进了卧室，让他躺到自己的小床上。

“你也去睡吧！”龙凡柔声说道。无论如何，玉婷对他的关爱给了他莫大的力量，使得他又萌生出斗志。他想再好好休息一夜，然后尽快想出疗伤的办法。“我不。”玉婷却倔强地答道。“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免得你又做恶梦。”少女深情地凝视着龙凡，“我怕一觉醒来时你已经离开，永远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她轻轻地依偎着他。

两人目光相遇。

“就算你真的要去死，今夜也不许离开我。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玉婷的这句话有着莫大的震撼力，彻底击垮了龙凡的心理防线。他冲动地将她搂在怀中。自然而然的，她的樱唇找到了他的嘴唇。

为了得到龙凡，玉婷起初是强迫自己对他产生爱意。但此时她的心里，什么神族、什么计划、什么修罗全都不再重要。龙凡体内所蕴藏的那种无尽的神秘能量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她全身心地投入，享受着和对方缠绵所带来的无上的快乐。她忘记了运用灵能，此刻她那火热的胴体散发出的天然体香，比灵能催发的媚功更具有诱惑力。

玉婷让男女的本能控制住了自己的思维，只晓得尽情地放纵，用最亲密的身体语言向对方诉说出无尽的柔情。攀上巅峰的那一瞬间，玉婷清楚感觉到了龙凡爆炸时释放出的灼热精气与自己体内的生机的结合。她象一株青藤死死缠住大树般搂住了男人。

玉婷狠下心肠，将灵力猛地提至极限，能量从与他相贴的每一寸肌肤狂涌入龙凡的

身体，龙卷风一般沿着经脉摧残着他的每一根神经。龙凡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从她的怀抱中弹起，重重地撞在天花板上，跌落回床上时已是七窍流血。

龙凡艰难地喘息着。他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力，神经系统在剧烈的痛楚的狂暴冲击下几乎完全瘫痪。她的哭声仿佛是从遥不可及的天外传来，他奋力睁开眼睛，却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光影。

玉婷心如刀绞，她在发出那毁灭的一击的同时才知道，自己真的爱上了龙凡。看着他气息奄奄地趴在床上，失去神采的眼中流露出无尽的哀伤，她不禁痛哭流涕。

12

不知过了多久，龙凡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他缓缓地张开双目，思维逐渐开始了运作。比身体所受的重创更为可怕的，是无比的沮丧已经击溃了他的信心。

他败了，败得一无所有。

神族如此的强大、阴险，而自己呢？只不过是一个16岁的少年罢了，而且现在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废人，凭什么去和敌人斗争？他在惨败面前选择了逃避，不愿去想任何事情。

“爸爸，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他在心底里深深地叹息一声，阖上了眼睛，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但令龙凡意想不到的，由于全身的神经仍旧处于深度的麻痹状态，他无法阻止体内残余的生机重新苏醒过来。他的潜能此时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一点一点地却是顽强地修复着各个器官的功能。

神经也渐渐有了知觉，这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所有的感觉细胞都变得无比的脆弱和敏感，阳光照射在他裸露的身躯上的最细微的温度变化，对他的神经而言都是残酷至极的考验。

龙凡却在一次次痛苦挣扎之中，被迫地逐渐恢复了斗志。他调整着吐纳的节奏，呼吸渐渐变得缓慢悠长。强烈的倦意和撕裂心肺的痛楚交替袭击着他脆弱的生命力。龙凡竭尽全力保持着头脑清醒，微弱的意念渐渐集中到脑海深处，在缓缓地流动中不断地聚集能量，然后意识流沿着颓圮断壁般的神经网络在体内里困难地游走，唤醒被重创后处于麻痹状态的细胞。

当他终于能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的时候，他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打败自己。

龙凡洗了个澡，胡乱找了些东西填饱肚子。做这些极其简单的事情却几乎耗尽了他的能量，他的身体就象是被抽去了骨头，毫无气力。他知道自己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睡眠，于是又挣扎着躺到床上，很快就陷入了黑甜的梦乡。

当他一觉醒来，看看时间，竟然已经是7月12日的中午了。玉婷说过，她的父母会在周末回家。“这里也不安全啊。”他嘴里嘟囔着，却丝毫没有溜走的意思。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他需要好好地想想。

一定要把整件事情理出个头绪来，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脑子却在紧张地工作着。杀害齐叔叔和诬陷自己杀人，都只是敌人的连环诡计的一部分而已，自己的基因，才是神族的真正目标。

凤先生身体里面的那个神族幽灵并没有死，他现在一定又有了新的躯体。这家伙真的是太厉害了，从一开始自己就被他玩得团团转。

玉婷肯定也是神族，她一定会怀孕，现在正躲在安全的地方，准备生下她和自己的儿子——龙家的后人只会是儿子。如果她真的生下了孩子，孩子的体内也应当存在着基因枷锁。神族不一定能够解锁，可那样一来，他们就会认为孩子并无用处而伤害他。

玉婷为什么会饶自己一命呢？神族可不会做毫无意义的事。他们还希望从自己身上找到晶石的下落吧。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敌人太强大了。也许只有突破了基因枷锁，自己才会拥有与神族相抗衡的实力。

不论如何，这是眼下唯一的活路了。

既然命运决定了自己将作为一个战士继续活下去，那就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吧！龙凡有些奇怪，为什么神族这几天似乎将自己遗忘了。他不知道，逃离死神魔掌的齐灵此时已经回到了宁州。这位优秀的特工的一连串的复仇行动，正让神族疲于应付头痛不已。

傍晚时分，龙凡下楼走出住宅区。他的身体依然极度虚弱，但精神却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黄昏的太阳仍然在天边顽强地燃烧着，不愿坠入黑夜的怀抱。落日的余辉将宁州小城的数千幢楼宇变成了金色的森林。路上车辆行人匆匆，没有人注意到龙凡的存在。

如果他们知道，人类命运的转折点就落在路边这个相貌平平的少年的身上，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呢？

龙凡静静地站在街头，听到由远而近的警车的呼啸声，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在离开玉婷家之前拨通了警察局的号码。

世界上没有比监狱更好的地方，可以让他安全地完成生死关的修行了。

共计3万4千字

## 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和《冬之神》一样仍然是科幻，因为我爱幻想。

我试图以自己寻常的智力，来猜测一直困扰着自己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宇宙和生命，进化的目的和意义，气功和人体潜能等等。然后用小说的形式将它们表达出来——我可不是学者，绝大多数读者也不是。

龙凡的故事并没有完结，这是一部系列小说，包括了《苦斗》、《争锋》和《长生》3个部分。

《苦斗》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我始终没能找到更好的来代替它。之所以叫苦斗，是想表达这么几个意思：一、人类是一个好斗的种族，战争在地球文明历史上一直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是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故事中，就连神族对付龙凡的各种诡计，用的全都是典型的人类方式。

二、假如有一天，地球上真的出现了比人更高级的智慧种族——不论是外星人、地球史前人类或是新人类，不论是在哪个世纪——人类必将陷入物种竞争的苦斗之中，而且一定是处于劣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必将灭亡。

三、龙凡所代表的由于基因突变而产生的新人类种族，只有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才能真正成为人类进化到新的阶段的代表，否则就只是物种演变过程中的异类而已。四、龙凡作为一个孤独的少年战士，面对可怕的外星强敌以及莫测的命运，只能在不断地苦斗中求得一线生机。

《苦斗》讲述了一个不太好玩的故事，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只能算是一篇幻想小说。仅此而已。

2000年6月15日于合肥

#### 作者简介

倪晓明，男，肖虎，成都人。迁居合肥二十年，乡音犹正也。性格双重，动静视乎心境；喜幻想，武侠科幻是为最爱。苦写《苦斗》，试以小说笔墨触及未知神秘世界，借文字游戏探求智慧演化之道，不亦快哉！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省委党校18栋103室  
邮编：230022  
电话：0551-4653618-3191  
13003084432

#### 杞人忧天

#### 北星

今天是晴天，天很蓝，一朵朵白云在天上缓缓飘动。斌吃饱了从农厂里输出的早餐，拍了拍肚子，晃荡晃荡地走出了房子。他坐在屋子外面的台阶上，像往常一样盯着天看了一阵。他很喜欢看天，天上的风景每天都不同。他不喜欢阴天和无星的黑夜。他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缀着白云的蓝天。这时的天显得很高很高，就像一幅遥远而清晰的画，令人有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很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斌满足地看着蓝天。看着看着，他忽然发觉今天的天有些反常。那如画的白云蓝天总显得有些不对劲。他仔细地观察了半天，终于发现了原因。他在蓝天上看到有几道细细的弯弯曲曲的黑丝。这些黑丝是如此之细，要不是盯着天看好久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斌的心里一沉，不禁喊了起来：天出了毛病啦！

街上几个行人听到他的喊声凑了过来。有人问到：发生了什么事？

斌慌不择言地说：你们看啦，天裂开缝了！那里那里！

哪里哪里？我怎么没看见？

那里那里。那些黑缝。还没有看到？

行人纷纷摇头：什么也没看到啊。你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天怎么会裂缝？笑话！大家摇着头离开了斌。

斌急了起来：天真的出了毛病啦！我们不想点办法天肯定会塌下来呀！人们边走边笑，不再理他。吃饭睡觉要紧。

只有可怜的斌，从此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于是一天比一天消瘦。每天每天，他都要盯着天看半天。人们说：他疯了。

这天，斌终于忍受不了啦。他决定到天边去看个究竟。

行李是不用怎么准备的。到处都有食物输出口，到处都有空的客房。一路上不需要别的，只要饿了吃困了睡就行。当然，还得有走远路的毅力。遗憾的是，这种毅力现在没几个人有。支持斌不停地走的，是他对天将要塌下来的忧虑。

几天之后，斌就走出了城市。虽然城市外面还是有食物输出口和客房，但已经没有人迹。到是不时能见到一些小型动物在荒凉的土地上窜来窜去。它们常常聚集在食物出口前。斌得赶半天才能把它们赶开。不过，这些困难没有阻止斌前进的步伐。不知走了多少天，他终于走到了天边。

天像一块大布，从荒芜的地面拔地而起，延伸向上，直到看不见的远处。云的运动在这里看起来非常快，一块块白云从靠近地面的蓝色天幕生成，然后迅速向上窜升而去，汇成斌最喜欢看的风景。斌轻轻抚摸着天幕，天幕是那样的光滑，摸起来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斌觉得热泪开始在眼中转动。

他激动了一阵，开始仔细查看天幕。天幕看起来严似合缝，并没有什么裂缝。但是斌知道，自己看到的只是天的极小一部分。若大的天幕，只要有一处裂开了口子恐怕就会塌了。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和忧虑，沿着天幕向前走去。

又走了几天，他遇到一栋奇怪的圆顶房子。房门没锁。那锁歪歪扭扭，好像坏了。他走了进去。里面有很多轰鸣着的机器。但是没有一个人。斌看到一个很大的台子。那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按钮。台子前面是一张巨大的屏幕，屏幕上印着天幕的风景：蓝天，白云。在控制台上面还有一行字：杞星天空控制程序。

斌一直没弄明白这个星球为什么会叫杞星。杞这个字很奇怪，好像除了能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弄清是什么样的植物名字之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意思。斌看着这庞大的台子，想着：原来我们的天空就是这玩意控制的。看来这是我们的远古的祖先干的事情。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听人们说起过呢？大概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只知道舒适地吃喝玩睡，已经把什么都忘了吧？为什么祖先们给我们的星球起名为杞星呢？

斌忽然看到屏幕一角的天景上有一行红字：警报：经线78.2度，纬线49.4度处出现裂纹！斌心里一紧：天果然出毛病了！天要塌了！

他的头上开始渗出冷汗。他一点也不知道怎么操纵这些按钮，更不要说怎么去修补天的裂纹了。他的眼角忽然又看到屏幕前的台子上有什么东西在动。他过去一看，不禁觉得头皮一阵发麻。那里有几只老鼠正在起劲地啃着台上的那些按钮呢。

他慌忙从地上操起一根不知是作什么用的棍子向老鼠们砸去，想把老鼠赶走。棍子猛地一下子砸在台上。只听啪地一声，台子上迸出一束火花。屏幕一下子使劲闪了起来。斌只觉得自己看着屏幕的眼睛里充满了红色的“警报”两个字。他听到外面出现雷鸣般的响声。他慌忙冲出去看。只见那高高的天幕上火光四射，灿烂夺目。顷刻，只听一声巨响，缀着白云的蓝天一下子四分五裂开来。天终于塌了。致命的宇宙射线开始疯狂地扑射下来。

## 青色

郑军

从古至今，“未来”一直在人们面前戴着厚厚的面纱。然而，人们并不愿意坐先进时间之手揭开这层面纱，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未卜先知之道。在过去的一些科幻小说中，作者们也提出了两种预言未来的方式，一是穿越时空，亲自到未来走一走。另一种则是用特异功能去预感未来。不过，这两种方法“伪科学”的味道浓了一些。

在本篇中，您将读到一种新的预言方式，或许，也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方式。

### (一)

翁建亭和姓丰的技师站在透明度玻璃幕墙外面，墙的另一侧是个宽敞的，每立方米只有不足一个尘埃微粒的超净空间。几只冰箱大小的乳白色金属柜静静地并立在房间中央。

“这就是‘青色’”丰技师指指那几只金属柜，表情于得意中略带敬意。仿佛里面那东西不是他们的创造物，而是带着某种仙气的东西。

“‘青色’是指这台电脑，还是指在它里面运行的软件？”翁建亭是建筑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对技术总是并不外行。

“这没多大区别。”丰技师说。“象青色这么复杂的软件，也只有在这种亿亿次规模的超巨型光子计算机上才能运行。当然，要是严格地讲，‘青色’指的是一个巨型软件，正式名称叫‘全景运算系统’”

这还是翁建亭头一次听到青色的学名，以前，他只是常听到青色的另外一个绰号。

“我的朋友们都把它叫电脑卦师。”

“那些摆摊搞电脑算命的，怎么能和青色相提并论。”丰技师不以为然地说。接下来，翁建亭认为会听到诸如“我们搞的是科学，他们搞的是伪科学”之类的生硬辩驳，不想，丰技师却说了一番从未听过的见解。

“青色的功能和算命有一个本质区别。算命人搞的是静态推断，青色搞的是动态推断。算命人也声称自己在预言未来，他们的依据，象手相、面相、生辰八字什么的，统统是静态的东西，青色不是这样去推断的。打个比方，您站在岔路口一动不动，青色不会有任何推断。但如果你决定往前走，或者左拐弯什么的，那么青色会告诉你，你选择的那条路是否通畅，对于您要达到的目的地来说是否是最好的捷径。”

翁建亭用最快的速度消化了对方的讲解，然后问道：“看来，青色的优势就在于它收集的信息非常全面？”

就象当初互联网本是美国军方的应用技术一样，青色原本是中国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大型软件，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预测。随着程序的不断完善和青色内部各界的信息逐渐增加，青色能够预言的范围逐渐从宏观向微观延伸，到后来已经可以为一些大型社会机构进行预测。于是，五年前，青色被开放成为民用项目。这段历史，向青色要求的客户都是知道的。所以翁建亭才对青色的功能作此理解。

但丰技师并未认可翁建亭的体会。

“不不，青色最本质的东西并不在于信息全面。美国国家统计局的信息比我们更齐备，但他们的电脑并不能作出预言。还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把您的当作一辆车，把企业所在的环境从它所在的城市到它所在的行业，所遇到的政策法规，当成它要驶过的路，而您要求预测评估的企划案则是您为这辆车选择的行驶方向，这时候青色的本领才能显示出来。因为您的企划案要实施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贵企业这辆车所面临的‘路况’千变万化，绝不象真实的道路那样，除非地震，山洪，否则总会老实地呆在那。换言之，青色能告诉你的，不是今天的‘路况’，而是未来的‘路况’。”

本来，翁建亭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将所要咨询的内容传输过来，但他不想作‘隔山买老牛’的莽行。尤其是因为朋友们对青色的本领赞不绝口，称其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对于受过严格自然科学训练的他来说，这样的功能超越了他的常识。所以他要见识一下青色的庐山真面目。

在谈话的另一方，丰技师不厌其烦地为一个顾客讲青色的原理，也有其良苦用心。自开放放民用以来，青色的效益一直不佳。包括丰技师在内的开发者们都是纯粹的科学家，不懂什么市场营销手段。只有实打实地剖白青色的本领，以此换取顾客信任。

“这恐怕有点玄了，青色能预知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

“青色本来的使命就是这个。您的企业只不过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部分。青色当然可以预测。”

翁建亭微微地摇了摇头。

“您知道我们为什么给‘全景运算系统’取名为青色吗？”丰技师并示失去耐心。

“愿闻其详。”

“因为设计青色的思路就取自‘深蓝’，而青色的功能又远远强过深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我们才把它叫青色。”

“是战胜卡斯帕罗夫的深蓝吗？”

“正是。任何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归根到底都棋类游戏差不多，那就是在固定的规则的约束下，选择招法的政治、军事、经济、体育等领域，都有各自的游戏规则，或表现为法律制度，或表现为契约，或是风俗习惯，或是体育比赛规则。等等。当事人其实都是在这些背景下选择招法。规则是死的……”

“招法是活的。”翁建亭象个不安份的学生。

“不，招法是半死的。”丰技师直述真意，没顾虑到学生的面子。“比起人的想像空间，人的行动空间要狭窄得多。比如，您很快要返回您公司的总部所在的城市。理论上讲，您可以

步行回去，可以骑自行车，可以乘机动车。可以乘飞机。但您是位事务繁忙的企业家，所以您几乎肯定不会选择比机动车更慢的交通方式。最大可能是乘飞机回去。”

翁建亭自幼标新立异，最不喜欢别人用常规俗套来解释他的行为。尤其是现在，他作为一个资产数亿的大企业的老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自认为拥有从没有过的自由度。但是，想到密码箱中已经定好的返程机票，他不禁心头一震，仿佛一张无形的网正从丰技师那边罩过来。

## （二）

丰技师对此全无察觉，他不过是想把总是说得更清楚一些。“棋类比赛最概括地模拟了人类的社会行为。我举另外一些例子，或许您的认识会更进一步。那就是智谋型的电脑游戏。

《三国英雄传》、《文明时代》、《中关村启示录》、《甲A风云》《斯皮尔伯格的策略》等等。乍一看，它们的内容大相径庭，可基本规则完全一样：拥有实力，利用条件争取胜利，然后再把胜利转化为新的实力。一个武将、一个足球教练、一个电影导演，他们在游戏中的位置和作用几乎完全等同。”丰技师继续着他的讲解。这些技术原则都是他们费尽心血发现的，所以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也就是说，你们只不过把一些电脑游戏作得复杂一些？”还在上学时，翁建亭就不习惯别人长篇大论地跟他讲，成为董事长以后更是如此，于是他不停地打着岔。

“社会生活本身的确就是一场巨大的棋局。”丰技师抬手指了指窗外：“你看，外面新扩建的马路属于城建局，路边那一幢商住两用楼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一楼底商中新开业的家电维修部属于一位个体户，在那门口和那个班车站，和站上等车的人们则属于一个科研院所。因此，他眼前的这图景，就是以上四个棋手多边对弈的结果。尽管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有形式上不同的游戏规则，招法的具体表现也不同，但抽去具体内容后，抽象的规则和招术是完全相同的。”

翁建亭被这一番讲解震撼了，依照丰技师的理论，自己不过是一场巨大棋局中的微不足道的小棋子。这和他的自我感觉颇有抵触。

“可说来说去，你们不过是把某些游戏程序变得复杂一些罢了。用这种单纯的方式理解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恐怕有失偏颇吧。”

丰技师点点头：“当然，要把棋局丰富还原成社会规律，还要作一些实质性的调整。比如，真正的棋局里只有两具棋手，而在社会这局庞大无比的棋局里，有成千上万个棋手，每一刻都有不少棋手加入，也有不少棋手退出。又比如，在真正的棋局里，每下完一步，棋盘上的形势就会静止下来，供双方作判断。这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当你费尽心心作出判断时，真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动。再比如，在真实的棋局里，每一方的行动目的都很明确，击败对手。而在现实生活里，每个棋手的行动方向却很不一，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消灭对手，还要帮助其他棋手成长壮大。可以说，在固定棋局的情况下，发展出演算这些复杂情况的方法，正是青出于兰之处。由此，从简单棋局中推导出的规律就可以运用到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来。”

丰技师指了指那几台金属柜，由于动作快，翁建亭一时没看清他具体指的是哪一只。

“从青色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千上万个棋手的资料就进入他的虚拟棋局中，在里面博弈、较量，不管有没有人向它咨询，全景运算系统从不停止。由于电脑运算的速度总要快于现实生活的发展速度，因此，青色内部的棋局比真实的社会棋局逐渐领先，从目前的情况看，青色的总体运算速率四倍于真实事件的演变。青色从诞生至今已经满十年，也就是说，它已经看到了四十年后的未来。”

翁建亭的好奇心顿时大增。“我的公司也在这局棋里？”

“当然，青色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联网，就算是街对面的那家小店，如果他们在在一个基层工商所注册，就会自动进入青色系统，反复运算，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运算结果，直到执照吊销的那一天。当然，输入青色系统的都是你在各个国家机关申报的公开数据。”

“那么，我想看一看飞鹰公司三十年后的面貌。”

“当然可以，不过……”

“我付钱。”翁建亭掏出了信用卡。在丰技师的操作下，青色很快给出了答案。结果令翁建亭振奋。按营业额计算，飞鹰公司将进入世界前五百家大企业的行列。只是……“

“什么，飞鹰公司将成为影视产品制作公司？我什么时候需要靠那些搔首弄姿的人赚钱？”翁建亭大为愤然。

“哦，青色是不考虑个人性格方面的要求的。它只是按照各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去玩，比如一家企业，它就只考虑如何令其利润最大化。”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不拍电影什么的，我就进不了世界前五百强？”

“看来是这样。由于青色内容的资料越来越多，青色的预测越来越准确。”

“那么说，我们就只好象列车一样死板地在轨道上开了？”

丰技师摇了摇头。他对翁建亭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充分的准备，看来青色已经接待了许多难缠的角色。

“青色的运算只是社会发展趋势的中轴线，真实情况不过是围绕着这个中轴线上波动罢了。并且每有偏差，青色本身一旦得到资料，就会自动作出调整。青色有三个信息来源。一是国家统计局的信息库，一是各种网站上的公开信息。青色循环往复地访问全世界的网站。再一部分，就是咨询者咨询时提供的信息。因为你们要咨询的内容，肯定就是你们准备去作的。这样就保证了信息的最大准确性。青色不断更改自己新的预测起点。比如，刚才那个运算结果就是青色根据贵公司直到目前的表现判断的。”

“等等。”翁建亭看出了不妥。“你是说，如果我们向青色咨询，那么我们的企划案同时也成为它给别人作预测的依据？”

“正是这样。当然，您的飞鹰计划目的只是一个计划，青色会把它暂存在一个子程序里，如果您实施了这一计划，再把它归入全景运算系统。从您的角度，社会是一个舞台，您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实施您的计划。但从别人的角度，您的计划一旦实施，就会成为别人需要面对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

“这恐怕不妥当吧。要知道每个企业都有很多竞争对手，他们也会到你这里搞预测，飞鹰计划是我们的商业秘密。”

“您多虑了。”丰技师俯下身，指了指监视器一角上不停闪烁的一个九位数字。“您瞧，刚才青色为了推算出您所需要的结果，作了七亿多步运算。这还是一种简单的预测。如果我们调出这些运算一步步察看，任何一个人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完它。当然，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不允许一个客户调查其它客户的资料。这在您正试进行预测前与我们签嘱的合同中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我不接受这个协议。”

“那只有抱歉了。要知道，青色之所以能给您作预测，也是参照了其他客户在预测时留下

的信息。”

“但刚才那次预测，您并没有要我签什么协议。”

“刚才那次预测使用的是公共信息。而如果为您的飞鹰计划作预测，必须把该计划整个地输入到青色中去。”

一切都无懈可击。经过十年的发展，不仅青色成熟了，连使用青色的规矩都成熟了。

“您放心。青色存贮着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公司、法人的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仅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青色自己收集信息，并进行推断。”

听到丰技师这番话，翁建亭又生出一份好奇心。

“您刚才说这里有成千上万个棋手，具体数字是多少？可否奉告？”

“可以，嗯，全国各级政府机构、一直到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一级；各类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只要正式注册的，青色就知道它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些重要人士，如各级政府主管，企事业单位主管，体育或演艺界名人，高级学者，优秀撰稿人、股评专家等等。他们对社会构成的影响要大于普通人，也在收录之列。另外，还有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对于一些大国或我国各方面关系密切的国家，还包括它们省州一级，甚至县市一级的政府。所有与我们有经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里排位靠前的大企业，根据国家大小，从前100位一直排到一千位。还有另外一些选择依据。总计……一千八百万左右！”

翁建亭凝视着青色，这回他才真的被震撼了。在他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青色安静地呆在那里，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动上一动。玻璃幕墙甚至连电流的哗啦声都滤掉了。但正是在这个静到极点的躯壳里，千万计的棋手正在不停地较量，争斗构成一局有始无终的，洪流般奔涌不息的棋局。

### （三）

褒贬是买主。在丰技师的印象里，翁建亭还不算最难缠的顾客，尤其是当他签下协议，再次掏出信用卡时，丰技师觉得刚才那一番唇舌都得到了回报。

程序员正在将飞鹰计划翻译成青色能懂的程序语言。翁建亭和丰技师等在一旁。

“天天守着这么一个宝贝，你们迄不成了神仙？”翁建亭说。

“哈，”丰技师摇摇头。“我们不是神仙，它是。就象当初，是深兰打败了卡斯帕罗夫，而不是它的设计者。把深兰的设计者捆在一起，也下不过卡斯帕罗夫的。”

只见程序员挺直身子，右手食指敲了一下回车键。监视器上出现了一张代表青色的娃娃脸。接下来，预测结果便出现在翁建亭面前。

“飞鹰大厦将在进行到第二十二层至第二十六层间停工？”

大概是为了提醒顾客注意，程序设计者特地在此类否定性答案后面安排了一个红色惊叹号。望着那一明一灭，独眼般的惊叹号，翁建亭一时反应不过来。以为有人和他开玩笑。

“怎……怎么？停工。问问它，是临时停工吗？”

大概由于问题简单，丰技师并未再收费，程序员键入问题，青色立刻给出了答案：

“永远！”

天鹰文学！<http://ti anyi ng. xi l ubbs. com>

丰技师对建筑业一窍不通，青色的答案对他来说只是一行逻辑清楚的汉字，翁建亭则不然，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幅惨景：他那宝贝大厦裸露着钢筋水泥的内脏，任凭凄风苦雨敲打。果真如此，停止下来的不仅是一幢大厦，他的飞鹰公司也将跌落尘埃。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让我看看青色的运算过程！”翁建亭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

“不，先生。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刚签了合同，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瞧，它运算了三亿多步，您就是每秒种看上一条，也要昼夜不停地看上十年。我觉得您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停止飞鹰项目。避免无谓的损失。”

#### （四）

丰技师认为最容易作到的，恰恰是翁建亭最难作到的一条。这不光是因为翁建亭的这个工程已经在企业界传开，关乎公司声誉。更因为翁建亭从小就不信邪的本性。他知道，商场是个变幻莫测的舞台，今朝春风得意，明天一败涂地。如此诡秘玄妙，把许多商家都推进了迷信的怀抱。其中尤以房地产业为甚：拟定计划时要先看风水，测运势；开工时要杀猪宰羊，祭天拜地；工程进行时要谨守各种忌讳；末了赚不到钱，开发商还要撂下一步句话：我没那个财运。

翁建亭不屑于和这些人为伍。他是建筑学院的高材生，一条条科学定理构成了他的世界观。这次向青色咨询，也是因为他从某权威学报上读到一篇评论文章，说青色的研究成功突破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前沿课题。他才有些动心。可是测试结果依旧使他联想起街头摆起的那些“电脑算命”的卦摊。

“还没干就宣布死刑，哪有这样的事。简直是卖狗皮膏药。”青色冷酷的预言反到激起了他的冲天斗志。回到公司他就立刻下令，飞鹰计划全面上马！

当然，青色那深不可测的影子在他的脑海里毕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严令手下把飞鹰计划的每一步都重新审核一遍：融资、募工、拆迁、土建、材料供应、广告宣传、公关运作……必须万无一失。为此，公司里百十台工作站、个人电脑不停地运转着，翁建亭相信它们加在一起的能力不次于那个算命先生。

飞鹰大厦雄鹰般拨地而起。翁建亭眼观六路。往小处看，工程进展顺利。往大处看，市面繁荣，股价坚挺，宏观经济形势运行良好。翁建亭放眼四外，不见一丝乌云。

“或许，青色百密一疏，而我的飞鹰计划就是那不知多少万分之一的不合常规的例子。或者，青色的运算逻辑本来就有毛病。”翁建亭暗自窃喜。

当大厦主体建到第十八层时，日报的国际版登载了一则微不足道的小消息：西非小国布基纳法索的股市暴跌！

布基纳法索远在海外，且经济弱小。不要产股市暴跌，就是涨上了天，与翁建亭也没有关系。他没有看内容就从这个标题上移开了目光。

第二天，翁建亭刚上工地，民营华丰银行突然来电话，请他火速前去议事。华丰银行是飞鹰集团最重要的融资机构，怠慢不得。翁建亭立刻赶到那里。华丰银行总裁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候。

“你看……这条消息。”总裁把昨天的日报递给翁建亭，指头点在“布基纳法索”几个字

上。

“这消息我看到了，怎么……”

“是……是这样。”总裁的嘴里象含了块热豆腐。“金海基金会前些日子进入布国股市，一直作多，拉高股价。不想被布国股市监察机构发觉，制订了几个相应政策，专门打压他们。金海基金全军覆灭。”

“是啊，然后呢？”翁建亭对总裁的吞吞吐吐感到不耐烦。

“一周前，他们……向我们拆借了大笔资金。”

翁建亭的眼睛立刻瞪圆了。这种拐几道弯的事情他如何能及时知道。

“什么，你们借了多少？”

总裁垂下头，默不作声。

“我不管你们借给他们多少，答应借给我们的一定要如期拨给。我们之间有合同。”翁建亭觉得一张大网正在向他身上束上来。

“翁先生，”总裁鼓足了勇气，摆出一副破罐破摔的样子。

“您还不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已经……破产了。”

翁建亭二话没说，赶回公司。亲自检查财务状况。然后向外拨打一个又一个电话。请求其它金融机构予以融资。然而，金融机构是商界的神经中枢，风吹草动最先知道，电话那边的人异口同声回绝了翁建亭的要求。理由是飞鹰集团的资产结构不合理，贷款风险过大。

大厦又升高两层，材料供应商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纷纷停止赊供货物，并且催讨以前的欠款。

大厦又勉强爬升了两层，已经预购了楼花的买主也闻风而动，找上门来要求退款。翁建亭无力应付众多债主，只好借故躲避。

飞鹰大厦最终停止在第二十四层上。不久，那裸露在风雨中的灰色楼体就成了的士司机们的一个路标。

（五）

翁建亭再次来到“全景运算研究所”。出乎他的意料，研究所的值班室里新增加了两名保安。他们仔细地翻过翁建亭的密码箱。

“这是什么？”保安员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瓶，问道。

“香水，夏天去汗味的，怎么，有问题吗？”翁建亭很奇怪，上次来并没有这么繁琐。

保安员查不出什么，又用目光扫视翁建亭的全身。时值盛夏，翁建亭薄薄的衣服进而不可能藏着什么东西。

“看样子有小偷光顾你们的研究所？”凭经验，翁建亭觉得这两个保安都是半路出家，临时配备的。研究所好象忽然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先生。您请进吧。”一个保安员不好意思地让开路。

负责接待的仍然是那位丰技师。丰技师端详了他一会儿。

天鹰文学！<http://tianyi ng. xilubbs. com>

“您，您好象是位房地产开发商。”

翁建亭赶快通上姓名，暗想，这青色的生意果然了得，象自己这样级别的商人都不能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七个月前我来咨询一个企划案。叫飞鹰计划。”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丰技师终于有了印象。

“好象是青色把你的企划案否定了。”

“确实如此。”

“后来呢？”

“后来，当然把它中止了。”翁建亭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对方的神色。

“那就好，那就好。”丰技师很真诚地说：“有些人来这里咨询，只是想从青色这里讨个吉利话。一旦听到反而预言就不以为然，逞强冒进。结果自讨苦吃。”

翁建亭怎么看，都看不出对方是在挖苦自己。看来丰技师对飞鹰计划的现状确实一无所知。当然，如果青色真的象他说得那样明察秋毫，飞鹰集团破产的信息此刻应该就在幕墙那边的并行式光子中央处理器中，作为一个巨大棋局的一点背景资料。

“这么说，青色就象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喽？”

“不能这么说。”丰技师显然没有听出翁建亭语气中的嘲讽。

“青色只是全知，并不全能。没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它连自己接通电源都不会。”

“谅你也不会全知全能。”翁建亭在心里狠狠地说着。不过，他发现这次丰技师不象上次那样气定神闲，象是有什么事情令他心不在焉。便在此时，程序员走了进来。

“有线索吗？”丰技师一脸企盼的神色。

程序员摇摇头。“唉，大海捞针一样。我看，是不是先停止对外业务。”

“那样会引起外界猜测。而且，我们也有些老客户，比如这位先生……”丰技师转过头来，问道。“您是不是要作预测？”

“正是，但不知你们方便不方便。”

“哪里，”丰技师断然否定。翁建亭觉得青色可能出了什么问题，或许会导致计算错误，眼前这位丰技师想隐瞒这个事实。不管怎么说，他今天要办的事情绝不能停下来。

翁建亭递过信用卡，程序员将它放入电脑外设，从翁建亭刚设立的一个户头上提取了五万元咨询费。为了获得一个再次打开青色的机会，已经破产的翁建亭尽最后的努力凑齐了这笔

钱。

程序员果然打开电脑终端，监视器上出现了青色的卡通笑脸。在翁建亭眼里，这是回光返照的笑容。

“请你把要咨询的内容交给我处理。”程序员头也不回地说。

“好的。”说着，翁建亭打开密码箱，取出小瓶，将一股腥臭的液体喷向程序员。程序员闪躲不及。晕倒在地。

“你……！”没容丰技师喊出声。翁建亭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也将他喷倒在地。那是一瓶防身用的麻醉剂，门口那两个业余水平的保安没有认出来。

翁建亭掏出一张软盘，保安员也看到过这东西，不过低估了它的危险性。翁建亭将软盘塞进终端的软驱，敲动键盘。监视器上青色的笑脸开始扭曲、变形，最后支离破碎。青色以其特有的高速度电脑病毒毁掉了。

翁建亭坐下来，一面满意地看着青色毁掉的过程，一面等着保安员来抓自己。他再没有什么牵挂了。

（六）

拘留室里，翁建亭身心俱疲地瘫在座位上。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刚作的那件事是平生虫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

丰技师已经恢复过来，在警察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气愤地问：“你……为什么毁掉青色？”

这个问题翁建亭在动手前向自己问过多次。也经历过极为复杂的思考。但此刻，他只想告诉对方最简单的答案。

“青色太可怕了。它能动摇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它不应该存在于世上。”

出乎意料，丰技师既没有予以驳斥，也没有表示更多的愤怒，反而长叹了一口气。

“唉，也许这就叫命中注定？一周前青色得出结论，有人要在这几天毁掉它。可它用了五亿多步运算才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根本找不到防范的线索。”

（完）

人机”大战

朱子续

我，醒了，在混沌中，我苏醒。我睡着的时候，仿佛梦见在黑暗中闪过一道道亮光每一道亮光都是一组变幻的数字符号。现在，我醒了，眼前是一个大厅，墙壁上到处都写着“人类必胜”！的字样，我看看自己，身上穿着迷彩服，军衔只是个一等兵，胸口左上方写着两个红字：“人类”。这时，从大厅的入口处走进来一个上校，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欢迎你，

新成员，我是林上校，……”从他的话中，我才知道，现在人类和机器人正在开战，目的是得到机器人手中的能量晶体，据说只有人类，才能碰它，如果是机器人碰了它，机器人整个种族就会灭亡，可是我们祖先把它送给了机器人，并帮助机器人把它安装好了，使得机器人族获得了永不枯竭的能量。使我苏醒的目的就是解决联合军司令部的人手不够问题。

第二天

“这活可真轻松，只是管管历史资料”。我想，手头的这些资料记载了前几次人类与外族交战的历史，当然百战百胜，可唯一令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次战斗的结果都是多少万分之一，这个单位我不喜欢。

第五天

经过几天几夜的不停工作，我病了，病得很严重，只好卧床休息。十分无聊的我，随手拿起身边的一张报纸，还是今天的呢，上面是随军记者的战况报告。

战况

我军已经突破机器人族的 $\alpha$ 城，愚笨的机器人，一直被机器人三定律所束缚，不敢进攻人类，相信，最后的胜利指日可待。“又是这些，每天的新闻都是这些，只不过把 $\beta$ 城变成 $\alpha$ 城罢了。第五天夜里我突然感觉浑身发热，想叫也叫不出，突然闪过一道白光，我失去了知觉……第六天真是奇迹，病好了，我急忙穿上衣服想去报到。一来到指挥部，就看到前面巨大的屏幕上正在直播林上校带领战友们攻占机器人族指挥部，他们已经发现了能量晶体。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鸦雀无声，等待着林上校伸手的时刻。可是就在林上校手触到能量晶体的时候，屏幕变成了一片空白，头上传来电脑合成的声音“警告，探测到强大的能量波，10秒后到达，10、9、8、。。。。。”我一惊“什么？”

6、5。。。。。

人类？还是机器人？

3、2。。。。。

不管我是什么？一切都结束了。

1。。。。。

真实世界

“枫，别胡闹了，你这样要是被抓到怎么办。”

“被抓到，不可能，这年头谁敢抓受中情局保护的黑客啊！再说了我只是帮这位仁兄修改了一下游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现在还玩‘人机’大战的游戏呢，我帮他改成了‘机机’大战，哈哈。好，不玩了，我们出去走走吧！”

TheEnd。

深度昏厥

作者：王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一）

凌云朝对面的墙上挥挥手，随着手掌在空中的滑动的曲线，墙壁上呈圆弧状现出了超立体数码屏幕。他得意地对坐在身边的妻子说：“瞧瞧，有关地外生命的最新发现，我作为本节目的长期顾问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呀。”妻子抱以妩媚的一笑，半是调侃半是夸奖地说道：“我知道自己的丈夫很优秀，要不我怎么会嫁给你呢。”数码屏幕上显现出了女主持人熟悉的身影，作为一个有口皆碑科技节目主持人，她不但称职，而且优秀。

“爱好科学与喜欢探索的朋友们，欢迎您们随我进入‘异域空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在神奇的世界里遨游……”主持人做了一个漂亮的开场白后便被逼真的立体画面所替换。画面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硕大的星系团的一角，伴随着主持人极富女性味的画外音，画面缓缓变换，“这是最近发现的昴星系团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而言，它是陌生而新奇的，而对于整个宇宙而言，它已经很老了，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星系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演化着，今天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证明人类的视野又扩展了上百亿年……”

“这有什么奇怪的？”妻子说道，“发现一个星系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报纸上对此种报道千篇一律，弄的人们麻木不堪。”凌云笑了笑，说道：“科学上每一次发现都不会是对既有资料的重复，而是有许多令人振奋的东西，不要小看这种发现，它是解决人类孤独的灵丹妙药。况且，我们这次在昴星系团里发现有高度文明发展的痕迹。”

“是不是又是子无虚有？”妻子不依不饶。

“不！是真切的观察到了。天文学家新研制成功的望远镜在观察几百亿光年外的星球时，其分辨率可以用厘米来计算。我们发现了一些建筑，是古老与先进的结合体。”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人头像与金字塔之类的东西，象几百年前人类观察火星一样，最后被证明不过是一些普通的高山和峡谷。”妻子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凌云禁不住苦笑了一下，暗暗说妻子真是一个不容易说服的人，他知道妻子说的也是实情，从人类征服火星的到现在经过了几代人的时间，上面的居民都是纯种的地球人，原来所有的观测资料几乎都被推翻与改写，他明白，这就是先行者的尴尬之处。他不想和妻子辩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固执地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人不能对所接触的任何事物都抱有偏见与怀疑，因为这种怀疑一切的思想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

“客观的观察与理性的推理，是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而怀疑是你的权利，要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地怀疑过什么，包括你。”凌云脑瓜一热便脱口而出，说完最后一句话，他马上后悔了，因为这涉及到妻子本人的隐私。“对不起，莫兰，我不是有意的。”凌云瞟了妻子一眼，用恳切的口吻说道。

莫兰的目光令人难以觉察地暗了一下，就象乌云扫过月面。她黯然地说道：“我知道你一直在怀疑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我的心在你这里，你知道我寻找你花了多少心血吗？你如果想深入追究的话，我现在无可奉告。”

凌云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他百分之百相信莫兰说的是肺腑之言，他也通过十几年的亲身体验证明了妻子的痴情。凌云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是视工作为生命的，如果没有女人照料，他真的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也许过不了十几年，科技界又会有一颗明星英年早逝。但他是幸运的，他一直相信妻子莫兰是上苍赐予他的最好礼物，可以说，一个男人因为有了女人生命才会加倍，妻子兢兢业业，除了不太繁重的工作，她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凌云，这才得以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当中。凌云知道莫兰是他不可缺少的肋骨，没有她，他会感到自己肢体不全。

虽然生活是平静的，但不可否认，当夜深人静、星烛高照之时，凌云看着熟睡的爱人却常常莫名其妙地失眠，他总是隐约地感觉到，美好的东西很容易失去，虽然他也付出了许多。失去自己的挚爱是痛苦的，是对人一种异常残酷的惩罚。他不想失去莫兰，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却时常不自觉地弥漫心间，就象心中存在着魔鬼，总想冷不防跳出来喷上几口毒雾。而有时，他却会对自己如此荒唐的想法感到可笑，妻子不是好好地陪伴在自己身边吗，他可以看到妻子在梦中溢出的笑，可以看到她颤动的眼睫毛，可以清楚地听到她沉稳的心跳，于是凌云便笑，便自由自在地傻笑，笑自己的幸运、笑自己的多虑，在笑意涟涟时那个魔鬼就会倏然跳出朝他咬上几口，于是那个心存许多年的疑问就会冒出来：妻子莫兰到底来自何方呢？

“异域空间”节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是令人厌烦的肥皂剧和以调侃捉弄名人为乐的脱口秀节目，内容让人如吃苍蝇。凌云挥了挥手，数码屏幕自动关闭。

空气因为没有了节目的喧哗而好象突然停止了流动，就如耳中灌满噪音令人忍无可忍之即而噪音又突然消失的感觉。空气静谧，凌云的心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他知道自己得首先打破沉默。

“莫兰，你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吗？”凌云问道。

“记得，记得很清楚，凌，但我现在不想回忆，对不起，我有点疲倦……”莫兰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 （二）

妻子莫兰的身世对所有知情者而言都是一个迷，但是大家都守口如瓶，或者是出于忌讳、或者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大伙都心照不宣。

凌云记得那是十一年前的一个夏季，那年他二十四岁，作为家有亿万富豪之子，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年龄。凌云出身富豪之家却丝毫没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邪气，他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便回国投身燕京大学林子美教授的门下搞研究，研究的方向是生物物理学，这是生命科学千百个分支中的一个，其实对任何科学而言，划分过细则弊端重重，某人在自己的领域名声显赫，但在彼领域则是科盲一个，其实细说起来，有许多现在挨不上边的科技领域，在百年前还在一个屋里

埋锅造饭，人为的割裂是使科技发展误入歧途的杀手，凌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他的研究方向是生物物理，但生物化学、生物医学以及生物地质、生物天文他都经常涉猎，有时还能很巧妙地进行融会贯通，这让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如虎添翼。

十一年前他二十四岁，那年的夏季出奇的热，似乎连太阳自己也发起了高烧，地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一年，太阳耀斑频繁地爆发，强大的粒子流穿过浩淼的宇宙空间开始袭击地球，于是病毒性流感以及其他说不上名字疾病大行其道，人们不得不将半数以上的时间花费在装有自动空调的房间里，那年，医院成了收入最高地行业之一。

二十四岁的他除了工作便是无忧无虑，在其他同事都疯狂地追逐女人或是疯狂地被女人追逐时，他依旧是孑然一身，身边不乏美女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瞥，但他无动于衷，连老父也时常哀叹自己生了一个逆子，自己的万贯家财没有了施舍的地方。但凌云就是凌云，他依然快快乐乐地我行我素。

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多事之夏发生的。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傍晚，凌云正站在窗前欣赏地球吞没太阳的壮丽景象，这时，手臂上的震颤式全球通向他的皮肤发出了来电信息。

“喂，您好，是哪一位？”凌云将手臂放到嘴边问道。

“是我，我是窦平，麻烦你来我这一趟，我刚刚接收了一名很奇怪的病人，病情严重但很奇特，你会感兴趣的。”

“好吧，我马上就到。”凌云边说边走下了楼梯。

电话是窦平打来的，这小子虽然平常满嘴不正经，并且学女人戴耳环、留长发，可他确是一名不可多得优秀外科医生，经他手的病人都是从鬼门关那里溜达了一趟回来的，所以，病好之后登门拜谢者摩肩擦踵，送红包、赠锦旗、磕头作揖，无所不用其极。最有趣的是一名患者送来的锦旗上绣着四个镶金大字：“再世耶稣”，一看就知道病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于是在私下里“长毛耶稣”这个绰号便流传开来，不知什么时候，“长毛耶稣”最后的“稣”字被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变成了“长毛耶”，最后以讹传讹，绰号变成了“长毛爷”，虽然听起来大不敬，但拳拳之心如昭日月。

开车到窦平的诊所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工夫，远远的，“窦平诊所”四个镏金大字很醒目地扑入凌云的眼帘。

免去敲门的程序，凌云推门而进，奇怪的是今天诊所里显得冷冷清清，只有两个人，除窦平外，另外那个人大约有六十多岁，脸上褶皱纵横，上身穿半旧但洗得很干净的上衣，下身是一条同样颜色的裤子，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他虽然苍老但看不出有生病的迹象。

凌云问道：“窦平，这位大伯就是你所说的病人？”

“不！不是，你看错了，真正的病人在这里呢。”窦平指了指病床，哈哈笑道，随着笑声，耳垂下面两个打造得非常精致的耳环很快乐地上下抖动起来。

凌云顺着窦平所指看去，这才发现病床上放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看上去象一个大茧。“你怎么开这种玩笑！这难道是病人吗？”凌云有点生气，捅了窦平一拳。

“是的，先生，是病人，它是我的孩子。”一直默默无声的老人这时插嘴说道。

“不错，是老人的孩子，一粒神奇的生命之卵。”窦平不失时机地补充道，“虽然它看上去象一个大茧，但可以探测到脉搏、心跳，甚至可以精确地测出它的血压是100/80毫米汞柱，它是有生命的，是一个仅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不过，它好象处于休眠状态，或者说是处于深度昏厥状态。”

“这怪……这孩子真的是你的吗？大伯？”凌云转过身问那个老人，“你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孩子？”

老人用衣袖抹了一下眼角，虽然眼角并没有泪水，喃喃地说道：“这是我的孩子，但不是我亲生的，我已经孤零零地生活许多年了，直到半年前上山砍柴时发现了它，我一直将它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抚养，它会哭、也会笑，甚至已经会说话了，听声音象一个可爱的女娃，可我现在也不知道它究竟长得什么样，唉，一个懂事的女娃……”

“你说孩子是你捡到的？”凌云问道。

“是的，在一个石头窝里，我正在爬山，山很陡，我登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一踩，石头便脱落了，我摔了一跤，我这把老骨头已经经不起摔了，我爬起来，看到岩石脱落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洞，费了很大劲我才将洞口弄宽，看到这个被一团白色的乱丝给包裹着的大卵。它在哭，当时我听到了大卵里传出婴儿的哭声，我很害怕，但我没有跑，听到哭声我将大卵抱了出来，先生，这是我的孩子，你可一定要治好它呀。”老人絮絮叨叨但条理非常清楚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对凌云说道：“先生，记住我的话，这孩子和你有关系，你会生活得很幸福。”凌云一愣，问道：“有什么关系？”

老人说：“我只是感觉，或者是瞎说，先生以后生活幸福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也谈不上为什么，老人这几句神秘莫测的话似乎激起了凌云早已忘却的许多回忆，不过，这些回忆是非常模糊的，凌云短时间内无法将它们梳理清楚，但有一点感觉却是非常强烈的，那就是，他以后的生活真的和这个大卵有很大的关系。凌云觉得这个生命是为他而出现的，或者还有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呢？到底是什么目的呢？凌云情不自禁地一把抓住窦平的胳膊，喊道：“告诉我，它到底昏迷了多长时间了？”

窦平疼得龇牙咧嘴，大声嚷嚷道：“你急什么，你急什么呀！又不是你老婆生了病。听老人讲它已经昏迷有半个多月了。”

“是有半个多月了，我早想找医生看看，可我不敢，我怕乡里乡亲说它是妖精，后来从同村的张老二那儿听说燕京城里有一位窦医生医术高超，人称‘长毛爷’，什么病症都不在话下……”

“惭愧、惭愧，那只不过是人们瞎传罢了。”窦平摇了摇头。

“我穷，没有钱作路费，我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买了一张车票，从山西赶到了这里。”老人说完又用衣袖擦了擦没有泪水的眼角。

凌云自言自语地说道：“昏迷有半个多月了？那么它昏迷的时候应该恰好是太阳耀斑爆发最强烈的时候。”

“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我的大科学家。”窦平说道。

凌云摇了摇头：“我也不敢妄下结论，这还需要长期的观察才能确定。”

凌云现在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的脑袋一刻也没闲着，风车似的乱转。关于深山老林里的传说实在是太多了，有野人，有飞碟，还有水怪，甚至乡人还挖掘出过人骨化石，据说有上百万年，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挪威某地，矿工从地下煤层里挖掘出了冬眠的蛤蟆，还精神气儿十足地蹦蹦跳跳呢！传说毕竟不都可信，但现在摆在众人面前的“生命之卵”却是实实在在的，难道这真的是从上古遗留下来的吗？弄清事情的真相只有进行手术。

想到这里，凌云郑重地对窦平说：“无论如何，你也要做这个重要的手术，揭开这层膜，我想研究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生命体。”

（三）

“怎么，你还不舒服？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凌云抚摸着妻子丰腴的手臂，关切地问道，“我没有事，只是心里烦躁，总是莫名其妙地焦虑，总想有做什么的冲动。”莫兰看来昨夜的睡眠质量不高，眼圈淡淡发黑，一双美目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失去了有令凌云爆发出亲吻冲动的魅力。

“不要想得太多，可能是这段时间工作累的。”凌云知道自己这番话是自欺欺人，是为了安慰妻子，其实妻子的工作并不累，现在的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兴起，让人们除了大脑以外身体的其他部分变得越来越懒，他知道以妻子的高智商，应付那些工作是绰绰有余的。

窗外的日头还未升起，但炎热却象争功的先行官急行而至，让人躲不胜躲。今年又是一个酷夏，凌云心里想，但自己所居住的高度智能化房屋让他免受皮肉烧灼之苦，房屋的墙壁里都装有灵敏的温度传感器，可以随时监测并调节室内外的温度，使之与人体温度达到黄金分割状态。所以，即使外面漫天流火，而屋里仍旧温馨如春之娇唇。

“今天天气很热，你出去时注意穿好调温服装。”凌云对准备动身的妻子说道。“哦……”莫兰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凌云打开床头的短波接受机，将频率调至天气档，电子播音员拟人化的声音蓦然响起：“今天天气晴，最高温度41.C，最低温度38.C，降雨概率0，城市污染指数中等，……根据气象部门最新观测，今天太阳耀斑第一次爆发时刻在中午13：30分，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住行……”

窦平的私人手术室造价高昂，这是本市屈指可数的几家著名的手术室之一，手术室的主人都是有头、有脸、身份高雅的医界泰斗。窦平虽然年轻，但他的名气已经与那些泰斗级的人物不相上下，拥有一座高科技的私人手术室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窦平穿了一件雪白的无菌长衫，长发已经高高挽起，外面扣了一顶无菌帽，凌云也是同样打扮，走到无影灯下。

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离开了，走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让凌云觉得有点蹊跷，不过，他也没有太往心里去，也许老人是思家心切吧。

手术台上放着那颗神秘的“生命之卵”，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看不出丝毫有生命的迹象，也许它真的在沉睡，凌云想，他摸了摸壳体，硬硬的，他转过身对窦平说：“我们开始吧。”

窦平点点头，很娴熟地操纵起自动手术仪，锋利的刀片接触壳体，发出丝丝的声音，没有费多大的劲，生命之卵被切开了一道细细的缝，消毒棉早已准备好，连盛接体液的托盘也准备完毕。但令人惊奇的是，刀口里什么都没有流出。窦平皱了皱眉头，嘴里嘟哝了几句什么，刀锋继续小心翼翼地向下、再向下，停止。窦平伸出了手，轻轻握住壳体边缘，用力一掰，壳开了。

如果此时要用目瞪口呆这个词来形容二人的表情是再确切不过的了。他们情不自禁地掀去口罩喊道：“天啊！太美了。”

是的，真的太美了！里面躺着一个已经发育完全的女婴，乌黑卷曲的长发很随便地铺在脑后，深陷的眼窝、挺直的鼻梁，小巧的嘴象是一颗熟透的樱桃。她的眼睛没有睁开，她正在沉睡。

“喂！我说老兄，你干吗老是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人家，还色迷迷的，是不是看人家没有穿衣服呀。”窦平不怀好意地笑道。

凌云定了定神：“没有、没有，你瞎掰什么，快看看她是不是还活着！”

窦平点点头走到女婴面前，片刻之后，他说：“她还活着，只不过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根据测得的脑电波图谱，我可以断定，女婴已经开始恢复正常，她过不了多久就会醒来。”

凌云顺手拿起一片卵壳，手感坚硬致密，将其作成切片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是具有和细胞膜同样的特征，也就是说，整个卵壳就相当于放大几万倍的细胞膜。“真是美丽而又神奇的生命。”凌云说道。

“可不是嘛，女孩长大后肯定是一位绝色美人，你可要提早下手呀！哈哈……”窦平的嘴巴总是有让人揪住他揍一顿的冲动。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了，傍晚，两人胡乱地扒拉了几口饭后便继续进行观察。过了一回儿，窦平站起身来说：“你呆在这里当护花使者吧，我要出去会个朋友，拜拜。”说完长发飘飘地走出诊所大门。凌云笑了笑，知道窦平又要到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中去练习游泳。

凌云坐在一旁仔细研究女婴身体的每一部分，连连感叹。哦，生命如歌、生命真是如诗如画，看着她，任何人几乎都有不知不觉融进去的感受。

忽然，测试仪嘟嘟地响了起来，凌云转过身，看到脑电波谱线正以异常复杂的频率上下波动，他惊讶地吸了一口气，又蓦然转过身，目光正好与女婴相对，凌云刹那间觉得自己没了、自己消失了、自己瞬间变成了一股袅袅青烟。

女婴红唇微启，发出一连串古怪的音节，这些音节凌云既熟悉又陌生，他愣了愣，但不明白它们的含义，女婴眨眨眼，又发出另外一种音节，凌云还是不明白，于是他说道：“对不起，我不知你在表达什么。”

女婴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突然说道：“你……好……”声音开始很干涩，远没有那些古怪音节来得流畅。天！难道她正以惊人的速度学习新的语言？！凌云对此激动不已。

“你醒了，欢迎你。”凌云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婴。

“你好，见到你真的很高兴。”女婴这次开心地笑了起来。

中午13：30分，本地天文台联合气象部门发布了太阳耀斑猛烈爆发的有关数据，接着全国各地不时传来各种突发性事故的报道。凌云听到这里，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到舌尖上，麻麻的、辣辣的，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跳动，并且伴随着某种眩晕的感觉。

当他正努力要将这种不适强压下去的时候，手腕上的全球通又响了起来。

“请问是凌先生吗？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妻子出事了！”一个干涩沙哑的男中音说道。

“什么？出了什么事？”凌云大声吼道。

“交通意外，伤者正在太和医院进行抢救。”

凌云几乎跳了起来，不详的感觉竟然这么快就应验了，真该死！我怎么就没有阻止妻子出门呢，要知道她今天本来就有点不太正常。凌云暗暗地骂自己，疯了一般踩响了汽车发动机。

在太和医院急诊室门口，凌云看到一个瘦小干枯的男人正神经质地来回踱步、并且连撮手带叹气，看到凌云风尘仆仆的样子，他小心地迎上去，问道：“请问，您是凌先生吗？刚才是我打的电话，对不起……我正好好地开自己的车，可是突然有另外一辆轿车冲破护栏朝我冲过来……我的车差点报废，还好我没有受伤，我不知您的爱人受伤了没有，我没有看到她流血，没有，她不会是内出血吧，我看到她昏迷过去了……”

凌云拍了拍那个惊慌失措的男人的肩，安慰道：“别太担心，她没有受伤就好。”其实他心里恨不得马上冲进手术室去看自己的妻子。

过了一会儿，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一名医护人员走出来对凌云说道：“病人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很奇怪，她好象在昏睡。”

凌云抓住医生的手急切地问道：“我现在可以去看看她吗？”

“可以。”医生大度地说道。

病床上的莫兰正静静仰卧着，在洁白的床单映衬下，她更象一朵绽开的玫瑰花。凌云走向前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紧闭的双目，听到她的呼吸若有若无。这时，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攫住凌云的心，因为，他记起在十一年前，自己也是这样在痴痴的观察中等待奇迹的到来。

#### （四）

女婴有超人的学习能力，这让凌云倍感惊讶，于是，他倾其所有为她灌输知识。女婴也在生长，是的，这不是那种缓慢的、犹如细雨润物细无声似的生长，而是迅速的，用眼睛可以明显观察到的快速生长。

“你在长大。”凌云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对女婴说道。

“不错，先生，我是在长大，可是你也是一样呀。”女婴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可是你长得很快，你本来不应该这样的，这违反自然规律。”

“什么是自然规律？难道自然规律就能阻止细胞的快速分裂吗？”

“你到底是谁？你来自哪里？”

“我暂时没有名字，我原来的名字你已经不可能记起了。我来自哪里是我私人的秘密，你根本不能知道，即使你想知道可是还没有到时候。”

“哦，对不起，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粗鲁？”凌云换了一种语气问道，他知道现在在自己面对的已经不是普通的婴儿，而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

“咯咯……”女婴，不，女孩笑了起来：“先生别在意，我的身世在适当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怎么，难道你不给我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吗？”

凌云没有想到女孩会提出这种要求，他想了想说道：“那……那就叫你莫兰吧，兰之高洁很适合你的。你知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位亲人？”

“还有一位亲人？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我是专门为你而来的，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亲人。”

“那是一位老人，是他千里迢迢将你从山西送到我这里来的，他为你可是吃了不少苦呀！”

“哦……”女孩仰起头，似乎在思考什么，凌云注意到她的身体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过了片刻女孩说道：“我很感激他，他只不过是生命中的过客，但以后我的生命中只有你一个，凌先生，你能原谅我的冒昧吗？”

凌云听到这里，内心深处那根麻木已久的弦突然被触动了，那是一种麻酥酥的感觉，是一种全身酸软无力的体验，是一种冲动，一种甜蜜的酸楚，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嗓子有点发干，鼻尖上铺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一刻，这是他在自己少年的梦里经常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刻，这是他经过几十年的等待获得的最甜蜜美好的感受。难道这就是爱情？他整个傻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去何方。人生匆匆，爱情只不过是生命中重要的一站，获得它，你今后的生命中将不再孤独。

凌云紧紧握住女孩的手，就象握住了自己的生命，女孩的手光滑细腻，散发出只有女性才有的芬芳。他的目光不经意地从女孩的胸前滑过，只短短的一瞥，看到山峰已经悄然隆起。他的脸红了，女孩的脸也红了。就象是有巨大的磁力，两个人的身躯从远处靠近、再靠近，最后，冰凉与火热的双唇印在了一起……

“嫁给我吧！你是上天赐予我的，谁也别想夺走你……”凌云在快乐的云端说出了这句话。

由于莫兰的病情并不严重，经过检查没有内伤及外伤，所以过了一天的时间，凌云便将她接回家里。莫兰仍然睡着，不时发出凌云听不明白的梦呓。

凌云呆呆地守在床前，心中失落之极，他的目光湿润了，眼前交替出现昔日美好生活的画面。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没有去打搅莫兰，洗漱完毕后便开始准备早餐。这时门铃响了起来。他打开门，原来是窦平，他径直走进来大大咧咧地说道：“嫂夫人病好了吗？”

凌云摇了摇头，又指了指床上。窦平习惯性地捋了一下披肩发走到床前，说：

“ 嫂子难道还在昏睡吗？……喂，凌云！你快过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凌云一惊，连忙走了过去，顺着窦平的目光，他吃惊地发现莫兰的脸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光洁如镜的皮肤变得粗燥，毛孔变大，高挺的鼻梁塌陷得令人不忍卒睹，眉骨突出，性感的嘴唇干枯、龟裂并渗出细细的血丝。变化是缓慢发生的，但结果却让人目瞪口呆。

“ 我说老兄，你是不是娶了一个妖怪。 ” 窦平脸色苍白地挺起身，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 你看到这种变化了吗？再看看她的手，已经长出毛来了！ ”

“ 你给我住嘴！ ” 凌云大声吼道，“ 不管她变成什么，她都是我的妻子！是和我同床共枕十几年的妻子！这什么都无法代替，她病了，她只是病了…… ”

窦平被凌云的冲天狮喉吓了一跳，急忙辩解道：“ 可是你不能对眼前的变化熟视无睹，这是可怕的变异，你难道忘了十一年前，我们初次见到莫兰时的情景吗？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更不知道她来自何处，她的出现预示着什么？是吉祥还是灾难？你能确定吗？ ”

“ 莫兰是为了找我才来的，她给我说过许多遍这件事，我追根问底，可是她不回答我，她说这是秘密。 ” 凌云的眼圈红了。

“ 不管怎样，如果涉及到你的人身安全，我这个做朋友的不能不帮你。你守在这里，我去叫几个专家过来。 ” 说完窦平便转身离去。

门，无声地关上了。

凌云将双手狠命地插进头发里，在心里喊道：“ 莫兰，你一定要醒来呀，你还有好多话没有对我说呢，你知道吗，我不能失去你，你也不能失去我，你快点醒来呀！ ”

变，还是在变，缓慢的变，令人心碎的变！好象莫兰身体内部早已休眠的基因被重新激活，发出古老的信息，发出特定的指令，指导着蛋白质的生成、细胞的生成、组织与器官的生长和发育，但它们组成的身体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人体，那是实实在在的猿类！

她是猿吗？这怎么可能！凌云的脑袋里象是有几百架喷气式飞机在狂舞。她是自己的妻子呀，要是没有这层关系，凌云或许还能够独立思考，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爱与悲伤阻挡住这位斯坦福大学高才生理智的行动。

莫兰双颊凹陷，眉骨与双唇突出，细密而粗燥的毛发生长如雨后春笋，她的手臂弯曲，双膝微微隆起。

“ 莫兰，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你快醒过来吧！ ”

莫兰还在呼吸，那是处于极度昏迷状态时特有的呼吸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莫兰的身体已经变化得让人无法认出她的原貌。她的面庞已经奇丑无比，脸颊上没有了肉，只剩下皮肤象干瘪的树皮紧贴在颅骨上，更可怕得是连她的头骨也开始变形，渐渐地，她的头骨变尖、变扁，眼睛似乎脱离了眼眶，高高地鼓起在头部上方，口中偶尔发出古怪的声音。凌云现在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化成了碎片，在虚无的世界里飘荡、飘荡。心在叹息、心在哭泣。他抓起莫兰的手，那已经不再是手，那是不知名动物的爪子，那是生命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经历的重要一环，那是从水生到陆生无名英雄的再现！莫兰还在呼吸，但胸部不再是有节奏地上下起伏，随着呼吸，她左右两颊的肌肉在微微抖动，凌云凑到跟前，用手小心地掀起那片颤动的肌肉，

他看到了细密、粉红色梳子状的东西，那不是别的，那是鳃！

凌云站起身来，却无法控制自己的颤抖，过了片刻，他猛地俯下身去，将莫兰拦腰抱起，在她的耳边大声吼道：“莫兰！你快醒醒呀！你不能再变了，不能！快回来，快回来，这是家呀！”

奇迹出现了，莫兰睁开了双眼，一颗晶莹的泪珠滑落脸颊，她吃力地看了凌云一眼，说道：“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也是你的家乡……”

“不！莫兰，这里才是你的家，我是凌云呀。”

“这是我们的家吗？不！凌，你错了，你全忘记了，你根本就没有记起，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故乡在那边……”莫兰说完，用手指了指窗外。

“凌，你沉溺其中太深了，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以为自己真的是地球人吗？你以为自己真的是亿万富豪之子吗？不！你不是，你只是一个逃避者，一个不负责任的懦夫！一个我真心爱的男人，一个冷酷无情的凶手！”

凌云一愣，用迷惑的眼神看着莫兰问道：“莫兰，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呀！我不明白。”

莫兰用古怪的姿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长久了，可是不想死，我是多么怀念两人在一起的日子呀，但它们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的过错！凌，你知道自己是谁了吗？你是昴星人。”

“来吧，握住我的手，紧紧地，我将带你回忆起遥远的过去……”

（五）

“你是在温柔乡里迷失了本性吗？你是堕落于人间的天使吗？你是谁，你难道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吗？你以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你以为自己已经与这个世界融合了吗？……”

声音似乎来自浩瀚的宇宙深处，空旷而幽远。凌云的整个身心都被这种声音给震荡着，声音又好象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内心深处，象幽灵一样从血管中溢出，充盈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又穿过身体四万万个毛孔，在空中凝聚、飘扬。

“走吧，跟着我的脚步，拉着我的双手，你将从虚拟的景象中走出，去接触真实的世界，那真实的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的母星——昴星系。”

“告诉我你是谁，快！……”

“你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还有什么权力问别人这些。凌云，你在逃避，你是懦夫！你不敢在真实的世界里承担责任。走吧，挺起胸来，看到了吗？穿过翻滚的星云，你就会看到光明，那是属于我们的光明。”

“不！你别勉强我，我的妻子在等我，我的老父亲也在等我，还有我早已死去的母亲，他们都那么爱我，他们需要我，虽然父亲对我异常严厉，有时严厉得近乎冷酷，但我知道他是对我好，对我充满了希望，他们希望我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可是，凌云，你知道吗，在你的故乡，你的亲生父母也在等你回家。他们为你洒下了多少泪水呀。你不知道，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更何况自己的亲生父母

呢！你长大了，度过快乐清贫的童年，你成人了，也成材了，在需要你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的时候你却退缩了。请问，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谁呢？！”

“凌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凯莉，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辞而别。知道吗，你的名字叫做莱西，而不是什么凌云，还记得我们初次相识的时刻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很久了，岁月之河能够涤荡一切，但美好的记忆却永存着。我虽然现在身受苦难，但并未忘记美好，因为我爱你，我的心就是为你而生，就在你第一次拥抱、亲吻我的那一刻。那时候天多蓝呀，蓝得能够看到亿万年前的灿烂星辰。我们站在绿色的沙滩上，粉红的海浪扑打着脚面，还有小虾、独脚蟹，还有天空扑楞楞的飞鸟……”

“莫兰，是你在说话吗？”

“不，我不是莫兰，莫兰早死了，我是凯莉，爱你的凯莉，我曾经多么痴情地寻找你。”

“凌云，不，莱西，你还没有回忆起我是谁吧，难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我是你的同事，是你的好友。记得那时我们刚刚大学毕业，美好的前程在等待我们。你聪明、能干，搞研究很有一套。那时，我们昂星球上的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优越的条件让你在自自己的领域如鱼得水……你很优秀，如果你不对现实产生那么多的疑问，你会沿着一条光明的大道走向辉煌的顶点，你将是巨人、你将是泰斗，你将在科技方尖碑上名垂青史……”

“够了！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你真的连共事多年的好友都忘了吗？我是拉斯，你的同事、对手和情敌。”

“拉斯……拉斯，让我想想。”

“莱西，你好好想想，虽然你是我们星球上的旷世奇才，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你患有深度自闭症，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你认为自己是不真实的，哈……莱西，我真不明白你什么时候成了大彻大悟的哲人。回来吧，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你！其实，宇宙中有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又有什么是不真实的？真实与否全在你本身。我们无法通晓世界的本原、甚至是宇宙的本原，但它存在着，存在了亿万年，不因为你的怀疑就会消失、就不存在。”

“我难道真的是莱西？我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事？”

“不错，莱西，你是做错了，但这不是无法挽回的错误，我们会原谅你的，你的错误还有弥补的机会。我们相信你，以你的才能是不难办到的。”

“拉斯，但我想不起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我真的忘了，给我一点提示好不好。”

“哈哈，祝贺你莱西，你终于认我这个朋友了，我很高兴。你可能不记得我们共同参与的那项伟大工程了吧，那是关乎到人类生存的伟大创举。你知道，昂星系的年龄已经有100亿岁之老，在太阳变成红巨星之前，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出路。那么采取星际移民的方式吗？不！因为我们搜寻了周围毗邻的几十个星系，都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果硬性改造星球的环境，那耗资太过巨大，并且相关技术也不过关；那么就俯首待毙吗？不，这不符合我们种族的习性，我们昂星人一直是勇往直前的，否则，文明也不会如此高度发达。经过努力，其实是经过你的努力，我们找到了一种未来的发展方式。还记得你那篇引起全球震动的论文吗？《生物物理学的前景——兼论人类的改造与未来》，棒极了！论文从物理学的角度剖析生物学，第一次提出将人体转化成电子脉冲的伟大理论。如果理论可行，那么未来的人类将

实实在在地数字化生存，而不是依赖数字化才能生存，这将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飞跃，是登峰造极的顶点。如果那样，我们将永生、获得永恒的自由，我们可以充斥宇宙空间，轻松地进行着交流，共同生存，与宇宙同步演化、发展……”

“是吗，是我提出的那个理论吗？我现在好象隐约地记起了一些。其实，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拉斯。”

“怎么不是你？难道还有谁有如此的天才？”

“我记得那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名叫韩松的科幻作家提出来的，他是个天才，在很久以前出版的一部名叫《电话之旅》的小说中，他描绘了将人体转化成电子信号时的情景。你知道吗，在我所在的世界里，我的研究方向也是生物物理学。”

“你别总是你的世界、你的世界了，你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莱西！那是你自己在实验过程中有意无意建立起来的，你是自己所在世界的缔造者，但你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了。”

“你说我是地球的缔造者？别开玩笑拉斯，这怎么可能，那我不就成了自己的上帝了吗？荒谬，真是荒谬！”

“唉！你真是不可救药了，莱西，这一切都是你创造的，你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逃避。你自闭，还有极度的自卑心理。你知道凯莉爱你爱得发狂，但你没有勇气接受这份感情，你太在乎自己得出身了。是的，你来自昴星球非常偏远的山村，你得父母及祖辈都贫穷、受人欺凌、歧视，你想改变这一切，可是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于是你怀疑自己，进而怀疑其它。其实莱西，你为什么不自信呢，你为什么不将自己的心坦露在阳光下呢，你才华横溢，很受众人推崇，而我也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是的，我不否认自己也在追求凯莉，漂亮温柔的女孩谁都喜欢，可是你却害怕竞争，还没有真正遇到对手就匆匆逃避！你在自己的世界里，把自己打扮成富豪之子，那是你的潜意识在作怪，你使自己有财力、有地位，以此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你流连在虚拟的温柔乡里，全然不顾后果。你抛弃了双亲，抛弃了朋友，还让深爱你的人痛苦得死去活来！莱西，你于心何忍呢！”

“真的吗，我真的那样卑鄙与怯懦吗？”

“是的，其实人最难认识的是自己，不管他是罪犯还是圣人，你也不例外。”

“那么在我走后，昴星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的技术秘密落到了野心家的手里，知道达卡斯吗？”

“你是说那个矮小干枯不起眼的实验助手？”

“太对了，莱西！就是他，是他窃取了你的全部实验资料，制造了一部非常厉害的转换机，打击报复任何不服从他命令的人，有许多人被他不知流放到了何方，可能现在都变成孤魂野鬼了。”

“这个狗娘养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对了，拉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们是通过你留下的接口偷偷进来的。本来我只想自己来，因为转换的过程非常危险，但是，我不能阻止凯莉，也说服不了她。”

“拉斯说的是实情，但我认为自己来得很值，我找到了你，想帮你找回过去的记忆，我成功了，并且和心爱的人共同生活了十几年。莱西，我很知足了，即使现

在死去，我也无怨无悔。”

“凯莉，你为什么说得那么伤感，我们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就永远在一起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凯莉遇到了麻烦。”

“什么麻烦？”

“她的身体不能适应你那个世界的周期性电子振荡，振荡周期恰好是11年，电子振荡影响了她的身体，她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了。”

“难道她现在身体发生逆进化现象就是由电子振荡引起的吗？”

“不错，这种变化已经不可逆转了，她要在痛苦中走到生命的尽头。”

“不！不可能，拉斯，你在骗我！”

“我没有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送凯莉到你身边的那位老人。莱西，我本来很年轻呀，我才二十多岁，可是现在我不得不面对苍老的面容、每况愈下的身体、这根本就不实在的身体！这都是因为你。我的身体也不太适应这个电子世界，这说明你的实验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知道吗，在刚进行转化后，我就发现凯莉身体发生了变化，这是灾难的前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你。莱西，你创造的这个世界太过错综复杂，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这一切，你为什么不能将我从梦幻中唤醒？”

“你会相信我吗？你那时肯定把我当成来路不明的老疯子！况且，莱西，凯莉在进来之初就没有打算回去，不管她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她为你而来，她为你而去。看到她那样痴情，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躲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静静地看着你们幸福地生活，虽然你们美好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十年，可对我来说这比三生还要长久。可我觉得值，为了凯莉的幸福，我觉得值……”

“拉斯……请你不要再说了，我都记起来了，我全都明白了。走吧，我们一起离开这里，找到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

“不，莱西，我不想走了，我已经太老了，就让我在青山绿水中度过漫长的混沌岁月吧。我老朽不堪，即使回去也不能再帮你什么，其实，我也喜欢你创造的这个世界。回去吧，你自己回去吧。记住你所做的一切，也记住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你能行的，你会战胜达卡斯那个沟崽子，给昴星球带来和平与安宁，等世界太平后，你再来探望我吧，我会等你的。”

“莱西，听到我说话了吗，我已经没有力气了，知道吗，我看到了故乡的太阳，它好大、好亮啊，我看到了妈妈，她正站在门口等我回家……请你不要忘记我，我永远属于你的……”

（六）

“凌云，快开门，开门啊！我是窦平。”房门外敲击声一阵接着一阵，最后，门被强行打开了。

进来的人都愣住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副令人永生难忘的图景。

凌云呆坐床前，双目紧闭，双手还紧紧握着床上那条大鱼的双鳍。那条鱼是那

样古老，双鳍已经演化成了短小的四肢，难道这就是第一次从海洋走向大陆的先行者吗？

寰平走向前，翻开凌云的眼皮看了看说道：“没有什么事，他只是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的……只是……只是这条古怪的大鱼，难道真的是曾经风姿娉婷的莫兰吗？……”

众人相对无语。

## 神的链接

韩松

这天晚上，陈丽梦见神死了。她惊醒过来，掩面放声大哭。哭过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计算机，拨号上网。她一眼看见，神的主页还在那里。页面上有神的头像，如她熟悉的，神采奕奕，威仪赫赫。记录显示，在过去的一天中，有十二亿五千万人访问了神的站点，与陈丽一样，他们都是神的信徒。陈丽才松了一口气，然而，梦中的不祥感却挥之不去。此时是凌晨一点半。陈丽看看窗外，在一片泛着可疑绿光的夜云中，有一颗星星昏黄惨淡，要坠不坠的样子。

惊惧的女人再也睡不着觉。她打开电子信箱，看见有几封新邮件。她逐一阅读，忽然，其中一封令她的目光停住了。是神的来信。神在夜深人静时发来的信函中说：“陈丽，请到我的住处来一下吧，帮我料理一件事情！”神直接给她写信！陈丽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是什么事情神竟要她来帮忙料理呢？她把信读了又读，感到好像还在做梦。

与神通信，本身便是陈丽梦寐以求的事情。要说起来，在信徒中，她其实应该算个幸运者。三年前的一天，她刚上网，便遇到了神。神不知怎么出来闲逛了。神暗示陈丽，要与她发生关系。她受宠若惊。那场刻骨铭心的云雨之欢，是通过电子交感器完成的。在那个奇妙的高潮时刻，陈丽第一次对自己二十六年网上生活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做爱时，充斥神全身的骄傲、得意和满足，如同风暴袭来，使她一直树叶一样颤抖不停。作为神，他没有一个地方不真实、不让人崇拜。

但也就是那么一次。神再也没来找过她。在过去三年中，陈丽不再与虚拟教区中别的男人来往，而且变得讨厌他们。她每天给神写一封情思缠绵的信。神从来没有回信。她对此很理解。他有那么多信徒，他怎么可能记住每个情人呢。但现在，他却给她来信了。这就是说，神依然记得她，而且，看来印象很深。看着信，陈丽哭了。

可是，为什么他要她到他的住处去呢？为什么不就在虚拟世界里相会呢？陈丽的下丘脑中泛起一片密密麻麻的针刺感，以及一种用鼠标反复点击一千次后的虚幻和虚脱。神在信的末尾嘱咐道：“此事不要让别人知道。”陈丽平生第一次仔仔细细化了妆，把神的来信打印出来，珍爱地揣在怀中，便走出了她从未离开过的这间房屋。

天还很黑，废墟状的城市死亡巨兽一样蜷伏着，在熊熊燃烧的星光下蒸发着地狱般的静默。陈丽的脚步发出难以置信的空洞巨响。她猛然觉得，这时更像做梦了，这梦好真实啊。她就要像一只蝴蝶，在以真为假的幻境中寻找陌生花香的源泉。由于第一次接触户外客观世界，陈丽充满了血晕的感觉。但一想到神的召唤，她便打消了畏惧。

神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按照信上写的地址，她找了很久，才找到了神在客观世界中的居

所。从来没有人知道神住的地方，也没有人思考过神住在什么地方。在虚拟世界，这是一个不可能被提出来的问题。但现在，她忽然间连答案都知道了。这种情形感觉很不真实。

神住在城乡结合部一座破旧的六层公寓的顶层，夜空中摇摇欲坠的楼房看上去像随时要从视野中蒸发掉。陈丽迟疑了一下，便爬上楼。这是一座弃宅，空荡无人。她又感到了梦幻的包围。在夜暗的庇护下，好像有大群无形无状的蝴蝶在周围翻飞。但她没有因怯懦而折返虚拟世界。她径直来到神的门前。她做了一个深呼吸，飘荡无骨的纤手按响了电铃，她一时觉得它竟是从蝶羽下伸张出的幻肢。让她吃惊的是门自动打开了。她迈入一只脚，里面黑洞洞的。这时，有一个声音说：“灯的开关在右边的墙上。”

她听出这正是神的声音。在网上布道时，他便是这种庄严而沉缓的语调。神的声音像剑一样穿透了陈丽的梦幻。但转瞬间她又强烈地觉得，难道此时不正是仍在网上的教区？这已是一重更深的梦境。她试着去开灯，灯果真哗地亮了，这出乎她的意料，吓了她一跳。她看见了一个狭小的客厅。沙发、墙壁具有结结实实的三维感，蒙皮脱落，灰尘厚积，绝非网虫们的故意设置。房间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俱，毫无收拾，凌乱不堪。这便是神的家？但她没有看见神。

声音又响了起来：“往卧室走。”她便走了进去。这下，她看见一个男人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这就是她朝思暮想的神吗？陈丽顿时热泪盈眶。她不敢贸然走近，伫立原地，双手合十，向床上的人行了一个礼。但他没有反应。这时，她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

陈丽抬头看去，见那男人的脸部已经腐烂了，一条白胖的大蛆正从他微翕的嘴角蠕动出来。她本能地飞快捂住嘴，把一声惊叫和一股恶心堵了回去。她想起了昨晚的梦。是神托的梦吧？梦的电子数码信息也许在白天便经由电话线路抵达了，在她上网时，通过电子交感器感染了大脑皮层并潜伏下来，然后，在夜晚定时转换成感人的图像。

声音又传了过来：“不要害怕，你过来……”

“您、您要我做什么？”

但声音便中断了，再也没有回应。原来是神事先做好的录音。但是，磁带好像不够了。给人的感觉是，神在这件要紧的事情上疏忽了。这个时候，客观世界的夜晚尚未消逝，整个宇宙都一片荒凉死寂，人烟灭绝。陈丽浑身冰冷。她想，神真的死了，她是他叫来料理后事的。但神怎么会死呢？他又怎么独独叫上了她呢？

对于客观世界固有的荒谬性，她全未料到，措手不及。但既然来到了现场，这些都来不及往下细想了。她眼泪哗哗流着，心咚咚跳着，走上前去，大着胆子端详了一下神。男人的脸部腐烂得像泥地里被马蹄反复践踏过的一朵落花，已经完全没有值得女人去追逐的香气，因此也看不出神活着时长得像什么样子。但约摸可以发现，神的左眼是彻底坏死的，眼窝里面没有眼珠。陈丽强忍住反胃，肃穆而虔诚地揭开被子，看见死人的身上还有许多蛆虫在爬动。肋部和骨盆处已隐约看得见铮然的白骨。神死去已有一段时间了。神在客观世界中的模样很让人不安：个子矮小，驼背，两腿一长一短，苍老不堪。

神要以这种形象在网上出现，连把神界维持一个小时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便是虚拟世界的残酷。在网上，神是一个披挂黑斗篷、穿着紧身衣、肌肉发达、体形高大的青年。他拥有十二亿多狂热的信徒。从没有人想过神在神界的后面是什么样子，所以陈丽眼前的难道的是以前无人知晓的神的容颜吗？一时，她怀疑起这个死人的真实身份。但她马上把这个念头打消了。神的信件在她怀中仿佛正散发出余温。神的面罩后面，其实是鬼的真实。陈丽日夜思慕的人，在两重光影下走完了他的旅程。陈丽心下明白，神的存在，实在是附着于网络，换句话说，网络才是无所不能的完神。以前，她只是不敢这么去想罢了。神一定比常人更迷恋于这种变幻莫测的身份游戏，痴心于网络替身超越先天躯体的永恒魅力，才以巨大的信念，选择并创立了比客观世界更加合理的神界，把自己不可能的人生转换成了无限的可能。看着神残破萎顿的身躯，

陈丽猜想这个人为了获得神的身份曾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尝试过什么样的奋争，不由对他产生了敬重。这种敬重，与她这些年来作为信徒对神的崇拜之情，是大不同的。陈丽感到，神才是一只真正地迷失在花丛中的得意蝴蝶。而蝶有时是花，花也有时为蝶，如今，都舞入了鬼魂的暧昧世界。

她恸哭失声，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要违背神的旨意，把神的死讯通知所有的信徒？桌上有一台计算机。她想了一下，打开了它，拨号上网。她看见，世界各地的人们正蝶群般疯扑向神的主页。他们眼神迷离，脸色亢奋。他们身世不同，却都如同面前这死人一样，拒绝了各自在客观世界里的命定，坚决选择了看来更加真实的虚拟新生。她知道他们也是花，他们也是蝶，他们的迷乱便是神与她的迷乱，而她和神的喜悦便也是他们的喜悦。她怎么对他们说神已经不在了呢？神作为一种存在已经消失了，这句话，此刻还有什么意义？

随后，她开始料理起后事。她首先破解了神的电子信箱密码，发现信箱里面积存了大量邮件，都是信徒们写来的。有一个自动程序，正在有选择地一封一封地回信。这使人感到神似乎仍然活着。给她的信，是程序昨天写成的。但程序没有给第二个人发同样内容的信。她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种随机选定，而与神对人们的记忆无关。这使她略有失望。但因为看到了现实中神的模样，这种失望感，又不如想像中来到猛烈了。

但紧跟着发现的一个情况却使她深为不安。六个月前，神便开始悄悄而频繁地访问一些怪异的网站，而不再更新自己的主页。陈丽怔住了。

神去得最多的一个网站叫“无名”。这个网站，陈丽闻所未闻。神在登录时，用了一个普通人的名字。他选择的形象，也是极不惹人注目的。正是在这个时候，神暂时离别了他一直倾力主持的神界，从光辉灿烂的躯壳中抽身而退，远远躲开了信徒们。这实在是反常。陈丽意识到，在生命的晚期，神对“无名”的忽然选择，是神内心的一大秘密。她的好奇心压倒了恐惧，也登录了过去。她发现这是一个格外奇怪的网站，与神界的金碧辉煌、喧嚣热闹不同，狭小的三维主页房间里没有丝毫人气，没有任何图像和文字的内容与提示，没有一丁点儿声息。除此之外，站中没有第二人。也没有管理者或“版主”之类，更没有像神这样的显赫中心。网站整个是空空的，像是一块废弃的园地，没有了任何用处。神为什么要频繁光顾这个了无一物的网站？这个网站与神有什么关系？陈丽正在疑虑，就感到了周围起了变化。主页的三维界面忽然消失了，使她坠入一片无依无托说不出颜色的虚空。时间和空间向各个维度急剧膨胀，刚才还狭小的主页世界，转瞬间已经无边无界了。陈丽吓得想喊叫，却发不出声。她的身体和意识也在一瞬间挥飞掉了。什么都没有了，陈丽整个身心都空掉了，但又分明被某种不明不白的东西充满。

这显然是一个全新概念的网站。它表面的死状后面隐伏着强大的生命。它带给访问者的体验，是他们在客观或虚拟世界里都不可能有的。但网站的创办者是什么目的呢？好像并没有目的。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奇妙存在状态，不需要任何信仰和追求来支撑，任何答案都是无意义的。与神界相比，这里的自由是自足而自洽的。自与神交合后，陈丽还没有这么飘飘欲仙过。她忽然觉得，神界的危机来到了。但这仅是一瞬。她又有了常人的知觉，并感到十分害怕，忙去按退出键。退出键却找不到了。这种慌乱，神是否也曾体会过呢？而神是否正是为了体验这种在神界里无法制造、无法存在的慌乱，才到这里来的呢？陈丽感到，这已不是她了解和熟悉的神了。正在紧张，忽然有亮光在头顶一闪，啪地一声，陈丽不知怎么就退了出来，已是一身冷汗。她不安地转头去看床上的神。他腐烂的面部，似乎隐隐露出诡笑。真是一个奇怪的网站！

根据计算机储存的记录可以知道，神在半年中，访问该网站达一百七十一一次，最长的一次，在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像陈丽和教友们狂热地追逐神的灵光一样，神在生命的最后时限，也迷恋上了他著意的身外之物。神似乎是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网站，然后便不能自拔了。这正如陈丽当年在无意中发神的主页后变得疯狂的情况一样。现在已经知道，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网虫。因此，他的选择，并不受他公众身份的约束。神在离开神界而登录陌生网站的时刻，已确定

不再需要神的身份，这使陈丽第一次感到了神的陌生和疏远。她猜想，神是否对自己在神界中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和厌倦？这使神又一次迷失在了身份转换的高深悬念之中。他是在寻找一个新的数码替身么？神界的危机，已经确信无误了。

陈丽注意到，神对“无名”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一个半月前。此后，再没有了神活动的记录。神的主页完全交给了计算机自动控制。

紧接着，陈丽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计算机里面留下了神设计病毒的程序。让她难以置信的是，最近那几个差点把神界毁于一旦的病毒，竟然都是神自己制造出来的。信徒们还以为是科学界在捣乱呢。每次，都在毁灭即将来临前，信徒中的高手便联手把病毒给清除了。神又制造了更厉害的病毒。但是，他一个人，怎么是十几亿人的对手呢？每次，神都败下阵来。此时，神无边的魔法，已经从神的身上，无可争辩地转移到了信徒那里。蝴蝶又一次翻飞起来，花和虫的影象又一次重叠迷乱了。陈丽想，这种失败，可能使垂暮的神重新体味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卑。当年，正是这种自卑，才促使他白手起家创立神界的。但是，神骨子深处弥漫的烦意，却并没有因为修炼成功而消除，此刻，由计算机显示得一清二楚。神躲在阴暗无人的旧宅里制造病毒，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晚年的神，在网上已不能维系全知全能。他知道这一点终究也会被信徒们窥破，而客观世界中他的身体状况却也在更加急剧地恶化，这可能最终使神意识到苦心经营的网络教区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梦境，从而下定了亲手把它毁掉的决心。这时，“无名”出现了。神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既然不能毁掉神界，那么悄悄逃离总是可以的。

神在重病缠身、无人照料的时刻，在神志不清中，受到与任何一个网站相比都有着惊人不同的“无名”的诱惑，是绝对可能的。神忽然发现在那里能为生命找到永恒的寓所。这是不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老年人所特有的幻觉呢？陈丽叹了一口气，像要拒绝什么她不该看的东西，缓缓地把计算机关掉了。

陈丽再次环顾神的卧室。神修炼和育化自己的洞穴。房间里充满了霉味和死人气味。因为太潮，墙壁上长满了蘑菇。地板上有几包开了封的方便面，有的已被啃掉了半拉。有几个蟑螂干瘪的尸体。卧室里除了床和电脑桌外，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稀稀拉拉搁着几本书。可惜的是，书籍作者的名字，陈丽一个都不知道。她只知道，神竟然在非在线状态下偷偷看书，而且看一些莫名其妙的书，这要传出去，神的形象肯定会大打折扣。

陈丽跟着发现，房间的墙上和地上有一小滩一小滩黄色的结晶斑液，旁边是一团团皱巴巴的劣质手纸，仿佛是几年前的了，却没有最近的遗留物。神已丧失了能力，还是他已经厌倦？陈丽想，三年前，神是否就是在这间狭小的卧室中与她发生关系的呢？他还与多少女信徒发生过这种虚拟得跟实境一模一样的关系呢？这斑液、手纸，与书架上的书籍，构成了一种充满冲突的和谐。陈丽脸红了，并且在极度羞惭中，燃出一股莫名的愤怒。她再次转眼去看床上的神。透过他斑驳网罟一般的恶臭皮肤，以及粘满尘屑的肮脏体毛，还有老鼠一样的龌龊体形，她仿佛体味到了神死前的痛苦挣扎。一度充斥着神全身的那种风暴般的骄傲、得意和满足，其实是多么的暂时呀。作为神，他其实是多么的可怜和无助呀。这个时候，陈丽发自内心对神的谅解、同情和钦敬再一次压倒了其它感觉。神就像一只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正在艰难钻出茧壳的蛹虫一样，已经看到了新的存在形态就在眼前，但对自己即将化蝶的命运，虽然作出了选择，却终于不能把握在手中。他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在“无名”中呆上七天七夜，大概已是神体力的极限了。客观世界铁的规律在最后一瞬间重新主宰了航行方向，而虚拟存在那诱人的千万种可能性终被证明是过眼烟云。神带着满腔遗憾而去。

但这真是“最后”吗？因为出现了“无名”。

陈丽黯然离开了神的住处。自此后她便再也不能心神平定。因为，神要她办的那件事，她还没有办。她不知道是什么事。但那绝对不是单纯地处理神的尸体。

此后的一年中，陈丽和其他信徒一起，仍每天登录死人的网页。由于陈丽守口如瓶，信徒们无

一人知晓神的亡故。信徒数量在继续增加，很快突破了十三亿。但此时的陈丽已与普通信徒不同。在她心中，隐隐约约浮现着神曾经登录过的那个奇怪网站。她记得在那里体验到的神秘、狂喜和慌乱。她曾试图用自己的计算机连接，计算机每次都回答说：找不到该网页。这有形的网站，却似乎是“无”！所以，“无名”到底是什么？它究竟存不存在？它是否是一出更深的梦境？这是一个比神的死亡更严重的问题。一年后的一个晚上，陈丽又做了一个颇富预示性的梦。醒来后，她虽然不记得梦的具体内容，却知道要直奔神的住处。她看到神已仅剩一副晶莹剔透的骨架了，十分干净和精神。讨厌的气味也已消散殆尽。她没有眷恋神的新模样，而是径直打开了神的计算机。她非常轻松地连接上了“无名”。随后，她发现，这个网站是没有注册过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怪不得用一般的计算机连不上呢。但是为什么神的计算机却能连上呢？神毕竟也是个普通的网虫。这的确是梦境中才会出现的典型情况，却具备梦境所没有的精致和神奇，像是有人做了手脚。因此这又让人万难相信它是梦境，因为梦境总是太粗糙、太潦草了。但反过来，你一旦打定主意要拒绝认同它的虚幻，它的虚幻感也便忽然自动加强起来，使陈丽搞不清楚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是在做梦，还是在被人梦。她无端地烦起来，于是为自己人生遭遇的不明不白寻找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解释：也许，要像神那样极度衰弱、身心孤绝、对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彻底失望的人，才能用心感受到那陌生网站的“妙有”吧。难道这正是神的计算机能够显现出“无名”的原因？计算机既然是神身体的奇妙延伸，难道不也早成了神心灵的替代者吗？与“无名”的相遇仅是一次心与心超时空的邂逅，结果却是无意间使这一台机器挣破了数码与物质存在的双重锁链。计算机于是取代神成了这起事件的下半场主角，在神死去后，自作主张给陈丽发来邮件，好把这场逃逸的游戏继续下去。陈丽在网站中走走停停，忽然产生了在一个大脑宇宙中漫游的感觉。她先是大悲大喜，继而又心如止水。这时，头顶的无源光芒忽然一闪，她顿然悟到，不是先有了计算机和网络，然后才有了这个网站，而是恰恰相反。被亿万年梦幻蒙蔽的真相便是，本星球所有的计算机和网络，甚至还有别的东西，包括神本人在内，都是这个神秘网站的产物。吸引神以及他的机器的，恐怕还是新网站暗示出的终极性吧。神在死前六个月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也察觉到了，把拯救自己的希望依托于看似虚无其实却很是实在的网络世界，是一种低极和无趣。

陈丽接下来做的事，是把这个网站作为友情链接，附在神的主页上，提供给其它的计算机。她觉得，这大概才是神要她去料理的那件事情。

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新的链接，后来，慢慢就有好奇的人来点击了。第一个访问者是一个五岁的男孩。然后，是一位寡居的老妪。第三个人是一名吸毒者。第四个人是……访问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到一个月，神界便崩溃于一旦，如同它的建立一样突然。这是任何一种计算机病毒根本无法做到的。又过了一个月，地球上的人们，都感到大脑深处的隐秘部位一抖闪，而地球上的计算机，都感到一束神奇的能量落在芯片上，便与一种十分遥远却又分明近在咫尺的东西建立起了联系。这种东西以前谁也没有在客观或虚拟世界中见过，所以没有一个人、一台计算机能够用各自的语言去形容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大家都陶醉了。

这时，陈丽痴痴地坐在神的电脑前，通过屏幕的多重梦幻反光，看到床上尸骨的一个大脚趾动弹了一下。亿万只蝴蝶又开始翩翩起舞了。

涛声无涯

作者：王麟

地磁场即将消失……

(一)

拉德小心翼翼地将门掩好，虽然是在自己的卧室里，他也必须十二万分地小心加警惕，因为，他知道再隐蔽的地方有时也无法摆脱“幽灵”的探测与窥视。“幽灵”是分布于地球上空的同步间谍卫星，它们用精确到厘米的分辨力监视着地球上所有的大小矿区，也监视着矿区上人们的工作与衣食住行。

这些秘密，拉德刚开始并不清楚，直到一次莫名其妙的矿区安全搜查才让自己明白了自己并不是自由之身。拉德更相信，在这个矿区上，除了他以外，不会有其他人知晓这个秘密，因为，只有他才拥有揭开这个秘密的钥匙，而通过这把钥匙，拉德才知道这些卫星根本不属于地球，也没有打上“Made In Earth”的烙印。一想到此，拉德便不由自主的涌出一阵恐惧感，恐惧有时酷似“幽灵”的电子眼，深入探测到他的灵魂最深处。他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摆脱这种梦魇，但是他失败了，因为自己内心深处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声若洪钟：“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一定！”

拉德的住所和矿区上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分别，清一色的金属构筑物，外观谈不上赏心悦目，更不用说艺术美了。所有的建筑都无一例外的显露着最原始的功能：实用、纯粹的实用、赤裸裸的实用。矿区位于大海之畔，面积几百平方公里，拉德所在的地方位于矿区的边缘地带，不远处耸立着埃博拉玛峰。

拉德记得自己就是出生于这个矿区，二十多年来没有离开过一步，履历簿上除了劳动还是劳动。往事已若浮云，他只是隐约记得自己出生时经受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他从全息记录仪上得知，婴儿脱离母体的一刹那间，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不是欢乐而是撕心裂肺的剧痛，所以婴儿都是号哭着来到人间，而不是微笑。然而和他们不同的是，拉德的痛苦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心灵。

在少年集训营的日子是严酷而又快乐的，在那里，他离开自己的小屋，和其他的同龄人一样，接受神父的教诲，聆听来自天国的回音。无数次高强度的训练，简单知识的灌输，拉德从来没有怀疑这一切。在他的心目中，神父就是自己的父亲，严厉而又和蔼，热情而又虔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不象其他孩子那样循规蹈矩，他开始隐隐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世界不是那么合理。

“记住！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是他从懂事以来听过无数遍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令他迷惑过很长时间。

“父亲，神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是他的仆人？”有一天，拉德实在憋不住了，才鼓起勇气问须发已经洁白的神父。神父微微一愣，脸上掠过一丝惊诧，似乎拉德提出的根本是不应该回答的问题。他严厉地说：“拉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是不应该问的，神给了我们一切，肉体、灵魂、食物、住房，当然还有你虔诚工作后的厚报。”神父义正词严，然后双目微张，用十分的虔诚的姿势仰望天空，雪白的胡须嘴唇微微的抖动中作着同样的韵律操。拉德也抬头望天，可是除了过于刺眼、过于炙热的阳光，上面几乎一无所有。

“你相信父亲所说的吗？”拉德悄悄询问坐在自己身边唯一的小女孩。

“我相信！”小女孩回答地斩钉截铁而又令人害怕。

拉德总觉得这个世界不正常，难道是自己的心理过于敏感了？他暗暗问自己。真可惜，整个矿区没有心理医生，这里的医生只是修理肉体的机器。高大、雪白、让人不寒而栗的矿区医院，拉德从未进去过（真的吗？），但他有一个直觉、可怕的直觉，那就是，走进去的生病的矿工好象没有出来过。不过，拉德只是想想而已，

因为自己现在还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就是希望。医院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瓜葛。希望？一想到此，他就不由自主地迷惑了，这种迷惑直到他有一天碰到一个人后变得更加强烈了。

那是一天的傍晚，夕阳斜下，巨大的、高耸入云的发射塔的尖端已经融入夜色。今天的最后一列星际运输飞船要在半个小时后才能发射升空，拉德将发射时间定好，这时，令人讨厌的矿区副总管干涩、冷漠的声音在发射厅里响了起来：“彻底检查安全设备，保证发射的顺利进行！”拉德没有理他，这个冷冰冰的家伙，平时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他已经启动了自动发射装置，半个小时之后，飞船会自动点火升空。说实话，拉德对这一切不经过大脑纯机械性的工作烦透了，虽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很得神父的称赞与同行的羡慕。

走出矿区控制室，街道不远处是一家开得很不错的咖啡馆，说是咖啡，其实那是多种营养的流体组合，当然里面也少不了让人喝后辩不清东南西北的玩意。在这里只此一家别无选择。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矿工是里面的常客，在几杯“猫尿”下肚后，他们就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妄想狂和自虐狂，成为直抒胸臆的蹩脚诗人、无人喝彩的演说家。

拉德裹紧大衣，禁不住狠狠咒骂了几声这可恶的天气。早上他还穿着一件衬衫，没想到到了傍晚，衬衫就换成了棉夹衣。忽冷忽热反复无常的气候让他简直无所适从。他匆匆前行，打算回去后继续去亲近自己的密室，那里的东西已经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突然，前面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情不自禁地一呆。

“妈妈！？”他下意识地低呼一声。

不错，是她！拉德永远也不会记错，他对自己的记忆力有十足的信心。是妈妈，是在他刚刚懂事后就突然消失的亲人。他怎能忘记，无数次的体贴呵护，多少个日夜的欢声笑语。在她走的前一天晚上，她还哄着自己安然入梦，可是第二天醒来，拉德便再也没有见过她，自己的母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哭出几声，便被送进陌生、紧张而又严酷的青少年集训营。神的教诲、严格的训练、简单的矿井操作技能……时间已经磨灭了悲伤，而那种亲情只有在睡梦深处才得以回味。

“妈妈！”他快步追上前去，一把拉住了那位妇女的手。

“你想干什么？”那位妇女转过了头。拉德一愣，不错，这就是自己的母亲，即使再过上二十年，拉德也不会忘记她的音容笑貌。可是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己的母亲竟然还如此年轻，似乎，这二十年的岁月对她没有起任何作用。

“是你，拉德。”那位妇女（不，确切的说是女郎）漠然地说道，好象拉德的出现并没有使她惊喜。拉德一愣，说道：“难道你忘记我了吗，妈妈。”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对方的漠然已经使拉德掉入冰冷刺骨的深渊，他为自己多年来炙热的思念化成寒冰而悲伤。

“不错，是我，拉德，你名义上的母亲，尽心尽职的R12-1型智能护理机器人。”女郎答道。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拉德吃惊地喊道。女郎摇了摇头，说：“你本来不应该再认识我，这真是令人奇怪，难道神父没有关闭你程序中有关的记忆密码，或者，密码失灵了？拉德，我是护理工，照顾未来的矿工是我的职责。我是整个矿区上所有人的代理母亲。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因为这不是我身体程序的

一部分。”

拉德一怔：“什么程序、什么记忆密码？请你告诉我！”一种恐惧与不安使他呼吸有点急促。“请原谅，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女郎答道。“难道过去的一切都是你在表演、在欺骗我？”拉德嘶喊着，女郎表情冷漠地说道：“对不起，我只是按程序指令办事。再见，拉德，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完便转身快速离去，在拉德呆呆地注视中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老板，再给老子来一杯扎啤，快点！别磨磨蹭蹭的。”拉德一边用手将桌子撞得山响，一边酒气冲天地吼道，“你他妈的不会是那种可恶的R12-X型机器人吧。”

“对不起，先生，我是R12-5型服务机器人。先生，请慢用。”一杯足足有5公升的啤酒摆在拉德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抓起酒杯一饮而尽。一种饱涨的感觉闷在胸口，啤酒、母亲、机器人、密码……去他的！

“老兄，是不是在‘卡里情感交流中心’玩得不痛快？嘿，那可是最棒的地方了，姑娘们怎么样？性感？很糟？很棒？别难受，老兄，不要跟自己的想象力过不去，你干吗不想得美艳一点、性感一点？那可会使你消魂呀！干吗去想什么‘母亲’，‘母亲’是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最爱的就是卡洛琳，一头迷人的小雌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生活在这个脏兮兮的矿区，而是生活在我的脑袋里，哈……”另一个同样喝得醉醺醺的家伙凑到拉德身边，前言不搭后语地吹嘘自己的生理快感，虽然，那需要“卡里情感交流中心”冷冰冰的头盔和滑腻的紧身衣才能获得。

“滚开！……”拉德怒不可遏地抓起酒杯，劈头盖脸地朝那个不知趣的家伙砸去。那个人狼狈不堪地躲闪着，一连撞倒了几张桌子，可嘴里还是不停地喊着：“我已经在这个矿区工作四十年了！四十年了！我没有怨言，没有！因为神答应过我，我要等他最终的许诺。我可以等，可以！……”

窗外，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隆声掠过天际，拉德迷迷糊糊地意识到，最后一艘运输飞船自动点火升空了。

## （二）

当拉德启动这个古老装置的一刹那间，他便意识到自己将要接触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这是一架古老的全息记录仪，拉德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弄明白它的功能。这个装置记录着另一个地球三千多年的文明史，这和拉德所在的地球的现状完全不同，虽然它们都是同一个。

每天工作之余，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躲在自己的金属小屋内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研究，这些知识让他害怕、让他着迷。随着学习的深入，上面所记录的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历史让他不寒而栗。

直到有一天，在他睡意正酣时，突然闯进来几个不速之客，这才让拉德明白自己正处于无所不在的严密监察之下，也是通过记录仪，让他知道在地球的上空，运行着异域的间谍卫星“幽灵”。

这几个不速之客的冷酷无情让他明白了机器的金属外壳与人的肉体的差别，虽然这几个家伙也同样是血肉之躯，但他们是机器，是矿区的安全卫士，拉德学会了如何将他们和正常的人分开，秘密很简单，他们的眼中除了冷漠与无情外，根本不具有从矿区工人的身上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浓烈的对“神”的虔诚！它们尽心尽责，将搜寻、逮捕、处决认为给矿区带来不安全的异己分子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它们是在收到“幽灵”发射的信号后才追寻到此的。

“我们发觉你在做对整个矿区非常危险的事情。”其中一个象头一样的家伙边用眼睛扫视四周边用一种老虎对兔子交谈的口吻说道。“先生们，我没有，我是这个矿区的模范公民，神父是知道的。”拉德没有慌张，而是做了镇定自若的回答。

面无表情的问讯，冷酷生硬的翻天覆地，它们用强盗惯用的伎俩施展着自己的才华，虽然，这些才华只不过是一串串的机械的电子脉冲。但是它们一无所获，因为天性敏感的拉德已经将记录仪藏到了其他的安全地方，否则，凭着它们掘地三尺的功能，任何可疑的物体都不会逃脱其敏锐的目光。

整个矿区竟然在不属于地球的间谍卫星的监视下！这是一个让拉德不敢相信的事实，但它是真的。

拉德又想起自己曾经的“母亲”，想到她曾经无意中透漏的那些让人一头雾水的秘密，想到了这个矿区、甚至是整个地球上女性的缺乏，也想到了神父，那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永远用他神秘的语调与脸庞面对苍穹，更让他想到了那群在昏暗的、深达数千米矿井里劳作的矿工，矿工！他们只是矿工！为着一个虔诚的信念，机械的重复着危险而又枯燥的劳动，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家园，而是为了神，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帝，还有提炼的轻重金属、一小时发射一次的星际运输飞船，提炼的金属每天以吨计，飞船每天都升空，可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而是认为这是熟视无睹的无聊小事，这些金属运到了何方？星际运输飞船的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只是机械地劳作，劳作，神秘地出生、神秘地死去，发泄生理需要只有去咖啡馆和“卡里情感交流中心”。他们是人吗？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行尸走肉、不折不扣的极容易获得满足的奴隶！

地球人，何时蜕变成了这种模样！看看吧，所有的建筑都是为实用而建造，所有的人都是为了神而工作。可是神呢？他们在何方？一百多年来，除了来来往往的运输飞船，他们从未露过面。

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按照记载的地球历法，现在本应处于漫天飞雪、千里冰封的冬季。冬季、白雪，拉德对此没有丝毫感性认识，对他而言，记录仪上的一幅幅动态的全息图片只不过是遥远的神话。平和、安宁、自由自在，快乐、爱情、无拘无束，这不过是虚幻的梦境，甚至在他的梦里也不会出现这些景色，出现的只有荒凉、寂寥、合金机械、飞船、神父和无休止的劳作。

自从几天前那群不速之客造访之后，拉德在学习与研究时更是百倍谨慎，他专门做了一个密室，前辈的智慧结晶现在可以让他游刃有余地对付太空中“幽灵”的电子眼。

黑雨降临的那天夜晚，拉德隐隐约约地听到矿区不远处大海的狂躁与不安。

拉德见到窦兰是几个星期后，说的更确切一点，是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窦兰自己跑到拉德的金属蜗居里。

窦兰是整个矿区惟一的实实在在的女人，拉德现在这样认为，真正的XX型染色体结构，拉德想，绝对不象自己的母亲（一想到那个冷漠的机器人他的心就一阵抽痛）张口闭口说自己是R12-1型护理机器人，她当然不知道自己这一番正常的述职对拉德而言是一种身心俱灭的打击。

绵延几百公里的矿区、上千号矿区职工，几乎个个血气方刚，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年龄，但至少90%以上的哥们是见了窦兰便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主儿。可是没有人去打她的主意，不为别的，只因为她的身份不一般，她是神父的女儿，是货真价实的圣女！而今，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却面对着一位不名一文的

普通矿工而哭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惊恐、迷惘、悲哀、楚楚动人……拉德从未将这么多刚刚学会的形容词用到一个女人身上，但看到窦兰，他才发觉这些修饰词是远远不够的，看到窦兰，他又回想起在少年集训营里的岁月，同桌的小女孩虽然聪颖可爱，但她对神的虔诚令拉德至今还记忆犹新。

“欢迎你的光临，小姐。”拉德彬彬有礼的说道，看过太多记录仪上的动态图片，他现在已经学会如何对一位女士表示友好。

窦兰默默地走进房门，又默默地坐在一旁，刻意做出的镇定姿态也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恐慌。

“拉德，他……他竟然不是人类，他竟然是机器人！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不能！……”窦兰边说边低声饮泣，拉德知道，如果没有让她伤心透顶的变故，这个一向镇定、极有主见的姑娘是不会如此失态的。

“你说谁是机器人？”拉德问道。

“是卡尔德芒。我，我也是刚刚发现这个秘密。我不敢相信，不敢。他，他可是我心中的唯一呀。”窦兰失态之下竟然连少女心房最深处的隐秘情感也一泄无遗。

“卡尔德芒？你是说矿区的副总管兼总工程师？”拉德问道。

“不错，是他，是那个高傲无礼的家伙。”窦兰点头承认。

“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的？”拉德问道，他的心中没有丝毫惊讶与恐惧，相反，甚至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他是机器，是机器！我真是无地自容，我所有的表白竟然是面对一台机器。”窦兰红透了脸颊，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污辱，“他冷漠、麻木，不近人情，这些我都不介意，谁让我爱上他了呢，可我却对机器自作多情……直到有一天，有一天，我尾随他走进医院，拉德，你可知道医院是什么吗？”说到这里，窦兰抬起红肿的双眼盯住拉德。拉德的心里一动，问道：“是什么？”“是机器再生工厂！”窦兰大声说道。

一阵凉气瞬间从拉德的前胸透到后背。

“卡尔德芒走了进去，我偷偷地藏在一隅，看着医生将他的身体打开，换下磨损严重的零件，我又看着他精神抖擞的走出来。当时的震惊使我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了。”窦兰说道。

“你为什么将这些告诉我？”拉德突然问道。

窦兰一愣，喃喃地说道：“因为我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兄长。我早就看出了你的与众不同。你有创造力、善良，值得信赖。你难道忘记了，我们曾是一对快乐的同桌。”

“是的，我没有忘记，永远不会。”拉德说，“我同样相信你，相信你美丽善良，虽然，我们共同的父亲神父使你耳濡目染，对神有一种天生的虔诚与期盼。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神是不存在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来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地球作为一个废弃的矿井而遗弃了，彻底地遗弃了。”

窦兰张大一双明眸，吃惊地喊道：“拉德，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表达什么！”

拉德笑了一下，脸上僵硬的肌肉告诉他，这种微笑是多么的勉强与虚假，“事实是这样，”拉德用低沉的口吻说道，“我们都是奴隶，是服苦役的矿工，我们在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的麻醉下迷失了自我。真正的地球要比现在美丽千倍，也更加欣欣向荣，但可悲的是，她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几百年来，Tibet 星球上的征服者在自己的战利品上为所欲为，将地球作为稀有资源宝库大肆开采。为了管理方便，他们将整个地球划分为七大矿区，每个矿区都由其委任的代理者就是神父来作为最高总管，同时深谙宗教之道的征服者将空洞的、永远也不可能兑现的许诺作为奴隶们采矿的动力，让他们在艰苦的劳作与虚空的等待中耗尽精力与生命。为了保证劳工的充足，征服者们采用无性生殖技术培育了一大批无父无母的人类，同时编制了一套特殊的生物驱动程序植入大脑。人，只不过是生物程序驱动下的一具具行尸走肉，他们为指令而工作，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没有快乐，要说有追求与快乐的话，那就是关于进入天堂的梦想。”

“那你、我，还有其他的工人都是无性生殖来的？”窦兰的话语中明显的带着深深的怀疑。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点，虽然承认与面对都令人痛苦和无法接受的。”拉德一字一顿地说道。

窦兰摇了摇头，说：“我所受的教育与信仰让我不可能相信你，你所说的这些有什么根据吗？”

拉德说：“当然有，我问你，你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窦兰摇摇头说：“没有，神父说他们两人都已经过世，是神父将我养大成人，他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感激他、崇拜他。”

拉德说：“你是指神父吗？你难道是他惟一的养女吗，错了，我也是在他的监视下长大的，矿区上现在所有人都是在他的监视下长大成人的。”

窦兰一愣，问道：“你说的‘监视’是什么意思？”

拉德的脸上掠过一丝悲哀，为窦兰中毒太深而感到难过。他说：“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顿了顿，他又补充道：“R12-1 型机器人说我的生物程序中关于记忆的密码没有锁闭，它失灵了。她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这让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而更幸运的是，我拥有过去地球上三千多年文明史的记录，这不知是哪位前辈特意保留的，我由于一个偶然的发现了它，为此，我差点送了命。”

窦兰这次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你知道运输飞船从何而来吗？你可知道它们飞向何方？”拉德问道。

窦兰摇了摇头说道：“可是，拉德，这不是我所关心的，也不是我能够关心的。”

“是的。你可以不关心这些，因为你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生活。但是，这是事实，我们现在所用的只是库存的数量不多的小型运输飞船，真正的大型运输船，早在几年前就不再返回地球，甚至我们后来发射的小型飞船也不再返回！”拉德说道。

窦兰沉思了片刻，问道：“你难道就是通过这些来进行推测的？”

拉德点点头说道：“不错，但这只是事实的一小部分，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窦兰问道。

拉德没有回答而是突然说道：“你现在感到热吗？”

“热？是的，非常得热，这有什么奇怪的吗？”窦兰抹了一下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迷惑地问道。

拉德的脸色庄重起来，忧郁地说道：“这很不正常，因为这是灾难来临的前兆。我通过了解过去地球的地质记载，我们矿区所在的位置在北极圈附近，而北极在历史上是常年寒冷、冰天雪地的世界。可是，你已经感觉到了，现在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使气温升高的原因有多种，其一是‘温室效应’，也就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形成了一个隔热层，地表的热空气散发不出去而造成的，可是，再厉害的‘温室效应’也不会使原来是冰雪世界的气温达到摄氏40度，那么，只有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地球的磁场正在消失！”

窦兰惊讶地望着拉德，她不相信面前的这个小伙子竟然说出如此多的足以被处以极刑的高论。

“我通过研究和学习得知，地球的磁场确实在消失。据记载，地球的磁场本来应该象一个普通磁棒一样，产生的磁力线是均匀而平滑的，但由于太空中的高能粒子及太阳风的影响，地球的磁力线发生了变形，成为彗星的形状，朝向太阳的一面，因太阳风的作用形成一个弓形微波波阵面，接着是厚达2万千米以上的磁鞘，其后是磁层、中性面，最后磁层形成长达数百万千米的磁尾。而地球的磁场就象一道防护林，保护着地球上一切生物免受宇宙高能粒子的危害，而如今，地球的磁场正在消失……”

“你是说我们现在将没有任何保护，要大难临头？”窦兰现在开始相信拉德的所说并不是危言耸听。

“是的，地球磁场的消失不是永久的，而是它变换南北磁极的先兆。根据记载，在过去数百万年间，地球的磁极曾经先后11次发生倒转，每一次倒转都将引起生物的大灭绝，这次也不例外。”拉德忧心忡忡地分析道，“其他七个矿区面临的问题将和我们相同，海啸滔天，淹没一切大陆，没有人能够抵挡它的淫威。”

窦兰问道：“难道这就是神要抛弃我们的原因？”思维的定势使她很难将神这个称谓换作Tibet 星球上的征服者。

“对，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连科技和文明都高度发达的Tibet 星球也不例外，也许他们现有的文明还对此束手无策，他们没有选择，只有放弃，他们只会为失去地球这个资源宝库而略感遗憾。宇宙深处，不知还有多少星球在经历着地球同样的命运。”拉德的心一阵紧缩，“走吧，我带你去看看那个原来真实的地球。”窦兰点点头。

（三）

埃博拉玛峰就矗立在矿区的不远处，海拔上千米。大自然用神奇的力量将地球的皮肤掀起，以此来显示它的伟大与万能，而众生灵除了臣服还是臣服，自然界中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都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任何盲目的破坏都将引发灾难。难道十个世纪前，地球就是因此而走上了毁灭之路？在外来强大的敌人面前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与勇气？记录仪上对此的记录只是简略地带过，而对于Tibet 星球的征服

过程却记录得异常详尽，场面空前惨烈。似乎，地球的毁灭只是归罪于异族的入侵，而对地球人类自己的过失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难道是因为忌讳？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深深的耻辱与不堪回首？现在无从寻找答案，但从记录仪上所显示的地球人类的傲慢与自负，这种推测不会有错。

埃博拉玛峰是矿区众人心目中的圣山，是神秘而又不可侵犯的。根据流传的一则传说，人们坚信在某月某日的一天，神会在此降临，他将举起发射着灵光的权杖，招引众人走向欢乐的天国。

集训营的大门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样子，金属的门楼与电子围墙依旧挥洒着肃穆与威严。悠远的钟声蓦然响起，震撼心灵，一遍又一遍，在矿区的上空回响。钟声是一种宣誓，更是一种虔诚的呼唤。

神父从里屋走出来，长须飘飘、身着朴素。他的装束就犹如自己的房间，看不到一点高科技的影子，然而，拉德知道，这些都是假象，整个集训营，监视无所不在，无形的科技就象强有力的猎犬在隐蔽的四周等待猎物的入彀。

“拉德，是你？怎么，还有窦兰？”神父用严厉的目光扫过两人，略带诧异地说道。

“不错，是我。”拉德答道，口气并没有象过去那样充满敬畏。

“你应该坚守岗位！你应该明白履行职责的重要。”神父突然间声色严厉。

拉德冷冷一笑：“我凭什么要履行职责？我为了什么？为我自己？为我曾经受过的蒙骗？为了神？为了那些毁灭地球的刽子手？难道是为了你，为了你这位神的代言人、可怜而又可耻的帮凶？！”

神父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几下，脸色由红变白，厉声吼道：“拉德！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我很清楚！当你用无性繁殖的手段使我从试管中诞生后，这种痛苦与迷惑就从未消除过。我需要亲情，可是我不知自己的父亲是谁，而日夜思念的母亲竟然是R12-1型护理机器人。我每天坐在操纵台上，当然是因为我的优秀得到了你的垂青，让我脱离了昏暗的矿井，坐上了低级领导者的宝座。然而，你知道吗？当我每次按下发射按钮的一刹那，我多么渴望知道运输飞船到底要飞向何方，我们是在为谁而劳作。我们的工作应该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美好，可是没有！看看满眼无际的荒凉吧，看看那些疲惫不堪而又病入膏肓的工人吧，看看那些走进医院后就再也没有出来的伙伴！机器人是机器，而我们更是机器，莫名其妙地生、莫名其妙地死。医院里一边是吞噬着肉体的焚尸炉，一边是新生命的诞生。源源不断、源源不断，你难道不是帮凶、难道不是凶手！”

“拉德，求求你！”窦兰好不容易才插进一句话，面对平时慈爱有加的父亲，又面对严酷的现实，她实在是无所适从。

“拉德，你说这些不怕被处死吗？”神父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眼里闪过一丝悲怜，伸手想按墙上的安全呼叫系统，拉德知道这些系统是和死亡连在一起的。

“我有什么可怕的？你按吧、按吧！但我知道你不会，你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拉德喊道。

神父长叹一声，颓然倒在了椅子上，喃喃地说道：“是的，我不会，永远不会。”过了半晌才又缓缓说道：“你说的是事实，可是神曾经答应过我，也对整个矿区许

诺过，在不久后的一天，他们将重新归来，在圣山上，他们会施展万能的宇宙力量。我足足等了一百年了。”

拉德现在几乎陷入悲哀的深渊，为神父可怜的愚蠢。“可是神永远不会回来了。你很清楚，他们是Tibet 星球上的入侵者，你到底为了什么才扮演这种卑鄙的角色？征服者不会来了，他们已经将地球遗弃，因为过不了多久，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就要发生。”

神父一愣：“什么灾难？”

“地球南北磁极倒转将引发火山、地震与滔天洪水。地球磁场的暂时消失将使我们失去一个最强有力的保护层，无数致命的宇宙射线将长驱直入！”说到这里，拉德的声音陡然一高：“告诉我，是不是已经有许多人死于皮肤癌？”

神父刚刚打起的精神瞬间又趋于崩溃，他目光黯淡，说道：“是的，是有许多人死于一种可怕的皮肤病，全身溃烂，痛不欲生……为了保证不影响矿区的生产，我不得不采取措施……”

“什么措施？”拉德和窦兰不约而同地问道。

“缩短婴儿的生长期，让一年等于二十年。这是神所赐予的技术，因为我时时都可以与他们沟通，用大脑。”神父答道。

“为什么采矿不用机器人？”拉德问道。

“神没有赐予我这项技术，从事服务的机器人都是神创造的，我无能为力。我采用速生技术，以为这样可以稍解困顿，但没有料到，速生人的免疫系统普遍低下，极易感染疾病，我只有不停地加以生产、加以更替。”神父边说边习惯性地仰望天空。

天空不知在何时已经变换了颜色，乌云已经散去，只剩下暗红色裸露的苍穹，隐隐预示着某种不祥。

“那么我呢？还有窦兰呢？难道我们也是可怜的速生人？”拉德情不自禁地吼道，他为神父这种几近疯狂的作法而怒火万丈。

“不，拉德，不是的，你是按正常速度长达成人的，所以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很强大，暂时不会受到外来的侵害。而窦兰……”神父说着将目光转向一直静静聆听的少女。窦兰一惊，说道：“父亲，我怎么了？”

神父叹了口气说：“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也不是通过无性繁殖才获得生命的，你真实的身份是合成人。”

神父这最后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拉德晃了几晃才稳住心神，而可怜的少女脸色惨白，若不是拉德及时扶住，她已经当场栽倒在地。

“这是真的吗？父亲。”窦兰喊道，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大灾难来临之际，自己竟然成了无关痛痒的局外人，多年养成的优越感轰然破碎，她感到自己瞬间要化为灰尘。

“我不会是机器人，也不会是合成人，父亲，我是人，是真正的人！告诉我，我知道，机器是没有感情的，而我有，我有！你在骗我吗？父亲！”窦兰泪流满面。

神父走向前，轻轻抚摩着她的秀发，完全恢复了一位慈父的模样，说道：“你不必难过，其实你和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分别，虽然你体内的基因有一半来自Tibet星球，但我仍然爱你，你是神对我的馈赠，看到你，就象看到我曾经的爱人，她已经去世许多年了。那位可人的姑娘，我们在一起除了快乐还是快乐，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我为了献身自己的信仰，可以抛却一切。你们说神是征服者，但在我的心中，他们永远是神、真正的神、万能的神。”神父顿了顿接着说道，“但大约两年前，我就再也没有收到神所传达的信息，这让我惶恐不安，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神会在我们面临灾难时袖手旁观。”

“应该马上通知地球上的其他七大矿区，越快越好！”拉德现在心急如焚。

过去几百年来，由于地球温度的急速上升，南极洲、北冰洋的万古寒冰几乎融化殆尽，海水侵蚀了大片的陆地，只有为数不多的高原成了仅存的幸运儿，七大矿区遍布于这些陆地之上，隔海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神父摇摇头说道：“我们没有必要的通讯设备，从这里到最近的矿区，乘船需要三个月。”

“那只有让他们听天由命了，”拉德低下了头，凭着他刚刚掌握的技术，复制一件通讯设备只是小菜一碟，可是即使仪器造成，又能怎样呢？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更严重的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了。

“看！天空！”一直默默无语的窦兰突然指着窗外惊叫起来。他们抬起头，瞬间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几乎凝固。因为窗外，原来暗红色的天空现在已经变成鲜红色，就象漫天滴淌着鲜血，令人触目惊心。有风声、不，是海浪声，从不远处传过来，声声入耳、摧心裂腹。

地磁场正在消失……

他们跨出屋门，才发现外面已经是赤红的世界，赤红的天空、赤红的大地，还有炙热的呼啸风声。

在不远处，还没有走下矿井的人们惊慌失措地聚在一起，呆呆地仰望天空。片刻之间，可怕的骚乱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刺激让那些人几近疯狂。

他们象野兽一样吼叫着、撕扯着、漫无目的地四处狂奔，抓起所有能用的物体疯狂地进行着破坏。有一群人狂喊着朝集训营冲过来，声势不可阻挡。但还未等他们接近，电子墙强烈的电火花夹杂着痛苦的惨叫便蓦然响起，整个世界一片混乱。

呼啸的风声嘎然而止，连刚才咆哮的大海也突然陷入一片寂静之中。高高的天幕突然低垂，沉沉地压在头顶，让人们喘不过一口气。

“快！快进封闭隔离室！那里面有必要的救生设施。”神父突然想起来什么，抓住拉德和窦兰的手，急促的说道。

“封闭室在哪里？”拉德问道。

“穿过两扇门，在左手第一个房间。快，没有时间了！”神父的脸上焦急万分。

“好，我们一起走！”拉德抓住窦兰的手朝神父招呼道。时间紧迫，他们没有时间可以耽搁了。

“不，孩子们，我是不会走的。”神父惨然一笑，“我要为信仰而牺牲。记住，

不管我曾经做过什么，都请你们原谅。窦兰不必难过，你是一个正常的姑娘，你可以履行和普通人一样的职责。记住，孩子们，无论在哪里，我都是爱你们的。”神父说完便将两个人猛地一推，迅速地按下了屋门的锁闭按钮。

拉德和窦兰拼命向前奔跑着，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走廊是如此的漫长。快！快！

金属的房屋突然剧烈摇晃起来，里面的设施噼里啪啦地洒落一地。拉德知道，可怕的地震发生了。

高耸的埃博拉玛峰在眩目的晃动中轰然倒塌，飞落的碎石卷着烟尘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气旋涡朝四周散去。不远处，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千尺巨浪，正排山倒海、呼啸而至。

地磁场完全消失.....

#### （四）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记录这场大灾难是什么时候过去的，当一切都沉静下来时，矿区已经是一片死寂，矿区已经不再是矿区，它和地球上任何一块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灾难几乎毁灭了一切，它象一只巨手，毫不犹豫地扫过地球的表面，善良的或邪恶的，真实的或虚假的，清醒的或沉睡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喧嚣都成为了过去，一切繁华都成了粪土，如果什么是毁灭，这就是毁灭，如果什么是新生，这就是新生。

拉德费了很大的劲才将扭曲得不成样子的房门打开，他呼吸到了第一口略带硫磺味的空气，雨，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了起来，接着变成了漫天倾盆。窦兰紧紧地拉住拉德的手，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四周除了雨声还是雨声，遥远的天籁传来一声又一声的轰鸣，五色斑斓而又诡异的极光划破夜空，让人不禁一阵阵地产生死亡的幻觉。他们都没有死，他们终于逃脱了那可怕的灾难。以后的日子里，亚当和夏娃将要打造他们的第一间屋子，开始又一次新的人生。（即将由《科幻大王》发表）

#### 未来战争

（引言）：在这个世界上，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虽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忽视过智慧。A国同Z国，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它们都成为世界上的大国。这里的大只是指地域而言的，如果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则称A国为头号超级大国，并没有任何过分的地方，正因为A国的强大，世界上找不出任何可以与它相匹敌的对手，所以插手世界事务，对弱国指手画脚，以此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了。Z国由于曾经是一个饱受战乱的国家，直到20世纪中叶，才成立了共和国，并且在其政党的领导下，经济日益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加强。到21世纪初，其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十名。虽然同A国相比还相差很多，“多愁善感”的A国已经明显感到Z国的压力了。于是A国对Z国提出了种种刁难，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Z国对亚太地区的发展。当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成为政治问题，而当政治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战争就爆发了。

#### 第一章 战争前夜

公元2004年12月22日夜。A国五角大楼。开战后，总统已经将具体的开战日期的决定权，全权委托给了马奇，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总统对于他的信任。马奇自然也是非常的努力工作。现在，所有的部队已经准备进入攻击位置了，进攻的D日就定在12月23日夜，之所以定在这么一个时间，主要是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天。

从12月初，A国宣布同Z国断交以来，A军就派遣了强大的航空母舰编队，准备对Z国漫长的海岸线进行封锁，同时进行强烈的电子干扰，扰乱Z国的正常通讯；另外，A方又紧急发射了多颗间谍卫星以及出动高空高速无人驾驶侦察机，对于Z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沿海的军事区进行反复的侦察，基本搞清楚了Z军的沿海军事分布情况。对此Z军的反映似乎很迟钝，对于A国的侦察飞机，Z军只是象征性的发射了几枚导弹，从12月1日至22日以来，A国侦察飞机每天进入Z国不下20次，而Z国总共只进行了22次的拦截，其中战斗机拦截有5次，导弹拦截17次，所有的拦截都没有击落任何飞机（但是有几次是重创了侦察机，以至其带回的资料无法阅读）。由于Z国的拦截能力不足，使得A军很快了解到了第一手的资料，马奇将军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尽管Z国的海岸线很长，但是有军事意义的并不很多，马奇以其明锐的判断力找到了攻击的重点。一切似乎也太顺利了，马奇似乎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难道Z国的力量就如此不堪一击？情报部门的解释是很乐观的：Z国的电子战能力明显不足，这使得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到目前为止，Z国不能频繁的攻击A国的侦察机就足以证明，Z国的搜索能力在A军的干扰下大大减低，以至其即使攻击了侦察机，也无法精确的将其击落。这种解释合情合理，谁都知道，现代化的战争首先是电子战，因为通过掌握电子武器，可以有效迅速的获得信息（同时阻止对手获得信息），而谁获得了信息，谁就有了战场的主动。按照这种理论，Z国已经必败无疑了。

但是，马奇总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他又仔细分析了目前的情况，却始终没有找出令人担忧的地方，一切都是完全向有利与A军的形势发展 - 由于Z军没有有效的电子对抗手段，在大量的电子干扰面前，Z军只能成为“睁眼瞎”，换言之，Z军对于A军的军事调动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 A军完全拥有战场的主动权。“D日的进攻看来是十拿九稳了。”马奇将军心里想。

尽管如此，马奇还是非常的小心 - 毕竟，他的稳重是出了名的。他目前在办公室里等一位重要的人物 - 这是他在半年前就派到Z国去的高级间谍。这位特工昨天忽然密电要返回，有重要事情禀告，看来问题不小，马奇敏锐的感到同即将打响的战斗有关。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马奇心存疑虑，来回的走着，不时的看表，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半小时了，怎么还没有特工的消息？马奇忽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时，他的秘书小姐匆匆赶来了。

“将军，出事了……”她的话尚未说完。

马奇脱口而出：“你是说X出事了？”X自然就是那为高级间谍的代号了。

秘书小姐点了点头：“X在返回的途中遭到追杀，目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正在当地医院进行抢救……”

“他可以说话吗？”马奇自然关心的是X带回来的情报。“好象不行……”秘书小姐作了一

个无奈的动作。

“请使用保密线路，给我接通医院。”马奇将军吩咐。

线路很快就接通了，通过 I N T E R N E T 的保密线路，马奇将军可以放心的同远程的医院进行通话，而不必担心内容会被人窥测到。一位医生模样的人出现在屏幕上，旁边有很多的医生护士正忙碌着。

“我有紧急的事情，必须同 X 通话。”将军告诉这位负责医生。

医生有些为难：“可以试试，但是我不敢担保……”画面转到了 X 那里。

X 脸色苍白，双眼闭着，嘴上戴着呼吸罩，可以看出来，他呼吸艰难。

“我是马奇，”将军问道，“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X 的头微微动了动，示意可以听到。

“你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马奇将军刚问完就感到后悔了。X 目前的情况怎么可能说出话来呢？果然，X 没有任何的表示。马奇将军知道自己不可能问的很多很详细，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将最主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可以进攻吗？”X 摇了摇头。“你说什么？”马奇将军大吃一惊，虽然 X 什么也没有说，但对于马奇来说不啻于一个响雷。“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X 点点头，看来 X 虽然不能说话，大脑确还清醒。“可以进攻吗？”马奇不死心，又问了一遍。依旧是摇头。“为什么？”马奇将军脱口而出，虽然这同他的感觉有相同之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进攻会失败。“天……天使……之眼……”X 努力的动了动嘴唇。“天使之眼？”马奇将军感到很疑惑。“全……全息……”可以看到豆大的汗珠从 X 的头上滚落。“什么？什么全息？”将军追问。但是 X 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任何反映了。医生模样的人又出现在屏幕上。“将军，他已经休克了……”

## 第二章 初战

战争的目的其实很明确：钓鱼岛，这个距离 Z 国 3 0 0 公里的岛屿，由于在 2 0 世纪 8 0 年代发现其周围有大量的石油，而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Z 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时期，无暇顾及属于它的岛屿，当时同 Z 国一衣带水的 J 国就企图霸占此岛，但是最终不了了之 - - 所有官方的声明都表明钓鱼岛是 Z 国的领土，但是实际上 Z 国并没有公民居住在那里，倒是 J 国一直有就连其官方也不敢公开承认的公民居住在钓鱼岛。

到了 2 1 世纪后，A 国明显的感到 Z 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于是利用其附庸国 - - J 国 - - 重新挑起有关钓鱼岛的历史归属问题，引起 Z 国的强烈不满。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效的情况下，Z 国严正声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 Z 国领土，任何国家任何人不得侵犯这一地区。Z 国有能力保卫和管理自己的领土，不需要外来的干涉。”A 国立刻捕风捉影，宣称 Z 国的此举是动武的前兆，立刻命令四支航空母舰编队开往钓鱼岛海域，三天后，又命令另外两支航母编队驶向钓鱼岛，到此，A 国几乎将全部的海军力量调往了 Z 国。对于 A 国的举动，Z 国外交发言人指出：“任何侵略的

行为必定会招致失败，A国这种做法必定为全世界人民所不齿……一切后果只能由A国承担。”但是Z国能够承担A国的打击吗？没有人认为能够，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Z国的军队是无法同A国相比的（从开始的电子战中，就可以看出藐端），尽管有些观察家心存疑虑，认为Z国的态度之所以这么强硬，一定有原因，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进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

马奇将军自然明白，要“保卫”钓鱼岛，必须首先对Z国的沿海军事基地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D日的主要任务。一旦Z国沿海的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它就无力对钓鱼岛的事态作出反映。因此进攻的第一目标自然就是那些已经被侦察卫星和无人侦察飞机探测的一清二楚的沿海军事基地。

重新组编的四支庞大的航空母舰编队驶往预定的进攻海域。

A国这次是化了血本的，几乎将全部可以调动的海军力量加入了特混舰队，包括9艘航空母舰，20艘巡洋舰，34艘驱逐舰，30艘护卫舰，19艘潜艇，以及其他诸多的辅助舰船，共计150多艘。最引人注目的自然就是那9艘航空母舰，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集结的航母数量最多的一次。在这9艘航空母舰中，有6艘是大型航空母舰，另外3艘为中型航母，即使在平时，每一艘航母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威慑力量，何况一下动用了如此众多的航母，无怪很多人认为，此战A国必胜无疑。

攻击的时间定在20：00，那时天早已经黑了。马奇将军最终没有放弃攻击，他虽然心存疑虑，但是不会因为X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而放弃一个攻击的良机。从所有的迹象表明，Z国对于即将面临的灾难一无所知……

18：30，编队准时进入攻击海域。所有的电子对抗机早已经升空，A军在各个方面都加强了电子干扰，以至自己编队中某些老式的雷达上一片模糊。18：35，预警机升空，此时整个四支编队的作战范围覆盖了大约1000多公里的区域，数据很快从预警机上回传过来，Z国海岸基地毫无反映：战斗机停放在机场上，很多雷达站甚至关闭着。看来A国的行动没有被察觉。

舰队司令官命令：按计划执行。

所有的航空母舰开始转向迎风而驶，与此同时，已经整齐排列在航母上的战斗攻击机，一架接一架的被弹射出去……19：25分，从预警机上传来了消息，Z国的沿海空军基地，原来整齐停放在机场上的战斗机正在紧急起飞……

舰队司令吃了一惊，尽管在计划中，已经将Z空军的阻击计划在内，但是决没有想到它会在这个时候起飞，A空军的编队已经基本完成，只需要大约30分钟就可以飞临Z军的空军基地。难道Z军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集结足够数量的飞机来阻止A军的空袭？

很快新的消息又传来了，Z军飞机并没有开始大的编队，而是正以双机编队飞往内地机场。舰队司令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为什么Z军的飞机不早不晚，现在这个时候向内地转场呢？如果Z军已经探明A军的意图，已经知道A军会在此时发动攻击，那么，它应该提前10-20分钟起

飞它的战斗机，那时是最好的攻击时机：航母正在弹射飞机，无论在空或是在海，都是防御最差的时候。如果不是巧合，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Z空军不敢同A空军正面交战。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马奇将军，但是同样没有好的解释。

没有时间多考虑了。

19:30分，所有飞机已经升空，并且完成编队，开始以紧贴海平面的20米的高度飞往各自的预定攻击地点。19:40，巡洋舰以及驱逐舰上的巡航导弹被发射了出去，它们的攻击目标是那些开着的雷达站和空军基地的。导弹虽然比飞机晚出动，但是它们大约要比飞机早2~5分钟击中目标。计划就是这样安排的。当初有人认为巡航导弹的发射过于晚了，应该在飞机起飞以前就发射，以压制对方。但是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舰队必须提前进入攻击地点，那样的话，更容易被对方发觉。为了避免误击，发射导弹同弹射飞机不能同时进行，而按照即定的计划，航母编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攻击动作，并且进入防御状态。舰队司令看了看手表，不出意外的话，导弹还有5分钟就应该击中目标了。此时，从战区上空的侦察卫星上传来了消息，所有预定攻击的军事目标上空，有导弹发射的迹象。“好吧，看看我们的攻击导弹厉害，还是对方的拦截导弹厉害。”舰队司令自言自语道。实际上，他现在除了干等结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2分钟后，卫星发现Z军的导弹在大约基地上空3-5公里的地方自行爆炸，散发出浓厚的“云雾”，其范围足足覆盖整个基地。接着，A军的巡航导弹就以3倍音速的速度冲入了厚厚的“云雾”。此时，在一些超低空飞行的A军战斗机上，一些飞行员通过夜视仪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的巡航导弹和对方的“云雾”了，他们看到自己的巡航导弹穿入霸莆怱保 缓媳 霸莆怱敝蟹 司总业谋 婧媳 蚰强吹降嫉 乃楮 迨茁洒拢 蚰强吹降嫉 脍缘母谋泥尚蟹较颍 缤 茸碇司埔？样，在天空中乱串，象节日的焰火……这一过程很快被反馈到舰队指挥中心。此时，舰队指挥中心也已经通过卫星获得了一些情况：这种“云雾”几乎密不透风，无论电磁波还是红外线，都很难穿透它，所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导弹攻击的结果。看来只有依靠飞机进行攻击了。

几分钟后，攻击机群超低空进入了攻击地点，但是飞行员立刻发现，Z军地面的防空火力异常的凶猛，探照灯将夜空照如白昼，密集的高射炮弹，如同雨点般散布在空中，飞机如同疾流中的小舟，被炮弹的气浪掀来掀去。有些飞行员企图升高飞机，但是，在他们上方就是那一层密不透风的“云雾”。飞机以高亚音速进入，立刻会发现发动机过热，反应快的急忙降低高度，有几架飞机企图穿过“云雾”，但是，很快发动机爆炸，机毁人亡。

……飞机攻击几分钟后……

对于舰队司令来说，这几分钟几乎漫长的令人难以忍受，不断传来的攻击失效的消息，使得他如坠迷雾中。不可否认，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损失了3架攻击机了，而几乎所有的攻击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己方的炸弹到底是否炸毁了Z军的机场跑道？是否将对方的雷达站摧毁？这一切都被那该死的“云雾”所遮掩了，无法明确的探知。舰队司令很快意识到这种进攻是不会有效果的。必须立刻改变作战方式。

既然我方没有办法探知对方的动向，那么毫无疑问，对方同样也会受到“云雾”的影响而无法探知我方。这就是舰队司令官的基本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云雾”在掩护Z军基地的同时，反过来也掩护了A军的舰队

。在 A 军的进攻计划中，第二步是用舰炮直接攻击 Z 军基地。这原来在飞机和导弹的攻击取得初步的效果之后的连续手段，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只好提前启用了。

在 A 军庞大的航母编队中，有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它们的侧舷上有一种非常粗、非常长的管子，从舰尾一直延伸到舰首，这是电磁炮的炮管。这种武器可以将重达 1 0 0 0 公斤的炮弹发射到 1 0 0 多公里远的地方，一次可以发射 2 0 枚炮弹，并且只需要十秒中就可以自动装填完毕，这样，这种武器在 1 分钟之内就可以将 1 2 0 吨的炮弹发射出去，而且由于这种武器没有后坐力，所以命中精度是很高的。计划中就是使用这种武器炮击 Z 军基地。

实际上，在第一攻击波出发后，由这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编队，已经在一些护卫舰的陪同下驶向预定的攻击海域了。舰队司令抬手看了看表，大约还需要 1 个小时，炮击编队才可以到达预定地点。目前要做的，就是缠住 Z 军的基地，不让其有喘息的机会来探明 A 军的意图。第二攻击波的飞机已经被提升到飞行甲板上了，它们的任务稍微有些变化，不再是攻击具体某个目标了，而主要是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不让对手有丝毫放松的机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技术部门对“云雾”的分析也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种物质通过摩擦很容易产生高温，对于航空发动机有很强的破坏作用，包括导弹飞机所使用的发动机，一经过这种物质，其产生的高温足以使发动机超温而爆炸。但是对于象炮弹之类的没有发动机的物体，却不能进行有效的破坏。这更证明，使用电磁炮攻击，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还有 5 分钟，炮击编队就要进入攻击位置了。此时在高速行驶的炮击编队中，一艘护卫舰的声纳兵忽然发现右舷水下有可疑的信号。但是由于舰队正在高速行驶，噪音很大，追踪困难，信号很快消失了。这位声纳兵向舰长报告了这一情况，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即使水下有潜艇，要想攻击正在高速行驶舰队，其命中的可能性也太小了。

炮击编队终于进入了炮击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距离 A 军的基地大约只有 9 0 公里，电磁炮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成吨的炮弹倾泄在 Z 军的基地上。炮击的准备工作已经在舰队的行进过程中完成了，巡洋舰和驱逐舰一字排开，稍微调整了一下舰艇的方向，炮弹就被发射了出去，没有常规的火光，几乎连声音也没有，这种被发射的炮弹是装有灵巧的尾翼的，并且预先已经将目标的坐标储存好了，在飞行过程中，可以不断的接收来自卫星的定位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尾翼不断的矫正飞行轨迹，这样可以保证命中的精度。但是第一批炮弹刚刚被发射出去，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装填，护卫舰立即发现，水下有高速物体正在接近 - - 这无疑是 Z 军的鱼雷。凄厉的警报声在每一艘舰艇上回响着，众多的舰艇作着蛇行的规避动作，以躲避对方的鱼雷。

Z 军的鱼雷虽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但是很明显，要想无视潜艇而继续攻击对方的基地是不可能的了。所有驱逐舰、护卫舰包括巡洋舰上的反潜直升机纷纷出动，开始进行搜寻潜艇的工作；舰队也已经改变队型，由原来的“一字长蛇”变成适合于反潜的“楔型”。

舰队司令此时有些焦躁不安。前方的情况他已经知道了，看来要有效的炮击对方的基地还真得化一番工夫。在漆黑的大海中进行反潜活动，这确实是很困难的，虽然所有的反潜直升机上都有夜视仪，但是黑夜本身就是潜艇最好的保护。有一点舰队司令是非常自信的，就是 Z 军的潜艇不可能对己方的舰队造成大的损失，就以目前炮击编队的反潜实力而言，自保

是足够的；但是要完成对 Z 军陆地基地的攻击，那么这些反潜力量就有些不足了。

“是否应该派一些增援的舰艇，去支援炮击编队，以尽早摆脱对方潜艇的纠缠呢？”舰队司令有些犹豫。就在此时，荧光屏亮了，马奇将军的声像出现在上面。

“我……建议……呃……是否将你的航母编队……”马奇将军语气吞吐：“重新集结……呃……并向东南方向移动。”

“为什么？”舰队司令迷惑不解。

马奇将军面色凝重：“我觉得你的舰队马上会遭到攻击。从对方的行动来看，处处快我们一步，可见对方早就了解了我军的行动，对方所以迟迟不进攻，就一定在等待时机……目前你的四支舰队的位置正好都在对方航空兵的攻击范围之内。”

舰队司令问道：“即使我军处于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但是他们是否有能力攻击我军呢？您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没有，这只是一种直觉。所以我只是建议你这样做。”马奇道。

这未免太……太胆小了。舰队司令想。从另一方面来看，目前航母舰队的飞机大多出动去攻击对手了，如果舰队现在转移，有可能飞机的燃油不够它们飞回甲板；另外，外出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编队，由于遇到了对方潜艇的攻击，而不可能很快的同航母编队汇合，如果航母编队单独转移，那么一旦对方出动航空兵对其进行攻击，后果将是可怕的。舰队司令关闭了通讯设备，陷入了沉思。

### 第三章 反击

在 Z 军灯火通明的地下室里，Z 军总司令宋上将正满意的听着参谋长的汇报，情况同预想的差不多，除了一些疏忽（导致个别基地受到了对方电磁炮的攻击）外，A 军声势浩大的攻击并没有给 Z 军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而现在，对方的炮击编队由于受到己方的威胁，无法进一步发挥威力，看来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落入 Z 军的手中了。

“我看，我们应该发动一次空袭，将对方的炮击编队一举击溃。”参谋长建议道。

“再等一下。”宋上将缓缓道，他此时的大脑正在快速回忆整个战役的过程。

一种设备，看起来似乎其貌不扬，但是没有想到竟然如此有效。这种设备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天使之眼”——实际上是“全息探测仪”。整个 Z 国只有这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全息探测”设备，此时正安放他的指挥部中。就是这台设备改变了 Z 军落后的局面。

从 12 月初，两国断交以来，A 军的一举一动都没有能够逃脱“天使之眼”的眼睛，这种情况好比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任凭 A 军不断加强电子战的干扰能力，但是对于“天使之眼”来说，如同隔靴搔痒，丝毫没有作用。包括 A 军多次进入 Z 国领空的侦察机甚至间谍卫星的侦

察，也都在“天使之眼”的监测之下。Z军之所以没有认真攻击对方的侦察机和间谍卫星，实在是一种骄兵之计。“隐强示弱”是宋上将比较喜欢的战术，但其中另外一个原由就是：“天使之眼”是极其保密的，宋上将不想过早的暴露给对方，哪怕是任何细小的风声。包括A军航空母舰编队整个的集结过程，以及每分钟的行驶位置，都被“天使之眼”精确无比的反馈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A军航母弹射飞机，准备进行攻击时，Z军空军基地的飞机却能够紧急起飞转场的原因；而在A军巡航导弹将要飞临时，及时的发射防空“烟雾”和能够使A军炮击编队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的原因。在Z军的眼中，A军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没有丝毫的保密可言。而最可怕的是，A军对此一无所知。A军的所有举动虽然持有谨慎的态度，但是很明显，这种谨慎是建立在对电子战完全信任的角度上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此时的电子战，形同虚设。

“上将？”参谋长询问道。

宋上将微微动了一下，从刚才的回想中拉回思路：“对，攻击敌方炮击编队。”

“命令所有遥控战斗机起飞，目标：敌炮击编队。”

一时间，参谋长好象觉得自己听错了，轻声地问道：“是遥控飞机？”

宋上将微笑着点了点头：“你没有听错，是遥控飞机。第一，命令将所有的遥控飞机编程，由其自动飞往敌炮击编队所处的海域；第二，命令第一、二潜艇中队紧急插入对方炮击编队和对方航空母舰编队中间，阻止对方的汇合；第三，命令第三、四、五、六潜艇中队迂回到对方航母编队东南100公里的海域，集结待命。”

“你是想……”参谋长好象忽然明白了上将的意图。

“说的不错，几个炮击编队，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对方的航空母舰才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必须给予其沉重的打击，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宋上将说道。“但是对手是否会舍弃炮击编队，来个丢车保帅呢？”

“这要取决于对手对于‘天使之眼’知道多少，是否在现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做出决断，如果对手在我方遥控飞机尚未起飞集结之前，放弃炮击编队，整个航母编队向东南方向后撤的话，那么，我军即使击溃了炮击编队，而整个战争还将是漫长的——毕竟就空中力量而言，我们不是对手。”

参谋长已经完全明白了上将的意思。

所谓的遥控飞机只是纠缠对方的手段，这种飞机的体积只有普通攻击飞机的四分之一，但是由于有无线电的吸引装置，在雷达上看到的同一般攻击飞机的特征是一致的，由于是遥控的飞机，所以起飞集结都是非常快的，从接到命令起，15分钟之后，飞机已经在各个内地的机场上空起飞完成，并开始集结编队飞往对方的炮击编队。

巨大的立体沙盘上，用红色标明的Z方飞行编队正在慢慢移动，目标是用蓝色标注的A方的炮击编队，在炮击编队的后方，是A方的航母编队，在两者之间，可以看到一些暗红色的物体，极缓慢的移动着，那些是Z军的潜艇，正在执行命令，企图插入A方炮击编队和航母编队之间，以阻

止两者的汇合。在更远的地方，一大群 Z 军的潜艇正在布置陷阱……

“天使之眼”的反应是相当的精确的，同实际物体的移动来看，差距只是计算机的计算时间，而这个时间差，亦不过 3、4 秒的时间，换句话说，A 军的任何举动，最多在间隔 3、4 秒的时间后，会一丝不差的显示在立体的沙盘上。整个战局一目了然。在 A 军炮击编队的附近，游弋着几艘如同幽灵一般的潜艇，正是这几艘潜艇，使得整个炮击编队惶惶不安，无法攻击 Z 军的基地，而最要命的是，A 军看来并没有能够知道 Z 军的意图，整个航母编队不但没有立刻转向东南退出战斗，反而在小心的向炮击编队靠拢，看来 A 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利用航母编队强大的反潜能力，解救炮击编队困境。

随着遥控攻击机的逼近，可以看到，A 军的防空导弹高速飞向 Z 军攻击机群，同时 A 军护航机迎了上去，没有必要知道结果（肯定是一边倒），Z 军的遥控飞机并没有任何的攻击力量，它所做的只是吓唬吓唬对手。当然，A 军决不是傻瓜，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些不过是一些玩具飞机，但是那将晚了，遥控攻击机群是从 A 军炮击编队的西南方向进入的，而在其西北方向，上百枚防海导弹，已经在转动它们庞大的身躯，瞄准对方的航母编队了。在发动导弹攻击的前一刻，宋上将由仔细的审视了一下己方武器方面的优势：导弹、潜艇和水雷。导弹不仅威胁着对方的舰队，但更主要的是威胁着对方的制空权，一旦对方没有绝对的制空权，就不会有充分的精力来进行反潜作战，那时，庞大舰队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牵制。

可以预想一下防海导弹攻击后的结果，虽然不一定能够重创对手，但是足以使得对方的航母编队知难而退了，但是到那时，想退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想到这里，宋上将深深吸了一口气，发出命令：“开始攻击！”

上百枚导弹同时发射的壮观情景，恐怕一个人看到以后会终生难忘。而当你这些导弹攻击的目标时，更会永生铭记。

……………

宙斯盾系统在发挥作用，利用高空卫星提供的情报，航母编队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对空的防御能力。导弹分为两群，大约三分之二是以弹道方式飞向对方航母编队的，而另外三分之一则是以超低空的掠海飞行接近目标。航母编队动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发射反弹道导弹；利用炮击编队的电磁炮轰击导弹群；派遣作战飞机拦截超低空导弹；发射电子干扰物、红外线干扰物……

无论在天空还是海面，到处都是火光，如同是黑夜中的闪电，忽明忽暗。

从导弹发射到拦截结束，整个过程不过 15 分钟，而对于 A 军来说，这 15 分钟不次于 15 小时，整个舰队湮没在火光和硝烟中，损失结果很快由计算机统计出来了：2 艘巡洋舰、1 艘驱逐舰、2 艘护卫舰及 2 艘补给船沉没；2 艘巡洋舰、4 艘驱逐舰、5 艘护卫舰遭到重创；1 艘巡洋舰、4 艘驱逐舰、4 艘护卫舰轻伤；所幸的是航母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只有一艘航母遭到重创，其余安然无恙。

舰队司令看着这一堆统计数据，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失望。从对方发射上百枚导弹来看，击中不过 30%，而且己方的航空母舰几乎没有受到

损失，舰队能够抵挡如此密集的攻击真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自己的舰队护航力量损失过大，炮击编队带走了自己护航力量的三分之一，现在却还没有能够重新汇合，如果对方再来一次同样的攻击，那损失就会更大。而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对方如何知道自己舰队的确切位置？难道是因为附近的对方潜艇将确切位置报告了出去？舰队司令忽然想起了马奇将军的预感，看来他是正确的，不管怎样，现在正处于对方导弹攻击范围之内，尽快脱离才是上策。

“舰队向东南方向撤退。”舰队司令下令。

副官迷惑不解：“炮击编队怎么办？”

“愿上帝保佑他们！”舰队司令痛苦道。

然而，等待他的编队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 第四章 未声

当X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他立刻要求见马奇将军。

“不能进攻。”他说到。

但是美丽的护士小姐告诉他：“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输了。”

“这是通过INTERNET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护士小姐替他接通了国际互联网，访问了Z国新华社的主页，立即有一则简短的消息传了过来：“昨晚（22日），A军对我沿海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我军立即进行了反击，到今天凌晨击沉对方3艘航空母舰，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次胜利再次表明了任何侵略的行为.....”

“完了。”X想到。

马奇将军在下午来到了X的病房，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可以看出他没有消沉，而是在积极寻找失败的原因。他带来了最准确的损失数字——航空母舰被击沉3艘；有3艘遭到重创，虽然没有沉没，但是已经成为废物，军事上已没有修复的价值；另有3艘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9艘航母中，只有一艘完好无损。航母的情况如此，可以想象其他舰艇的情况也不会好到那里去。

“真是不明白，为何会这样？”马奇叹到。

“因为全息技术。”X肯定的说到。接着详细讲述了他所获得的资料。

众所周知，要了解一架飞机上的情况，必须不断的将想了解的内容传给该飞机，然后再将相应的资料回传过来，这叫反馈。因为需要反馈，所以当你获得资料的时候，同实际的情况已经有所差别了，当反馈的路径遭到干扰的时候，延迟送达的资料同实际的差别会更大。而这种差别在战场上将导致战斗的失败。为此Z军一直在致力于研究一种不需要反馈就能够获得资料的方法。起初命名为无反馈跟踪系统。后来受到Z国古代道教的影响，Z军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现代理论，发明了一种新的跟踪系统——天使之眼，其基本原理就是全息技术。

其实，全息的理论很早就被提了出来，并且在很多领域有了发展。较早，全息技术被运用于照相。在玻璃上制成一张全息照片后，即使玻璃打碎，只要有其中的一快碎玻璃，就可以还原出整张的照片。后来在中医学上，发展全息理论，提出了主干和支干的说法，认为人体是主干，手就是一个支干，手的每个部位都对应于主干的某个部位，这样如果支干的某个部位有异常现象，那么可以肯定，对应的人体某个器官一定存在病变，同样，人体某个器官的病变，必然使得支干的相应部位发生异常。如果此时对支干的病变部位进行治疗，比如针灸，那么这种信息会同样作用于与之对应的器官，从而也可以起到治疗作用。Z国的研究表明，整个宇宙是一个全息的宇宙，它的含义是，宇宙任何部位的变动都在其他的部位有所反映，这种反映是同步的，换言之，只要深入了解眼前的事物，就可以合理的推断出远在天边的某物体的运行情况。这听起来似乎荒诞不经，却是可行的。Z国的科研人员发现，宇宙宏观的无限和微观的无限正好有某种对应的关系，比如一片叶子，记录着整个宇宙的信息，叶子上比较明显的特征反映了同它关系非常密切的事物，比如颜色反映了季节，粗壮的程度反映了水土的情况，色斑反映了虫害的情况等等，而一些不明显的特征则反映了同它相关程度较低的事物。研究还表明，不同的事物虽然对整个宇宙的运行同样有的反映，但是它们反映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表现强烈，有的表现微弱，有的甚至几乎没有反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些反映是同步的，即任何一个物体都同时详细记录了整个宇宙的全部信息。通过大量的研究，Z国的科技人员终于部分掌握了获取这些信息的技术。而在这项技术刚刚诞生半年，Z国同A国就发生了战争……由于Z国对于该技术的保密工作做的非常的出色，所以A国几乎没有察觉，但是马奇将军的高级间谍X还是发觉了，不过在他收集了一些资料后，企图返回时，遭到了Z国的追杀，最终没有能够将情报转给马奇将军。“也许，如果我们早知道了这个情报，就不会输的那么惨了。”X叹道。

.....

大洋彼岸。

美丽的夕阳下，宋上将正同女儿一起漫步。

“未来的战争会是什么样的呢？”女儿不经意的问。

上将沉思着说：“也许就象下棋，本身子力的调动都是非常明显的摆在你的面前，而一位合格的将军则必须知道它们的含义……”

(完)

无声的嚎叫

作者：王麟

一个诡异的故事，一段无奈的亲情

——作者题记

(一)

今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肖强坐在办公桌前津津有味地翻看着一本刑侦学杂志，这是张妍刚刚给他送过来的。肖强其实也就是开玩笑地对张妍提了一下，也根本没有想到要麻烦她，可是，当她快将这件事给忘记时，张妍却又风风火火地给他把资料送了过来，肖强注意到，张妍在将杂志递给他时，有点扭捏，脸还突然红了一下，让肖强感到有点摸不找头脑。这时，他身边地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放下杂志，拿起话筒问道：“奇案组，我是肖强，您是哪位？”

电话里传出一个中年人的沙哑嗓音：“肖队长，您好您好，非常抱歉给您添麻烦，我叫令狐煜，柳江人，在我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而且非常怪异的事情，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请肖队长百忙之中亲临柳江一趟如何？所有费用我都可以承担。”

肖强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

电话那头答道：“我的房子发生了一些古怪的现象，不但是我自己，整个柳江市现在都有点人心惶惶，我想如果不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会引起公众的大恐慌，到那时，我自己一介草民恐怕承担不起责任呀！具体的情况我没法一句话说明，我自己都弄不明白，还是请您快点来吧。”

肖强知道，可能这位中年人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或者是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所以才不便在电话里谈，看来自己必须要走一趟了。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马上动身，请告诉我您的具体住址，我到了好和您联系。”

“可以，可以，我的地址是柳江市新华大街60号。”那位中年人说道。

肖强将电话放好，走进里屋对边敲击键盘边哼着小曲的刘洋说道：“组里的事情暂时交给你负责，我去一趟柳江市，可能那里又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案件。”刘洋点点头说：“肖队长，这没问题。可是，你一个人去方便吗？路上又没有人结伴。”

“没事，没事，我从小就吃苦惯了，这点旅途对我来讲算不了什么。如果对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那么任何案子都无法破解，任何谜团都不会找到答案。”

刘洋点点头说：“肖队长你说得对。好吧，那你要早去早回。不知什么时候我这里会突然开始焦头烂额，光凭我和张妍两人的力量是没法应付的。况且，况且你这一走，我都有点没了主心骨了。”

肖强拍拍刘洋的肩头，笑道：“你也太小看自己了，凭着你聪明的头脑，一般的案子是无法难倒你的，况且张妍也不是那种只知吃喝和涂汁抹粉的女孩，有你们两个在这里盯着，我也就放心了。”

正在这时，张妍从外面跳了进来，看着他们两个人笑道：“肖队长你去哪啊，要不要把我也带上？”

肖强说道：“这次我去柳江办一件案子，路途遥远，你们女孩子还是免了吧，我想自己能够应付，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会打电话让你们过去的。况且铁鹰组里也不能没有人，你就和刘洋暂时负责这里的工作吧，怎么样？”

张妍翘了翘嘴说道：“没问题，肖队长你吩咐的我还能不听，对了，队长，我送你的那本杂志看完了吗？”

肖强笑笑：“正在看，正在看，谢谢你，杂志很好、很好。”

张妍瞬间又红了脸，嗔道：“你就知道说很好很好，难道就没有别的了，难道没看到什么？”

肖强愣了一下，不知张妍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也没有多想，低头看了看表说：“好了，时间快到了，我得马上动身了，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吧。”

南下的列车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奔驰，窗外的景物如画片似的向后飞逝。这已经是铁路部门第五次大规模提速，普通客车的速度已经提高到160km/h，而高速列车最高已经达到250km/h，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列车的服务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再也看不到那些对旅客凶神恶煞、好像别人欠他几个媳妇的态度恶劣的乘务员。而陇海线大规模的改造、京沈高速客运专线的修成通车，使铁路部门的运输效率有了成倍的提高。

肖强坐在靠窗的软椅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远方的风景，一边漫无目的地让思维任意驰骋。列车很快驶过了邯郸，再过几小时就进入了河南界。这时列车广播员可与寻呼小姐相媲美的嗓音响了起来：“各位乘客朋友请注意，现在我们正在京广大动脉上飞驰，我们马上就要驶出河北，进入河南界，现在，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铁路左侧不远处那几座土丘……”随着乘务员的声音引导，肖强这才发现不远处确实出现了几座高大的土丘，可能是普通的土丘也可能是古代贵族的封土墓葬群，他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了一番。

列车广播员继续说道：“这就是当地百姓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之一，位于漳水岸边，其实，经过现代考古学家的勘察，这些土丘是远在北齐时期的皇家与王公大臣的墓葬群……”

肖强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暗想自己的判断不错，这些年来，由于利欲熏心，一些不法分子疯狂地盗掘古墓，给国家造成了许多无法估量的文化和财产损失。肖强想，这几座墓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神通广大的盗墓者或许早在几百年前便已经对其大肆劫掠了。

列车到达柳江市已是万家灯火，这座位于长江以南的小城，结构布局完全不同北方城市，一条大江将其劈成两半，江左为著名的文化区，江右为商业区，两区隔江相望，一座大桥飞跨东西，虽隔断实联结，虽分开实融合，真有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再加上本市媒体异常发达，节目丰富多彩，吸引了一大批观众甘愿为电视台掏腰包，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娱乐界精英纷纷前来捧场。这些地方媒体的兴起，甚至直接刺激到了中央台，让其不得不改头换面，浓装上场。下车后，肖强叫了一辆的士，径直朝新华大街驶去，司机是一位中年人，非常健谈，边熟练地驾驶汽车边不停地谈天问地。

“先生，看你的模样是从北方来的吧，到新华大街是不是会朋友？”司机问道。

“是去会一个朋友。”肖强答道。

“先生，你知道吗？在新华大街上住着一位怪人，整天装神弄鬼，而且我们市这段时间接连发生了不少的杀人伤人的案件，警方正在侦破，但却困难重重，我们大家私下里都怀疑是那个家伙干的。”

“是嘛，能给我讲讲这个人吗？”肖强对任何案件都非常得敏感，虚心地请教道。

“这个人复姓令狐，单名煜” “你是说令狐煜？”司机地一句话让肖强心里一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放平缓。

“怎么，先生认识他？”司机转过头，一脸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不，不认识，我只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好吧，麻烦你就在前面停下吧。”肖强看准了一个地方对司机说道。

“这已是新华大街了，街不是很长，你会很快便到达目的地的。”司机将的士停在路边又补充了一句。肖强道过谢后便快步离去。看来这个城市确实是发生过什么，否则，司机绝不会大谈令狐煜，看来这位先生已是名声在外，不过不像是什么好名声，不管怎样，即来之则安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肖强下定决心要看看这位令狐煜是何方神圣，竟有本事让人把自己地名号传遍街头巷尾。

新华大街60号是一座非常陈旧古老的建筑，看上去大概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不过整座房子却富丽堂皇，虽然有点陈旧但仍然能够从中看得出这里的主人为此曾经花了不少的银子和心血。看来，住在这里的人不会是普通的市民，至少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肖强总固执地认为，一座建筑代表着一种人格，这和“物以类聚，人以群居”这句俗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房屋的建筑和布局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这个人内心世界的折射，要不人们怎么总是说看人先看居所呢。不管怎么看，这座大房子虽然外表富丽堂皇但却总给人以阴森恐怖的感觉，不过这种恐怖并不是来自这房子的外形，而是这幢大房子或许年代久产生了灵性，总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意味。

他走到门前敲了敲门，不一会儿，里面传来的脚步声，接着是门轻轻地晃了一下便开了。

“我是肖强，请问阁下是令狐煜先生吧？”肖强在看到对方第一眼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对对，我是令狐煜，请进，快请进肖队长，真是久仰大名呀！”令狐煜一只手扶着门框，用另一只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肖强用礼貌的目光打量了令狐煜一下，发现他表情忧郁、不修边幅，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五十岁，总是不自觉地眉头紧锁，目光迷离，让人敬而远之，这种形象和这所老宅很是不协调。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肖强很随意地打量了一下房间，没有发现很特别的地方。他又想起了在路上，那个司机给他说的一番话，不知能不能向令狐煜验证一下，看看是传言还是真有其事，可是怎么开口呢？

这时令狐煜给肖强送上了一杯饮料说道：“肖队长，你或许已经听到过有关我的一些传闻了吧？”

令狐煜突然给肖强来了一个开场白，让肖强把心里那最后一点顾虑也给打消了。于是他很有礼貌地说“我对先生的事情略有耳闻，不知你能否详细地讲述一下事件的发生经过？”

“唉，一言难尽呀！肖队长，本来我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并且找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友准备半年前结婚，我和老伴总算可以歇一口气了，谁知，半年前的一场车祸让我现在妻离子散！我不知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我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技术过硬，也快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现在由于那次车祸也被单位给刷了下来，领导说让我提前退休，我认了，可是让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关于我的那些谣言，一些人将市里发生的一切刑事案件都算到了我的头上，我冤呀！”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车祸让你落到了这种地步？”肖强问道，看来破解这个迷只能从这起车祸入手了。

“一起很普通的车祸……”令狐煜目光平直、表情呆板，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看来这些连续的打击已经使他到了麻木的边缘。

令狐煜告诉肖强，那天他驾车去到丽陵出差，晚上回来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遇上了车祸。

“我当时根本没有防备，正心无旁骛地开自己的车。可是在逆行快速路上突然由远而近疯了一般窜出来一辆捷达。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疯狂地开车，刚开始我还产生了错觉地，为车疯了哪！”

“汽车七歪八扭地和我撞到了一起，幸好我及时转向，他的车头撞到了我的车背，将我的一条腿撞伤了，而他当时便不醒人事。”

“那后来呢？”肖强追问道。

“后来我们两个被人送入医院急救，可是那个人醒后便高喊救命，眼神恐惧，似乎他正在被什么东西给追逐才开车逃命的。”

“被东西追逐，你当时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肖强问。

“没有，除了黑暗和惊吓什么也没有看到。”令狐煜说，“后来，那个人醒了，告诉我他叫江东涛，也告诉了我他真实的身份——盗墓贼！”令狐煜说到这里，长出了一口气。

“那个人是盗墓贼？”肖强不由自主地问道，“那，这个人和你真的有什么关系吗？”

“后来他所说的和我有很大关系。”令狐煜的眼睛倏地精光一闪，让肖强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

“江东涛告诉我，他曾经和同伙发现了一座年代非常久远的墓室。那是一座唐代的墓室，位于柳江市郊区的山区里，陵墓依山而建，在这座墓室里，他们发现了一种古怪的生物。”

“什么生物？”

“是一种蝙蝠、赤色蝙蝠。”

“能不能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可以，不过……”令狐煜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快要指向11点钟，于是对肖强歉意地说道：“肖队长，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你一路奔波也该休息了。这样吧，我们明天一起到江东涛的家里，让他亲自给你讲述，我认为会好一些，因为他毕竟是事件的亲历者。……肖队长，不好意思，我这里虽然有地方但还是不能留你过宿，对不起，请您原谅。”

肖强笑了笑说道：“令狐先生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打扰别人，那我们就明天到江东涛的家里走一趟吧。”

肖强同令狐煜告辞后便离开了那幢房子，他知道令狐煜不让他留宿肯定有什么

原因，不过，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前，他也不能贸然去问，这样一来有探人家隐私之嫌，另一方面或许让别人感到为难甚至厌恶。

## （二）

柳江市的夜晚格外迷人，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岁月生生不息。这座城市千百年来就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曾数次毁于大火，又数次浴火重生，像涅槃的凤凰，更加光彩夺目。因此，古城柳江市可说遍地都是历史，从汉代古墓到今天如火如荼的传媒，都印证着一座城市历史的久远与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不过，这座城市没有多少摩天大厦，也少炫目的酒绿灯红，或许它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人们显示自己厚重的文化底蕴吧。新华大街不是很长，像许多城市都存在着的新华大街一样，如果不是有许多古

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点缀其中，这座大街难免和其他的同名大街一样流于平庸，它之所以免于平庸，不仅因为这条大街中西合璧而且因为在这里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件。

肖强漫步街头，他所住的旅馆就座落在新华大街同莲花路的交口，出入很是方便。他走在街头，任夏日的风在耳边肆无忌惮地吹。肖强想起刚来时，热心肠的出租司机给他讲述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司机曾给他说过，这座城市发生过几起吸血鬼吸人血案件，被害人精神恍惚，失血过多，还特别嗜睡，同时也发生了几起凶杀案件。听司机说，曾经有人看见在令狐煜住所的上空，聚集过一团奇怪的物体，很像是一群飞鸟，不过由于太远，没有看清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周围的住户都十分恐惧，纷纷搬到别处去住了，若大的新华大街只剩一些不怕鬼神的硬汉了。

“是夜夜都出现吗？”肖强曾经问那位司机，他想令狐煜十万火急又神秘地让他赶来，也许也和这些不明物体有很大关系。

“不，不知道是不是夜夜出现，它只在有月光的夜晚才能偶尔被人看见，”司机慌乱地说，似乎怕招致什么不幸。

今天晚上，肖强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今夜恰好是一个月圆之夜，如果要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只有自己亲自去看个究竟了。于是他顿了顿，快步向令狐煜的住宅走去。

他戴上眼镜，那是红外夜视镜，在漆黑的夜晚，这种眼镜可以接收到几百米外有生命的物体发出的红外信息，肖强戴上了它，是因为他想今晚是否有运气亲眼目睹一下这种奇怪生物的尊容。

大街上很冷清，这让过惯夜生活的肖强很不习惯，偶尔有人走过，也是形影匆匆，有时可以看到乞丐或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瞪着一双呆滞的眼睛望着他。

“当……”不远处邮政大楼的钟声敲响了十二下，城市的真正万籁俱寂到来了。肖强悄然走到令狐煜的老屋的不远处，隐藏在一个有利的观察位置，朝令狐煜居住的楼顶望去。刚开始，那里除了空荡荡的楼顶外什么都没有，但没有过多久，一个个黑影从远处飞来，肖强将夜视镜的倍数逐步放大，这才发现那些上下盘旋的黑影是一种蝙蝠，蝙蝠越来越多，没过多长时间，楼顶上空已是黑压压的一团，数量不下数百只，最后，一只硕大无比的黑影由远而近出现在了空中，刚看上去像是一朵黑沉沉的乌云，但乌云绝对不会运动得这样快、这样灵活！这不是别的，这竟然是一只巨大的蝙蝠！

肖强的额头不期然间已冒出一层冷汗，看来，司机所讲的事情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凿的事实！肖强今天晚上终于看到了，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蝙蝠夜晚聚集在这里做什么呢？它们是本能的反应还是有目的行动？它们想干什么？肖强观察了

一会儿，只看到数十个个头较小的蝙蝠飞得越来越低，有几只不知怎么地竟然朝窗户发起了攻击，噼里啪啦的声音清晰可闻，让人听了不禁毛骨耸然。

但令狐煜居住的屋子里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甚至连灯光都没有，肖强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屋里做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贸然前去。

攻击的蝙蝠一批接着一批，个个好像都有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但最终却无济于事，最后，那只硕大的蝙蝠将飞行高度降低，肖强这次看得更清楚了，这只蝙蝠的个头足足顶得上一个正常的人！最可怕的是它的翅膀，伸展开来足有两米多长，它用翅膀上的爪子，勾住突出的窗棂，倒挂下来，用头狠命地撞击窗户，每撞击一次，肖强的心就不禁抖动一次，他弄不明白这些与人类不沾亲不带故的家伙干嘛跑到这里来发疯。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这些蝙蝠的力气已经用尽，它们在楼顶上休息了一会儿便又结群飞向远方，瞬间便隐入了黑暗，真是倏乎而来又倏乎而去，快若流星，形若鬼魅。

肖强等到那些蝙蝠飞走以后才从藏身处走了出来，刚才发生的这一切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禁想起令狐煜曾经对他说的话，以及他不留自己同宿一室的内在缘由。

肖强暂时还弄不明白这些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些蝙蝠从何而来？他肖强本人以及他手下领导的“奇案组”那都是吃国家俸禄的人，他们成立这个组织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实实在在地想为公众做些有益的事情。任何人都清楚，真实的世界与看不到的世界其实有着某种联系，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便是未知的边缘地带。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对习惯了正常思维的人们而言是不可理喻的，弄不好便会引起公众的集体恐慌。而最可怕的便是这种集体恐慌，这往往是在人们的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加以引导与制止，会给个人和社会造成惨重的损失。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美国三十年代著名的纽约火星入侵事件，曾让上万人恐怖地逃离家园，而最后证明所谓的火星入侵却是电台导演的一场广播剧。而流传甚广的中世纪古堡闹鬼、吸血鬼、恐怖幽灵，最后被证明都是无稽之谈，可这些都曾引起过极大的社会恐慌。奇案组是一座桥梁，也是一个纽带，它的使命就是以科学的手段将这些神秘的事件加以澄清以昭世人。

肖强回到寓所已是深夜，回家的路上人形全无，他洗漱完毕后，便满怀疑窦地沉沉睡去，翌日清晨，他按约来到令狐煜的房门前。一见到令狐煜，肖强立刻单刀直入地问道：“令狐先生，你昨晚没让我在此留宿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昨天晚上，我在这座楼顶上发现了许多蝙蝠，其中还有一只硕大无比，非常世所有，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令狐煜脸色微变，沉默了片刻抬头说道：“肖队长，我约你来的目的也是为这些事，当然昨晚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种情况持续有多久了？”肖强问道。

“自从我同江东涛遭遇车祸后，这种事情便开始发生以后愈演愈烈，当然还有街头巷尾谈论的吸血鬼害人以及凶杀案件，人们都将这些事统统地推到了我的头上，我真他妈冤枉。”令狐煜忍不住冒出了一句粗话。

“是不是你的房间里有什么不对？你仔细检查过吗？”肖强问。

“这座房子是我的祖上遗留下来的，年代已经很久远，我从小便一直住在这里，一直平安无事，可是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令狐煜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令狐先生，你不要向我隐瞒什么，我从你的眼神中便可看出，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知道我的职责，也知道我们奇案组的成员个个都守口如瓶。”肖强的开门见山就是进一步打消令狐煜的难言的顾虑。令狐煜低下头，似乎下很大的决心，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对肖强说：“肖队长，我确实在这座房子里发现了一些秘密。”

“什么秘密？”

“我父亲的秘密！”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懂事的时候听母亲讲父亲在我还未出生时便失踪了，我长大后一直追问母亲有关父亲的一些事情，可她却始终不吐露一些内情，当被我问急了时，便打我几巴掌，后来便哭，弄得我也毫无办法，后来，我断断续续地听人家讲，我的父亲是一位生物学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是学校的‘五杰’之一，能文能武，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唉，说起来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令狐煜叹了一口气，用手将鬓角垂下的一缕花白头发梳了梳，继续说道：“你看，我都是奔五十的人了，我的父亲现在就是活着，也差不多八十多岁了。”

可我们的父子却从未谋过面，我的母亲前两年去世了，带着无比的遗憾和满腹心事，她到死都未向我吐露真情，我不知这是为了什么。我和我的爱人整理母亲留下的遗物，遗物不多，除了几件穿旧的衣服，就还有一大堆保存了几十年的信件，信件是母亲年轻时和父亲来往的情书，这让我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看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从相识到心心相爱，他们俩个人的感情很好，从留下的字里行间我能深切地体会到，我的母亲对父亲的一腔痴情，母亲在临终之前曾经对我说过，要让这些信件永远陪伴着她长眠，虽然在她可怜的一生中没有得到多少父亲的呵护与爱抚，但是，她一直相信父亲还活着，甚至有时父亲在深夜还会来到她的身边，无言地凝视着她。我们都知道这是母亲思之过甚引发的幻觉，但就是这种信念支持着走到了现在，现在，她终于没有等到父亲的回来，或者，父亲已经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将母亲的后事安排停当后便开始清扫整理我母亲曾经住过的房间，并找了人将墙壁和地板重新粉刷和铺砌，想用这间房子作为我唯一的儿子结婚用的地方。”

肖强听到这里，问了一句：“那么，你的儿子去了哪里？他为什么没有和你住在一起？还有怎么没有见到过你的夫人？”

令狐煜长叹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满脸的皱纹里溢满了悲伤，我的儿子在发现那个秘密后就离我而去，还有我的夫人，她也忍受不了无休止地被这些蝙蝠骚扰以及街头的流言蜚语“

“你们最后到底发现了什么秘密了？”肖强问。

“那些工人在清理地板时，发现一块地板砖是活动的，于是便撬开了，结果发现地板下面隐藏着一个地下室，我很吃惊，心想母亲这么多年来从未给提起过在她的房间里有一个地下室，这地下室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不是和父亲的神秘失踪有关呢？于是我便让人打着手电，钻了进去。

“地下室不太大，大小也就和这个房间一样，令人吃惊的是，这里面的摆设布局俨然是一个实验室。”令狐煜说道。

“是实验室？难道这里是你父亲的实验室？”肖强问，“能不能领我到地下实验室看一看，我们边看边谈。”肖强提议道。

令狐煜点点头：“可以，请这边走。”

穿过几幢略显阴森的大房子，两人来到了那间特殊的屋子，屋子的墙壁已经粉刷完毕，但地板还是破旧不堪的，显然，当令狐煜发现这个地下室后，便停止了一切与房间有关的工作。

令狐煜俯下身将那块活动的地板掀起来，下面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肖强走近看了看，闻到一股刺鼻而又潮湿霉味，很显然，这个地下室自从主人离开后便一直沉寂在这里，几十年来从未有人打扰过。他们沿着大理石砌的台阶一步步地走了下去，当眼睛逐渐适应地下地黑暗后，肖强首先看到了离自己脚下不远处地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他走近后，用手一提，黑乎乎物体应手而碎。肖强这才发现，堆积在他们脚下的原来是几件早已霉败不堪的衣服。靠近地下室的墙角，是打得结实得大理石实验桌台，上面放着许多标本瓶，由于年代已久，瓶中的防腐液体已经蒸发殆尽，只剩下干瘪的、面目丑陋的不知名动物的标本孤零零地竖放在那里。在标本的旁边是几架老式的显微镜，现在均已淘汰不用，另外还有一堆试管、针剂胡乱地堆在那里，上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肖强转过头，对令狐煜说道：“你第一次走下地下室，这里面就是这样的摆设？”

令狐煜点点头：“不错，我从未动过这里的任何东西，也对这些不感兴趣。”

“除了这个地下室外，你还发现了什么其它的东西吗？”肖强问，令狐煜想了想说：“有，我发现了一本我父亲的实验记录，在上面我看到了几句非常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奇怪的话？实验记录在哪里？”肖强问道，职业的敏感使他对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

“那几句话前言不搭后语，好像是我父亲在极度的恐惧和思维混乱的情况下写就的，你看……”令狐煜说完便走到办公桌前，翻出那本已经快要霉烂完的实验记录本。由于地下室潮湿、阴暗再加上高温，所以整个本子的页面上布满了大片大片的霉斑，许多文字记录都已经模糊不清，最后几句话还能勉强地看明白：灾难！可怕地灾难……我已经无法控制，我再也不想控制了……由它去吧……

肖强读着这些话便陷入了沉思，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无法控制？发生了什么灾难，是对所有的人还是针对个人？这堆衣服是不是令狐煜的父亲留下来的？难道，难道是这位生物学家的实验出现了什么差错？

想到这里，肖强问令狐煜：“令堂在这这么多年里对你的父亲真的是只字不提吗？”

令狐煜伤感地点头：“是呀，她只是经常回忆年轻时候和我父亲心心相印的爱情经历，自从我父亲失踪后，她一直没有嫁人，也从未主动对我提起我失踪的父亲，直到她临终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肖强沉思了片刻谨慎地说：“可能，可能你的父亲真的在实验中遇到了意外。”

### （三）

当肖强和令狐煜见到江东涛时，非常滑稽地看到这位盗墓贼竟然领着一群小孩在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虽然江东涛的腿因为那次车祸受了伤，但是现在扮起老鹰来也像模像样，不过是一只受伤的老鹰，他这个一瘸一拐的怪模样可乐坏了那群唧唧喳喳的孩子。

看到肖强和令狐煜，江东涛从孩子群中挣脱了出来，连叫请进、请进。

令狐煜先对江东涛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然后说：“肖队长不远千里来到柳江，

是为了调查和破解这个离奇的案子，那么，就请你讲述一下在你们盗墓过程中的遭遇吧。肖队长说，你的经历对破解这个迷有很大的帮助。”

江东涛点点头说：“肖队长，我也久仰你的大名和你手下的铁鹰组，我原来是一个盗墓贼，经过那次打击，我已经改过自新洗手不干了。真如古人说的那样，盗墓多了不但损自己的阳寿还会碰见鬼，一点不错。那次我便碰见了一个厉鬼，我那个合作多年的伙伴也被杀死了。唉，一言难尽啊！”

肖强说道：“听说你那次碰到的是一个个头很大而且非常怪异的蝙蝠，是吗？”

江东涛说道：“不错，那是一只大得吓人的蝙蝠。让我还是给你们详细地讲讲我们那次恐怖地经历吧，它现在还总是在我的梦里出现，我常常一身冷汗地在深夜被惊醒。事情还得从半年前的那次午夜开始……”

“那天夜里，我和同伴来到踩点已久的那座墓地，墓穴依山而建，根据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我们断定这座古墓是唐代古墓，因为只有唐代才有依山建陵的风俗，而汉代的古墓一般是大型的封土堆，明代始创地下墓穴宫殿，而清代的古墓都做成了花园。我们从墓穴的侧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仅仅能够容纳一个人出入，打通山脊到墓室的通道花了我们将近三天的时间，终于，在第三个晚上，我们终于爬进了垂涎已久的墓室。

“让我们无比失望的是，这个墓穴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被洗劫一空，除了地上散落的棺木碎片和骨骼残块外，只有一些破烂不堪的唐三彩陶器乱七八糟的散落各处，我们真是竹篮打水好梦一场啊！就在我们连声咒骂着想爬出通道时，却发现出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堵死了。”江东涛说到这里，脸上又浮现出极度恐惧的神色，似乎他看到的那个可怕的家伙就活生生地站在他地面前。

“是被什么东西给堵死了？”肖强和令狐煜不约而同地问道。

“被一个黑色的生物……”江东涛说道，“当时墓室里很黑，空气也非常污浊，那时我们两个人几乎都透不过气来了。而这时，那个黑色的家伙突然吼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是非常凄厉也非常刺耳，就像有人被绳子勒紧勒喉咙，从压瘪的嗓子里挤出的惨叫。我们当时的头发和全身的汗毛孔像是无数的钢针直直地竖了起来，没命地朝出口冲去，但是我们的头猛地撞在了一个软软的物体上面，抬头一看，才想起自己逃命的出口早已被掐断了。

“我们两个都浑身筛糠抖个不停，暗叫老天爷耶稣菩萨弥勒佛快快救命啊！看来今天我们谁也跑不了了，前后都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的同伴那时可能给吓得神经已经错乱，抓起挖土的铲子便没头没脑地朝黑影砸去。我只听见‘哎吆’一声惨叫，我那位同伴便一头扑倒在地，借着手上的灯光，我看到他的身体在灰尘中剧烈地扭曲着，头上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像抽水的泵一股一股地从里面冒了出来。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想自己也没有任何活路了，然而，令我异常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肖强问道。

“那个堵住出口的家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闪到了一边，我又重新看到了救命的出口，当时我突然有一种从娘胎里出世的感受，连想都没有多想，一头便扎了进去。我不停地爬、不停地颤抖，根本来不及想那个恐怖的生物为什么会躲开放我一条生路，可是又为什么杀死了我那位已经吓得半疯的同伴。后来我想可能因为我的同伴对它进行攻击了吧，才引得它开了杀戒。在我向外猛爬时，我感觉到后面有东西一直跟着我，一直跟到了墓室的外面。当我站起身回头一看，天啊！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暗红色蝙蝠，在淡淡的月光照射下，它全身的毛发闪着绿黝黝的寒

光。我看到了它的眼睛，我也看到了它不断挥舞的翅膀。后来，后来，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

“那个蝙蝠，它，它竟然朝我伸出了尖利的手臂，像是想表达什么。我当时便魂飞魄散，没命地朝山下飞奔，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来此地的目的。可是那只蝙蝠，在洞口盘旋了几圈后，又不紧不慢地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在我的头顶飞旋……”

屋子里一片静谧，那是几乎没有呼吸声、没有空气流动声的可怕静谧。三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说一句话。

“后来怎么了？”肖强问道。

“后来……后来……”江东涛喃喃地说道，似乎又回到了个让他魂飞魄散、不堪回首的夜晚。

以后，以后江东涛继续叙述他的离奇的遭遇。

那个巨大的蝙蝠在他的头顶飞舞，凄厉而嘶哑的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他不清楚那叫声代表的是痛苦还是兴奋，那叫声像是来自地狱深处的暗河，又像是无数的幽灵涌出了地表，合成一股可以穿透一切的声音，这声音钻进你的耳朵里，眼睛里，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里，它进入了你的血液，和你的血细胞融合，让你的血液凝固让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也让你的血液倒流。

蝙蝠在江东涛的头顶飞舞着，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扭曲着一个丑陋而巨大的黑影，他跑，不停地跑，但他永远跑不出那个黑影占据的天空，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很冷漠地看着这一切，远处是一条宽广的国道，偶尔有车驶过，长长而幽暗的灯光一闪即逝，江东涛飞跑着，看到脚下的大地撞上了脸颊，然后他仰头又看到了天空，瞬间又看到了大地，天空和大地迅速交替着、旋转着。江东涛沿着山路没头没脸地滚了下去。

他从全身剧痛中爬起身来，看到离自己几十米远的地方停放自己开来的汽车。他的心头一喜，拼命朝汽车扑去，打开车门，关闭车窗，江东涛躺在软软的座椅上终于找回了自己，他用颤抖的手打开录音机，《永恒的旋律》蓦然响起，他狠狠骂了一句，马上关掉了录音机，在这个时候放那首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歌曲确实是非常不合时宜，他头脑昏沉沉地选着磁带，却没有发觉小小的捷达汽车轻轻地晃悠了起来，一个泛着寒光的黑影又扑到了车前窗的挡风玻璃上。江东涛大叫一声，下意识地踩动了油门，汽车猛地一窜，又挣扎着发出几声怒吼，便在国道上扬起了滚滚烟尘。

但那只蝙蝠还在那里，身体像是粘在了汽车挡风玻璃上，任凭江东涛左冲右摆都不能将它摆脱，国道上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依次擦着他的车飞驰而去，只留下由大到小由近及远的发动机的轰鸣声。

江东涛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不停地突然刹车又突然开动，疯了一样将车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企图将那只怪物甩下车，但都没有成功，而这时，他慌忙之中，竟然看到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出现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停车！这是谁写的字，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在拿我开涮，江东涛的脑袋里刚刚冒出这个念头，便又看到玻璃窗上又出现两个相同的字：停车！

江东涛忍不住大叫一声，极度的恐怖使他难以自持，他的眼睛像是着了火，他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着火的眼睛，这几个字竟然是那个巨大蝙蝠在车窗玻璃的灰尘上写下的，天啊！

江东涛只觉得脑袋一晕，手一软，方向盘瞬间便打偏了，汽车狂叫了一声，一头扎到公路中间的隔离带上，他看到天和地连续变换着自己的位置，他听一到钢铁与钢铁相撞时发出的可怕断裂声，最后，当眼前无边的黑暗扑天盖地压下来时，他看到那只可怖的蝙蝠已经腾空而起，瞬间融入无垠的黑暗之海。

整个屋子里一直都没有人说话，空气仿佛突然遇到了寒潮凝固了。令狐令狐煜低着头，将脑袋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臂弯，而江东涛则一个劲在那里喘粗气。肖强也没有说话，他一直在思考，江东涛遇到的那只蝙蝠，是不是和经常到令狐煜家去的是同一只。

过了好大一会儿，江东涛才开了口：“没想到，我撞到的是令狐先生。”江东涛从回忆中挣脱出来，欠意地朝令狐煜笑笑。

“没关系，没有你这一撞，还不会发生下面那么多的经历呢。”令狐煜一脸宽容。

肖强说道：“江先生……”他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江东涛已经洗头革面与盗墓的行当一刀两断，并且还用积蓄的钱财开办了一个孤儿收容所，用他的话说就是赎罪，对这样浪子回头的人，肖强认为称其为先生，那是对他行为的肯定与尊重。

“江先生，你在刚才的叙述中提到那只怪蝙蝠在你的挡风玻璃上写下了‘停车’二字，是吗？”

“不错，我实实在在地看到它用尖利的前爪在玻璃上写下了那两个字，肖队长，要不是我亲眼目睹，把我打死一百回，我也不会相信，但那是真的，这真是怪物，可怕的怪物！”“其实，你遇到的可能不是蝙蝠，而是一个失踪很久的人！”肖强一字一顿地说道，字字都像打落的钢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你说什么？”令狐煜和江东涛失声惊叫。

“我是说，那只蝙蝠曾经是一个人，只是由于在实验中出现了可怕的差错，才变成了半人半蝙蝠。”

“这不可能！……”两个人又是一声嘶叫。

不管他们两个人承认还是不承认，有一个问题实实在在地不可回避，那就是，那只怪异的蝙蝠，为什么不去别的人家，而偏偏对令狐煜的房子情有独钟？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那只怪蝙蝠便会准时前来，无可奈何地拍打着门窗？（四）

如果不是那个找上门来的老人以及他手中拿着一份发黄的报纸，肖强确实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那两个半疯的人，尤其是令狐煜在听到肖强的推测后差点和他翻脸，他永远也不会相信，那个从坟墓里出现的怪蝙蝠会是自己失踪已久的父亲！

而现在，事实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那个老人自我介绍说叫司马元，是令狐煜父亲的老朋友，老人拿出一个相册，指着一张几十年前的合影对令狐煜说：“令狐先生，你认识这个人吗？”

令狐煜凑近，顺着老人的手指，向照片望去，看到照片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正朝他微笑，那位年轻人二十一、二岁的模样，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英气，也

透露着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慢，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令狐国瑞！这张脸庞他从小到大已经不知看了多少遍，深深地刻在了心底，以至于他到现在还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父亲就是这第年轻。老人又指了指照片上另外一个人，说：“这位便是鄙人，是你父亲的好友，也是到现在为止，知道你父亲失踪秘密的唯一的一个人。”

“司马先生，你知道我父亲的什么秘密，能不能快点告诉我们，”令狐煜焦急地说道。

“说来话长呀，请你们先看一看这张报纸，上面刊登一个人的叙述，叙述了你父亲五十年前离家出去后在路上发生的事。”司马元说道。

肖强和令狐煜将报纸拿过来，看到文章的题目是“一次神奇而又怪异的邂逅”文章的主人公是柳江市郊区的农民，那天，天刚蒙蒙亮，他驾驶着马拉车向市里送西瓜，走到刚刚进城不远，他便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全身用黑衣包裹着，急匆匆地朝前走。奇怪的是，一向非常驯服的拉车的白马猛地前蹄竖起，长嘶了一声，任凭那位农民怎么用鞭子抽打白马却再也不愿往前走一步。这位农民很奇怪，这里除了一个走路的人什么都没有呀，难道是马害怕这个人？

那个农民说，当他和那个身裹黑衣的人面对面站定后，他吓得差点背过气去，因为那个人在他面前打开了抖篷，他的脸已经不再是人脸，而是一种动物的脸，两只宽大的耳朵，竖起在头顶上方，而扯抖篷的手已经变得又长又尖，瘦骨嶙峋让人不寒而栗。更让那位农民吃惊的是，他看到的这个人全身裸体，浑身上下长了一层细细的绒毛，那个人张开了嘴，一排尖细的牙齿脱唇而出，发出几声尖啸，这个人竟然不会说话！除了眼睛闪烁着复杂的光外，那个农民说他所看到的根本不是人类。这个农民还算胆大，他没有尖叫也没有逃窜，而是紧紧地勒住马头，任凭那个高大的怪影摇摇晃晃地钻进附近的密林。

肖强看到这里，又注意了一下日期，报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令狐先生，你知道令尊是哪天失踪的吗？”司马元老先生说道，“就是五十年前的七月二十六日，那天早上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抓起话筒后除了几声尖细的叫声，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后来才知道那是你的父亲在临走前给我打的电话！”

“这说明，一直谣传的令狐国瑞先生失踪的真相是，你的父亲在实验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变成了半人半蝙蝠，这才不得不抛妻离子，远离文明……唉，也不知他这几十年身在何处，是怎么熬过来的。”司马元长叹了一口气，心中不知是遗憾还是惋惜。

“司马先生所言如果正确，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我那受苦受难的父亲回来了？”令狐煜喃喃说道。

肖强说道：“对！我猜测每天晚上都来到这间房子的那个硕大蝙蝠，肯定是年近八十的令狐国瑞先生。”

“可怜呀，先生有家却不能进，有亲人却不能相见。”司马元不知何时开始唏嘘不已。

令狐煜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阴影，叹道：“如果那真是我的父亲，我也不会让他半年来一直徒劳地拍打窗户、拍打屋门，我意早已让他进来了。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连我的母亲都没有告诉我这个可怕的真相，我又怎么知道他是我可怜的父亲啊！父亲！”令狐煜老泪纵横。

肖强说道：“令狐先生，你也不要太自责和太难过，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很清楚了，令尊他每天晚上都会来，我们大家可以等他、欢迎他。只是，只是，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五十多年来，令狐国瑞先生从未回过家，而现在怎么突然每晚回来一次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令狐煜说：“我也不太清楚，自从上次我和江涛撞车后至今，那只蝙蝠，不，我的父亲，便开始每天晚上回到这里，难道，难道父亲的突然出现与江东涛那次盗墓有关？”

肖强点点头：“我猜测也是这样，这两者一定有很大的关系，难道你的父亲自从离家出走后不久便被困在墓室中，可是这不可能，不吃不喝，没有人能够熬过七天，更枉谈数十年，肯定还有另外的隐秘，但若要知道，只有亲自同令狐国瑞交流了。”

众人点头称是。

令狐煜问司马元：“司马先生，我父亲到底做的是什麼实验，将自己弄到了这种地步，你能对我谈谈吗？”

司马元点点头：“他真正做的什麼研究，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毕竟是局外人，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令狐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在生物学领域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这些发现即使到今天也不过时，可惜的是，由于你的父亲实验出了差错而离家出走，另外你的母亲悲伤欲绝，也没有精心保留你父亲遗留的实验资料，所以，那些重大的科学发现现在已经归功于别人门下。事实就是这样无情，我们无法改变这些，早在令狐先生着手做这项基因活体重组实验时，我就曾经劝过他要慎重，以免发生意外，但他一意孤行，终于将自己弄得非人非兽，惨呀！惨呀！”司马元仰天长叹。

“不！”肖强突然说道，“司马先生，其实令狐先生的实验资料还完整地保存着。”

“真的？！”司马元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跨前一步一把抓住了肖强的手，急切的说，“在哪里，在哪里，快给我看看！”

“资料一直保存在令狐先生的地下实验室里，不过，资料用普通的方式是不能阅读了，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再加上天气炎热潮湿，资料已经完全霉坏，必须经过特殊的处理才能阅读。”

“好！好！那也行，只要有资料在，令狐先生就不会一直被无情地埋没了，他的实验也会公开给大众，让人们知道，曾经有一位先辈，为生物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会找专家做这件事情的。”肖强向大家保证说。

柳江市的夜晚又来临了……

那天晚上，肖强从本市公安局里拿回了令狐国瑞先生的笔记资料，资料已经进行了技术处理后被重新装订，整整齐齐地一大本，估计字数超过了几十万。

肖强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资料，细细地阅读了起来。窗外已经万籁俱寂，星斗在苍穹上眨着眼睛。随着阅读，肖强的心提得越来越高。啊！令狐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虽然只是普通的实验日记，但还是写的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读着他的文字，你就仿佛看到了令狐先生高大魁梧的身影、看到了他儒雅聪慧的面庞，

你不禁为之倾倒、为止击节赞叹。但是，在肖强看来，这本笔记太可怕了，因为，这里面详尽地记载着令狐先生怎样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怪异丑陋的大蝙蝠的全过程。

“今天，我对自己进行了皮下激素注射……”肖强默默地读着……

五十多年前，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令狐先生开始进行他的惊世骇俗的实验。其实，并不是他第一个产生这个想法的，产生这个想法的是校园“五杰”中的另一个人，当时大家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却被一向以认真著称的令狐先生深深地记在了心底，他是一个敢于开拓、敢于尝试的人，于是自己偷偷地做起了实验，司马元发现了这个秘密后很是吃惊，曾经把令狐国瑞狠狠地训了一顿。着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可是关系到生与死的问题啊！但是令狐国瑞一意孤行，终于将实验进行了下去。他在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方法，也得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成果。但他都没有对外公布。实验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进行着。

有一天，他将自己的体细胞里的基因同蝙蝠的基因融合在了一起，再植入自己的身体，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怕的变化发生了！

那天他们一家在桌子上吃饭，他的妻子就发现自己的丈夫有点不对劲，不但脸部变化很大，甚至连原来的纤纤手指都变的丑陋无比，像是一种动物的爪子。那天晚上的一顿饭是这个家庭最后的团圆饭，因为令狐先生已经觉察到了自己的变化，于是便一直躲在实验室里，再也不出来了，他害怕自己把妻子和孩子吓坏了。

因为，他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异！

有一天，他的身体开始发痒，尤其是两肋下面像火一样燃烧，令狐国瑞脱去上衣，才发现顺着自己的软肋两侧，长出了一层薄薄的肉膜，颜色是黑中带红，令狐先生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发现那已经不再是自己的脸了，那是人与蝙蝠杂交后出现的一种古怪动物的面庞！接着，他的嗓子慢慢地失了声，他已经失去了语言的功能。就是在这刻，令狐先生才真正的醒悟了过来，不过，醒悟也已经很晚了。因为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他在地下室里把大门紧闭，伤心欲绝。不仅是他伤心后悔，他的妻子，他最心爱的人现在承受的痛苦，要比他大一千倍！他的妻子一遍遍地在屋子里呼唤他的名字：“国瑞！国瑞！你不能就这样抛弃我们啊！你难道忘了我们的誓言，你难道忘了我们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我是爱你的呀，你如果就这样走了，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没有回答，因为他已经不能回答了，他使劲喊了一声，发出的声音只是悲鸣与惨叫。他听到自己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他自己也哭了起来，但是，蝙蝠是没有眼泪的，他只是在心里流泪啊。绝望中，他想起了司马元，想起了自己多年的好友，于是，他吃力地拨通了电话，他听到了对方电话铃响，他听到有人拿起话筒说“喂，是哪一位？”他喊了起来，他只有呼喊，对方惊叫了起来，接着又说了什么他也没有听见，因为，电话从他的手中滑落了，而现在，他连弯腰拿电话的本领都不存在了，都消失地无影无踪了……

肖强读到这里，一股巨大的悲哀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啊！令狐先生，你现在身在何处呢，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地回家呢？

（五）

令狐煜所在的老屋没有像往常一样紧闭屋门和窗户，相反却开得大大的，风穿过老屋的弄堂，带走一片哗哗声。

令狐煜、肖强和司马元三个人静静地坐在屋子里，都凝视着墙上滴答的时钟不说一句话，直到午夜降临，华灯黯淡，大街上行人开始稀少，城市的喧哗与骚动像退去的潮汐，随着时间流去。

“当当……”悠扬清脆的电报大楼的钟声又敲响了十二下，三人的心情顿时紧张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共同企盼的人就要到来了。

时间分秒逝去，然而，没有，什么都没有，盘旋流涟在老屋上空的黑色生灵一直没有出现，时针轻轻滑行，看夜晚星斗转换夜空，没有，还是没有，在最渴望他回来的这个晚上，却没有任何人降临。“他为什么今天晚上没有来？为什么？”令狐煜焦躁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踱步，不停地问肖强和司马元。

“可能，可能出现了什么意外，否则在这个时间，它们早就成群结队而来，”肖强说道。

“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令狐国瑞老先生现在已是近八十高龄，让他天天晚上出来，恐怕不太可能，我想，他也许累了，需要休息了，可能过两天，他还会来的，毕竟这里是他的家呀。”司马元感慨地说道，言语中充满对老朋友的思念与关心。

然而第二天晚上，情况依旧。众人都忧心冲冲地猜测，也许……也许令狐老先生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他是不是病了？是不是摔伤了，是不是遭到其他凶猛动物的攻击？这一切都让人牵肠挂肚，而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果然，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有人向当地的动物管理部门打电话报告说，在柳江城外三十里的养马河旁发现了一具垂死的巨大蝙蝠！

天啊！会不会是令狐国瑞老先生！众人心急如焚，听到消息后飞一样开车朝郊外的养马河奔去。

三十里是不太长的距离，但对于车上的三个人而言可能比三百里还要长，因为时间真的会成全一个生命也会抛弃一个生命，那只垂死的蝙蝠，如果任其暴露荒野，不久便会成为愚昧与迷信农人棍棒下的牺牲品！

快！快！

终于，汽车到达了事发现场，远远的便看见黑压压一圈围观的人群！

“父亲！”令狐煜埋藏已久的感情喷薄而出，踉踉跄跄地朝人群奔去。

浅浅的河滩上，赫然可见一个身材巨大、模样怪异的蝙蝠躺在那里，身体的下半身浸在了水中，伸展开来的翅膀有两米多长，翼端的手爪正微微的抖动着。双目半睁，看不出是死还是活。而周围围观的几乎都是当地的群众，他们有的举着锄头，有的扬着粪叉，闹闹哄哄地朝前挤。

“你是谁？快走远点！请不要干挠我们的工作！”从动物管理部门提前赶到的人员拦住了疯子一般的令狐煜。

“大家不要误会，这只蝙蝠和我们有一定的渊源。”肖强走上前，递上自己的工作证，向围观的人解释道：“我们想亲自处理这件事，就不必麻烦大家了。”

“这只蝙蝠是你饲养的？”工作人员满脸怀疑地盯着肖强问道。

“嗯，算是吧。”肖强含糊地应答道。

令狐煜扑倒在蝙蝠的身前，悲从中来：“父亲！你千万要坚持住呀！，我是你的儿子，你的亲生儿子令狐煜，我又对不起你，父亲！”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这只巨大的蝙蝠被抬上了汽车。

“那天我们驱车直接到了医院……”肖强在他的日记本上记录下了这个故事的尾声。

“去廊上候诊的病人还有忙碌的医生和护士都惊讶地望着我们，目送我们将这个怪异的蝙蝠送到急诊室，刚开始，值班医生拒绝做手术，他们说应该将这个怪物送到动物医院才对，令狐煜当时就急了，挥拳打断了其中一个人的鼻梁骨，又掏出一叠现钞吼道：“知道吗？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于是医生和护士开始机械地忙碌了起来，他们为令狐国瑞老先生打上强心针，又开始输液。终于，忙乱了半个小时后，一切都平静了下来。那只蝙蝠，不，令狐国瑞老先生终于睁开了眼睛，他浑身开始颤抖，嘴唇微张，发出了我们几乎听不到的嘶哑的叫声。司马元握住了他的手，热泪盈眶：“老朋友，你终于回家了！快，快，给我讲讲你这么多年到了哪里？”令狐国瑞看到司马元之后激动地睁大了眼睛，虽然他的脸上没有喜怒哀乐，但一切情感从他的眼睛中可以看出。蓦得，一大颗泪珠涌出眼角，浑黄污浊，他伸开手比划了一个动作，我们大家猜测了半天，才明白他是要写字的工具！我这才突然想起，他是会写字的！最后，我们找来了一个沙盘递到他的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用爪子写下了两个字：回家！

“令狐煜痛哭失声，谁也劝不住，后来令狐国瑞又写下了四个字：山洞、地震。我们终于明白原来令狐老先生离家出走后，便一直藏身于城外的崇山峻岭中的山洞里，后来发生了地震，将山洞的洞口给堵死了，令狐先生只有孤独地在山洞深处生存。还好，山洞的深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生长着数目繁多的昆虫和小动物，他就是以此为生，孤独寂寞地生活了几十年，直到江东涛和同伙们打开了古墓，而古墓和这些山洞则神奇地连通着，于是令狐国瑞老先生终于重见天日！”

“最后，令狐老先生又写下了两个字，让我们大家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用颤抖的指爪写道：窦萍！知道窦萍是谁吗？窦萍是令狐煜的母亲！……”

肖强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眺望窗外，看到月光如水、繁星似梦。

明天，他想到，明天或许会阳光灿烂。

无题  
耗子

当飞船从渣滓洞星系的主星返回科幻星途中，突然收到一段渣滓星追发而来的紧急电波。

副驾小雪迷惑地望了主驾唐风一眼：“难不成有谁被落到了渣滓洞星系上了不成？”

唐风却是蛮不在意地咧咧嘴角，“这么大的人，怎么会落下，顶多是落了什么行李，要不就是有人想乘顺风船回科幻星。”说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顺手按下回应键。

“奇想号奇想号，这里是渣滓星太空港，现有紧急情况，请立即返航！”

小雪回答道：“我是奇想号我是奇想号，请问太空港什么紧急情况？”“这是机密...总之是关系到整船人生命的特急情况，请速返航！”

小雪望着唐风，用眼神询问着该不该返回。

唐风捧着咖啡，懒洋洋地问道：“太空港太空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对不起，我只能说这是干系到奇想号飞船上十条人命的大事，请速返航！”

“那么我也只能说对不起了，奇想号不是属于渣滓星系的飞船，现在也离开贵太空港早过了五个光年了，我现在没有义务听你的指挥...除非你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太空港开始沉默，显然是在考虑该不该告诉他。

过了三分钟，太空港继续传来电波，“这件事事关重大，希望你暂时把副驾的接收系统关闭！”

“没关系的，副驾是我老婆，绝对放心。”唐风装作一本正经地说。

小雪的高跟鞋狠狠地踩在唐风的脚上。由于科技已经达到了飞船的工作环境与普通的工作环境毫无区别，所以小雪轻易地达到了在笨重宇航服年代完全不可能达到的高难度举动。（惊不惊悚？不过我怀疑没被高跟鞋踩过的读者完全不会了解到这种惊悚。）太空港再度沉默了几秒，“...请尽量保持镇定...有渣滓潜入了奇想号，请速返航！”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起来，正全神沉醉于唐风脚上高跟鞋印的小雪倒吸了口冷气，然后疑惑地问道：“怎么可能呢？我们没在渣滓洞星系的危险星球登陆过啊！”

“很对不起！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渣滓，它在移民区里已经潜藏了很长的时间了，由于警方的疏忽，它躲过了层层围捕，随一艘飞船潜入了渣滓星，然后...”

“太空港不是有安检系统吗？！”小雪的语气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

唐风握住小雪的手，“别怕，镇静...镇静...”

“是我们在设计上的失误，那个渣滓直接从靠岸的飞船乘客身上潜入了一名太空港工作人员的体内，然后没有通过安检系统进入渣滓星，而是直接从那名工作人员潜入了贵船某人体内。”

唐风紧紧握着咖啡杯，大脑仍保持着非常的镇定，“我们立即返航，但请问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渣滓是潜入了我们的飞船而不是其他的飞船呢？”

“我们发现了工作人员的尸体，他死亡时间正是你们即将离开的时候，而他最后接触的工作也就是送你们飞船离开。”

“这么说最后一个上飞船的人就是被渣滓寄生的人了，监控系统里最后一个登船的是谁？”

“监控系统已被关闭，应该是当渣滓侵入工作人员体内时干的。”

...“OK！返航系统已经开启，飞船正朝太空港驶来。”

唐风看着小雪，小雪已吓得一脸小雪了。渣滓是渣滓洞星系的一种生物，具有高度的智慧，但幼年时期特别脆弱，必须得寄生在其他生物体内。而人类也非常不幸地被大自然选为了渣滓的非常合适的寄生体。

当渣滓侵入寄生体内时，寄生体的脑组织部分便立即死亡，被渣滓代替，而寄生体的其他系统则被渣滓天生便具有的操控系统控制得很好，比寄生体的大脑控制得更好，甚至还使寄生体得到一些原本不会拥有的能力。

但是，谁愿意以失去思维的代价来获得那些能力呢？

本来渣滓是渣滓洞星系三号行星上的原产物，但由于人类的登陆，结果渣滓得以在另外几个行星上也得以生存。当人类刚发现渣滓这种生物的同时，立即产生了一次大恐慌，但后来了解了这种生物的习性后，才渐渐平息，仅仅是在居民区建立了安全系统以检测出被寄生的生物，以及严禁私人登陆上那几个危险星球。

由于政府觉得有需要渣滓的高度智慧以及特殊能力做研究，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屠杀这种生物。

当奇想号来渣滓洞星系采风的时候，也了解了很多关于渣滓的资料，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往往夸大其辞，讲得越恐怖越吓人越好。

唐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命令小雪打开工作舱的监视系统。小雪动作生硬地输入指令，显然吓得不轻。

唐风镇定地握着小雪的手，“不用怕的，渣滓虽然能令寄生体的肉体恢复功能加强，但他并不会使寄生体的攻击力增加多少，现在早就过了冷兵器年代了，难道谁还会笨到肉搏不成？”

小雪拿过唐风手里的咖啡，喝了一口，稍稍定了心神，“但是...渣滓会从突然从寄生体内窜出来，而轻易钻入人体内啊！”

唐风抚着小雪的头发，“傻姑娘，渣滓离开寄生体只有五秒钟的存活时间，而且渣滓本身只有靠那一瞬间的爆发力窜出来。哪怕你手中那时有一个木棒，一棒打住它，它就死了。”要是平时唐风敢抚小雪的头发，小雪早就一个高跟插在唐风的屁股上了，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根本就没想这么多，只是问：“飞船上怎么可能有木棒呢？”

唐风笑了笑，拿过旁边的咖啡托盘，“这个托盘总够了吧，你就当盾使，渣滓窜过来你一挡就行了。”

小雪紧紧地抱住托盘，心里尽量平静了下来。

飞船分三个部分，最前端是驾驶舱，空间最小，一目了然；中端是工作舱，是为大家在旅途中做工作用的，反正现在的环境也和普通工作环境差不多，除了窗外的风景；再后面是休息舱；最后是行李舱，一般都是关着的。

监视系统里显出了工作舱里的缩小全息场景，所有的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工作，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来。

唐风仔细端详了半天说：“看不出来谁是被渣滓侵入了，不过只要我们不打开驾驶舱的门，他们就没办法伤害到我们。”

小雪突然颤抖地指着阿来的全息景像，张着口，却说不出话来。

唐风忙仔细看着阿来的全息景像，但仍然什么都没看出来。

小雪紧紧抓着唐风的手，尽量地靠着他说：“从我们刚才开始观察到现在，他一直在看那篇稿子，看到尾就又翻到头重看。桌上虽然乱作一堆，但他根本就没碰过其他的东西，他只是在作样子！”虽然说是在这种紧急的关头，但唐风仍然感觉到小雪靠在自己身上的体温。他偷偷地嗅了嗅小雪的发香，感觉自己纵在危难关头，仍不改色狼本质。他命令道：“把全息景像放大，看看阿来在看什么？”

虽然早就到了电脑时代，但主编阿来仍然有个坏毛病，那就是他只看写在纸上的稿子，这令许多习惯用电脑的作者非常地气愤，也因此常常在纸上市诛笔伐。这一篇稿子也正是这样的，把阿来放到故事里面，当反面角色狠狠地损了一通。

唐风看了看作者名，“耗儿？没听说过，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小雪摇了摇头，“我也没有。”“那肯定有问题了！阿来不是这样自虐的人，会把一个没听说过作者名字的骂文从头到尾看这么多遍的。”

“不过这还不能肯定他是不是，得想个办法试试他...”

唐风却只是摇了摇头，“没这必要，我们现在都是安全的，反正到了太空港就知道谁是谁了。”

小雪此时突然一改刚才的柔弱形象，愤怒地盯着唐风，“你怎么只顾我们俩呢？万一他突然发现我们现在正在返回渣滓星，他肯定会发狂，伤害工作舱里的其他同事的！”

唐风被她盯得发毛，只得讪讪地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反正我们也不能证明他是...”

“你分明就是害怕！”小雪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肯想办法，我自己也会想到办法证明的！”

“好好好，我去证明得啦，别生气了。”唐风见小雪生气了，只好开动脑筋想办法了。

小雪仍然撇着嘴，背过身不理他。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唐风站起来的声音，转过身来，却见唐风打开舱门朝工作舱走去。小雪的心一下子紧了，想叫住唐风，却又怕阿来听到了。

唐风关上了门，小雪也觉得自己的心无止境地落了下去，只是觉得懊悔，眼睛一转不转地死盯着全息景像，只想唐风莫要出了意外才好。只要不出意外，再也不和他乱发脾气了。唐风走到阿来跟前，“啊呀，阿来，你叫我临走时提醒你给你老婆带礼物回去，我给忘了。你自己想起来买了没有？”

阿来犹豫了一瞬间，只是一瞬间，然后回答说：“买了。”

唐风微笑着说：“那就好。”但微笑后面的心却紧绷了起来，因为阿来根本就没有叫他提醒他买礼物。

但紧接着阿来又说：“但我没叫你提醒我买礼物啊。”

唐风咬紧牙关不认帐，“怎么没有啊，我们来渣滓星系前，在航空港里，你提醒我的。”

阿来想也不想就说：“没有，绝对没有！”

唐风搔着脑门儿说：“难道我记错人了？”然后他转过身问其他人，“那是你们谁要我提醒他给老婆买礼物了？”

众人一阵哄笑，“八成是你自己提醒自己要给小雪买礼物，然后给忘了吧？”

唐风讪讪地陪着笑，朝驾驶舱走去。

唐风走到舱门前，笑容早已凝固在了脸上。

渣滓具有极高的智慧，而且还会遗传下寄生体的记忆，但它有个缺陷，那就是无法遗传下寄生体的性格和其他属于记忆以外的东西。渣滓只能凭着寄生体的记忆来重塑性格，所以在刚得到一个新寄生体的时候，它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记忆，这便是阿来一直翻一篇稿子，而无法伪装到更好的原因。

而唐风更是抓到了这个渣滓的盲点，那就是阿来的记性并不好。离开科幻星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而阿来对这么久以前的事情，不可能记得这么清楚的。以前同事们就常常拿阿来的烂记性开玩笑，说阿来什么工作上的事都记得贼牢，但一牵涉到生活，就完全像个五岁小孩的记性。

而此刻，这个渣滓可能看出了唐风的目的，所以它非常肯定地回答说阿来没有叫唐风提醒他给老婆买东西，反而却忽视了阿来的记忆里悄悄勾画出来的阿来记性不好这件小事情。

唐风背对着阿来朝驾驶舱走去的时候，只觉得每一步都是如此艰巨，总觉得身后忽然会有渣滓射过来，钻入自己体内。一直到用卡刷开了门，唐风才呼吸了第一口气，觉得胃似乎也隐隐有点痛。

唐风打开了门，然后回过身来对大伙儿微笑了一下。所有的同事都已低头忙着自己的工作，只有阿来仍望着唐风，也回以他一个微笑。

唐风将门轻轻地关上，然后使劲地按下暗铵，正在这时...

唐风清晰地听到背后轮椅重重地摔倒在地的声音，然后感觉有物体迅速地靠近自己的背部...

唐风飞快地转过身来，却见着小雪正朝自己倒来。小雪的嘴半开着，似乎想说什么，眼里，两行泪流了下来。而怀里，有一银白色的亮光朝自己射来...

唐风的心瞬间失去了跳动，然后小雪扑倒在了唐风的怀里，然后，唐风的心又开始缓缓跳了起来...

（第壹荆棘 小雪是渣滓寄居体）

...小雪扑倒在了唐风的怀里，流着泪说：“我再也不乱发脾气了！”

唐风愣了愣，也没感到伤痛，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怀里，衣服没有破。再仔细一看，刚才那银白色物体原来是小雪手里拿着的托盘。

她竟然拿着托盘扑向我，#·¥%·%.....#!

唐风在心里一阵乱骂，但不管怎样，现在这样软玉满怀的感觉毕竟还是不错的，所以也就没有骂出口。

唐风抱着小雪道：“已经确定阿来是渣滓了，他记性好得出奇，而阿来的记性大家都知道。”

“是啊，这回阿来还是我提醒他给他老婆买东西的，否则他又给忘了。”

“但这个阿来连两个月前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是那个一骗他说他借钱没有还他就立刻掏钱包出来的阿来。”

小雪推开唐风，“马上通知大家，让大家先作好准备！”

秦月是坐在最前面最靠近驾驶室的一个，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得到通知的人。这也是唐风的主意，小雪本是想让后边的先走的。

唐风先用电脑和秦月联系上，然后叫他不要慌张，什么也别忙问，先找个借口把阿来前面这两个人一直带回自己的房间去，然后把门锁上。到时候再告诉他这是为什么。秦月一向和唐风就是死党，以为是开什么玩笑，便找了个借口把前面两位同事叫到自己房里去。

而当他们走过阿来面前的时候，阿来果然抬起头来望着他们的背影，而其他人则专注于工作，根本没注意到秦月他们。

不过阿来见着其他人没动，而且秦月他们的表情也没有一丝恐惧，所以也没怎样。唐风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几分钟，直到阿来的表情开始不像在考虑秦月他们，而是又陷入刚开始那种沉思时，唐风才逐次通知后面的人，都叫他们动作一定要轻，不得有半点响动，偷偷地回到自己的房里，锁上房门。

当最后一个人关上房门的时候，唐风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告诉他们现在的状况。

小雪高兴得呗地在唐风脸上吻了一下，唐风立刻作飘起来状。不过他很快又想到了秦月屋里的情况，“现在还不是胜利的时机，秦月屋里有三个人，如果估计失误，渣滓不是阿来而是秦月屋里其中某人的话，那么我们仍然会有两个无辜的人会死去。”

于是他们又通知秦月屋里，让文瑾和吉刚回自己的屋去。当三人听到唐风作的这分析时，本来挤在一起死死盯着门的三个人，突然就一下子分开了。文瑾退到门边，伸手去摸门柄，却一下子摸到一个软软的物体，禁不住大叫起来。回头看却是吉刚的手，不由得狠狠地瞪了吉刚一眼。

“还好，”唐风叹了口气，“还好隔音功能好，否则就糟了！”

两人刚出门，秦月便扑过去将门锁了起来。

而文瑾先出去，刚出去便扑到自己门前将门刷开，冲进去就啪地一声将门关了过来

。由于这样，所以吉刚冲到自己的门前时，阿来已经回过头来。

吉刚吓得一身冷汗，连门卡都吓到了地上。阿来困惑地环顾了四周，然后朝吉刚走来。

吉刚拾起卡，第一下又没刷准，阿来见到他这样慌张，不禁加快了脚步。

第二下又没开，第三下，终于开了。吉刚冲进去就把门咣地一声关了过来。

阿来冷冷的眼光扫向驾驶舱，小雪不禁打了个冷颤，唐风忙安慰她，叫她别怕，反正门锁着，谁也进不来。

不料阿来一声冷笑，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磁卡来，刷开了吉刚的门...

“不可能的！就算它聪明到能够做万能钥匙，但又没设备又没时间，它怎么可能有...”小雪指着全息景像尖叫着。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间...有可能是他早就有的，他能够躲过警察层层围捕，应该不会那么简单的。”唐风立刻和其他房间的人联系，告诉他们渣滓有着万能门卡。

这时阿来已经从吉刚门里出来了，浑身都是血，脸上带着恐怖的狞笑。

文瑾接到唐风的讯息，神经已经禁受不住了，放声大骂起唐风来，说唐风怎么这个都不考虑好，现在把大家分散开来逐个击破，分明就是和渣滓一伙的。

此时阿来已经从第二个人的房间里出来了。

唐风听了文瑾的话，觉得说得也是有理，于是通知大家一起冲出来把渣滓干掉。说完后，唐风便提起激光剑，准备开门出去，谁知却被小雪一把拉住。“等一等吧，等大家一起出来的时候，再冲出去吧！”

谁知道当阿来从第四个人房里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房门却仍然没有打开。唐风忍不住想破口大骂，但一想到自己也没有出去，自然就软了。

“紧急救生系统！”小雪提醒到。

“不行的，紧急救生系统是由总电脑自动控制，当飞船没有任何意外的时候，就只能启动人工逃生系统。”

小雪和唐风对望着。人工救生系统必须要有人在驾驶舱操控，那就是说两人中只有一人走得了。如果选用定时发送，需要三分钟，那么当渣滓杀进驾驶舱时，万一渣滓有驾驶飞船经验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被渣滓把发送系统给关闭掉。

而此时阿来已经走到了最后一间房间，就是秦月的房间了。

“赶快穿上救生服！”唐风命令小雪道。

“那你呢？”

“早说你是个八婆了，赶快穿，这是命令！”

小雪飞快地穿好了救生衣，唐风则紧张地注视着全息景像。

小雪正准备进入狭小的救生舱，却被唐风叫住了。

“渣滓被秦月干掉了！”

全息影像里，秦月拿着他最喜爱的那把瑞士军刀，浑身是血，一步一步地退出了房门，靠在了对面的墙上。

“秦月！渣滓被干掉了吗？”唐风急忙问道。

秦月抬起了头，满脸泪痕，显然吓得不轻。毕竟是第一次碰到一条人命消失在自己的手底下，虽然明知道那是渣滓，但那毕竟是熟悉的阿来的模样啊。

秦月畏缩在墙角，不停地颤抖，两眼茫然，只是口中不住地说着：“杀...杀...”

当秦月又低下头时的眼光，没有人注意到那眼睛顿时不再茫然，只是用余光冷冷地注视着驾驶舱的方向。

唐风准备去安慰秦月，刚打开门，一个黑影嗖地扑到了他的面前。

（第贰荆棘渣滓已经从阿来身上潜入秦月体内）

唐风定睛一看，又是小雪。不禁又@#^#!小雪挡到唐风面前，又把门关了起来。  
“他...他胸口的衣服破了个洞！”

唐风忙去看全息影像，秦月胸口的衣服确实破了茶杯那么大个洞，而衣服全是血，根本看不出来具体有没有受伤。但那是一个洞，而不是撕割的口子，这就只有一种原因，是渣滓从阿来体内窜进秦月体内时造成的。本来胸口也应该有一个茶杯大的血洞的，但渣滓为怕被他们看出，使用它的超强再生功能将伤口复原到不是这么显眼的地步。

秦月见着唐风打开门却又马上关了起来，知道他们已经有所怀疑了。于是干脆就抬起头来，脸上又露出狰狞的笑容。“既然你们非要我把所有人杀死，那么我就杀好了！”然后飞奔着扑向驾驶舱。

“赶快进救生舱！”唐风打开激光剑，冲到驾驶台去输指令。

小雪关上了救生舱的门，然后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她觉得时间突然像凝固了一样，仿若等了若干世纪了，但仍然没有感觉到发射的征状...

突然门打开了，一张血淋淋的脸出现在她的面前，小雪拼命地尖叫了起来，在飞船的外面，却仍然是一片美丽而宁静的星海...

（第叁荆棘 死光光 好人全死光光乐）

那个血淋淋的人堵住了耳朵，用一种虚脱的声音轻轻地说道：“别叫...是我...”

虽然声音很轻，但却是小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小雪终于停止了尖叫，打量着面前的状况。面前这个血淋淋的人果然是唐风，而整个舱内一片血迹，地上全是一块块被激光剑切割得肢零破碎的人体，完全无法再拼凑在一起了。小雪吓得紧闭着眼睛，一下扑进唐风的怀里。

“不用怕了...我们安全了...”唐风轻轻地安慰着小雪。

镜头摇过来，唐风颈后的一个伤口正在神速地愈合着...

( 第肆惊棘唐风... )

小雪是被同事摇醒的。

“ 怎么啦，又喊又叫的？ ”

小雪抬起了头，是在办公室中，“ ...没什么，做了个噩梦！ ”

办公室外正是春天，热闹的街头人来人往。小雪摇摇头笑了笑，心想自己竟然做了个如此古怪的梦。然后起身去化妆间补妆。小雪走到洗手池边，正准备洗个脸，突然看着墙上的镜子，停住了所有的动作... 大家正做着自己的工作，突然听到化妆间里一声惨叫...

( 第伍惊棘小雪... )

然后大家见着小雪气极败坏地从化妆间里冲了出来。

“ 是哪个混蛋趁老娘我睡觉的时候在我脸上画了个乌龟！ ”

...

这时，正好社长走到这间办公室来办事。“ 小雪！你胆敢上班时间睡觉，扣发你本月所有奖金！ ”

( 终极惊棘 奖金全扣了 小雪好惨~~ )

小雪走到唐风面前。

“ 肯定是你画的！阿来在哪里？我要他把你这个月的奖金全扣下，补给我！ ”

唐风嘻皮笑脸的神情一下子僵在了脸上，小雪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朝她望来。

小雪环视了一圈，刚才在梦里出现的那些同事没有一个在现场...

雾中山传奇

作者：刘兴诗

佛在拘尸临灭时，嘱弟子婆伽曰：吾灭去七百年，尔往震旦。有雾中大光明山，山脉从昆仑来，有七十二峰、一百零八盘，实系古佛弥陀化道之场，为菩萨所都宅，保护严密，俟后圣者来居。至东汉明帝时.....有摄摩腾、竺法兰二尊者，遵佛嘱来到此山，卓锡建寺。

——明上川南道布政司右参议胡直  
大邑雾中山《开化寺碑记》

雾中山寻踪

他去了，静悄悄地，没有留下一句话语。忽然从我们身边消失，像是一下子溶化在

空气里。

啊，这不可能！他，曹仲安，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西南民族原始文化考古专家，素来以头脑清晰、行为谨慎著称。怎么会突然抛却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对谁也不打一个招呼，在考察途中消失得无踪无影？

不，这不是他。我和他相识近30年，他攻考古，我习地质，专业息息相通，曾结文字缘，亦是山野交，深深了解他的性格，决不会无缘无故一遁了之。其中必然别有原因，没有查明以前，岂能以简单的“失踪”两个字，就把他从我们的记忆里一笔勾销？

出于友情，也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决定立刻动身，去查个水落石出。

曹仲安失踪的地点，是省城西南远处的雾中山。那里林幽谷深，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去处。除了采药砍柴的，谁也不会平白无故上这儿来。他不惮劳苦，独自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必定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看来要找他，就得从这座山入手。

我打定了主意，匆匆赶进了雾中山，本以为山中随处可见古迹，也能遇见几个山民，从中可以探访他的行踪。谁知山空空，林寂寂，小径上到处荒草没膝，未见半个人影，亦无任何文明迹象，根本无从找寻。

这可怪了，他来这里的目的什么？此处无古可考、无人可访，莫非他忽然萌发了出世的念头，抛开纷攘的红尘俗世，到这儿来寻觅失落的闲逸心情？或是受了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想来此寻求身心彻底解脱的途径？难道他……

噢，我不能再胡乱推想下去了，越想越离奇古怪。理智告诉我，这一切推测全都不能成立。这和他的人生观念，职业良知，冷静沉着的性格都不相宜。他究竟为什么入山，如今身在何处，暂时还是一个难解的谜。雾中山啊，雾中山，真个是迷雾重重，使人难以参透其中蕴藏的玄机。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向上攀登，漫无方向地遍山寻找了。我寻友心切，在林莽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行进。边走边喊，惊起了一群群林鸟，传出了一阵阵回声，却得不到半点呼应。好在我是地质工作出身，登山尚不生疏。出了一身汗，终于穿出了林子，登上了峭拔的峰顶。此时天空地阔，莽莽群山悉在脚下，眼前一片空旷。从幽暗的林间走出来，只觉赤日当顶，一片金光灿烂，使人头晕目眩无法自持。

这里山路已到尽头。上是天，下是地，四面一目了然，仍然没有曹仲安的踪迹。我失望了，正待转身回步，目光一转，却无意中抬头瞥见崖边一块峦石上有四个篆书大字：飞来佛记。

这块天然石刻吸引了我，走过去细细一看，这才看见在布满苍苔的石面上，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小字，仅可依稀辨认出几段不成句的镌文。文曰：

……有佛……仙槎自西南做外飞来。……常来去。……雷雨夕……坐化。……摩腾、竺……秉佛祖涅槃遗言，来此……

雾中大光明山……

我知道，东汉明帝时，曾遣使西行，迎来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古天竺高僧，在洛阳首建白马寺，是佛法东传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铭文中所云的两人，必是他们无疑。可是他们初来中国，位居皇家上宾，需要在首都洛阳建寺讲经，也免不了许多应酬事务，怎么会不避蜀道险阻，分身来到这个偏僻的山野？释迦牟尼佛涅槃时，真的留下了遗言吗？遗言内容是什么，和这里有什么关系？

摄摩腾二人遵照佛祖遗言，到这座荒无人烟的雾中山来干什么？最后，还有开头那个神话似的谜。真有“飞来佛”的故事么？“佛”是何人，“仙槎”何物，怎么会从天外飞来，随时来去？雷雨之夜坐化的是谁，是否和“飞来佛”同一人？他死了，留下的“仙槎”在何处呢？难道无人驾驶，可以自行飞回渺渺太空吗？

面对这一大堆紊乱的问题，我无法判明其中的真真假假。然而，我却几乎立刻就明了这座山名的含义，它的本名是雾中大光明山，描绘得恰如其分。瞧，在浓密的云雾之上，峰顶忽然大放光明，实在再贴切也没有了。

眼望着碧澄澄的天空，光秃秃的山顶，浓云迷雾封闭的山谷，我迷惑了。曹仲安，飞来佛，仙槎，混搅在一起，使原本迷雾腾腾的事件，变得更加迷茫不清了。

## 贝币上的编码

我两手空空从雾中山归来，满怀惆怅地提起沉重的笔，在日记上写下一句我不想写

的话：

“他失踪了，山上没有踪迹。”

时间静静地过去，很快就过去了几个月，曹仲安依旧没有任何消息。省城里关于他的议论已经渐渐平息，仿佛他是从现实生活里消逝的古人，历史的书页已在他名字上轻轻翻盖过去了。

可是我仍旧没有放弃寻找的努力。当我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以前，不会轻易作出把他从现实生活中抹掉的结论。这是科学态度，也为了不可忘怀的友谊。

我已作好了周密计划，打算再次奔向雾中山，在方圆数十千米的范围内，逐尺逐寸地彻底清查，不找到他或他留下的痕迹决不罢休。

遗憾的是，这次行动被一个非常事件打断了。省城西南几百千米外的大凉山中发生强烈地震，我不得不中止一切工作，带领调查组立刻奔赴现场考察灾情。

我们踏着被乱石堵塞的小径，星夜兼程赶入震中地区。只见遍地山石迸落、林木倾倒，地面像石榴皮般翻转开来，满目疮痍。

忽然，道边一座震裂的古墓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座用大块青石铺砌的异形古墓，墓外仅竖立着一块天然峦石，并无任何碑记。若非地震震裂墓穴，从外面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墓穴裂开处，露出一条幽暗的墓道。为了探查究竟，我带领两个助手弓着身子钻进去，走了几步，进入一个宽大的长方形墓室。四壁用石块堆砌，墓底铺有一层碎石板，中间陈放着一口大石椁，停盖也被震开了。

我们走到椁边一看，这才瞧见石椁内另有一口石棺，二者空隙内堆放了许多珍奇的殉葬物品。根据保存在椁内的文本，墓主人的身份也查明了。原来他生于西汉初年，是一位邛都夷的豪强。他拥有大片山林，僮仆成群，和汉朝、滇国都有政治、贸易来往，是西南夷中一位有势力的部族首领。记得曹仲安曾多方寻找他的墓葬，想不到竟隐藏在这个偏僻的山谷里，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都夷是古代西南夷的一支，秦汉时期聚居于今四川凉山地区西昌邛海一带。

按照文物保护条例，这座珍贵的古墓必须立即上报有关部门，由考古专家组织人力有计划清理。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眼下余震不绝，周围的山石还在不断崩落，一次更加强烈的地震正在孕育中，随时可能发生，届时造成的灾害，就很难一时估计清楚了。为了抢救墓内的珍贵文物，我吩咐助手倾空背囊，赶快收拾椁内的重要殉葬品。我也亲自动手，把一些易碎的物件小心放进饭盒保存。

当我弯身捡起一个白色贝币，无意识朝它瞥了一下，不由惊奇得瞪大了眼睛。只见雪白的贝壳表面，整整齐齐写着几个红字：

“印度洋NO. 24”。这是用笔尖蘸着油漆仔细书写的，字形瘦削锋利，异常眼熟。

我认出了，那是他的笔迹！虽然我一时惊愕，几乎不敢相信。

但是这的确是他——曹仲安写的字。我对这种笔迹实在太熟悉了。

字如其人，瘦削、锋利，就像他的瘦削身影、锋利性格似的，决不会弄错。

可是，当我转念一想，心中又不由有些犹豫了。试问，曹仲安的笔迹怎么会封存在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墓里？如果他曾来过，为什么不带走这些文物珍品，却亲自编了号，又放回密不透风的棺椁里？再说，邛都夷部族首领墓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失落的谜。如果他早就发现了，何必又白费力气四处找寻呢？常识告诉我，起初的推断是不可能的。人世中相貌相同尚少不了，千古以来书法岂无相似的？也许这是类似的笔迹迷惑了我吧！我放下了它，正待伸手去取别的文物，忽然思想里掠过一道闪电，又急匆匆抓起来，重新审视贝面上的红字。

没有错，贝币表面是这样写的：“印度洋NO. 24。”

我问自己：西汉初年哪有印度洋的概念？印度，当时称为“身毒”，古人怎会这样书写？

我问自己：“NO.”是英文缩写，常用于科学编码，古时哪有使用英文之理？

口问心，心答口，我再也不彷徨犹豫了。毫无疑问，那就是他，是我的朋友曹仲安亲笔写的。先明确这一点，再考虑这个编码贝币是怎样失落在这儿的。

不，不是失落，是封藏。

我环视墓室，青石封闭严密，并无任何隙缝。若非这次地震破坏，断难重见天日。

曹仲安纵有千般本领，也无法潜入穴内。这个编码贝币决不是他失落在墓内的，而是原

本就封藏在其中的东西。

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曹仲安必定在墓室封闭前就看过这个白色贝币，判定它来自遥远的印度洋，为它编了号。以后作为墓主人的殉葬品，才放进了墓内的石椁。然而，在逻辑上这又是极不合理的。两千多年的时间差，怎能允许他先期观察到这个尚未入墓的贝币呢？

噢，我不是包公，也不是福尔摩斯，却遇见了比他们所经历的更加棘手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真把我弄迷糊了。我竭尽全力思索，却理不出半点头绪。

我的理智困惑了，然而感觉却是清晰的。在我的分裂了的内心世界，有一股古怪的直觉提示我：你是对的，这的确是曹仲安的笔迹，你的推理没有错……

啊，这是魔幻！这实在不可能，然而却是可能的。我失去了理智，只有直觉支配着我。

我，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坠入了不可思议的魔幻境界

### 平息风波的古铜瓶

曹仲安的确失踪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

邛都夷古墓内编码贝币的发现，证实他仍旧生存在某个看不见的空间里。不管这是真实，还是魔幻，我决心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说实在的，如今摆在我的面前的，也只有这条似实似幻的微细线索了。

这条线索的惟一证物，是那个红漆编号的白色贝币，贝壳表面有曹仲安的手迹：

“印度洋……”

印度洋在邛都西南，邛都在雾中山西南，雾中山在省城西南。

曹仲安孤身离开省城，走进雾中山，然后在邛都夷古墓里发现了他的笔迹，他亲笔写着更加遥远的西南方的印度洋，他是否踏上一条无人知晓的秘密小径，悄悄走向西南方，到陌生的印度洋边去寻找贝币的来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他上雾中山，必定为了那个神奇古怪的飞来佛。邛都夷古墓里的事件，也和历史有关，话说回来，他本来就是考古学教授，眼中看的、心里爱的，都是上千年的老古董。要往西南方找他，必须沿途寻史访古才行。

西南，访古。最终目的地：印度洋。

这是我的新的行动计划。也许这是虚妄，也许这太渺茫。可是如今除了这条路，我又有什么别的什么办法呢？

结束了地震考察，我按照想像中的路线，独自向西南方走去。

一路上经过的地方，安宁河、渡口市、金沙江、巧家县，在我的心目中全都幻化为汉代古地名：孙水、会无、泸水、堂狼。现实天地在我的眼睛里逐渐淡化消隐了，铁路、工厂、火车、汽车，似乎都变成了蜃楼幻景。一座座古墓、一道道汉阙、一方方碑石，渐渐在周围世界里凸现出来，变成了我惟一可见可闻的实体，我也仿佛坠入了两千多年前的汉家疆域里。

我就这样一路行行重行行，由古邛都夷地界南下，经过古滇国，进入古叶榆境内。

这是西汉时期西南夷的另一个国度，苍山雄峻，洱海迷茫，一派大好风光。心里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曹仲安的想法和我相同，他在南行途中必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方宝地，径直奔向天外天的印度洋。

汉代叶榆，即今云南大理，因叶榆泽（洱海）得。

我放慢了脚步，在洱海岩边纵目四望，细察此处的形势。只见高塔、古寺、城郭、村寨，到处遗存盎然古风。男女老幼身着鲜丽服饰，无不洋溢民族风情。我没有料错，此情此景，不可能不动一个西南民族原始文化专家的心，他，肯定在这儿逗留过。可是，我满怀希望迈步踏入村墟、田野寻找，累得筋疲力竭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离开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边陲古城，沿着湖边古道向西南走去，把希望寄托于前方。湖上，风细细，浪寂寂，一弯素月沿着洱海水波冉冉升起来，月光映出如茵如削的山的剪影，更加显现出几分神秘的色彩和葱茏古意。我边走边回顾，恋恋不舍地往前走。走不多时，路没有了，前方横着一派沉沉的湖波。要想过去，必须觅船过渡。但是眼前一片水雾茫茫，哪有一只渡船？

我正踟躕间，忽然耳畔“咿呀”一声，一只小小的柳叶船从黑暗中慢悠悠漂了过来。这是一艘夜归的渔舟，舟上端坐着一个白族老人，连人带船融合在夜色里。若不是船桨轻轻拨拉着水，几乎没法察觉他的存在。

小船傍了岸，我赶上一步向船上的老人打招呼，请求他带我过湖去。老人借着月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略微沉吟了一下，伸手让我上了船。

好心的白族老人不顾身子疲乏，载着我重新荡进了湖心。两人对坐着，空荡荡的湖面上只有他和我，荡着荡着，就聊起了天。

我和他谈起了山，谈起了湖，谈起神秘的叶榆古城。老人边划桨，边给我讲了一个古代叶榆头人沉宝的故事。

“这是真的吗？”我问他。

“前辈老人传讲下来的，哪会有假！”他在黑暗中目光炯炯，一本正经地说。

他说起了兴致，把这个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据说两千多年前，大汉皇帝还在位时，住在这儿的一位头人从南方化外之地得到一批稀世珍宝，满满载了一船带回去。谁知忽然风浪大作，几乎船沉人亡，为了平息风波，他亲手把许多宝贝投入湖心，这才逃脱了厄运。

“有证据吗？”我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

“要多，可没有。”老人说，“咱们村里的先辈有一次福至心灵，撒网捞起了一个古里古怪的细脖子铜瓶，周生长满了锈。据说这就是当年那位老祖宗平定风波，抛下水的一件宝物。”

“能让我看一下吗？”我问。

“你来晚了，”老人说，“前不久有一个外乡人，说是专门考古的，已经把它带走了。”

“这个人什么长相？”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朦胧的预感，赶忙问他。

在黑暗里，老人蹙眉想了一下，缓缓地回答：“高瘦的个子，戴眼镜，说话平声静气，有条有理的，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慢吞吞地边想边说，逐渐勾勒出一个人物形象。

我的心怦怦狂跳着，忙不迭地从怀里掏出曹仲安的照片，递给他观看。问他：“是这个人吗？”

老人放下手中的桨接过照片，任凭小船在水上随意飘荡，在月光下眯起眼睛看了很久很久。最后，放下照片毫不犹豫地点头说：“没有错，就是他。”

## 戒日王新传

我的头脑中一片混乱，无法理出头绪。

曹仲安忽然在洱海出现，打乱了我的思路。看来他似乎仍旧身在现世，并未隐入历史烟尘。邓都古墓事件是一个例外，也许别有原因，暂时还未探明吧。

我感到十分矛盾，尽力不想邓都古墓里的那个编码贝币，心中叨念道：“他没有钻进历史就好！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有办法找到他。”

我安慰了自己，告别送我过湖的白族老人南下，穿过几座大山和几条湍急的山间河流，到达古哀牢国所在的一个山中坝子。

这里地处中国边陲，再往前走就是古掸国、迪摩缕波等化外之地了。由于自古以来它的位置就很重要，汉朝平定西南夷后，在这里设置了永昌郡，发展海外贸易，是沟通内外的一个重要城镇。

常有国外客商来往，曹仲安如要出国或是研究古代历史，这里是必经之地。

汉代的哀牢国，在今云南保山地区。

掸国在滇缅边境至缅甸北部一带，迦摩缕波即今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时光流转两千多年，如古书所说那样，以“穿鼻儋耳”为时髦的古哀牢习俗已不存在了，这里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建筑格式焕然一新。城市不大，我很快就走访了海关、车站、派出所和大、小旅馆，却查不出曹仲安的行踪。

《后汉书·哀牢夷传》，“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即以金属鼻环和耳环为装饰品。

这可怪了，难道渡我过湖的白族老人看花了眼，曹仲安仍旧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根本就没有回返现实世界？

一本境外流入的书印证了我的猜测。

为了寻访曹仲安的踪迹，我步入集市，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客商攀谈，试图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一点消息。

当我走过一个书摊，忽然有一本新书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本外国书，封面端端正正写着几个古体梵文字：《戒日王见东土异人记》。

我知道，戒日王是古印度羯若鞠阇国国王，在位期间统一北印度，国势昌隆，文化鼎盛，与唐太宗并为同时代喜马拉雅雪山南北两大英明君主。他虔信佛教，广筑寺院，玄奘赴印取经时，曾受到他的接见，《大唐西域记》里写有这段史实。却不知道除了唐僧玄奘，他还见了别的“东土异人”。好奇心促使我拿起这本书仔细翻看。

不着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刚翻开第一页，就瞧见书中有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

……戒日王见大唐圣僧玄奘后，有东土异人过迦摩缕波国来朝。王问：“客从何方来，将有何求于敝邦？”

客曰：“来自中国 大学，欲来此研究古中印交通史。”

王问：“中国岂非大唐乎？前有圣僧度西北雪山而来，客何从东北入境？”

客曰：“大唐乃中国古时代，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至今，已垂1300余年矣。昔人皆以为唐僧取经为中印交通正道，殊不知从中国西南滇、蜀，早有别道相通。昔张赛至大夏，得邓竹、蜀布，即经此道沟通也。即以输入印度、波斯、埃及、罗马之中国丝绸而言，亦最早循此道转运而来。愚以为此乃南方丝路，远早于传统称道的北方丝路。然而其间或黯然不明，以致大王不察。此愚所欲藉大王鼎力相助，极思研究探明者也。”

王闻言大惊，起座执客手问：“客果是何人，可留尊名以昭世乎？”

客乃从怀中探出一方白纸，韧如革。上书其姓名与职衔，乃考古学教授 安也。

戒日王时代，岂有宋、无、明、清、民国和大学教授的观念？

毫无疑问，这个“东土异人”是一个现代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安”，十有八九就是曹仲安了。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接着往下读下去。往后书中叙述这个“东土异人”说服了戒日王，使他相信中印之间早有捷径相通，不必绕道中亚腹地，冒千里沙碛、万仞雪山而来。在戒日王帮助下，他考察了印度全境，收集了许多散布民间的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文物，证实这条神秘的南方丝路的确存在。这个“东土异人”辞谢了戒日王，跨上一个金光灿烂的“神龙”，忽然腾空隐身不见。

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张春在此见经身毒（印度）转运来的西蜀邓竹、蜀布，事见《史记》。

这真是一本亘古未见的奇书。我问书摊的主人：“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

他告诉我：“这是在印度新发现的一本戒日王的故事，和从前的历史大不相同，轰动了整个印度，已经再版发行上百万册了。”

是啊，我的心也轰动了，这本书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曹仲安已经到达印度，说明他这次神秘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探明南方丝路。只是我还有些不解，打从雾中山开始，和他有关联的事情，全都是汉代历史。怎么一下子跳了好几百年，竟和与玄奘同时代的戒日王见了面？他用了什么法术，时而汉，时而唐，一会儿进入历史，一会儿又从历史里钻出来？真是神龙不见首尾，在历史烟云中随意出没，实在太神奇了！

### 老托钵僧讲的故事

印度，在我的眼前展现了，偌大的南亚文明古国，处处有佛塔、古堡，处处有摩崖石窟、回廊壁画。仿佛这个热带阳光照耀下的国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物。数不清的古迹，几千年的时间层次，无处不有曹仲安遁形隐身之所，给我的寻找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我沿着那本奇书所指示的线索，从密林遮掩的迦摩缕波山谷入境，横过印度北方大地，直奔戒日王昔日的王都曲女城，追寻曹仲安留下的痕迹。

我边走边向着那些神秘的异国建筑和雕像群大声呼唤：“喂，朋友，回来吧！”我深深知道曹仲安嗜古成癖，担心他勤于研究以致忘归，不再重返故土。我曾听说过，这个充满了神话和魔法的国度，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害怕他在时间旅行途中，受到邪恶的蛊惑，误坠历史陷阱，或是被毒蛇猛兽伤害，永远葬身在历史的灰尘里。可是，重重叠叠的时间墙壁屏障了我的声音。从历史深处，没有传出任何回应。

曲女城没有他的消息，也许他早就辞别戒日王，远走别的地方了吧！我失去了线索，只好漫无目的地在印度大地上到处寻找。

有一天，我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在一株不知几多岁的大榕树下，迎面瞥见一个额头布满皱纹的老托钵僧，脚边放着一盂清水，纹丝不动地盘腿靠坐在树边，仿佛自身就是这株盘根错节、周身缠挂满了藤萝的大树的一部分。眼前的一派大好风光，嚶嚶鸟语，息息花香，他却毫不动情，双眼木然地注视着一切，似乎想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象，一直看到远处和更远处的无数存在和不存在的东西。

我想起了古印度的一则谚语：“托钵僧属于现在，也属于过去和未来。”眼前这个面容冷漠的老托钵僧和他身后的大树一样，都说不清有多大年纪，曾有过什么兴衰荣枯的经历，不知他是否可以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达到目的。

我打定了主意，移步走过去，虔诚地向他问询。

“你是谁？”他的目光从深不可测的远处转回来，直盯盯地注视着我的面孔。

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噢，远方来的朋友，你有什么要求？”他问我。

我说了来意，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这样的事，《黑天》和《往世书》里都没有提起过，只有燃灯古佛备悉一切。”他沉吟了一下回答说，“不过，三世来往是常有的事。我刚从南印度来，参见佛涅槃处，得知往古仙槎失而复来。或许这就是神佛出世后，重新人世的一个证据。”

《黑天》和《往世书》，都是印度的古代神话传说故事集。

燃灯佛，梵名提和竭罗，是佛教传说中的“过去佛”。

三世是佛教名词，即过去、现在、未来的总称。

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刚从释迦牟尼佛涅槃处朝拜归来。他沿途托钵募化，不远千里赶到那里，为的是参加一年一度的释迦牟尼佛涅槃日盛会。

想不到正当八方僧众齐集，欲举法事的前夜，忽然东北方一道金光飞来，照耀万众无法睁目，纷纷俯伏在地，口诵经文祈求神佛保佑。待到金光熄灭后，有大胆僧人趋前观看，瞧见一只龙形仙槎端正正落在地面，朦胧中似有一个人影跨坐其上。

这位老托钵僧博识群书，认出是两千多年前由此腾空飞逝的一只仙槎。大众正待上前参见，眼前金光一闪，仙槎忽然不见，众人无不称奇。

“你怎么知道这只仙槎的往事？”我禁不住心跳气急，连忙问他。

“我早知你会提这个问题。”老托钵僧眼睛里微微露出一丝笑意，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对我讲述了经历。

原来，他为了研究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每年都要沿着佛迹，到佛诞生、成道的涅槃处参拜，寻访遗迹仙踪。时间既久，逐渐明白许多人所不知的秘闻，备悉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史实。

他研究佛史，发现佛涅槃时有一段史料记载不清。传说释迦牟尼佛带领弟子走到拘尸城郊时患了重病，侧卧在两棵娑罗树间的绳床上痛苦呻吟，自知将要离开人世。弟子们守候在绳床边凄惶哭泣，祈求上天为佛延年转死为生，那天夜晚，有一个名叫须跋陀罗的婆罗门学者想来看望释迦牟尼佛，受到弟子阿难陀阻拦。

佛吩咐须跋陀罗上前，附在耳边向他说法，言毕就瞑目。于是，须跋陀罗就成了佛的最后的弟子。

值得注意的是，须跋陀罗随同众弟子火化佛身后，就转头悄然离去，未曾与别人交谈一句，谁也不知释迦牟尼佛留给他的遗言是什么。

老托钵僧对须跋陀罗的行踪产生了兴趣，起誓要查明他的下落，追寻释迦牟尼佛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内容。可是有关须跋陀罗的记载不多，他本身就是一个谜。

经过许多寒暑的不懈努力，老托钵僧走遍了北方雪山里的荒岭深谷，南方阳光下的密林绿野，终于弄清了须跋陀罗的历史。得知他皈依佛门后，遁入深山闭门修炼，时常夜半起身秘密观察天象，似是期待天空某种神迹降临。不幸的是，他终生守候一无所获，

只好临终时传言给身边的弟子，继承他的事业。遗憾的是，他最后给弟子留下什么话，也没有片言只字的记载，成为佛门中的一个秘密。

最后，他的传钵弟子移至释迦牟尼佛涅槃处结庐居住，终于在一个星月俱朗的夜晚，盼到一个奇迹。天空中金光闪亮，一个身披金属衣甲不露面容的神人，乘坐龙形仙槎翩然而降，将仙槎交付与他，又转身登上另一接应的仙槎飞去。几天后，须跋陀罗的传钵弟子叩辞了释迦牟尼佛的舍利灵塔，乘坐仙槎向东北天外飞去。以后曾数度返回参拜佛涅槃处，向当年拴系绳床的娑罗灵树禀告，似乎想向已逝的释迦牟尼佛诉说什么秘密事情。可惜他最后一次飞去后就不知所终，无法知悉他缄口不言的秘密。老托钵僧猜想，他和须跋陀罗的行动，肯定和释迦牟尼佛的临终遗言有关。

指贮存佛骨的塔墓。

探索释迦牟尼佛遗言的线索中断了。但是，老托钵僧深深相信，水流有痕，风过留迹。如此一件大事，历经须跋陀罗师徒两代人，不可能在凡间不留下半点痕迹。他把研究重点集中在须跋陀罗的传钵弟子的草庐旧址，掘地三尺，终于获得一个密封石函，内贮一方丝绸，上绘一只龙形仙槎和异地山景。由此他认识了仙槎外貌，并且推算出它失踪的年月，一五一十告诉给我听。

“这是真的吗？”我已经预感到一个结果，忙不迭地问他。

“是的。”他微微点了点头，伸出枯槁的手指，从怀里掏摸出一方残破不全的丝绸递给我。我双手接过来，立刻就认出了绸面绘画的图形。

雾中山！一点不错，这幅古绸上画的确是雾中山的山景。

惟一和我所见不同的，是停放在山顶巨石边的一只龙形仙槎。

一切都明白了，雾中山，飞来佛，神秘的仙槎，失踪的曹仲安……

不消说，当然还包括释迦牟尼佛临终的遗言。

## 尾声

我不再苦苦寻找曹仲安了。很快就再也没有继续寻找的必要。

几天后，我在新德里的街边买了一张刚出版的当地晨报。在还散发出浓郁油墨香味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快讯：《中国考古学家曹仲安访古归来，揭示亚洲南方丝路之谜》。

这个消息来自美国中西部。曹仲安驾驶一只龙形飞行器，降落在一个著名的大学校园内的草坪上，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国际东方考古学术会议。

在来自五大洲的考古学家和记者们的面前，他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他指出起始于中国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西行的南方丝路，是沟通中西文化、经济最古老的通道。不仅中国人曾沿着这条古道，把邛竹、蜀布、丝绸、瓷器等商品带到西方，西土各国也有人由此来过中国。

曹仲安得悉雾中山顶有一处石刻与此有关，只身进山寻访，果真发现一个题名《飞来佛记》的篆文刻记。记录释迦牟尼佛涅槃时，曾秘密嘱咐弟子来此勘察，择址建寺弘扬佛法。他据此推论，当时已有印度人到达中国西蜀地区，曾向释迦牟尼佛通报消息。说明中国是东土大国，人群众多，文明昌盛，应该派人前往宣扬佛法。他认为，首次应邀来中国建寺讲经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不顾佛事繁忙，急匆匆从洛阳赶到雾中山，就是秉承佛祖临终遗言，试图在南方丝路的起点建立佛寺的一项活动。

在雾中山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结构精巧的飞行器，不知用什么合金材料制成，历经无数岁月仍旧周身金光灿烂毫未朽坏。

他仔细观察，方知这是一个全凭意念操纵，可以出入任何时空领域的先进航天工具。

显然就是石刻中所云的“仙槎”，从印度来此的“飞来佛”必定就是乘坐它来的。

从工艺水平考察，曹仲安认为这只“仙槎”不可能是人间产物。

很可能远古的南方丝路，也引起了当时到地球访问的外星人的注意。他们察觉这条绵亘万里的古道，联系着地球上最灿烂的一个文明地区，对此加强观察研究。当他们考察完毕返回母星时，把一只龙形时空飞行器赠送给南亚大陆的佛教徒，希望他们用最迅捷的办法，到南方丝路起始的地方去访问。

曹仲安十分高兴，决意乘坐这只奇怪的“仙槎”遨游时空，深入考察神秘的南方丝

路。

他顺利进入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在南方丝路的第一站，会见了一位邛都夷的部族首领。豪爽的邛都夷首领向他展示了许多来自西南徼外的宝物。曹仲安认出了，其中有的白色贝币，是用产于印度洋的热带海贝制成的。他亲手给这些贝币编了号，带走了几个作为凭证。

接着，他在云南大理返回现世。从一个老渔民的口中，了解到古时的一次沉宝平息风浪的事件。他从老渔民的手中借了一个捞获的铜瓶，返回出事时代，向当事人印证了此事，取得几件宝物，作为南方丝路存在的又一个证明。

他在沿途出入历史，还收集了许多证物。后来调整时间层次，飞往古印度曲女城，会见了慕名已久的戒日王。他向戒日王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计划，戒日王不觉耳目一新，大为振奋，传令属下协助曹仲安工作，并且计划遣使通过山墙林莽，沿南方丝路东行，拜会大唐天子，发展中印两国的文化、贸易关系。在戒日王的帮助下，曹仲安获得许多珍贵史料，满载而归。

最后，他沿着这只“仙槎”两千多年前的航线，径直飞往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拘尸城。在娑罗树间的绳床边，亲自询问临终的释迦牟尼佛，证实后者的确知悉东北天外的中国，有人向他报告了雾中山的情况。获得证实后，又飞回现代，目睹佛门弟子齐集圣地，准备举行涅槃日大会的情形。

他本来打算在那里，对朝着“仙槎”走来的一个老托钵僧说几句话，言明所知的事实。可是眼见众多僧人四面拥来，情知一旦接触便无法立时脱身，国际东方考古学术会议即将开始，只好立即起身飞往美国中西部。

曹仲安在大会上展示了许多直接采自古代的南方丝路文物，播放了他和戒日王谈话的录音带和许多现场录像，使到会者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致认为这是20世纪末叶，世界考古学上最伟大的发现。它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门坎上，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不消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曹仲安，成为了这场考古科学创新的带头人。

由于他的重要发现，新大陆许多学府竞相发出邀请，约请他前往讲学。有人敦促他在美国定居，甚至期望他改换国籍。可是曹仲安却像往常那样沉着冷静地回答：“不，我的事业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新大陆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虽然很好，但是这里却缺乏巴蜀音响，夜郎气息，大理湖光，昌都山色，没有藏、彝、苗、傣各族人民的身影和纯朴歌声。一个中国西南民族原始文化考古专家，怎能长期离开那样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我是开放在中国西南山野的一朵小花，如果把我采摘放进花瓶里，离开生长的土壤，我决不会永驻芬芳，迟早会在瓶中枯萎。”

他最后大声宣称：“更重要的，我是东方一个伟大民族的传人。

我是中国人，我永远热爱亲爱的祖国。我，一定要回中国。”

我久久注视着他在报纸上的照片。他，容颜依然，心迹依然。

噢，朋友，我了解你，虽然此时咫尺天涯，暂时无缘重逢。然而我深深相信，你决不会食言，必定会返回故上。在南方丝路起始的地方，宣读你的震撼世界的研究论文。

曹仲安，我期待着你……

有去无回的时间机器

作者：王麟

西格教授快要疯了，不管看到谁两只眼睛都会放出绿光，好象别人一下子吃掉了他多年来积攒的全部口粮。他能不疯吗，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他可以谈一生著作等身、倍受世人崇敬，但就是因为最近关于时间机器的实验，使他处于半疯的边缘。西格教授是一个自信得有点过分的人，这和他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很大关系，可是现在，他看见谁都会不知不觉地换上一种十分谦卑的口吻，象鲁迅

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话：“这怎么可能？我可是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呀，怎么就回不来了呢？！”

原来，西格教授设计发明了一台时间旅行器，这可是他多年来辛苦与智慧的结晶，他想如果实验成功，那么以后自己的位子将无人能与之匹敌。他自信自己能够成功，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这个时间旅行的奥秘。

当时间机器发明成功之后，第一个尝螃蟹的人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小商人，他已经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了，而家中的老婆孩子一大堆都张口向他要饭吃，于是他找到西格教授说愿意乘坐时间机器到未来找一些发财的路子。西格教授很高兴说：“祝您好运，到未来注意一下股市的涨跌，回来后回发上一笔横财。”一切准备就绪后，西格教授将时间定在两年后，旅行时间是两个小时。也就是说那个商人到两年后呆上两个小时后，时间机器就会自动返回，绝对一分都不会差。

于是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时间机器开动了，它先是发出灿烂的辉光，然后便消失在光圈里了。

西格教授悠闲地品尝着咖啡等待着机器的返回，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实验室里除了他自己连个鬼影都没有。西格教授点上了一棵烟，以前他从来不抽烟，又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机器还是没有返回。“完了！”教授长叹一声颓然瘫坐在椅子上。

教授毕竟是教授，他没有被一次小小的失败所击垮，他很快就又制造成功了一台性能更加优良的时间机器。这次的志愿者是一名有点神经兮兮的小伙子，从他颠三倒四的话语中教授才知道原来他正在恋爱。他说他很喜欢一个姑娘，可是那位姑娘却不对他表态，在经过一番穷追猛打之后，女孩终于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那就是小伙子必须耐心等她四年后才能向她求婚。小伙子爱那个姑娘，爱得死去活来，对他来说，两年等于两百年，他实在等不及了，于是想乘坐时间机器到两年后向心爱的姑娘求婚。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精神可嘉，你可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呀。”于是时间机器再次启动，载着痴情的小伙子去了两年后的未来。

教授又经过了一次比年轻时恋爱的时间还要长久的等待，可是时间机器仍旧是有去无回，这次，教授终于支持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一头昏倒在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教授顿足捶胸，差点把自己的胡子全部拔光。但他没有泄气，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教授终于又造出了一台比前两次更加完美的时间机器。“这次的实验肯定不会失败！”教授暗暗为自己撑腰打气，可是由谁来做实验者呢？鉴于前两次的教训，教授决定亲自出马，乘坐时间机器到两年后的未来，查清时间机器失踪的真相。

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西格教授按下了启动按钮。一阵闪光过后，教授发现自己置身与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他透过驾驶舱的玻璃，吃惊地看到自己的时间机器竟然停在一条运输繁忙的高速铁路线上，而这时，一列时速高达500公里以上的客车正闪电般朝他冲来。

在列车和时间机器相撞的一刹那，教授终于喊了一声：“我明白了！”便被列车撞成了碎片……

当晚，这个城市的报纸上用非常醒目的标题刊出了令人震惊的新闻：不明飞行物从天而降，高速列车毫不留情。报道说，这是本市今天一天来发生的第三起高速铁路行车事故，又一个不明飞行物被列车撞成碎片，幸好列车上没有人员伤亡。经过科学家研究，碎片里还夹杂有生物的尸体碎片。至于这种生物来自哪里，科学家正努力进行破解。最后报道引用了市长大人的一句话：“我们不希望那些来路不明

的家伙三番五次地试图破坏我们的铁路！”

## 真情漂流

作者：王麟

美丽的太湖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湖面碧波如洗，远望天水一色，鱼船星星点点，歌声美妙动听。这副美景让人不可能联想到不久前，这里曾经水漫金山，不远处的大堤决口，沿湖的人们曾经与可怕的洪水进行生死搏斗。

凌云站在船头，静静地欣赏着太湖难得的美丽，而他的助手江涛则端坐船头，一副垂钓人的悠闲自得。工作繁忙的凌云很少有这样的闲暇，这次来太湖游览，也是在参加一个大型的学术会议时忙里偷闲来的。这时，一直如静等鱼上钩的江涛喊了一声：“钓着了，钓着了，一条大鱼！”

凌云上前帮忙将钓竿扯起，两人才发现那是一个制作非常奇特的小匣子，正卡在细细的钓钩之上。没等江涛动手，凌云已经一把抢了过去，眼中满是惊疑之色。江涛凑了过来说道：“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没准是一件宝贝呢。”

凌云将匣子抓在手里，说：“先将船停到岸边再说。”

两人将船停到岸边，然后到了岸上。江涛不停地催促到：“快打开看看！”

凌云点点头，很熟练地将看似密不透风的匣子几下子就打开了。让江涛大失所望的是里面是一张叠好的纸，好象还包着什么东西。凌云的手有点颤抖，费了很大的劲才将纸打开。江涛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因为纸里包着一枚熠熠闪光的钻戒。凌云不理睬江涛的夸张失态，而是将纸捧在胸前，急切地读了起来——

星球爆炸的火光已在我脑海里消逝，但那场恐怖的核灾难却令我永世难忘。那些绝望的、东奔西突的人们，那些在灾难中苦苦挣命的生灵。烈火在燃烧，家园被摧毁，最后那次惊天动地的巨响仍旧在我耳畔回荡，已经回荡了几千年。

但那时，我除了恐怖与伤心外，内心里还存有一方宁静，只因有你呀——我的爱人！那时，我们乘坐着飞船离开了已化为碎屑和宇宙尘埃的家园，一同驶向茫茫无垠的星海，虽然前途渺茫，但我仍心存安慰，只因为有你相伴身旁。只要你那双多情的眼睛能够在我身上停留片刻，那么，再恐怖的灾难，对我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我知道你也是。你从救济院里被一群好心人抚养长大，然后幸运地进入国立航天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很快你的才华和你的取之不尽的智慧使你成为当时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你提出了许多理论，研究领域可以纵深于许多方面。那些理论虽然不能很快付诸实践，但我相信，那些理论会给我们的家乡、会给我们这颗美丽的绿色星球带来和平与希望、带来舒适与安宁。

你还记得吗？我们见面的第一天。那是在一次全球著名的学术会议上，你，作为这颗地球上最年轻的科学家，阐述关于时空逆转以及能量转化的研究课题。我就静坐在大厅一隅，远远地凝望着你，你那非凡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已将我这颗少女的心连同我本人一同掳去。我知道，当时我爱上你了。可那时，你声名显赫，而我只不是一个才读大二的黄毛小丫头。

但这一切并不重要，命运将安排我和你在一起，我们终归会走到一起的。以后我们相识了，这并不困难，因为，你是我们一门主要课程的任课老师。你也渐渐注意到了我这个学生，我引起你注意的并非我有姑娘们引以为自豪的美貌，而是我对一些问题深邃的见解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有，就如你对我所讲的“你有一颗象这颗美丽星球一样少见的爱心”。

是的，正是这样，我是孤儿，也是被许多人抚养长大。那些我不熟识的人们，给予了我多少关怀，我从小到大都深切感受到了他们真挚的热情，无私的爱心。在这种环境下，我怎能没有爱心呢？

爱，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在新婚之夜，我是多么地激动，因为，从今以后，在我的生命中，我已不再是独自一人，我将不再孤独。我哭时，有人陪我流泪，我笑时，有人陪我欢乐。那段醉人的时光，我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让我激动，让我久久不愿中断这段美好的回忆，虽然那段时光，按地球历计算，已过去了将近六千年。

生活就这样美好而又平淡地进行着。如果生活永远这样，该有多好啊，我们可以白头偕老、相偎相依在生命最后一刻。但是，命运并未这样安排。我至今想起后来那段阴暗的日子都不寒而栗。

我们这个星球——比斯星球的统治者去世了。他是一位宽广仁慈的老人，在他有生之年，所做的每一件事、流得每一滴汗都是为了这个星球上人类的幸福与安定。但是，这样一位受世人敬仰的老人却远离我们而去。

后上台的统治者远非前任所能比。他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置人们的平静与幸福于不顾，疯狂地发展军事与核子力量。

在他的统治下，我第一次在街头看到了乞丐、看到到处流浪无家可归的人，看到了人们忧郁而又愤怒的眼睛，看到荒芜的田园。

他的野心膨胀无极，将本星球的人们搅得衣食难足，目光却又觊觎我们的邻星——哈斯星球。这个星球的人们，虽然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但历年来我们相处友好，两个星球还进行了长达几十个宇宙年的星际贸易。

而现在比斯星球上这面目可憎的魔鬼竟然又打起了哈斯人的主意，于是，我们两个星球断绝了来往，人们之间真心的交往已成为过去，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作为比斯星球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我的爱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同这个魔王据理力争，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刽子手野心家是不会接受别人建议的，我们夜以继日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战争还爆发了。

这是一场恐怖、残酷、使人至死都颤栗的核子大战。双方刚一交火，几十万人的性命便化为了烟尘。最后，战火越烧越旺，两个星球上的人类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最后导致了大灾难的发生，战火引起了连锁核子反应，两颗星球顷刻间毁于一旦。

我们眼看着战争爆发，生灵受涂炭而束手无策。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唯一

可做的一件事便是远离战火。既然，比斯星球上的人类都已疯狂、已经丧失了爱，那么，我们只好离开，到处流浪，我们又成了苦命的孤儿，苦命的宇宙孤儿。但我们内心都很平静，因为有自己所爱的人相伴身边，即使流浪到毫无生命迹象的宇宙深处，那又能怎样？因为我们拥有爱，便拥有了一切。

飞船划过漆黑的宇宙，掠过一个一个荒凉的星球。在漫长的流浪途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生命的迹象，这使得我们内心变得越来越沉重，生命的出现是多么的不容易，这需要多少罕见的机遇呀，然而，这一切只因一个狂人出现便顷刻化为乌有。

我们的飞船穿越沙砾纵横的宇宙沙漠，一次又一次侥幸躲过可怕的黑洞。我们到处流浪，不知归宿在何方。

飞船在起飞前，已做了充足的准备，在漫长无垠的宇宙航行中，你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热衷的科学研究。我支持你的工作，作为一名助手和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伴你在飞船上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飞船在浩瀚的宇宙之海中流浪，根据原子记录钟可靠的记载，我们已在宇宙中渡过了几千个宇宙日，我们不知道，这种无目的航行还要经过多少年。

我想，就这样一直相伴到生命最后一息，我便心满意足地死去，躺在你的怀里静静地合上眼睛。

但是，我们没有料到可怕事情发生了。

那一天，我们例行检查飞船的船身，在船的仓壁上发现了一层薄薄的黏菌体，这使我们感到很奇怪，不知在封锁严密的船舱里怎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东西。一般而言，黏菌体都是没有毒性的，所以我们就对此没有深究，可谁知道，这层黏菌体竟然毒性非常大，唉，浩瀚的宇宙中，对任何出现的事物都不能抱以轻心，否则后患无穷。你染上了一种怪病，全身的肌肉先是变得发黑，接着一块块地坏死，这种病在你身上肆虐，可是深深疼痛的是我的心呀！

我心急如火，但在这浩瀚的宇宙中只能眼睁睁地束手无策，在比斯星球上，科技非常发达并且已经灭绝了几乎所有的病菌、病毒，但我没有料到，在宇宙深处，会有一种不知名的可怕病毒残酷地袭击了你。

但你生性乐观仍拖着病体坚持工作，那真是将一名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我，除了帮助你，安慰你、暗地里流泪外还能做什么呢？

当你休息时，便会爱怜地将我搂在怀里，我象小兔一样偎在你胸前，听你一下又一下沉稳的心跳，只有在听到你的心跳声和看到你的目光时我的焦虑才会减弱。当我流泪时，你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给我讲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笑话，并对我说：“这些小小的病毒奈何不了我的，你想想，世上哪有你丈夫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听着心里好喜欢，虽然我清楚，那只是安慰，但我依旧高兴，将不可测的未来暂时抛在了脑后。

时间飞快地流逝，飞船依旧在星海中飞驰。令我担心、令我心碎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一天，你突然倒在工作台上。

在你生命最后一息，你抓住我的手，使尽全身力气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别哭，我只是暂时的休息，当我身体变冷时，你不要将我安葬，等到七个宇宙日之后，

你再这样做，记住！你一定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也许，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我当时是多么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你的生命呀。我却真实地感到，那宝贵的生命活力已慢慢地离开了你的身体，你的手渐渐变冷了。

我已不清楚自己哭了睡，睡了哭过了多长时间，每次醒来都看到你，静静地躺在我身旁，还有你临终时叮咛的话语在我耳边回响：“你一定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也许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但你真的离我而去了，我将你的遗体安放在飞船上预留的小型飞行器内，也将我对你的一份浓浓的思念安放了进去。然后，看了下原子记录钟，七个宇宙日已经过去，今天已是第十个宇宙日了。我知道，最后的永别开始了。

那个曾和我朝夕与共的你已经走了，我不知你到了何方，你只留给我一副躯壳，留给我记忆深处的那份爱，将伴随我渡过以后每一个孤独而又坎坷的夜晚。

我不能将你的遗体留在身边，因为这样，我伤痛的心将会永不安宁。你将得到你的爱人最后的吻、最后的拥抱、最后的告别……

我将飞行器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打开自动行驶装置，轻轻关上密封门，关得死死的，我不能让你的遗体再遭受宇宙的无情侵害。

我站在铝合金透明窗外面，看着你安祥而又疲惫的面庞，心中默默地为你祈祷，我亲爱的人，祝你一路顺风。

飞行器启动了，脱离了飞船，朝茫茫外太空飞去，象一颗闪亮的星星滑入了未知世界。我看着它最后一丝尾焰消失在浓重的黑暗里，泪水瞬间溢满了我眼眶。

我一个人将你遗留的物品一件件地整理好，然后便又昏昏睡去。

我的爱人，你可知道，从此将是我一个人在这宇宙中流浪呀。我当时多想随你而去，但我不能，我们比斯星球上的人类最注重的便是诺言，更何况你我之间。我没有忘记你临终时的叮嘱，我将勇敢地活下去，一直活下去，可能在宇宙的某个地方，你正微笑着等着我。

在飞船上，我又渡过了三千个宇宙日。

一天，一颗绿色的星球蓦得出现在飞船的监视屏上，绿色的星球！这是经过流浪后我第一次看到绿色，我激动之情难以自抑。我知道有绿色便有生命，我终于可以结束流浪之旅，暂时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了。

我调整飞船的行进方向，终于安全降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

这是一个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绿色植物长满河畔沟谷，它们绿得可爱，绿得沁沁，天空明净，给人以清爽之感，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充溢整个空间。

我走出飞船，站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眺望远方。脚下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幽谷。我走下山头，身子轻盈，毫不费力，因为这星球上的引力只是比斯星球的五分之一。

我走出了很远，来到一块略显平坦的旷地上，然而，映入我眼帘的最一派什么样可怕的景象呀！

那一块旷地上，有一群说不出有多丑恶的怪兽疯狂地撕打在一起，血肉横飞，惨呼声声，那种叫声，至今想来都心有余悸。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但是有死亡、有毁灭、你死我活的战争。那么，这群丑怪物便是这颗地球上高级的人类了，天哪，我不禁绝望了。我还未曾从那场阴暗的大劫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却又让我看到了这种类似的残酷的场面。难道，有生命的地方就没有祥和和安宁吗？难道战争与死亡是宇宙生物的永恒法则吗！

蓦然，我又发现一群怪兽嚎叫着朝我扑来，呲牙咧嘴，凶相毕露。

我的心冷了，这个星球上的高级生命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欢迎我！

我重又开始了没有归程的宇宙流浪。

又不知过了几千处宇宙日，我又经历了许多形态各异的星球，有的一片荒芜一派死寂、有的生命还处于单细胞阶段。这不是我的可停之所，为了活下去，我只有继续流浪。

我已记不清那次剧烈的震荡发生地哪一时刻了，当我感觉情况有异时，飞船已剧烈地翻滚起来，象是狂怒大海里一叶小舟，随时有被撕碎的危险。我后来才知道，我遭遇到了宇宙风暴，这对于星际航行者来说是仅次于飞船失灵的第二大灾难，没有几个人能逃脱掉它的魔掌。

而我却幸运地躲过了那次劫难，当一切平静下来，我不禁想，是你吗？我的爱人，难道是在无时无刻地在帮助我吗？

然而，我虽然毫发未损，但我所依赖的飞船却受到了极大损伤，首先是原子记录钟已因震荡失灵，我以后的日子可能会在无计时的情况下渡过，更糟糕的是，飞船的自动驾驶装置也局部失灵。可以说，现在，我快成为一颗真正的宇宙小行星了，当飞船自动驾驶装置完全失灵时，我的视野里映入了一个蓝色星球的倩影。它是那样美，象一颗经过精心打磨的蓝色水晶球。

飞船很快便冲进了厚厚的大气层，剧烈的磨擦使飞船如一团燃烧的火球轰然坠入一个大湖中。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蓝色的行星是地球，这个湖是风景旖旎的太湖。

我又踏上了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

不过，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使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这里青山秀水，使我似又回到了比斯星球。我又重温到了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虽然短暂，但毕竟有过。

这里的人们还生活在贫困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并且，我和他们交流非常困难，他们说的是我从未见过方块字，每个字看上去都象一幅含意隽永的画。

但这并难不倒我，凭着我超人的智慧，很快便掌握并学会熟练运用这种语言文字同他们交流。

我同一位纯朴的小伙子交上了朋友，他聪明、善良、坦诚、天真无邪，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岁年纪，一有时间，他便缠着我问这问那，似乎有着不同常人的求知欲。但我一点也不烦，一点也不，这反而使我更加喜欢上了这位可爱的小弟弟，虽然，我的年龄按地球上的算法已是三百多岁，但我的外表看上去还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姑娘，还有那位老大妈，她有时善良得令我热泪盈眶，如果你在这时，你也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这里的人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接触，我才了解到，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位名叫阖闾的贵族，这个国家叫吴国，正同邻居越国战火正酣，这祖孙俩，便是为逃避战火才逃进了偏僻的山村里我曾经和小弟弟逛过统治者居住的都市，这个城市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姑苏。

但当我站在城市的街道上，却真真切切地感到震惊，这里的奢华和山村里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开始对这个名叫阖闾的人感到厌恶，在比斯星球，即使作为一名统治者，衣食住行也和常人无甚差别，所以，现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一时难以接受。

我的爱人，如果你在这里，也一定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是吗？

我同两位善良的穷苦人共同度过了一段平静而美好的时光，重新使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欢乐，这使我更加热爱生命。

如果没有那次厄运，我会一直住下去的，但那场可怕的恶运突然降临了。我那位可爱的小弟弟竟然被人残酷地活埋了！凶手不是别人，就是当今的统治者：吴王阖闾！和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近上万姑苏市民。

我实在伤心地难以叙述，悲痛与愤怒使我难以自自拔。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善良的人，但也有嗜血的野兽！那天是吴国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们本来可以尽情狂欢、享受节日带来的祥和，但统治者的爱女却死了，这位高贵的公主之死，使无数无辜的市民成了她的殉葬品。统治者使用阴谋，在大街上放飞了许多用吴国无数能工巧匠制作的风筝，五色斑斓，新奇无比，吸引了大批市民，当然，恰好那天我的小弟也在内，人都有好奇心的，那些美丽的风筝便如死神的勾魂牌将这些可怜的人们引进的坟墓！听附近的人说，墓室里绝望的呼救声响了几天几夜！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老大妈当场便昏死了过去，过了不到两天，便撒手人寰。

我一下子又变得一无所有了！飞船坠毁了，和我曾相依为命的两个善良人也被无情地夺走了生命。我想去复仇，但我却不能，因为所有的武器都随飞船沉入太湖湖底，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怎能同这些野兽们去斗呢！

我的爱人，我是流着眼泪给你讲述这些遭遇。我知道，你真的在别处等着我，在默默在为我祝福，当我拿出你送我的订婚钻戒，我的脑海里便又浮现出你的笑容，还有你那双多情的眼睛。

在我同两位善良人共同生活时，我也曾读过许多优美的传说，那些传说有的催人泪下，人的凄美无比，有的使人浮想联翩。在一个传说中，我知道了一个年代非常久远的统治者秦穆公，他有一个爱女名叫弄玉，她用优美的音乐唤来了自己的如意郎君萧史。两人风和鸾鸣，恩恩爱爱，最终跨鹤西去，留下一个千古传说与美名。

而我，我的爱人，我多么想自己便是弄玉呀，用我的心歌招唤你的到来。然后，我们二人一起，乘鹤云游、老死他乡。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我躲进了深山，一个人孤独地渡过了漫长的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我被人频频以神仙的称谓记入了这个国家人们的口头、心中、街头巷尾。

当我第一次走出深山时，地球的时光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我依旧年轻漂亮，地球的岁月并未使我衰老，也是因为我永远怀着一颗爱你的心，心中藏着诺言、心中怀着渴望。

我又站在这块土地上，但已物是人非，我必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以一个流浪女的身份，融入了地球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美丽的国度正实施着使我新奇的一种制度，人人是这个国度的主人。我看到了真正的欣欣向荣、国富民强。一刹那间，封存于心底的美好的回忆都一一现于眼前。我终于找到了我在宇宙中一直所追寻的安宁的生活，现在，我得到了，你知道，我的爱人，我是多么开心呀。

那么，你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在哪一个角落等着我呢？在我的记忆中你没有远离我而去，我依稀地记得那个痛苦的时刻，而现在，我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你没死，你仍旧活着！是吗？我的爱人！

我的猜测一点没错，你确实还活着！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虽然你的名字已改，但你的音容笑貌无不深深铭刻于我的心底，因为，我又看到了那双使我刻骨铭心的目光。

你已是这个国家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你在比斯星球上都是最优秀的，何况在这里。我相信我丈夫的才能与智慧。所以，我一点也不惊讶，有的只是惊喜，不！是狂喜。

科学界都在谈论着你这匹突然杀入黑马，你精彩的理论使人目瞪口呆。人们都在猜测你的出身，但没人能得到，我想，在这个星球上，只有我们二人知道这个秘密，虽然，你后来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片空白。

但是，我却异常渴望想知道你离我而去以后那段时光，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如何逃脱死神的魔掌，并到了地球。我多方搜索，最终在一个名叫“异能者联合会”的组织秘密档案里找到了有关你的资料。原来，你是在几十年前才到达的地球。还记得吗，在宇宙流浪中，你的身体虽然被病毒腐蚀了，我欲哭无泪。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体竟然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你的身体遭受死亡的威胁时，你身体里潜藏的超能力发挥了作用，而你那时只不过是假死，是我们身体对抗疾病的一种本能反应。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你，我的爱人，终于获得了新生。然后，啊，你也遇到了那次宇宙风暴，后来经过漫长的流浪，最终也选择了地球作为自己长居之地。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因为在你的笔端，我的名字永远占有第一的位置。可是，可是我，现在的身份和你相差千里，我刚来到二十一世纪，而你已是星光璀璨了。我知道，凭着我的智慧，不长时间，我便会和你比肩平坐，到那时，我再给你一个惊喜。因为，我不会忘记，我是你的妻子，而你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

但我想你的冲动是这样强烈，自从见到你的照片，我已夜不能寐，你知道吗？我的爱人！

我是在一个月圆之夜走进你的住宅的，因为在这个国家，月圆便意味着团圆，我选定的这个时间，一定会使你大大惊喜一番。

我是偷偷溜进了科研所的大楼的，我同警卫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弄了个障眼法，便不慌不忙地进来了。

你的房间亮着灯，你知道吗？一见到灯光，我的心脏一瞬间几乎停止了跳动，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我还是怀着激跳的心一点点地挨到你的窗前。

我要敲门了。如果不是看到窗内的情景，我肯定是要敲门了。

但我却看到了，看到了我根本未曾想到的结果！你可知道那对我而言是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呀，你可知道，我曾守着你的诺言过了几千年呀！

屋内灯光柔和，我看到你坐在沙发里，怀里正逗着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女孩，旁边，旁边竟然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郎！不用说，那是你地球上的妻子了！

一刹那间，我的意识慢慢脱离了身体。我的爱人，我苦苦等待了几十个世纪的爱人，竟然已结婚，并且还有一个活波可爱的孩子。

我的心已沉入了深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这种感觉，而现在我的心整个没了，化作了一股青烟。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刻去敲你的门的，因为，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满足，你的目光，曾让我动心的目光现在却给了别人！

但是，我的目光、我的心仍旧是你的，是永远属于你的，这，宇宙可做明证。

我乘车南下，漫无目的地任列车将我载向无论何方。命中注定我只是个孤儿，命中注定我将悲惨地流浪。

列车停在太湖之滨便再也不能前进，因为。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袭击了这里。

洪水淘淘，洗劫着一切城市与村庄，受灾的人们迅速疏散，救灾的人员如为如茶地赶来，我站在太湖之滨，这里已不是我当初到来时的模样，湖水已变得浑浊不清，波浪翻滚给人以死亡的威胁，而我现在连死亡的感觉都已不再存在。突然，一个尖嫩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大姐姐，救救我，救救我呀……”这声音象刀子一样划过我的心头，我定眼一看，原来是一个弱水的小男孩，正在波涛中上浮下沉，眼看便要没顶，一瞬间，我突然想起那个我曾有过的小弟弟，难道他在阴森的墓穴里也曾是这样无助地呼喊吗！

我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水里……

我的游泳技术不敢恭维，但今天为了这个小男孩，我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同洪水奋力拼搏，就象当初同宇宙风暴拼搏一样，终于，我抓住了小男孩的手臂，将他的头高高举出水面。

当看着他被安全地拉上岸时，我放心地笑了，我已用尽最后一点气力，我也不想再挣扎，因为，这个世界已不再使我留恋，我要回到飞船上，因为那里，我还可以找到家的感觉。我最后一点残存的意识，便是眼前掀起的一个浑黄的巨浪……

“喂，我说老兄，你干嘛哭了？不就是刚刚看了一篇奇妙的散文吗，我想，这一定是一名神经错乱的小女孩写的，要不就是科幻与琼瑶的小说看得多了。”江涛扯了凌云一把，不怀好意地笑道。

凌云痛苦地摇了摇头，又默默地将那张纸仔细地叠好，塞进了衣服的里兜，说：“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她，她是我的妻子，我没有想到她竟然也在这里，她竟然还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但没有进去。江涛，你说我结婚了吗？”

江涛一愣，说：“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结婚没有我当然知道了，你还是光棍一个，什么你的妻子，我看你现在差不多神经错乱了。”

凌云抱住头狠狠地在地上转了几圈，大声喊道：“我没有结婚，没有，那天她看到的女人是我的同事！天呀，她竟然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就走了，我……我要去找她！一定要找到她！”

江涛一把拉住凌云，问道：“你真的是比斯星人，你真的是外星人？哈哈！哈哈！”脸上怀疑嘲讽的神色一览无疑。

凌云没有言声，只是将一条手臂伸开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江涛看到，凌云那条伸开的手臂先是慢慢地变黑，接着皮肤开裂，蓝色的肌肉裸漏了出来，接着肌肉也变成了黑色，一块块地脱离了手臂，最后，肌肉脱落光了，只剩下黝黑黝黑的骨骼。江涛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在他的惊叫声还没有结束，从手臂骨骼表面慢慢地长出了一层细密的薄膜，那薄膜不断地生长、变厚，变成了手臂的肌肉组织，最后，腐烂脱落的手臂完好如初。

“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独有的肢体再生能力，我知道地球人也有，但是能力不强，我下一个研究目标便是开发人体的这种能力……唉，江涛！”

凌云从自己的谈话中抬起头来时，发现江涛已经不见了，放眼望去，只看见不远处匆忙中遗落的一只鞋以及远处江涛疯狂狼狈逃窜的身影……

## 真实的代价

王磊

电视里的新闻联播正播到国际部分：“今年的虚拟世界新年庆祝活动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将是新年礼花的燃放，每位网上游客都可以把自己的礼花设计程序输入网络主系统，并在新年来临时的虚拟世界中共同燃放。但由于这项活动参加者人数众多，组委会只能为每位登录者提供一次机会。届时，本台将全程直播这次虚拟世界的盛大庆典……”

韩霖坐在餐桌旁，一口一口地享受着自己的晚餐，偶尔侧头看看电视画面。

“国际刑警发言人日前发布消息：国际恐怖组织黑色撒旦的第二号人物凡德尔森昨日在美国犹他州落网。该犯曾一手策划了包括去年纽约闹市区化学武器爆炸案等一系列极端恐怖活动。据悉，该组织主犯，绰号暴龙的美国人雷·思凹该 溉匀辉谔印 ?/P>”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脑游戏公司美国恒乐公司昨日宣布，将向去年使用‘真实’游戏而造成人身伤害的消费者赔偿2?/FONT>3亿美元。该公司去年推出的网络游戏‘真实’，由于采用了过高的拟真程序，致使游戏者在通过大脑传感器进入虚拟游戏后，会受到一些过于强

烈的反馈刺激，从而造成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组织的损伤。该公司发言人承认，现阶段恒乐公司还无法从技术上根本避免此类问题，所以……”

“嗤，玩得这么过火！”韩霁的嘴角不以为意地撇了撇，推开面前的碗碟，站起身。

恒乐公司“投身虚拟世界，塑造虚拟人生”的广告语曾经是这一代网络迷中最流行的口号。韩霁很有些庆幸，好在他自己并不十分热衷那个“真实”游戏。

走进书房，把头盔式的大脑传感器慢慢戴上，他懒懒地坐进自动调节的卧椅里，闭上双眼。作为经常使用大脑传感器进入虚拟世界体验网上真实的网虫，和其他大多数上网者一样，传感器的拨号倒数声，在耳中倾听起来总是很悦耳。

一阵“登录成功”的铃声响过，转瞬间，眼前已是变化莫测，多姿多彩的虚拟登录大厅……

一辆豪华轿车悄无声息地停靠在街边。纽约曼哈顿富人别墅区闪动着旖旎的霓虹灯光，暗黑的车影如同骤然而至的魔鬼，滑至宁静平和的小别墅的门前。黑人男子将光头连同自己高大的身躯深埋进松软的后座，冷笑着将手中的烟蒂狠狠摁灭到烟灰缸里。在他看来，今晚的行动应该就如同那一丝飘渺的青烟，飘然而去，不留半点痕迹。

“对不起，虹。我迟到了。”

“阳，你最近好象很忙？”

“是啊，快到新年了，要做的工作太多。”

“能忙碌地工作多好，多让人羡慕。不象我，一天除了玩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么。你这样，家里也不管？”

“嗨！不说这些了。难得好心情在网上玩一会儿。阳，有好建议么？今天去什么地方？”

“去肖的虚拟酒吧好了。这几天恒乐公司的赔偿案闹得沸沸扬扬，拟真度也成了的热门话题。我想去肖的虚拟酒吧里听听消息。”

和十年前的网络不同，大脑传感器的出现让网上的虚拟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组织通过和大脑传感器间的脑电波刺激交流，可以感受到来自网络的各种数字化信息，人们于是真的从虚拟世界中看到、听到、闻到，感觉到那些本来并不存在的东西。人们终于不必蹲在显示器前，靠手舞足蹈地操纵键盘去游历虚拟世界了。现在的样子就好比传说中的灵魂出窍，人的思维附进虚拟世界的数字化躯壳，可以完全自由地在网络里活动。虹和阳就是这样在虚拟世界的游戏中认识的，这在十年前一定无法想象。从虚拟世界的登录大厅出来，虹就被阳拉进了肖的虚拟酒吧。

“你居然会对恒乐公司的赔偿案感兴趣。拟真度事件可是高技术问题。”

“看不起我？干这个我很专业的。”

“专业？你？”虹显然有些不相信阳，“说说看，你对拟真度了解多少？”

“拟真度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了。记得曾经有一部描写虚拟世界的幻想版电影当时轰动了全球，但从那以后，很多网络和计算机的专家对虚拟取代真实都产生过担忧。为了保证人能够始终清醒地分辨虚拟与现实，控制虚拟现实系统的拟真度就变得很重要。”看来阳对拟真

度的确有过相当的研究，“只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完善，个人电脑的网络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进这变化无穷、神秘莫测的幻想世界，拟真度的限制被人们追求刺激的心理打破，这也不足为怪了。真实与虚拟本就是一对矛盾。”虹在沉思，他望了望阳：“其实被拟真度左右的虚拟世界是永远无法真实的。控制拟真度不过是提醒人们辨别一下真伪而已，但对沉迷网络的人来说，过于真实的虚拟世界恐怕真会令人产生厌倦现实、逃避现实的思想。”

“看不出，你懂得也蛮多的。不过拟真程度的提高相对人体脆弱的生命而言，倒也是很好的弥补。要知道，虚拟世界中的危险性毕竟还是小多了。就拿年轻人爱玩的战斗游戏、赛车、格斗来说，要是真的，谁敢玩呀？凭心说，‘真实’在这方面是个不错的游戏，可惜是被恒乐给做砸了，大脑传感器带给脑部和中枢神经那么大的刺激，难怪大脑神经组织会不堪重负，产生损伤。”

“你们也在关心‘真实’这个游戏？”虹和阳的谈话看来已经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有个声音忽然插进来。过来搭讪的居然是个外国人，这个人在虚拟世界里的形象不算很特殊，四十多岁，带卷的黑发两鬓伴着白花，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仿佛有意示人的金丝眼镜，典型的西欧人外貌。由于他使用了同声翻译器，虹和阳听到是略微延迟的中文电子合成音。阳的目光正巧与金丝眼镜后的眼神撞个正着，那眼神竟令阳心中一颤。这好象完全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该具有的目光，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狼的目光，锐利凶狠，咄咄逼人。阳下意识地垂下眼帘，把视线转移到虹的笑脸上。

金丝眼镜继续在说：“据说美国政府已对恒乐公司展开调查，对其使用的拟真度程序提出质疑，害得原来编程的几名工程师走的走，散的散，全都不见了踪影。”不知因为什么，虹的脸上瞬间掠过一种复杂的表情，阳似乎没有注意到虹的细微变化，继续和金丝眼镜讨论：“其实我觉得这个什么《管理协议》实际上限制了拟真度的发展，规定死了，就没有创新，就谈不上改进和完善。关键还是要看给什么人用，就像过去视核如魔，现在全世界的核能发电站不是多如牛毛吗？”

金丝眼镜冷笑道：“可是虚拟世界是没有国界，没有法律，没有约束的地方，任何程序都会在短时间内遍布网络，你不能保证拿到它的人都是好人。”阳有些没词了：“我相信只要将人脑和电脑之间的冲突解决之后，高拟真度或全拟真度就会堂而皇之地登上大堂了。”

金丝眼镜眼里闪过一丝古怪的神色：“听说已经有人做出了全拟真程序，使用者只要还活在现实世界中，便可以用这种全拟真程序上网。哪怕是现实世界中寸步难行的残疾人，也能不受任何限制地游览虚拟世界。而且虚拟世界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会与现实一模一样。”

“很象是人脑数字化的开始嘛。不过这消息我还没有听到。”

“你会听到的。应该说，我很佩服敢使用这种全拟真程序的人，因为一旦在全拟真的网络中遭遇危险，反应作用就会强烈损伤他的大脑和神经组织，这个人很可能会就此丧命的。我看，这倒不失为一种谋杀的好办法。毫无声息，人便在梦中死去了。”虹已经在一旁好久没出过声，这时突然用极其异样的眼神盯向金丝眼镜的脸，阳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了？虹？”

“噢，没什么。多没劲的话题，我不太想聊下去了。我们还是去玩游戏吧。”

金丝眼镜过来告辞：“里璋卓怱梗 醋园 迹 芘啞四苡肽忝墙涣螯！?/P>

“阳，系统工程师。这是我的朋友虹。”

雷克斯眼中又闪出很异样的光芒：“虹？唔，美丽的姑娘，希望以后还能见面。”

这夜的晚间新闻里报道：国际刑警组织在圣诞节后对“黑色撒旦”组织进行了一次世界范

围的大规模搜捕行动。据来自伦敦、巴黎和东京的消息，该组织的几名主要成员已纷纷落网。警方还破获了他们设在纽约的总部。但该组织的残余分子在网上宣称他们将在元旦前后进行报复行动……

国际刑警总部的高级会议室。

国际网络安全司的林德司长坐在宽大的会议桌前，桌子另一端的全息影像墙里，是远隔千里的北京。那边是中国反网络犯罪局的王局长和他最得力助手韩霁、叶祯。

韩霁坐在办公桌前倍感困倦，始终有点儿打不起精神来。

叶祯捅捅他，适时地丢过一张磁盘，驱赶他的瞌睡虫：“法国警方昨晚击毙了‘黑色撒旦’的老三秦杰曝砧 4 轴 依镛殉隼松形赐瓿傻母心度娑痼缘颢 褂懈龌芬毛鸩亩 鳌！?/P>

韩霁随手把磁盘放入手提电脑，里面满是些稀奇古怪的资料和几段极为复杂的分子式：“什么东西？”在他看来，这只能勾起他对大学化学课的痛苦回忆。

“这是他们从美国国防部电脑中偷来的最新化学战模拟程序，这套程序在电脑中可以模拟化学武器使用时的情况。”

“难道他们想依样画葫芦造一个化学弹头？”

“以他们现在的能力，买一两个那样的弹头也不成问题，不过他们好象对假玩艺倒十分在意。那家伙死前还拼了命想销毁这程序，可惜……” “这是那个漏网的？”韩霁歪头打量着资料末尾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有关“暴龙”的。

照片上，锃亮的光头、短粗的三角眉和高耸的颧骨给人留下太深刻印象。韩霁第一次看到那双放射出凶狠与狂暴的眼睛，但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有型吧？”

“目露凶光！鳄鱼眼！”

王局长正在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汇报：“喻雷的案子我们搞了有两个多月了，麻烦的是，他失踪以后，档案库里一切有关他的档案材料居然全部被神秘销毁，因此这案子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半个月前，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我们在虚拟世界里偶然发现了喻虹……” “喻虹？喻雷的妹妹？”

“是的，所以我们决定利用这条线，由韩霁化名为‘阳’，负责接近她，借机查出她的真实地址，相信这样能找到喻雷……”

林德司长有些奇怪：“凭我们的技术，查找一个计算机登录地址并不难，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还没有进展？”

“喻虹的网络保护系统很完备，我们曾经同时启用五台机器跟踪，结果得出了一大堆毫不相干的结果，因此，用直接查找的方法是不行的，只有通过间接的方法。”叶祯用肘推推默不作声的韩霁，示意他接着往下说。韩霁“哎”了一声接道：“我曾多次假装无意地问及她的家庭情况，都被她巧妙回避了，我想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慢慢取得她的信任 and 了解，这也等于间接地做了喻雷的思想工作。”

林德司长翻了翻手头的几份资料：“我想你们可能仍然没有好好考虑这案子的来龙去脉。喻雷曾任恒乐公司拟真程序开发组的总负责人，去年五月，他父母和妹妹喻虹在北京遭遇车祸，父母当场死亡，喻虹不省人事住进医院，喻雷随即回国探望。六月份，美国政府颁布的《拟真度法案》正式生效，喻雷他们所设计的高拟真程序被迫中止，并等待接受调查，于是，喻雷和喻虹就失踪了。医院报告里说喻虹于6月30日出院，出院时仍然处于昏迷状态，而你们这么快就在网上遇到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喻虹，这怎么解释？还有，昨天我收到报告：曾经与喻雷共同工作的四名设计组成员已全部失踪。他们很可能是被人绑架！”

叶祯和韩霁交换了一下眼色，没有作声。

林德司长继续分析：“喻雷工作室里所有有关高拟真度的工作资料都被洗劫一空。偏偏是前两天对‘黑色撒旦’组织成员进行联合搜捕行动时，在他们设在纽约的总部里，搜出了喻雷他们当初搞的半成品。从法国警方缴获的资料来看，杰·曝砧 种械哪度娉缘蛞彩歉 菡飧霭 胤善飞杓频摹D 忝蓄免蒙闯稣馄渲杏惺裁戮 德稽俊?/P>

叶祯反应很快：“您是说暴龙和这一系列失踪案有很大关系？”

“你们忽视了喻雷失踪案里一些关键问题！首先，他的失踪没有任何被绑架的痕迹，而且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连一份有关他的详细档案都没有保留下来；其次，喻虹失踪时还处于严重昏迷状态，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没有医疗设备，怎么能迅速恢复健康？第三，如果喻雷是被绑架的，那么如何解释喻虹会如此自由地出现在网上呢？”

韩霁冷冷地说道：“您的意思是，喻雷是暴龙的同伙？”

林德司长有了笑意：“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只是我们不明白暴龙为什么对全拟真程序这么感兴趣，就算是打劫银行站点，也用不到这种手段嘛。”

韩霁满脸不高兴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司长先生，根据我在虚拟世界中与喻虹的接触来看，我敢说您的猜测是多余的。她的心理就是一个普通20岁女孩的心理，试想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会整天无忧无虑地玩这玩那吗？”

“那她为什么总是回避自己的家庭情况？”

韩霁一时语塞，叶祯却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韩霁！她真的有两三天没露面了，这两天正是各国警方大肆搜捕的时候！”

韩霁猛地扭头盯住叶祯：“她不可能与暴龙有关！我看得出来，她一定是有自己的难处才对我守口如瓶，只要再多一些接触，我就能说服她！”

“好了！不要争了。无论如何，现在看来喻虹已经是解开这些谜题的唯一钥匙，”司长有意停顿了一下，“不管你们怎么想，最好尽快从她那里入手调查。马上就到元旦了，虚拟世界的活动很多，今后的行动必须加快动作。”

韩霁的眉头愈来愈皱，皱得很紧。

……

新的一年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到来了。这足以让无数的人们发自内心地快乐。

虚拟世界里，各大网站推出的欢度良宵盛大活动成了当然的主题。然而，也许只有联合国承办的虚拟广场才真可以称得上网迷的心仪之地。

虚拟广场的上空，漂浮着一座美丽的空中花园。韩霁就在花园里，就在那处最能一览地面美景的阳台上。

他看到了几天没有露面的虹。

“今天你好早。”

“几天都找不见你，躲到哪儿玩去了吧。怎么？新年夜也不准备和家里人一起过了吗？”

虹在低头沉默，好久：“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演戏了。韩霁，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

“我……”韩霁登时语塞。无法掩饰自己窘迫时候，沉默就是很好的挡箭牌。

“我知道你叫韩霁，我知道你是谁，我哥哥已经查到了你的一切，所以他不希望我再和你来往了。我知道，你在找到我哥哥。我不会告诉你什么，请你也别再打搅我。”

“虹，我……”韩霁脸色因尴尬而涨红，“你哥哥不该这样做，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如果你哥哥执意不肯与我们合作，只怕不仅会害了他，也一样会连累到你。”

“韩霁，你不要说了，说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我只是一个永远要躺在床上的残废，连累不连累对我都不重要了。”

永远要躺在床上的残废？

“你还在病床上？”这次轮到韩霁吃惊了，“你怎么会还在病床上？难道那次车祸……”

“你也知道那次车祸？唔，你当然会知道那次车祸。”虹的脸色苍白无色，深邃的眼神仿佛一直默然注视着虚拟广场上的天空，喃喃低语，“哥哥，真没想到，我还能有机会和别人谈到那次车祸。”

“虹，你还记得那次车祸？那以后的事能说给我听听吗？”韩霁能感觉到空气里的凄冷，他有意想平抑一下虹的情绪。

“你真的想听？”

韩霁点头承认……

“那天，雨好大，路面被雨点打得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清。那辆车突然就在我们眼前冒出来。后来……我觉得自己被埋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四周黑漆漆的，我想叫，却怎么也叫不出，想睁开眼，却怎么也睁不开。”虹的脸上有种凄凉的笑容，“那时候，隐隐约约听到哥哥的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听也听不清楚。你绝对体会不了那种感觉，整个身体都仿佛不在了。我拼命想动，想喊，可是除了大脑里的思维，再没有别的反应，连想深吸口气，都无法做到。我以为自己是醒着的，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那段日子简直是在地狱里度过的……”虹低下头，不让韩霁看到夺眶而出的泪水，“我不知道哥哥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用他所做的高拟真程序帮助我，也不知他又做了多久。但有一天，我感觉真的醒了，而且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站了起来，跑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爸妈在出事当天就已经不在了，哥哥为了让

我彻底告别现实世界中终日戴着呼吸面罩、插满输液管的身体，不顾政府的禁令，隐姓埋名地偷偷干了大半年，终于研究出了完全拟真程序。于是那以后我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全都给了虚拟世界。不过我总算明白，生命其实并不一定要活在真实世界里的。”

“可是，虹……”韩霁在摇头，“你知不知道这种全拟真程序有多危险？现在虚拟世界的安全系统还远没有完善。许多突如其来的异常信号通过大脑传感器刺激人脑，这些刺激一旦超过负荷，很容易造成脑部的致命伤。你哥哥要是真爱你，实在不该这么做。”

“你不了解，终日戴着呼吸面罩、插满输液管的生活是种什么样的煎熬。我知道你所说的危险，但我喜欢虚拟世界里无拘无束的生活。哥哥告诉过我，其实全拟真程序如果能经过一种根本的改变，设计上就可以让大脑正确分辨虚实，提高对意外刺激的抵御。可惜，这是恒乐公司的大项目，他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

“不，你太天真了，你哥哥在恒乐公司的工作其实完全不像你想象的。他们钻研的大项目根本不是在追求拟真的安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在用电脑模拟建立人脑全部细节的资料数据库，这种研究一旦成型，实质是通过人脑的数字化后，彻底用电脑取代人脑，最终造就出操纵整个虚拟世界的虚拟人。所以我的上司怀疑他在恒乐案发后和暴龙一起密谋绑架了其他四名同事。”韩霁随口而出。

“绝不会。”虹的声音像在抗议，“我哥哥不是那种人！如果我哥哥是暴龙的同谋，我怎么会天天无忧无虑的出现在你眼前？不要乱猜疑。”

“我只是说我的上司怀疑他，我并不肯定。”韩霁想解释，“只是我不明白，你哥哥为什么一定要躲着我们？”

“为了我。全拟真程序是各国都严禁研制的，一旦政府发现它的存在，我就无法再使用这套程序。我害怕再回到那个生不如死的现实里。况且你们还在怀疑他……”

“但暴龙现在却的确是在到处找你和你哥哥，如果你哥哥不是暴龙的同谋，你们的麻烦恐怕更大了，因为暴龙一伙极可能已经掌握了虚拟数字化扣留技术。”

“数字化扣留？”虹疑惑而不解。

“这本来是我们网络警察的一种秘密武器，对于那些无法查出真实地址的网络罪犯，我们会通过特制程序在网络上动手，将大脑传感器信号来源锁入特定的地址，让他的大脑无法回到真实世界，实际是把人扣留在网络上。这种技术很危险，通常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能直接造成大脑传感器的系统崩溃，强大的脑电波刺激很容易把被扣留者变成白痴。”

“可……你们的秘密武器怎么会到了暴龙手里？”

“那东西用过几次就不再是秘密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的电脑资料库也会被人打劫。虹，你们终日这样躲躲藏藏不是办法，这种情况下，你们该相信警方。我希望你能说服你哥哥，依目前他的处境，他必须要和我们合作。”韩霁的声音很坚定。

虹在沉默，好一会儿，“我……我想再想想……”

嘀嗒

虹身上的收件夹在这当而清脆地响起来：“有人发一封贺卡给我。咦，奇怪，我不认识这个人。”

“网络公司来的吧，今天是新年夜嘛！”韩霁不大在意地猜测。

“也许吧。”虹随手翻动，贺卡打开。哪里飞来的美好祝福？

陡然棗

一股犹如瘟疫般的黑色烟雾从信中疾射出来，挡在虹的眼前，沾在虹手上，黑雾顺着手臂向上延伸。虹失声惊叫，整个人刹时像被黑色石膏紧紧包裹了起来。

韩霁“啊”地一声，已经意识到：“电子邮件病毒！虹，快，快打开AK杀毒程序！”

“不行，我动不了，我的思维被它控制了，我……我……”

韩霁在忙乱中开启了自己身上的AK杀毒程序，他用杀毒棒指向虹身上的病毒，但是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不断膨胀侵吞虹的烟雾一分为二，如同魔手般迅速顺杀毒棒攀上。不等韩霁反应，烟雾已涌上肩头。一种莫名的刺激袭满全身，竟连四肢也如同一起痉挛。韩霁感觉到大脑中似乎正灌入无穷热量，脑海里血在翻涌，然后他的眼前发黑……

这瞬间，他的身子忽然一振，一道刺眼的白光亮起，划破黑暗。等白光暗下之后，韩霁就看到了叶祯。

“我这是在哪儿？”韩霁惊魂未定。

“你怎么了？韩霁！”叶祯急切地叫。

韩霁定了定神，望向四周。四周是熟悉的环境，这是反网络犯罪中心的虚拟现实实验室，一旁是今天被王局长特意安排来做监控的搭档叶祯。这里已是现实世界，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虚幻中的险境。

“我……我怎么出来的？”

“真吓人，刚才仪器突然显示出异常变化，你整个人怎么像触电一样。我怕出事，只好先掐断了网络连线。”

“原来是掉线。”韩霁舒了口气，“喻虹呢？有没有捕捉到她的信号？”

“你已经见到喻虹了？到底怎么回事？”

“病毒。我们被病毒袭击。喻虹现在很可能有危险。叶祯，告诉老头子组织追踪，我得马上回虚拟世界去。”

“现在？”叶祯显然在担心。“这么进去还能行吗？”

“无论如何，总不能把喻虹一个人丢在里面。”

再度登录网络的感觉如同一种噩梦。与虚拟世界连通的那一霎，诡异的黑雾再度扑面而来，韩霁想躲，之后发现全身竟不听使唤，使劲挣脱，却忽然掉进了一个恐怖的深渊。

韩霁用尽力气让自己的心神平静下来，周围异乎寻常的狭窄，狭窄得无法动弹一下。四周中一片漆黑，全无声息，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他张嘴想叫，却完全体会不到嘴的存在，感觉上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他的大脑。

“难道我被虚拟数字化扣留？”韩霁想到了虹。“她现在在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

的大脑就快要被一个个疑问和担心挤得爆炸了！

突然间，眼前猛地有了光亮。当双眼适应了光线的强度后，他随后见到了似乎也有着同样遭遇的虹，虹的脸上是痛苦的神情。

韩霁抬起视线观察周围的情况。

甬这是一个典型会议厅风格的房间，他和虹正坐在厅中的一角，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被站在那边的两个人盯在眼里。身后，一个小胡子正在巨型荧幕前输入着什么。沙发前，是宽大的红木样的会议桌。桌旁大椅上有人，从背影看去，韩霁觉得这人很眼熟，却又一时无法想起。

“欢迎进入我们的死神网站！”这古怪的合成音终于让韩霁记了起来，“雷克斯？这幕后导演原来是你！”

“我们的确都是在演戏，不是吗？你把自己装扮成软件工程师，骗取喻虹信任，为的是找她哥哥喻雷。而我们呢，好比是那螳螂身后的黄雀，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谁吧。”

韩霁紧紧盯着狞笑的雷克斯，那双藏在金丝眼镜后的眼神中透出是邪恶的凶光，就像一把刻骨的尖刀，要把人肢解开来。韩霁的脑海中浮现出同样的一双眼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臭名昭著的暴龙！”

“哈哈！”暴龙一笑，“不愧是警校的高材生，这么快就猜到了答案。没想到吧！从肖的酒吧那次谋面开始，我就在不停地搜索你们的计算机登录地址。小老鼠总算捉到了大猫。接下来我们可做的事就简单多了，我们该一起等待期盼已久的喻雷先生了！他就会来的。”

阴涩的昏暗的大厅内，一个个面如死灰、衣冠楚楚的绅士小姐们在闪烁跳动的烛光下正相拥而舞，这里是吸血鬼迷的聚会。大厅四周的黑暗角落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吸血鬼迷们正在谈论着各自的獠牙，奇特的服饰以及怪异的变形。这时，黑暗下门厅里走出的年轻中国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天哪！他竟然没有獠牙！”

“他那身衣服太朴素了，而且肤色也显得太健康！”

手持钢叉的魔鬼拖着尾巴，劈哩啪啦地扇动着翅膀：“先生，我们这里是只招待会员的。”

那中国人似乎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存在，径直走到壁炉旁的第三个人身猴头的雕像前，从石像中掏出了一部小手机……

死神网站里，暴龙的姿态俨然已经是这场角逐的胜利者：“警察先生，看看我们这个最隐秘据点里的战士。”他得意洋洋地指着周围的同伙，“约克来自新西兰，哈桑是阿拉伯世界最厉害的电脑黑客，阿克斯从德国登录，我现在身处意大利。我们的人无需出户，就能在这策划一起劫机案或爆炸案，效率相当高。”他又摇摇头说道，“可惜的是，前几天你们警方打死了我最棒的电脑专家，还发动了全球大搜捕，弄到现在，就剩下四个人支撑这项伟大的行动了！”

韩霁有意不去理会暴龙。他尽量把目光从暴龙身上挪开。看看左右的布置，气息倒像与

“死神”的名字没有太大关系。四面贴着些虚拟新年晚会的海报、广告、新闻报道，会议桌映着一组虚拟广场的三维效果图。再细看，韩霁居然看到了叶祯拿给他的那段化学武器分子式。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像个垃圾筒，什么都装。

暴龙踱到了虹的面前，“喻小姐，你哥哥确实是个天才，可惜，他不懂得珍惜。”

虹用鄙夷的目光看看他，一言不发。

“本来我们并不想用这种无礼的手段，不过，我们的时间很紧。唔，他来了。你哥哥现在通过了我们最后一道防火墙，赶来救你呢。”

年轻中国人是在眨眼间出现在众人的眼前的。

“欢迎欢迎，喻雷先生，您终于大驾光临了！”暴龙皮笑肉不笑地鼓起了掌。

“先把我妹妹和那个警察放了，你们与此事无关。”喻雷打量着四周，声音很镇定。

“不，不不。喻雷先生，你错了，你完完全全地错了，不要拿你身上的那份假货作筹码。”暴龙从喻雷眼中看出了一丝不安。“我们网站的电子检查系统是最棒的。你进来时，所有被携带的程序我们已在两秒钟内检验过了。”暴龙脸上腾起了一抹杀气，“我很佩服你。你们的确兄妹情深，为了救你妹妹，你居然肯放弃隐藏与警方合作！不过你难道真的认为警方在你身上安装的40个跟踪程序能躲过我们的病毒防火墙吗？在虚拟世界中，我们就是病毒，没有谁能比病毒更熟悉病毒了！我们的高级技术人员曾经击败过美军信息战部队的专家，他所制造的才是真正的病毒。好了，现在，喻雷先生，告诉我，真的全拟真度程序在哪儿！”

喻雷显然有些猝不及防：“你，你先放了他们俩再说……”

“看来你确实缺乏与我们这些国际恐怖分子打交道的经验。”随着话音，暴龙手中赫然多了一支奇形怪状的手枪。

“拟真电磁枪？”喻雷脱口呼出。

“你很识货。当然也知道它的厉害。如果让这种电磁枪在虚拟世界里击中人的虚拟身体，程序可以干扰大脑传感器，在拟真晶片末端瞬间激发20000伏高压。如果你不想看着你妹妹的大脑被烧焦的话，就合作一些。”说着便举起了手枪。

“不！”喻雷痛苦地吼出来。

虚拟扣留程序如定身法一般锁住了韩霁在虚拟世界中的四肢，他根本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虹。

“你只有十秒钟时间考虑，喻雷先生。”暴龙的声音听上去充满恶毒，“十！九！八！七！六！……”

一颗颗冷汗从喻雷额上滚下，这样的场面已使他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虹在轻声叹息：“哥哥，这程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没想到，现在却也要为它而牺牲我自己！”

喻雷几欲喷火的双睛盯着韩霁：“都是这个臭警察！他把我们全害苦了！”

韩霁昂头回应：“这该怪你自己。如果你早点把成果交给政府，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你……你这卑鄙的伪君子，欺骗了我妹妹，还敢……”

“不，哥哥，你听我说……”

“难道这个时候你还准备为他辩护？！……”

“你要为你妹妹着想，就应该向我们说明真相……”

“我不需要你来教育……”

反网络犯罪中心的主控大厅里，巨型的屏幕上显示出数以千计的站点情况，王局长正在听取部下报告，“他们在73个网站上一共设了将近一百个类似防火墙的电子安全系统，确实是高手。”

“可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以为挡住了那四十个跟踪器就万事大吉，却万万想不到，那四十个跟踪器只有被安检系统过滤后才以发挥真正的效能。”

“现在它们正在自动链接，组合，分析每部分得到的不同信息，马上可以挖出敌人的老巢。”

“还要多久？”

“五分钟。”

“希望喻雷和韩霁有办法拖住……”

“死神”网站里的争吵似乎越来越激烈，如果虚拟世界里也有唾沫星子，一定可以喷到暴龙脸上，四个恐怖分子好像成了可有可无的看客。然而，暴龙陡然醒悟了，他的一掌猛地击中了喻雷，“够了！在我面前演的戏该结束了。先生们，快说，全拟真程序在哪儿？”说话间，拟真电磁枪已狠狠指住了虹的前额。

喻雷的脸色由激动慢慢变得无奈：“你先放开她……”

“不，你们没资格讲条件。我的耐性有限，聪明的就快说！”

“……连接1.29.385.79，你想要的东西在那里。”喻雷只有说。

几秒钟后的暴龙走回到韩霁他们面前，脸上笑容很是得意忘形：“喻雷先生，这回你倒是没有骗我。我们已经在这间网站里使用了它，欢迎进入真实的虚拟世界。嗯，我感觉非常好，甚至可以感到我身体肌肉力量的勃发。不过，我想你的成果一定需要彻底地检验一下。很抱歉，你们都将成为第一批死于全拟真程序的实验品！”

猛然间，话音未落，整个房间忽地强烈抖动扭曲，如同一艘简陋的渔船突遭台风的袭击。光线忽明忽暗闪动，屋内的一切陡失常态，所有的人在混乱中竭力寻找可以支持平衡的物体。暴龙倚住会议桌，暴叫道：“怎么回事？”

正从屋角倾斜的地板上努力爬起来的小胡子答道：“是警察！警察在攻击我们的网站！”可惜他这句费尽全力喊出的话暴龙并未听清。韩霁感到原先的束缚突然消失了，一拳击出，正

中暴龙。惨叫声里，眼前光线一暗，拟真电磁枪坠落。

靠在厅另一头的两名恐怖分子先后跳过会议桌，猛扑向韩霁怀中。一种真实而钻心的痛楚袭上韩霁全身，他下意识地伸掌扼住对方虚幻的手臂，随后他瞥见了不远处的电磁枪。

“拿那枪！”韩霁冲着依然目瞪口呆的喻雷大嚷，那枪，就在喻雷脚边。

“没有驱动程序，我检不到！”喻雷的回应充满无奈。

“链接101.73.0.196，警方秘密程序库里有万能程序，密码3729……”韩霁已感觉被自己扼住手臂的两个人快要脱离他的控制，他体内的痛楚正愈来愈大，他几乎无法支持，眼冒金星。

小胡子已经冲了过来，他的第一反应必然是桌子另一端的电磁枪。他不准备再给这两个年轻的中国人任何机会，但他错了，就在他即将触及拟真电磁枪的一瞬，枪忽然到了喻雷手里，喻雷已来不及思考，双手扣动了扳机。一道刺眼的电弧从枪口射出，小胡子身体被那电弧猛然包围，他的身体竟一下变得透明，透明的脸上扭曲而惊愕。“嘭”地一下，透明的身体难以置信地完全碎了，碎成一粒粒齏粉般的亮斑，撒进“死神”网站虚无的空间里。

喻雷的嘴张得很大，这一刹那，他也意识到，那个人不仅是永远从“死神”网站里消失掉，也是永远从这个世界里消失掉。好可怕的全拟真！

原先正在全力与韩霁纠缠的两个人见此情景，却突然同时扭转了身子，喻雷太紧张了，他对付了其中一个人，却被后者击中自己握枪的手。

剧痛折磨下的韩霁几欲晕倒，但他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劫夺到拟真电磁枪，他只有拼尽最后的气力，和身向对手的背影撞去。

枪，从喻雷手中脱出，没有坠落，而是被这一撞撞得远远飞出。对手显然也承受不住这样沉重的撞击，蜷曲着滚向一边。

此时，屋内又一次剧烈地震动，原先胡乱扫动的光线逐渐黯淡。韩霁知道这意味着网站内部的安全系统即将崩溃，警方的电脑系统就会接管一切。

“各位大英雄，一切都该结束了。”昏暗中忽然响起一阵糝人的磔磔笑声。

韩霁勉强努力坐起身。他看到了半倚在角落里的暴龙，看到了暴龙手里的拟真电磁枪。

“死神”网站里的光线完全湮没了。黑暗里，韩霁骤然感觉到一个身体在惊叫中凌空扑向自己。刺眼的电弧再度从枪口疾喷而出，惨白色的光芒映出了暴龙恶煞般的面孔。借着电弧的照耀，他又看到了虹，余光下，虹的身体透明如水晶，美丽的面庞中掠过一丝歉意的微笑。

“小妹！”

“虹！”韩霁在狂呼中倒下。暴龙歇斯底里的怪笑也如同妖魔般嘎然消失，四周死一样的寂静，不再有任何声音。

叶祯遗憾的声音出现在韩霁耳中：“暴龙还是跑了。”

韩霁的世界崩塌了。他忘不了不虹用尽最后一丝力量留下的美丽微笑，但那微笑已经永远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这已经不再是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让人心痛的现实。

两小时后，那座小别墅中的韩霁宛如石雕般守候在喻虹的榻前。喻虹终于被摘去了呼吸面罩和身上的针管，她一定觉得非常轻松，可以安安心心地睡了，再不会有那种犹如身处地狱的窒息和痛苦了。恍惚中，韩霁像又见到了虹歉意的微笑，他很想流泪。

“我很早就开始怀疑你了，可是虹却不听我的话。直到我破译了你的上网密码和计算机登录地址，才彻底清楚了你的底细……”喻雷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她已经失去了一个现实的世界。虚幻的世界里，她不应再失去什么，哪怕是一个隐藏身份的朋友……”

韩霁的心又一次被刺痛，思绪仿佛是被一颗炸弹命中，四散迸裂，他默然对着虹那紧闭的双眼。

叶祯悄声地退出房间。他无法直面这种压抑。他打开客厅里的电视，电视的音量很小，但播音员激动的声音还是一下子穿过沉寂的客厅，钻进了韩霁的耳中：“再过十分钟，就是新的一年了，人类历史上最绚丽的礼花马上就会从我站的虚拟广场上升起。从清晨零时开始，这个活动将持续二十四个小时。登录虚拟世界的每位朋友都可以亲自把他想像中最漂亮最精采最壮观的礼花施放到这里的天空中……”

“新年的礼花，虹还是没能看到。”韩霁纷乱的脑海中浮现出刻骨铭心的场景：暴龙的鳄鱼眼、惨白色的电弧光芒、惊叫、狞笑交杂在一起。韩霁痛苦地摇头，他不愿意再想到这些。他的身体陡然间剧烈一颤： “死神”网站的新年晚会资料、古怪的化学武器方程式、播音员抑制不住激动的介绍、暴龙处心积虑抢夺的全拟真程序，这一切难道……

“叶祯，我知道暴龙在干什么了！他肯定是在礼花升起时，向网络主系统施放全拟真程序，利用化学武器模拟程序杀死登录虚拟广场所有的人！”

喻雷愣了几秒钟，显然是在思考韩霁的推断，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推断。

“必须赶紧上网！来不及了。叶祯，你去报告！喻雷，最近的连线电脑在哪儿？”

“楼上，三台都连线！只剩7分钟了！”

11时55分，虚拟广场主控大厅。

“对不起，局长先生，您的请求我无法办到。”主系统安全负责人唐睥吕锥 谕蹇殖ば龔 叭嗔已喔咚实拇蠹亲櫻 懊挥腥吩渣ぞ苈 膊蒙贍芙銓灸 肯碌牟虜饬徒屺 庀罨瞳 R 溃 还?/FONT>120多个国家在直播这次活动，近500万网民会登录虚拟世界，光是各国的政府要人就多达上百，除非您有最高层的命令，否则……”德雷尔很为难地耸耸肩。

韩霁想上前争辩，被王局长抬手制止了。“我们会向国际刑警高层上报的。我们只是要求你，在进一步指令未到之前，能不能再加强一下安全措施……”

德雷尔哑然失笑：“局长先生，您把暴龙他们想像得也太可怕了。我知道他们的组织之中有击败过美军信息战专家的高手，可是我们……”德雷尔自豪地指向楼下众多的操纵台和控制器，“我们有全世界最棒的系统工程师和程序设计师。这里使用的防毒杀毒程序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能够破解它的只有那些制造它的人！”德雷尔的自信已让他有些不耐烦。

大厅内传来了悦耳的女音：“开启礼花设计输入系统。”

所有人的目光转过主控大厅巨大的窗口，投向那人头攒动、充满欢声笑语的虚拟广场。广场内的舞台、布景、娱乐设施魔术般地消失了，上空原先变化多端的激光全息布景已被深邃广阔的夜幕完全取代，皎月为整个广场洒上一层亮丽银光，照亮了每个翘首以待的游客的面庞。

人们惊奇地发现广场预先划分的众多方格区域上，慢慢架起一座座金字塔样的站台。一阵耀眼的光线闪过，每个站台上赫然都飘浮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球！站台内置的扬声器礼貌地按照预先登记的名单邀请游客上台来。游客只需将手放在水晶球上，脑中回忆一遍自己设计好的礼花，主机系统便可收到相关数据进行演算处理。第一批游客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把手放了上去。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再检查一遍你们的安全系统总可以吧。”王局长的语气简直近乎恳求。

韩霁焦急地看了看表：11时58分。扭回头，叶祯和喻雷是同样焦灼的目光。如果还不能立刻将暴龙生擒活捉，如果一个闪失让暴龙真的得手，那会造成多大的危害！韩霁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他甚至开始希望是自己判断错了。

11时59分，第一批数据已全部输入完毕，主系统正在进行最后的演算与处理。德雷尔故意大声地问道：“尼斯，安全系统情况如何？”

“一切正常！”

广场上的人们都已经停止了走动，抬起头，等待着那一刻亮丽辉煌的夜空。主控大厅里，气氛却异常紧张起来。随着十秒倒计时开始，人们的目光又聚向窗外……

棗难道判断真的错了？

新年的钟声悠然在广场上回荡，无数绚丽多姿的礼花霎间在广阔无限的夜空中绽放开来。无数意想不到、令人叫绝的图案和问候语在夜空中闪烁跳跃，漆黑的夜幕上瞬间便被渲染上了七彩的光芒，广场上的游客也随之沸腾了，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欢呼，第二批输入者也已经急切地走上了金字塔站台……

主控大厅内也是一阵欢呼声和掌声，德雷尔转过身来很宽容地笑了笑。韩霁看看喻雷质疑的目光，脑海中只在反复地问一句话：“难道我的直觉真的错了？”

德雷尔兴高采烈地举起了手中的香槟，还未开口说话，喜悦的气氛突然被刺耳的警报声击破。酒杯的粉碎声和工作人员惊慌奔回岗位的脚步声让场面一下混乱起来。只短短几秒钟后，德雷尔听到了犹如死神判决般的报告：“主机安全系统被破坏！有外来程序在主机内大量复制和启动，主机失去控制！”

在场的所有人仿佛被同时扼住了脖子，瞬间的沉寂使大厅内充满了强烈的窒息，直到喻雷的声音如惊雷般在众人耳边炸响：“快检查第一批输入者的计算机登录地址，暴龙就在里面！”

有人机械地开始照着喻雷的话去做，但德雷尔只是不解地看着喻雷。

“德雷尔先生，礼花输入系统允许输入的时间是1分钟，演算处理1分钟，燃放1分钟。而像全拟真程序这样的大型程序，1分钟仅够输入它的压缩文件。通过自解压和复制，才能控制主机，暴龙要输入化学弹模拟程序，只能等到第二批……”喻雷紧张地咽了咽口水，“……而由于原有输入程序的限制，每个登录者只有一次输入机会，他想要第二次输入，必须……”

“必须退出再进一次！”韩霁也马上领悟了，“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不可能更换自己的计算机登录地址！”

德雷尔看表。00:01:15！他用一种从未有过的音量发出大吼：“快！照着他们说的去找！快！！”

00:01:05。

亨利是大学里的拳击教练，他答应自己四岁的儿子，一定会为他放出一道精彩绝伦的礼花。儿子的年龄太小，不能使用大脑传感器。此刻他一定在电视机等着我呢！亨利想到儿子咯咯笑着在荧屏前手舞足蹈的情景就不禁笑了，还有55秒，足够他输入了。

亨利闭上眼尽力把脑海中的礼花想像得更完美。突然，从背后伸来一只大手掐住他的脖子，把他甩下了站台，台下众人一阵惊呼。亨利的手掌和膝盖都摔破了，痛得龇牙咧嘴，这样的痛感在网上是从未有过的！

站台上，一个高大的光头黑人男子丝毫不理会台下众人的斥骂和嘘声，把手重重放在了水晶球上。

亨昨愤怒了：“小子！我要叫你的下巴开花！无论是在网络中还是现实里，任何人都不会让杰克暂时模 蔽 莪 迳 钠 稽 嘴 郎 狭 苏 咎 ？/P>

00:01:32。

韩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大厅内的巨大计时器。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而要从每次一万人的庞大数据中寻找同一个登录地址，绝不是想想就可以做到的。德雷尔已经彻底失去了常态，气急败坏地催促着手下。

叶祯悄悄地走近喻雷：“我估算了一下化学弹模拟程序的输入时间……”韩霖伸手制止了他，不让他继续往下说。“不到最后，不要放弃！”叶祯轻轻地摇了摇头，随即又赞同地笑了，“对！不要放弃！”

00:01:33。

亨利眼前有一个黑洞洞的拟真电磁枪口，他惊呆了，“天哪！我究竟是在上网还是在做噩梦？！这不是我所熟悉的网络世界！”暴龙一手持枪，一手忍不住摸了摸被亨利击中的下巴：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下手这么重！看着枪口下亨利恐惧的眼神，暴龙感到一丝滑稽。他大概从未想过虚拟世界里有一支枪可以真的要他性命。暴龙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随手扣动扳机。“现在，再没有人会阻止我了！”罪恶的手再一次重重摆上水晶球上…… 只需20秒钟，化学弹模拟程序便可输入完毕。

第二轮的礼花在刚刚恢复神秘黑色的天空绽开，半空中，五彩缤纷的艳丽烟花丛里，一团紫红色的烟雾在慢慢扩张，慢慢下沉。欣喜若狂的人们没来得及反应，紫红的烟雾已经裹上了他们的身体。全拟真化学武器程序作用在人们虚拟的身体上，大脑传感器骤然向脑部发出了与真实世界无异的强烈刺激。这种刺激足以给人们的脑部和中枢神经致命的伤害。人们刹那间失去宝贵“灵魂”，失去宝贵的生命。虚拟广场上，紫烟包围中的虚拟身体迅速僵硬、透明、消散，犹如一个个可怕的梦魇……

00:03:00。

激动的人们还不能了解虚拟世界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狂热的登录仍然继续……

稍稍安静下来的广场又一次沸腾了。第二轮的礼花在刚刚恢复神秘黑色的天空中再次绽开……

终于又有人倒了下去，但这次倒下的却是暴龙自己。

韩霁伸手搀起倒在地上的喻雷，五彩缤纷的艳丽烟花丛中，一道亮丽的彩虹挂上天穹无数的游客在虹光下发出赞美的惊呼。

喻雷好不容易站了起来，但他还笑得出。暴龙的重拳几乎他昏了过去，但这却为韩霁和叶祯制造了进攻的机会。身后的水晶球上清晰地显示着暴龙最后的输入进度剩97%。

老头子和德雷尔正慢慢走进临时架设的警戒区。老头子恍然大悟地扭头道：“我想我知道暴龙他们是如何侵入安全系统的了。你不是说能破解它的只有它的制造者吗？在你们安全系统的建设初期，他们就已经侵入了。就像一堵城墙，他们在没修好前埋了一颗定时炸弹，而你们把它封了起来，又抹上了一层水泥。”德雷尔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口气，“我现在只知道，是什么让暴龙把输入延后了二十几秒？”

老头子同样轻松地笑了笑，目光穿过匆忙走动的警员，移到几米外躺在地上的暴龙身上。那是被数字化扣留程序锁成的一个奇怪造型。他也许无法再逞凶了，但那双鳄鱼眼里仍然充满死光，鳄鱼眼一直紧盯着天空，只可惜天空中已无法飘起他所期望的紫烟……

这是新的一年里最晴朗的一天。

韩霁亲自开车送喻雷去机场。根据新修订的《拟真度管理法规》，各国政府终于特许医院为处于高度瘫痪的病人使用修改过的高拟真度程序。喻雷也将飞往联合国总部汇报他的研究成果。车内，两个人静静地坐着，各自想着心事。喻雷终于忍不住开口：“韩霁，今天是虹的生日。”这是个令人伤感的话题，韩霁不知该说什么，他只有用沉默代替自己的回答。喻雷盯着车窗外，一棵棵飞快掠过眼前的白桦树，如同自言自语般地继续着这个话题。

“如果我没有设计全拟真程序，虹也许还能躺在病床上。是因为这套程序，引来了那些可怕的事情……韩霁，如果虹没有发觉你的真实身份，你会不会一直把欺骗她的谎言继续下去？”韩霁没有回答，眼睛盯着前方的路，好像很专心地在开车。喻雷看了他好一阵，又张口说道：“我在新梦网新开了一个网站，想请你去坐坐。”

韩霁黯然看了喻雷一眼：“抱歉，如果不是公事需要，我可能不会再到虚拟世界中去。”

喻雷脸上的笑容难以觉察，他把一直藏在口袋里的右手伸到韩霁脸旁：“但如果是它的主人邀请你呢？”他张开紧握的手掌。窗外明媚的阳光照射在粉红色的发夹上，在韩霁的眼帘里映出一道七彩的虹影。

疾驰的汽车险些失控。

“这，这，这是……”

“小心！注意前面的车！开慢点，我慢慢告诉你。”……

## 征服者

作者：王麟

由远而近的敲击声将他从沉睡中唤醒，敲击的节奏忽紧忽慢，象是漫天洒落的雨丝。“叮咛，叮咛”，锤子亲吻钢钎的声音越过岩层，阵阵击打着他的神经，他还是不能动弹，身体内部休眠的能量装置开始缓缓启动，能量装置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履行它的使命了，所以开始启动时是缓慢的、小心翼翼的，那里受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那是几乎要了他老命的创伤。能量象一股温暖的液体，缓缓地流过他的全身，他的意识开始复苏，大脑运转，眼睛慢慢张开，在身体里滑动、游曳。漆黑，还是漆黑！就象他受伤后意识脱离身体一刹那间的感觉，那是无边黑暗中的恐惧。往事夹杂着痛苦在眼前浮现，他回忆起了作为一名L星球上护卫武士的那种巨大的荣耀，想起了征服者毁灭性的残酷，想起了火，想起了闪着绿黝黝寒光的冷光枪，然后乌云掠过脑海，在脑海深处是他爱人的倩影，身影是多么的熟悉，似乎就站在他的面前，用柔软的触角拥抱着他，用温热的嘴唇亲吻着他，他想起了两个人身体完全交融后那种快乐、双目相对时绽放的灿烂火花。可是那是多久之前的回忆了？他不知道，但他记得很清楚，当L星球上的武士作为征服者迈进浩淼宇宙空间的那一刻，亲人们眼中的情感是显而易见的，那里是自豪、是鲜花与微笑、是开拓疆土的狂喜，是盼望他们凯旋而归的迫切。

征服者的路是用血与火铺就的，L星球上的武士对被奴役者采取的是灭绝政策，他们需要能源，他们需要更多栖息的土地，奴隶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用处的，他们已经进化得很完美，没有什么可需求的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强大能量。L星球的武士象是携带着瘟疫的厚重乌云，扫过他们所有力所能及的地域。他，作为武士中最出色的一位，当然将本族利益看得比生命还重，可以说，他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并且，在他从刚刚复苏的记忆里得知，他或许已经死了。他记得自己已经死了，一束致命的冷光贯通了他的前胸和后背，他们在征服的路上遇到了可以致其于死地的敌人。在战争进行得最惨烈得时候，一个坏消息从L星球传过来，他们的母星在敌人蹂躏下已经化作宇宙间一抹飘渺的烟尘。

所有的都失去了，亲人、爱侣、朋友，还有让他魂牵梦绕的家乡，一切都烟消云散。他的目光不期和另一位武士相遇，他蓦然发现对方的眼中已经布满了死亡的气息，他们为之奋斗的帝国已成梦幻，留下来做什么呢？苟且于一隅，呼吸着孤独的空气，将辉煌的历史当作慰藉的点心慢慢品尝，在黑暗中高唱早以破灭的帝国进行曲？不！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意义，死亡是最后的解脱。那名武士没有做无意义的抗争，平静地被敌人的冷光枪化成一缕青烟，接着是另一个，接着是其他的人，他也想到了死亡，但心中还有一个声音在回响，活下去，继续帝国未尽的使命！

然而他的思维的速度没有超越过冷光束，一阵剧烈的剧痛夹杂着透骨的寒冷让他的思维刹那间停止，他身体里的能量驱动装置被损坏了，进入了强制休眠状态，他的身体本能地扭曲，象流星一样从浩瀚的天宇坠落，扑面而来的是山一样的巍巍黑暗。他脑海中残存的意识告诉他，自己已经死了。

他坠落，几乎以光的速度，直到有泛着泡沫的湖水将他吞没，他炽热的身体在接触湖水的一瞬间，激起的冲天水柱和漫天的云雾弥漫了周围的一切，他没有听见剧烈的爆炸声、强大的冲击波划破天空的轰鸣与不知名生物死前凄厉的哭喊。冲击力太过巨大，整湖的水在瞬间几乎被蒸发的一干二净。

渐渐地他醒了，感觉到身体正慢慢冷却，能量被封存起来，周围是非常陌生的环境，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没有声音只有死寂，没有热量只有开始冷却的淤泥。突然有一种悲哀的感觉弥漫全身，他为自己没有争取活下来的机会而耻辱，他为自己的家园被毁而伤心，敌人是在捍卫他们的家园，任何不速之客都会被看作是入侵者，何况，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毁灭者，为了本族的利益与长远发展，他并没有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直到自己的星球被毁，他想自己如果能和自己的邻居和平共处，那么现在的情形也许是另外一副模样，但这种想法产生的太晚了，因为他们征服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敌人都是不堪一击的，在α星系，他们还没有找到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全都错了，教训惨重。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和遇到的人和平共处，他暗暗下了决心，他一直在坚定自己的决心，静静地躺着，目睹身边地淤泥化作坚硬的岩石。

“叮咛、叮咛”的声音持续不绝，声音已经到了身旁不远处，岩石在振动中呻吟、颤抖、碎裂，有一种不知名生物粗重的呼吸声随着敲击时高时低，他的心情激动起来，脱离囹圄的机会马上就要到来，他等待着，甚至将提前打好腹稿的感谢词默诵了几百遍。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他激动地问自己，是“你好！”？还是“谢谢！”？还是和自己的拯救者抱头痛哭，用哭声来表达自己真切的感激之情？

哗啦啦，岩石分崩离析，碎块滑落山崖象是演奏一曲新生之歌，他的眼睛突然看到了光明，他甚至感觉到那亮光将他的全身轻轻托起，“你好！”他用尽力气呼喊了一声，没有回应，他的眼睛从身体的一面滑到另一面，才吃惊地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古怪的生物，他们的全身或者半身都用奇怪的材料包裹了起来，挥汗如雨的敲击着陡壁上的岩石，山坡陡峭，完整的山峰还剩下犬牙突兀的一面，孤零零地抬首望天，从山上到山下，人群如蚁，身背巨石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

“天呀！真是一个完美的水晶球……”最先和他打过照面的生物惊呼了一声，人们呼啦啦地涌过来，就象蚁群发现了食物。“一个完美地水晶球，是上天赐予我们穷苦人的！”杂乱无章的音节冲击着他的耳膜，“你好！”他又喊了一声，回应他的是几声尖叫：“水晶球能够发出声音！它能够发出声音！”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道：“听老一辈人讲，在巨大灾难来临之前，总会有异物出现，或者出现怪兽、或者出现可怕的天象，难道老天要降临灾难给我们，难道我们的命那么苦！”老人悲伤绝望的泪水顺着褶皱纵横的脸颊缓缓滴落。人群一下子寂静无声。

他舒展了一下身体，诧异地打量着这群古怪的生物，身体内部的能量驱动系统开始正常工作，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激动，也暂时不明白他们发出奇怪音节的含义，这些音节代表了什么？欢迎？敌意？恐惧？欣喜？他吃力地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库，从浩如烟海的语言记录里寻找和这些音节相匹配的语言分支，终于，他找到了，有一种语言和这群生物发出的音节相近，慢慢地，经过对照，他终于听懂了这些话的意思。原来他们是在敬畏自己！

他知道，这些语言是他接触过的最低级的语言形式，很能说明，这些生物根本不具备和他交流的能力，他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人。没有人能够征服他。“哈哈……”不知怎么他竟然开怀大笑起来，他笑自己命运是出奇的好，在黑暗的世界等待了上千万年终于盼来了光明的馈赠！他的身体还是不能动弹，仅存的能量勉强能够支持他的思维，并且，为了准备和这群低级生物的交流，他打腹稿也耗费了自己许多宝贵的能量，现在想来，真是纯粹的浪费！

那个老人用左手轻轻地托起了他，将右手放在他光滑的体表来回摩挲，喃喃说道：“不！这么美好的东西怎么能给我们带来灾难？不，不会的，我们的心是向上天敞开的，他肯定是看到了我们的苦难，于是降下异兆，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苦海。我们快要支持不住了，毕竟已经连续四年滴雨未下了！而皇帝还要我们开山采石、修筑皇宫！”

他不明白什么是水晶球，在他眼里，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他们L 星球人经过上亿年进化寻找到的最佳休息状态、宇宙中最完美的形状球形！是的，球形，一种同体积物体中表面积最小的完美形状。这种状态可以很好地避免身体里能量的不规则散失。他还在L 星球，人们都具备这种能力，这也是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的本能。在温暖成为希望、严寒亲吻大地时，星球上所有的人都会收缩成球状进入漫长的冬眠。他们在十个月的冬眠中编织着温暖的梦，然后在另外十个月里实现这些梦。他是梦做得最多的一个，于是他也就成了为实现这些伟大的梦而付出努力最多的一个。于是，经过努力，他成了人人称羨的武士，他有了爱人，他甚至让爱人为他孕育了一个小生命。拉姆达，你真是了不起！拉姆达是他的名字，意思是“征服”。他为这个名字而自豪，这种自豪感激励着他，为自己、为美好的家园而奋斗，直到他丧失家园又几乎丢掉生命的那一天。而现在，那种久违的优越感又重新填满心胸，他知道，拉姆达是不会轻易服输的，敌人毁灭了他的故土，但命运是多么照顾他，让他又得到了一个如此美丽的星球！

能量在他的身体里快速地流动，让其整个身体发出炫目的光辉，玲珑剔透，在异域生物眼里，他简直就是宇宙间鬼斧神工的杰作。这时，一种渴望从心底袭来，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浑身难受，他明白，自己的身体需要能量，没有能量，他只不过是刀俎上的鱼肉，连自己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能量！能量！他在心里喊着，慢慢地，他身体内部的能量采撷装置也开始恢复运转，遍布全身的毛细微管开始膨胀变大，具有智能的毛细管觉察到附近有能量流，攫取、再攫取，能量随着毛细管流进体内，拉姆达感觉到身体里的不适消失了，那是他赖以生存的能量起了作用。

老人以众人难以觉察的速度开始衰老，先是托着水晶球的手臂象失去水分的海参慢慢萎缩，既而延伸到前胸，接着头部，最后是整个身体象枯朽的木柴颓然倒下，“那是真的……”老人含糊不清地嘶喊了一声，没有几个人能够听清楚，他们只是惊讶地看到老人的身体如一片落叶轻飘飘地朝深渊中坠去。“阿爸太老了，他还是没有支撑到生活幸福的那一天。”众人不约而同地悲叹道，其实，对他们而言，活着就是为了在双重悲惨中死去，老人的死，只是激起了一些哀伤的涟漪，他们麻木的心灵再也觉察不到什么了。

在众人的期待目光中，一位年轻人从人群中走出来，朝拉姆达张开了手臂……

赵赢从灯光烛影中探起身，望向窗外，夜色还未褪去，零星的星辰点缀黎明的天空。刚才漫长的噩梦让他出了一身冷汗，他闭上眼睛，但残留的梦境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小杂种！快给大爷舔！舔！”高高在上的老爷子抬起一只脚，用大脚指压在赵赢的头上，边旋转边充满恶意地哈哈大笑，一股恶臭熏得赵赢差点呕吐，但他忍住了，愤怒的火焰燃烧在他的胸膛。但他不动声色：“主人，先舔哪一点？”声音冷酷地连赵赢自己都感到不寒而栗。他知道，他必须忍，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现在的身份是亡国的太子，父亲在国破家亡的那一天挥剑自刎，在死前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几乎所有的孩子，但是赵赢却幸免于难。是的，他承认自己怯懦，承认自己在宝剑的寒光中吓得几乎尿了裤子，但他不想死，不想在亡国的时候死去，他还有自己的计划和梦想，那就是总有一天帝王的宝座会在他赵赢的屁股底下辗转呻吟。父亲！你太刚烈了，容不得一点点屈辱，可是你的儿子，你的不成器的儿子，会在苟且偷生中实现你老人家的伟大梦想：征服！征服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灵！让他们都在我的面前卑卑怯怯、俯首称臣！

赵赢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在灯光的映照下，微笑象是一只打着饱嗝的雪豹在用舌头轻舔自己血淋淋的前爪。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否则，也不会在征服的路上变本加厉，十个强大的帝国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他们的儿子、女儿、巨额的财富已经属于他赵赢一个人。那个让他舔脚趾的老家伙，在临死前声泪俱下，哀求着要侍奉赵赢一辈子，不管让他舔哪里。赵赢冷冷地看着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刚烈的汉子，宁肯结束生命也不愿背负着亡国的痛苦苟延残喘。父亲！赵赢轻轻喊道，你的儿子不是孬种，你现在帝国的疆域已经拓宽了上千倍！你在九

泉之下可以安息了。赵赢的手臂潇洒地挥起，温热的血浆让他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

他转过身，端详起放在镀金桌子上的水晶球。它是那么美，美得让他几乎有融进去的冲动。为得到这个水晶球，他可花了不少的力气，甚至陪上了几条近卫军的生命。不过，这也值得，作为出现在自己帝国版图中的祥瑞之兆，他有足够的理由对此不择手段，当然，也不用他费什么力气，帝国中的一草一木都跟他一个姓。而那群暴民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坚持水晶球是属于穷苦人的，是上苍赐予他们的礼物，甚至是丰衣足食的希望。赵赢冷冷一笑，亡国的人民竟然还敢提什么要求，竟敢抗命不遵，在帝国巩固的过程中，你们真是撞到了枪口上。杀！一个不留。

一阵轻微的嗡嗡声打断了赵赢快意恩仇的思考，他屏住气仔细搜寻，最后才发现是水晶球的轻微振动发出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轻微的嗡嗡声变成了刺耳的尖啸。水晶球在托盘里飞速旋转，在旋转中球体开始变形、延伸，在赵赢还没有从惊讶中清醒过来，变成流体状的水晶体腾空而起，牢牢地粘在他的手臂上，他只感觉到手臂突然一酸，仿佛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迅速流失，接着，他的双腿又一软，身体发麻，眼前金星乱冒，在他倒下去的一刹那，充斥他整个视野的是亮丽的鲜红……

拉姆达从老人的手中滑落，身体重重地撞在岩石上，感觉到身体里有异样的感觉在升腾、奔涌。不过，他没有感觉到不适，现在那种对能量的强烈渴望似乎已经消退。他环顾四周，那些人正用更加虔诚的目光注视着他，有一些人甚至匍匐在地对他顶礼膜拜，口中念念有词。天空和大地象是被火球笼罩，但拉姆达知道，即使这样，温度对他而言还是太低了，他们居住L星球，温度不知要比这里高出多少倍，适宜的温度对他们而言是最重要的，仅次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强大能量。因此，他现在还不能很好地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有采取保护自己的球形。

那位身负重托的年轻人将他轻轻地托在手里，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身后是紧紧跟随的黑压压的人群。沿着陡峭地山路，队伍在缓缓地行进着。空气似乎用火烤过一千遍，火辣辣地灼烧着人们的皮肤，但他们的目光是欢欣的，那是走到绝望尽头看到光明的狂喜，在这个活着就是为了死去的星球上，从天而降的水晶球寄托着他们未来的全部：雨水、丰收、和平、幸福。

拉姆达很惊讶自己现在怎么没有了汲取能量的冲动，那种嗜血的冲动，几乎可以等同于性爱的冲动。他的身体现在很平静，也很悠闲，亡国亡家的痛苦似乎已经消失在记忆的深处，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繁衍整个L星球种族的艰巨使命。整个星球目前为止只剩下他一个人，有性生殖是无法施行了，那只有采取最原始的无性生殖手段来创造自己的后代、恢复种族的繁荣。他的眼睛从身体的一侧滑行到另一侧，将沿途的异域景色全方位地做了研究、记录，然后，他不禁感慨道：这个星球上的文明太落后了，落后得简直让人不忍卒睹。荒凉的山脉，干瘪呆滞的智慧生物，沉重的发出吱呀呻吟的木制车轮。啊！轮子，他们竟然还用轮子代之以步！而在L星球，文明已经高度发达，车轮是早已被淘汰的过渡产品，他们现在可以直接将能量输进身体内部的驱动装置，使运动达到亚光速状态。连道路也已经演化成光桥，从居住的星系延伸到另外的星系，紧紧跟随着征服者的足迹。但他们也不是万能的，否则不会屈服于冬季的严寒和能量的短缺而走上鲜花和屠杀的双重之路。

他不知道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们要将他带到什么地方，而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他，L星球的武士，总会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的身体还是不能自由变形，是不是身体内部的能量装置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或者正在自动进行修复？但修复是要能量的，难道一个干瘪老头身体里微不足道的能量就已经足够了？拉姆达暗暗问自己，心里掠过一丝不安，这对他而言是极少发生的事情。但他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遵从自己的意识指令，这真令他担忧，但他又弄不明白为什么担忧。颠簸的行进队伍突然停了下来，既而大乱。拉姆达将眼睛高高地树起在身体上

方，发现一队身着戎装的士兵拦在众人面前。

“皇上有令，将东西留下，所有的人都站成一排听候发落！”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张牙舞爪地在发布主子的金口玉言，“你们这些刁民，发掘到了宝物竟然想据为己有，真是大逆不道，都给我通通拿下！”

人群的混乱暂时停止了，他们都静静地站着，周围是即将爆发的空气，这时，手捧水晶球的年轻人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你们灭亡了我们的国家，但你们永远都征服不了我们大家的心！水晶球是属于大家的，不属于强盗！”“对！它属于上天的恩赐，你们别想将它夺走！”众人都大声附和道。

“反了！真是反了！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你们不知道天下还有一个赵氏帝国，杀！”话音落处是刀剑的寒光，在飞扬的头颅与鲜血里，拉姆达瞪大了眼睛。

奢华宽敞的宫殿里，一个蜂目豺声的中年人在神经质地来回踱步，口中念念有词，冷酷的目光和他猥琐的身材极不相称。拉姆达意识到这也许就是地球上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从那群士兵诚惶诚恐的神态中推测出。中年人慢慢停下了脚步，将目光落在拉姆达的身上，脸上不时浮现出诡异的微笑。这时，拉姆达身体内部久违的渴望猛然窜起，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能量！能量！我需要能量！拉姆达不由自主地狂喊起来，他感觉倒身体因激动而引发的振动，在振动中身体开始变形。能量！拉姆达的身体下意识地腾空而起，牢牢吸附在中年人的身上。能量！他感觉到身体获得活力后的快感，随着对中年人身体能量的吸取，拉姆达的身躯化成了玉带状，象水蛭一样随着中年人颤抖的身体来回晃动。能量！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滚烫液体使玉带迅速鼓起，而中年人的身躯在卫兵的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干瘪，最后象还没有完全腐败的木乃伊轰然倒地，连一声死前的挣扎都没来得及。赵赢，这个挥师百万横扫六合的征服者，终于带着惊讶与恐惧成了异星武士拉姆达手下的牺牲品。

“皇上！”这种可怖的现象超越了他们的常识，让他们在极度恐惧中呆若木鸡，卫兵过了好长时间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纷纷举起了刀剑，刀剑落处，玉带被分成了无数碎块，划着优美的抛物线四分五裂。但令卫兵吃惊的是，这无数碎块又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成了球状，褐色的液体慢慢渗出，流淌了一地。拉姆达很惬意地将废物排出了体外，只留下了自己急需的能量，他又一次从征服中获得了满足，遥远的惨败、家园的被毁、在岩石中度过的混沌岁月，今天都要一起偿还了！他看到了自己的后代，那是和他一样是优秀的武士，借助外力，他完成了艰巨的无性生殖任务，他知道，在自己的后代中，最终会发育、成长出美丽的雌性个体，从中可以找到他未来的爱人。以后，将不再是他拉姆达一个人单枪匹马冲锋陷阵，他有了同类，身体里都流淌着L星球种族的血液，都有伟大的无所畏惧的勇士基因，这将是他们的动力，有了这种动力，在复兴失落的L星球的文明的征途上，他们将携手并进！

雕龙地板上四处乱滚的圆球渐渐地行动有了秩序，也有了目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朝挥剑的卫兵发起了攻击。他们吸附在卫兵的头上、腿上、胳膊上，以十倍的疯狂进行着索取，在断断续续的惨叫声中，卫兵们高大魁梧的身躯开始变小、变得干枯、变得如同一页页用完的废纸，在空旷的宫廷中飘落、凋零。宫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幸免于难，不管男女老幼，统统在无声的屠杀中死去。有风吹过来，打着旋涡在坟墓般的宫廷中游荡、呼号，目送着征服者们心满意足地滑出金碧辉煌的庭台楼阁，目送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互相交融、分离，数量越来越多，形成一股扫荡一切的滚滚洪流。

无数城镇眨眼间变成了死域，干枯的尸体在荒凉的街道上交叉、重叠，狂风夹杂酷热，死寂呼应着轰鸣，那轰鸣声是胜利者的欢呼。他们飞出城镇，蝗虫一样扑向贫瘠的乡野田园。在能量不断补充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恢复了飞行的本领，这让

他们在征服的道路上更是如虎添翼。

拉姆达俯视着作为奴隶的大地，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他不断调节着自己的飞行速度，也不断用权威的命令让自己的武士们按着自己的意愿去进行征服。现在，他又恢复了以前那种自信，并且自己悟出了一些道理，那就是：强者至尊！他用自己的触角同爱人的触角搭在一起，用自己母星的语言进行着热切的交流，他的心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死亡与杀戮好象现在与他拉姆达没有任何关系，有的只是作为强者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优越感。

乡村的田野上，一对老年夫妇正在携手耕耘，播种着没有希望的希望，收获着麻木的痛苦，但他们还是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劳动，因为，如果不耕耘，那么他们将无比悲惨地死去，而耕耘，至少还有一线生机。他们的背很驼，头颅随着木耒的运动而前后摆动，花白的头发如霜打的枯草，在酷热的天气里干缩卷曲。

“要是儿子在就好了，唉……”老太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儿子在不久前的战争中已经尸骨未留，新婚的妻子又远嫁他方，老人不能怪她无情无意，因为，她还年轻，她需要依靠，也需要生存。而老人们自己已经支撑不了几天了。

刺眼的阳光忽然变暗，老人诧异地抬起头，看到天空中掠过的呼啸流云，它们的面积是那样大，几乎遮盖了整个天空，老人们不知道，致命的灾难就要来临。

拉姆达静静地悬浮在空中，看着自己优秀的儿子将两个垂死的生物的肉体放倒、榨干，他们做得很潇洒，动作也都一模一样，又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回到他的身边汇报自己的佳绩。拉姆达相信，现在，他们的种族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再没有谁能够征服他们。他们将用这个星球作为基地，开始宇宙中漫长的开拓之旅。

他们飞翔，越过高山和大海，尽情地变幻着自己的形体，搜寻着漏网的生命。他们飞翔，他们狂呼，他们在如颠似狂的状态中寻找到了失去的自我，他们飞翔，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发现了不远处强大的能量流。正淹没在爱情与征服旋涡中拉姆达蓦得兴奋起来，作为野兽的本能又蠢蠢欲动，他命令自己的手下调整方向，朝奔涌的能量流冲去。

那是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那是星球的心脏在怒吼，炽热的熔岩冲刺到百米高空，混杂着火山灰天女散花般洒洒落地面，熔岩流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在向征服者们示威。拉姆达飞到上空，俯视着火山口，仿佛在欣赏妙龄少女丰满的酥胸，那里充满了诱惑力，那是他无法摆脱的本能力量，他欢呼着，第一个冲了下去，没有怀疑，甚至没有犹豫，他的属下几乎都奋不顾身地追随拉姆达而去。

上千米的火焰腾空而起，爆炸声一阵接连一阵，波及到星球的很远处，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能够听到这一连串复仇的爆炸，但有一点很清楚，拉姆达及其征服者们无意中完成了他们从未想到过的心愿，那就是，和被征服者永远地融为一体！

我的朋友们，请原谅我非常冒昧地使用“朋友”这个字眼，本来，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是没有这个亲切而又充满人情味的词语的，但是，现在我学会了他，在经历过辉煌与沉沦之后，我终于学会了以怎样的身份面对异星的生灵。朋友们，请不要原谅我唠里唠叨，按照我们的时间计算，我已经很老了，文明的高度发达也不能阻挡宇宙间这条永恒的规律，星球与各种天体都有生死轮回，何况生命乎？你要说我来自哪里，这并不重要，我的生命是宇宙创造的，我不断在创造中得到进化，要说我容身何处，我也无法对你们讲清楚，因为任何生物体都是我容身栖息、进化发展的地方。几亿年来，我为了生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们说我是自私的，不错，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维护我的生存利益，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如果不能

生存，我又凭什么侈谈其他呢？我来自宇宙的奇点，将来也会复归于奇点，我通过不断抛弃、不断改变自身的编码来获取进化的力量，我并不是生来就很强大，不！其实我真的很软弱，我只有通过支配自己的宿主来向外界显示自己的强大与否，如果宿主是一只兔子，那么，我不得不哀叹自己选错了对象，只有强化自己的能力达到可以生存的标准，当然，宿主如果是狮子、老虎，那么我将把它们长处固化在自己基因的编码里，这对于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朋友，我不是孤独的，不是，我有自己的血肉同胞，我们在不同的宿主体内发展着自己的文明，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科技，我们可以通过几亿年奋争获得的技术来加速我们文明的进程。沧海桑田，弹指一瞬，我们在选择宿主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这个漫长的过程，有机会去看看我们的编年史会了解得更清楚。我们在进化的道路上选择、抛弃，最终找到了高智慧的生命。你或者会问我，你们的文明如此发达，怎么还必须依赖宿主呢？我不得不回答你，这正是我们整个种族的弱点，这些弱点是不能用科技来弥补的。我们认识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寄生宿主身体内并帮助发展它们的文明来延续我们种族的生存，说得更确切一些，那就是，我们是通过征服自己的宿主才有今天辉煌成果的。

朋友，我向你们倾诉这一切并不是想炫耀什么，也不是作为弱者来博取别人的同情，我说这些的目的，是在回忆、在追思我们种族辉煌的过去，因为，在经过一次错误的选择之后，我们几乎遇到了灭顶之灾。而灾难的开始，起始于遥远的 $\alpha$ 星系中的那颗并不美丽的L 星球！

在那次漫长的宇宙迁徙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L 星球，上面的生物是文明的、智慧的，正是我们最佳的选择，经过种族元老会的全体同意，决定寄生在这些生物的体内。寄生的过程也就是征服的过程，最初的征服，我们双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它们的身体与我们格格不入，我们不得不在牺牲了许多同胞之后才站稳了脚跟，为了能很好的和他们融为一体，我们调动了自己全部的科技水平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了改造，而不是被动地寄生。我们改造了他们的神经系统、生殖系统这些关乎到我们种族前途的重要部分，有目的的让L 星球上的文明呈加速度发展。但是，我们做错了，我们第一次这样做就错了，事实告诉我们，干预并支配宿主的文明进程是不允许的，我们无意中违反了规律，受到了无情的报复。

说实话，我们改造他们的科技手段并不完美，这些我们都清楚，当时大家都一致认为，通过一段时间的进化，也许会弥补我们的不足，但是我们错了，真是错得一塌糊涂，经过改造的宿主，他们美好的潜质都无形中被改变，爱好和平、对他人充满爱意的种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扩张与杀戮，他们甚至变成了不依赖食物而是直接获取能量才能生存的机器，真的是毁灭性的机器！

我们这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挽回错误，我们又强制性地改变了他们部分基因编码方式，让他们有了冬眠的习惯，这样，他们可以暂时收敛自己，不那么疯狂并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杀戮和毁灭。因为，杀戮与征服都有双重性，每一次征战，宿主们死去，而寄生在他们体内的同胞们也会跟着化为灰尘！

但我们还是失败了，他们在漫长的冬眠之后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屠杀！我们对此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文明就这样慢慢毁在他们手中。我们后悔、无望，做了无数次抗争，那真是无谓的抗争，因为，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整个种族面临毁灭的命运真的不远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征服者们来了，带来了让L 星人无法抵挡的冷光枪，星球在胜利者的蹂躏中完全毁灭。而我暂时逃脱了死神挥舞的双翼，随着一位名叫拉姆达的L 星人到达了另一个星球，我们强制休眠，度过了一生中最恐怖与绝望的时光。是的，我没有死，我还幸运得活着，后来发生的事情，朋友们，也不用我在这里介绍了，我没有放弃，

而是做了最后的干预，但我还是失败了，最终我通过拉姆达的无性生殖的机会转移到另外宿主的体内。这些毫无人性的征服者在扫荡了整个星球之后，最后还是被这个星球所吞噬，这是他们的命运，这就是征服者的命运！

朋友们，我怀着欣喜与重生的心情告诉你们，我最新的宿主是一个性情与他的同胞完全不同的生命，在他的意识深处，冷静、怯懦与细弱游丝的爱心让他活了下来，没有跟随着那群亡命之徒步入火的炼狱。我在绝望的关头选好了对象，我庆幸自己的幸运，这也是我们整个种族的幸运，我亿万年的生命从此得到了新生，这是我的开始，也是种族发展与繁衍的开始。朋友们，我是征服者吗？是的，我曾经是，而今后，我将不在是，因为，我将用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征服者的命运最终还是被征服！

### 追 日

当我到达太空观测站的时候，我的种族与那个星球的战争已经中止几百年，大地一片荒芜，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笼罩在星球外围的乌云已经渐渐散去，使得这星球的表面可以接受附近一颗恒星的光与热，从而日渐恢复它的生机。

我使命是观测这颗星球的复苏，我的前辈一直继续着这项工作，被观测的这颗星球编号为X 2 1，在学校的教科书上，X 2 1被描述成一个曾经的绿色星球，它有着葱绿的原野和巍然的高山白雪，也有着高度的文明和野心勃勃的原住民。X 2 1的人们与我的种族曾是友好的邻居，在广袤的宇宙空间里我们是最近的伙伴，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X 2 1的人向我的种族宣战。战争是残酷的，最终只有战胜的一方可以活下来，我们赢了，X 2 1上的军队被消灭，而其他的原住民们也因为战争的遗留物而相继死去，他们大多数死于战争后隔绝光热的那层似乎总也不散的乌云带来的黑暗。

日复一日，从观测站派出的飞船在X 2 1的大气层中飞行，记载着日渐光明的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不否认自己曾是X 2 1的破坏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关心它的重生，几百年来，我们欣喜地观察着它上面的欣欣生机，每一颗在绿叶上颤抖的露珠，每一声枝头娇婉的鸟叫都能令我们感到快乐无比。我们珍爱这美丽的生机，珍惜这难得的和平，然而，我们知道总有一天这和平将失去，只要X 2 1的人们再一次出现在眼前。

那些人从未接受过他们的失败，根据星际战争法，那意味着只要他们还有一人尚存，战争就没有结束。

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X 2 1的原住民们已经灭族，相反，几百年来所观测到的迹象表明，他们残存了下来，虽然人数很少，但确实某个我们无法探知的地方活着。

太空站派出的观测船还有另一个使命，那就消灭残存的X 2 1人类，而我，正是继任的观测船驾驶员。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一个X 2 1上的庞大身影便如影子般时刻伴随着我的生活，那是一个追逐着飞船的巨人，太空站的前辈告诉我，它叫“夸父”，是上次战争的遗留物。夸父与山同高的硕大身躯使我意识到它

不是X 2 1的产物，这样的尺寸只可能产生于无重力引力的太空。蓟肯定了我的猜想，他说那是我们的武器，一个失控并被抛弃在X 2 1上的战争用机械人。

“听说他已经追了几百年，”蓟说，“真是可怕的家伙。”

我相信蓟的话，因为每次从太空站补给休整完回到X 2 1的大气层作逡巡时，夸父总在飞船后跟着。“他为什么要追？”我问蓟。蓟开玩笑的回答：“孩子们不是总爱追逐流星吗？也许他也是这样。”

我知道，从地面上看，由于飞船在高速飞行中和大气的磨擦会发出火一样的光亮，它在空中划出的痕迹很美，特别是在过去几百年的黑暗世界里，这例行的飞船一定象空中日日划过的流星，也许也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明。可是，在乌云散去的今天，夸父仍然这样执着的追逐着我的飞船，用流星来解释是行不通的。

“那么，大概是它的主人留下过什么讯息，让它知道我们和它来自同一个地方？”蓟又这么说。

这是个无法考证的推测，夸父的主人死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正是他的死使夸父变得失控并既而成为战争的弃儿。

我不喜欢这个推测，被一个弃儿追逐的感觉是令人难受的，有一次我问蓟，为什么不干脆让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消灭，蓟无可奈何地摊开他的双手，告诉我他从他的上任口里得来的解释：“要知道，夸父的能量来自于一个蕴藏巨大热能的内核，清楚那个内核构造的人在最后的战争中死光了，资料也被遗失，如果贸然破坏，也许会对X 2 1造成灾难性后果。”“那么就放任它这样追下去？”我问。“不会太久，”蓟看着地面上夸父的身影有把握的说：“最近它的速度慢了很多，也许能量已经接近枯竭，等完全枯竭的时候就可以摆脱它了。”

夸父的日渐衰弱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X 2 1上几百年来带侵蚀性的风雨和不停息的奔波已使它的躯体接近散架，当夸父躬身在大泽边饮水时，我可以用观测镜清晰地看到他腿上的裂痕。夸父总在同一地方取水，他每次的取水量都十分巨大，常去的大泽已经接近干涸。蓟说夸父好象已经取干过一个大的水，这个已经是第二个了，那些水大概用于冷却过热的内核，这应该是夸父的自我保护机能。我很好奇被夸父取走的水最后是否都被这巨大的身躯所吸收，曾经为此很久的观察这个庞然大物，后来，我看到一股股细流从遍布夸父残破躯干的裂缝中流出，那大概是用过的废水，水流随着夸父的不断奔走而流向路的两旁，这使我明白为什么夸父所经过的那条本该是干涸沙地的线路上总是生机盎然。

我曾经迷惑地问蓟：“你猜夸父会不会有思想？”蓟大笑着否定了：

“怎么可能！它只是个被制造出来的战争机器，在上次战争中，它几乎灭掉了X 2 1上的所有生物！如果有思想的话，怎么也不可能做到那样绝情吧？”

然而，夸父的外形实在象一个有思想的生物，它并非由任何一种合金制成，那是因为X 2 1的土地承受不住合金制成的如此庞大的身躯，所以它的制造者使用了某种化合物构成他的肌肉和皮肤，那种技术如同造人。每每当我从观测镜中观察这个具有人形的战争机器时，总疑心它被造出的并不仅仅是那个过去用于毁灭现在用于追逐的躯干。

蓟看到我对夸父的专注时总是抱以善意的嘲笑，在他看来，夸父和被扔进太空垃圾场的旧飞船没有两样，有一次他指着夸父的手杖对我说：“据说战争中那是它的武器，可是现在，只不过是走路的手杖而已，这是个被历史淘汰掉的东西，它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你应该学会忽视它，把精力更多的放到观测其他的东​​西上去。”夸父那支变为手杖的武器与它的身体一样四处裂痕，磨损得我已经不能认出它的原形，夸父在大地上奔走时手杖在它的身边挥动，因此常常会在裂缝中夹住一些树枝和杂草，有时夹住一些草籽，第二年便会发出一些绿芽来。

我决定接受蓟的劝告，学会忽视夸父的存在，观测X 2 1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物衰荣已经足以让我无暇顾及别的东西，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好奇后，我终于可以无视于那个飞船后永远摆脱不掉的影子。

蓟退休离开太空站的那一年夸父开始出现能量耗尽的前兆，它开始慢慢被飞船甩到后面，在度过大片的海洋时有好几次由于推进的不力险些沉入水底。我想，也许在我的任上，将能看到夸父的最终倒下。

时间在我与夸父之间慢慢地流淌着，我现在差不多忘记夸父的存在，因为夸父的速度越来越慢，很快便会被抛弃，再也无法追逐我的飞船。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完全忘了它，直到有一天，新任的飞船驾驶员惊奇的问我“那是个什么东西？”时，我才再次想起它的名字。

夸父和我一样老了，我见到的它已经无法跨越宽阔的大洋，它四肢摊开地仰面躺在大洋边的那片土地上，用大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们的观测船。夸父手杖似的武器扔在身边，武器上的条条裂缝中长出一棵棵开出粉色桃花的桃树，这使我想起最后看到夸父时它正在经过一片桃林，它的武器在脚下的桃林中不停拨动。

我决定停下来看看这个伴了我一生的弃儿，我想在我的退休日看到夸父的倒下是对它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解脱。

飞船停在了夸父的上空，我从观测镜里看到夸父吐出它的最后一口气，我看到它的嘴唇动了一动，不知道是不是在说什么，但很快我便哑然失笑，意识到自己又如一个初来者在对一个无思想的机器犯着幻想的错误。夸父的身躯在能量消耗殆尽后开始分解起来，分解的速度很快，我觉得看他的消失是件令人悲伤的事，于是命令飞船走开。然而，这时候，一件令人惊诧的事发生了，从夸父身体的碎片里钻出了一个又一个小黑点，从观测镜里看去，那密密麻麻钻出来的东西好似从夸父毛孔中钻出的小虫。我将小虫的图象放大到屏幕上，发现那是人，那是我们找寻了几百年却一直未找到踪影的敌人——X 2 1的原住民！

我忽然明白了夸父大量取水和能量被巨额消耗的原因——在他的体内竟然寄生着如此之多的人类，他们的先辈确实是非常聪明的族群，在没有光与热的黑暗世纪，夸父体内的热核与富有养分的化合物身体的确是个优于其他任何地方的生存之地。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制造用来灭绝X 2 1原住民的夸父竟然在杀掉他们的先人后又孕育了他们的种子！

我按响了警报，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一辈子的观测使命终于在退休的这一天得到结果，从这一点上看来，我比蓟，还有几百年来我的无数个前辈要幸运。

“一定要杀了他们吗？”我的继任者犹豫着问。

我无言以对，我看着X 2 1上的新生人类们，他们抬头注视着天上我们的飞船，脸上满是迷茫的神情。

突然，他们其中的一个跪下了，然后，一个接一个，成百上千从夸父毛孔中钻出的新生人类们对着我们的飞船跪下了，我听到他们大声而又虔诚地喊着：“太阳！太阳！”

“跪下就是承认失败了对不对？”我的继任者满怀希望地问我。

我想是的，于是我命令飞船继续自己的路线，不再理会地上的人们。作完最后的逡巡，我永远地离开了编号为X 2 1的星球，我知道再也不会看到那个星球，但我相信它会有个全新的开始，因为那里的人们没有过去，他们将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重新找寻真正的太阳并认识这个宇宙。

经过漫长的旅行，我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当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瞬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发疯地吻着这块土地并发誓永不再离开它。当我抬起泪眼时，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也在人群中等待着我的归来，我扑向母亲并热烈地呼唤她，但当我的第一声呼唤冲出口后，我突然间象被雷击了似的惊呆了。

那时候，我明白了夸父在最后一刻对着我们的飞船说的话。

夸父在喊：“妈妈……”